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

四书全译

刘俊田　林　松　禹克坤　译注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

四书全译

刘俊田　林　松　禹克坤　译注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077983

（黔）新登字01号

责任编辑　李万寿
　　黄涤明

本丛书如有印装错误，请寄承印厂质检科，保证调换。

邮政编码：330002
通信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站前西路45号
电　　话：223112 转 206

四　书　全　译

刘俊田　林　松　禹克坤　译注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（贵阳市延安中路 9 号）
江西印刷公司印刷
850×1168毫米　32开本　20.625印张　450千字
1988年 2 月第 1 版　　1992年 4 月第 5 次印刷
印数 97901——147900

ISBN 7-221-00196-0/G·53　定价：(精)12.00元（平)8.50元

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

编　委　会

（以姓氏笔划为序）

王运熙　　余冠英　　张　克（常务）

罗尔纲　　程千帆　　缪　钺

出版说明

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，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。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，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，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。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。不仅是中国的骄傲，也是全人类的骄傲。

然而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，由于时代的变异，语言的古奥，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。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，我们在全国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，出版了这套《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》。

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、汇聚英华、弘扬传统、振兴华夏的宗旨，化艰深为浅显，熔译注于一炉，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名著的全豹，又有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。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50种（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），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。在书目的取舍上，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、历史、地理、文学、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朽巨著，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；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，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。根据上述原则，我们对经部、子部的书选取较多；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《资治通鉴》，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；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，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。

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，不仅

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，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。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，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，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。

我们相信，这套丛书的问世，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，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，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，将起到应有的作用。

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

1990年9月

前　言

宋代的朱熹曾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四部著作汇编在一起，并加注释，名为《四书集注》，在南宋光宗绍兴元年（公元1190年）刊行。元朝延祐年间（公元1314—1320年），朝廷明令以《四书集注》考试士子。自此迄至清末，沿习不变。本书统治封建社会的思想达七百年之久，影响深远。

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为《礼记》一书中的篇章，约写定于秦统一以后。《论语》是记录孔子言行的著作，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。《孟子》是关于孟子言行的著作，成书于战国时代。这四部书写成于不同时代，思想观点也不尽一致。但是，经过汉以后历代统治阶级思想家的改造，特别是经过宋代程颢、程颐、朱熹的几番阐释以后，“四书”及其“集注”，已经成为封建思想的集大成之作。约略说来，在哲学上，宣扬唯心主义的“天命”观；在政治上，维护地主阶级统治，推崇“仁”、“义”，鼓吹“中庸”；在经济上，通过美化井田制美化封建剥削；在道德上，宣扬“忠”、“孝”、“诚”、“信”，企图用脱离社会实践的主观修养，诱导人们诚心接受封建统治。

今天，为了认识封建社会，批判封建主义，对于一般干部来说，读一读“四书”并不是毫无意义的。况且，作为古代遗产，“四书”中也含有某些民主性菁华，乃至文章的写作经验，经过分析、批判，可以为建设新文化提供借鉴。由于“四书”的古代汉语不便于今天的读者阅读，我们决定将“四书”译成现代汉语。是为本书编写印行的缘起。

《四书集注》实际上包括“四书”及“集注”两部分。“四书”是秦及秦以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文献。“集注”则浸透了宋代以程颢、程颐、朱熹为代表的“理学”世界观。两部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。我们现在略去“集注”，只译“四书”。书中的注释，是由我们新作的，内容限于字词训释和典章、制度的说明等，力求简明。译文以直译为主，兼顾文采。原文以中华书局“新编诸子集成”本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为据，不另作校勘。每部书前，有简要说明一篇，供读者参考。注文、译文、说明如有错误，敬请批评指正。

一九八五年三月

目　录

大学
引言……（3）
正文……（5）

中庸
引言……（29）
正文……（31）

论语
引言……（79）
正文……（82）
学而第一……（82）
为政第二……（91）
八佾第三……（103）
里仁第四……（118）
公冶长第五……（129）
雍也第六……（143）
述而第七……（158）
泰伯第八……（175）
子罕第九……（186）
乡党第十……（200）
先进第十一……（214）

颜渊第十二……(223)
子路第十三……(241)
宪问第十四……(255)
卫灵公第十五……(276)
季氏第十六……(291)
阳货第十七……(300)
微子第十八……(314)
子张第十九……(322)
尧曰第二十……(333)

孟子

引言……(339)
正文……(341)
梁惠王上……(341)
梁惠王下……(363)
公孙丑上……(391)
公孙丑下……(415)
滕文公上……(437)
滕文公下……(458)
离娄上……(479)
离娄下……(503)
万章上……(525)
万章下……(544)
告子上……(561)
告子下……(582)
尽心上……(604)
尽心下……(631)

大　学

引 言

《大学》原是《礼记》中的一篇，可能作于战国时期，写定于秦统一全国以后不久。作者不详。

"大学"，指有关政治、哲理的高深而广博的学问。据传在周代，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，学习基础文化及武艺。十五岁入大学，又称太学，学习治理政事的理论。汉代郑玄说："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。"(《礼记注释》) 朱熹说："大学者，大人之学也。"(《四书集注》)

《大学》分"经"一章，"传"十章。"经"是基本观点，"传"是对于"经"的解释、阐述。这样的章次，是由朱熹重新编辑的。

《大学》依据孔子、孟子"仁政"的思想，阐明了新生的地主阶级"治国平天下"的理论。篇中提出三条基本原则（三纲）和八个步骤（八目）。"三纲"是"明明德"、"新民"、"止至善"。《大学》认为，人生来就具有高尚的"明德"，入世以后，"明德"被掩，需要经过"大学之道"的教育，重新发扬明德，革新民心，达到道德完善的境地。具体说来，就是做到"八目"："格物"、"致知"、"诚意"、"正心"、"修身"、"齐家"、"治国"、"平天下"。八目中，"修身"是根本。前四目是"修身"的方法，后三目是"修身"的目的。

《大学》篇认为"修身"的重要途径是格物致知，即"致知在格物"。汉代郑玄在《礼记注释》中说："知是对于善、恶、吉、凶的因果关系的认识。格，是招致、引来的意思。物，是事的意思。如果我们的认识趋向于善，就会引来善事，如果我们的认识趋向于恶，就会引来恶事。就是说事是按照人的思想追求发生的。"唐代孔颖达在"疏"中对"注"文又作了引申。应该说，这样的解释

基本符合原意。朱熹根据二程的观点，对“格物致知”作了新的解释。在《四书集注》中，朱熹解释“物”是事物，“格”是探究、穷尽。“致”是推极，“知”是认识。朱熹认为，人心都有认识的能力，任何事物都含有理，不穷尽理，认识就不完全。要认识完全，达到顶点，就要在与事物接触时，穷尽其理。在他看来，这就是“格物致知”，或者说是“物格”、“知至”。应该说，朱熹的解说已经不完全符合《大学》篇的原意。按原意，知是对于“至善”的认识，认识到“至善”，行为就端正。经过朱熹的解说，“格物”成为“知”的手段。但是朱熹所说的事物，不是指客观存在的物质现象，而是指人们从事的社会活动。格物的“格”，不是指人在实践中对于自然社会“物”的考察、研究，而是指以“诚意”“正心”为内容的心理体验。因而致知的“知”并不是对于自然、社会的客观规律的认识，而是恢复一个人先天具有的道德本性。朱熹提倡“格物”“致知”，是教人防止个人感情、欲望的偏向，努力消除忿怒、恐惧、好乐、忧患各种情感，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。这样，就把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与个人的道德修养结合在一起，强调道德修养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。这些，显然都是历史的唯心主义。

《大学》还强调维护宗法制度即“齐家”对于“治国平天下”的重要意义。在这方面，《大学》提倡孝、弟、慈。孝是协调下辈对上辈的关系；弟，是协调同辈之间长与幼的关系；慈是协调上辈对下辈的关系。《大学》认为，协调这些关系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协调国家中君与臣，君臣与民的关系。这样便把家族中宗法治理与国家中政治统治结合在一起。

《大学》还为新兴的封建国家制定了政治统治的原则。其主要内容是，统治者要以身作则，遵循“絜矩之道。”要尊重老人，抚恤孤儿。要能爱人，能恶人。好恶要与民同，成为民之父母。要注意物质生产，剥削要掌握一定限度，不能与民争利，等。这些，体现了新生的地主阶级的政治理想，具有进步意义。当然，

其理论基础仍然是以“德”、“义”为中心内容的唯心主义，而且这种理想在整个封建社会里也从未实现过。它虽然具有某种欺骗性，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，也曾经成为人民（包括地主阶级中先进分子）反抗统治者的思想武器。

朱熹对于《大学》除了注解外，还在每章加以简短的提示，包括补写第五章的“传”文。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原文，我们将提示、补文一并译出，用〔 〕号标记。

（禹克坤）

（一）

大学之道①，在明明德②，在亲民③，在止於至善。

知止④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⑤。

物有本末、事有终始。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

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国。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⑥。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⑦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⑧。致知在格物⑨。

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。意诚而后心正。心正而后身修。身修而后家齐。家齐而后国治。国治而后天下平。

自天子以至于庶人⑩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⑪。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⑫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⑬，未之有

也⑭！

〔右经⑮一章，盖孔子之言，而曾子⑯述之。其传⑰十章，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。旧本颇有错简，今因程子⑱所定，而更考经文，别为序次如左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大学之道——大学的原则。道的本义是道路。在中国古代政治学、哲学里，“道”有时指原则、规律，有时指一定的政治观或思想体系。有时指宇宙万物的本原、本体，有时指方法、办法。本书以下包括“《中庸》译注”，各据其具体所指，或直引，或译成相应的现代汉语。

②明明德——儒家认为，人生来具有善良的德性，即明德。后天因为受到物质利益的蒙蔽，个人偏狭气质的拘束，明德受到压抑。所以要经过教育，使明德显露出来。明，动词，使彰明。明德，光明的德性，善德。

③亲民——据下文，应为“新民”。新，动词，革新。即弃旧图新。去恶从善。

④止——名词，所止之地，即至善。

⑤得——指有所收获，得到至善。

⑥先齐其家——意为使家族齐心协力，平安和睦。齐，有治理意。家，家族。古代卿大夫有一定的地域被他统治，组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，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“家”或“家庭”。

⑦修身——修养自身的品德。

⑧先致其知——先使认识达到极点，即认识明确。致，至。知，认识。

⑨格物——据朱熹解释，指穷究物理。“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”。(《四书集注》)

⑩庶(shù树)人——西周以后称农业生产者。秦以后泛指没有官爵的平民。

⑪壹是——都是。

⑫“其本乱”句——本乱，意为本性败坏。末治，意为国家治理成功。

⑬其所厚者薄——厚，尊重。薄，轻薄，轻蔑。

⑭未之有也——即未有之，意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。之，代词。

⑮经——经典。汉代开始将孔子以及体现了儒家思想的著作称为经或经典。

⑯曾子——名参(shēn申)，字子舆。孔子的学生。按，说《大学》为曾子所述，并不确实。

⑰传(zhuàn撰)——对于经书的解释称为经。

⑱程子——程颐，字正叔。洛阳人，世称伊川先生。宋代唯心主义理学家。"子"是尊称。

【译文】

大学的原则，在于发扬光明的德性，革新民心，达到完善。

知道达到完善才能坚定不移，坚定不移才能镇静不躁，镇静不躁才能安然不乱，安然不乱才能思虑周全，思虑周全才能达到完善。

任何物都有根本有枝末，任何事都有终结有开始。知道本、末与终、始的先后次序，那就接近大学的原则了。

古时候，要在天下发扬光明德性的人，先要治理好他的邦国。要治理好邦国，先要安定他的家族。要安定家族，先要修养自己的品性。要修养品性，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。要端正心思，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。要使意念真诚，先要认识明确。认识明确在于穷究物理。

穷究物理以后才能认识明确，认识明确以后意念才能真诚，意念真诚以后心思才能端正，心思端正以后才能修养品性，品性修养以后家族才能安定，家族安定以后邦国才能治理成功，邦国治理成功以后天下才能太平。

从天子直到平民，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。

一个人，他的根本已乱而枝末却能治理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正如他尊重的人却对他轻蔑，他轻蔑的人却对他尊重，这样的事是从来不会有的。

〔上面是"经"，一章。是孔子的言论，由曾子口述。十章"传"，是曾子的见解，由他的学生记录以来，古本多有错乱，现依据程子订正，再考证经书，分出章节次序如下。〕

（二）

《康诰》①曰，"克明德。"②《大甲》③曰，"顾諟天之明命④。"《帝典》⑤曰，"克明峻德⑥。"皆自明也⑦。

〔右传之首章。释"明明德"〕

【注释】

①康诰——《尚书·周书》的篇名。《尚书》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。分为《虞书》、《夏书》、《商书》《周书》四部分。《康诰》是周公封康叔时作的文告。

②克明德——《康诰》篇原句为："惟乃丕显考文王，克明德慎罚。"是赞扬文王的话。克，能够。

③大甲——即《太甲》，《尚书·商书》中的一篇。

④顾諟天之明命——《太甲》篇原句为："伊尹作书曰，先王顾諟天之明命，以承上下神祇。"是伊尹告诫太甲的话。伊尹是商朝初年的大臣，曾放逐仲任的侄子太甲，自立为王，后又让太甲复位。顾，思念。諟，此。明命，光辉的命令，也即明德。

⑤帝典——即《尧典》。《尚书·虞书》中的一篇。

⑥克明峻德——《尧典》原句为："帝典曰若稽古帝尧……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。""俊"即"峻"，意为大。

⑦皆——指上引的几段文字。

【译文】

《康诰》上说："能有光明的德性"。《大甲》上说："思念上天光辉

的命令”。《帝典》上说：“能够发扬崇高的德性。”这些都是说要自己发扬德性。

〔上面是首章“传”文，解释“明明德”。〕

（三）

汤之《盘铭》①曰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②。”《康诰》曰：“作新民③。”《诗》曰：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④。”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⑤。

〔右传之二章。释新民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汤之《盘铭》——汤，商朝的开国君主叫成汤。盘，沐浴用的器皿。铭，刻在器皿上用以警戒自己的文辞。

②“苟日新”句——苟，如果。新，既指身体上洗涤污垢，焕然一新，又引申指品德修养上的弃旧图新。

③作新民——原句为：“己，汝惟小子，乃服惟弘王，应保殷民。亦惟助王宅天命，作新民。”作，振作，鼓励。新民，使民自新。此句证明“经”一章“在亲民”应为“在新民”。

④“《诗》曰”句——《诗》，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。周，周朝。旧邦，古老的国家。其命，指周朝承受的天命。维，助词。

⑤其极——指“至善”。极，顶点。

【译文】

汤朝的《盘铭》上说：“如一天能够自新，则应天天自新，新了

还要更新。"《康诰》上说："鼓励平民自新。"《诗经》上说："周朝虽是旧邦国，承受天命却很新。"因此，君子无处不追求完善的境地。

〔上面是第二章"传"文，解释"新民"。〕

（四）

《诗》云："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①《诗》云："缗蛮黄鸟，止于丘隅②。"子曰③："於④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鸟乎！"

《诗》云："穆穆文王，於缉熙敬止⑤！"为人君，止於仁；为人臣，止於敬；为人子，止於孝；为人父，止於慈；与国人⑥交，止於信。

《诗》云："瞻彼淇澳，绿竹猗猗。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僩兮，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谖兮⑦！"如切如磋者，道学也⑧；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⑨；瑟兮僩兮者，恂栗也⑩；赫兮喧兮者，威仪也⑪；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谖兮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

《诗》云："於戏！前王不忘⑫。"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⑬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⑭，此以⑮没世不忘也。

〔右传之三章。释止於至善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"《诗》云"句——见《诗经·商颂·玄鸟》。邦畿（jī机），君王居住的都城及其周围的地域。止，居住。

②“《诗》云”句——见《诗经·小雅·緜蛮》。緡蛮，即緜（mián棉）蛮，鸟叫声。隅，角落。止，棲息。

③子——孔子。以下不再注释。

④於（wū乌）——叹辞。

⑤“《诗》云”句——见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。文王，周文王。穆穆，仪表美好、端庄恭敬的样子。缉，继续。熙，光明。止，助词。

⑥国人——指统治阶级上层人物。

⑦“《诗》云”句——见《诗经·卫风·淇澳》。淇，淇水，在今河南省北部。澳（yù遇），水边。猗猗（yī yī衣衣），植物光彩、茂盛的样子。斐（fěi匪）——文采。切，切割，磋，磨光。琢，雕琢。瑟（sè色），此处为庄重的样子。侗（xiàn现），胸襟开阔的样子。赫，显耀，喧（xuān宣），通“瑄”，盛大的样子。谖（xuān宣），《诗经》作“谖”，遗忘。

⑧道学——道，言，说。学，讲习，讨论。

⑨自修——自我反省。

⑩恂栗（xún lì巡力）——恐惧。

⑪威仪——仪表威严。

⑫“《诗》云”句——见《诗经·周颂·烈文》。於戏（wū hū嗚呼），叹辞。前王，可能是指周武王。

⑬“君子”句——君子，指贵族。贤其贤，两“贤”字义为贤明。前“贤”字用作动词，引申为尊贵之意，后“贤”字用作名词，指贤明的君子。亲其亲，前“亲”字意为亲爱、亲近，后“亲”字用作名词，意为亲族。

⑭“小人”句——小人，指平民。乐其乐，两“乐”（luò洛）字，主为快乐。前“乐”字用作动词，意为以小人之乐为乐。利其利，两“利”字义为利益。前“利”字，用作动词，意为让平民获得利益。

⑮此以——因此。

【译文】

《诗经》上说：“国都广阔千里，平民都愿居住”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“黄鸟叫声‘緡蛮’，栖息在山高冈”。孔子说：“啊啊，黄鸟知道它应当栖息的地方，难道人可以不如鸟吗？”

《诗经》上说："庄重美好的文王啊，你光大先王之德，办事敬顺天命。"作为国君，要达到"仁"；作为属臣，要达到"敬"；作为儿子，要达到"孝"；作为父亲，要达到"慈"；与国人来往，要达到"信"。

《诗经》上说："看那淇水弯弯的地方，青青的竹子茂盛闪光。这个有文采的君子，如用刀锯破析骨器，如用砂石把珠玉磨光。庄重开朗，显赫坚强。这个有文采的君子，我们终身不能遗忘。"

"如用刀锯破析骨器"，比喻精心求学；"如用砂石把珠玉磨光"，比喻修养品性；"庄重开朗"，是说内心谨慎；"显赫坚强"，是说仪表威严；"这个有文采的君子，我们终身不能遗忘"，是说君子正气充沛，德性达到完善的境地，平民当然牢记不忘了。

《诗经》上说："啊啊，前代的君王，不能让人遗忘"。前王尊重贤明的君子，亲近同一亲族的君子；前王能与平民同享快乐，又让平民获得利益。这就是前代君王虽已去世，后代永不遗忘的道理。

〔上面是第三章"传"文，解释"止於至善"。〕

（五）

子曰："听讼，吾犹人也。必也使无讼乎！"①无情②者，不得尽③其辞。大畏民志④。此谓知本⑤。

〔右传之四章，释"本末"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"子曰"句——见《论语·颜渊》篇。听，听取，指审理。讼，诉讼，官司，与别人打。

④民志——民心。

⑤本——根本的道理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审判讼案，我的能力与别人一样。我力求做到的恐怕还是使人不再发生诉讼吧"。让隐瞒实情的人，不敢花言巧语，并且在内心里十分恐惧。这就叫做认识根本的道理。

〔上面是第四章"传"文，解释"本末"。〕

（六）

此谓知本。此谓知之至也①。

〔右传之五章，盖释格物、致知之义，而今亡矣。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："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惟於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也。是以《大学》始教，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，以求至乎其极。至於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此谓物格，此谓知之至也。"〕

【注释】

①"此谓"两句——程颐认为"此谓知本"是多出的话。朱熹认为"此谓知之至也"句上面有缺文。按在《礼记·大学》中此两句在第一章后面。

【译文】

这就叫做认识根本的道理。这就是认识的顶点。

〔上面是"传"文的第五章，解释"格物""致知"的意义，然而全文现今已经佚失了。我闲来私下采用程子的观点补足如下："所谓认识明确在于穷究物理，是说欲使我们有明确的认识，就需要接触外物而穷究其理。一般地说，人的心是灵巧的，无不有认识的能力。而天下的物也无不包含着理，只是因为我们对于理未能穷尽，所以认识才不完全。因此《大学》篇必得先教育学者在接触天下万物的时候，要根据自己已经认识的理去穷尽万物的理，以达到认识的极点。如此长久用功，终有一天会豁然贯通，万物的表里内外、精微粗浅无不认识到，我们的认识在总体上、在运用上无不洞察明白。这就是物的理被穷尽，这就是认识的顶点。〕

（七）

所谓诚其意者①，毋②自欺也。如恶恶臭③，如好好色④，此之谓自谦⑤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⑥！

小人闲居⑦为不善，无所不至，见君子而后厌然⑧，揜⑨其不善，而著⑩其善。人之视己，如见其肺肝然，则何益矣。此谓诚於中⑪，形於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

曾子曰："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其⑫严乎！"

富润屋⑬，德润身⑭，心广体胖⑮，故君子必诚其意。

〔右传之六章。释诚意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诚其意——使意会真诚。意，意念，志意。

②毋(wú无)——不要。
③恶(wù务)恶臭(xiù秀)——讨厌污秽的气味。
④好(hào号)好色——喜好美丽的女子。色，女性，女子。
⑤谦(qiàn欠)——通“慊”，心安理得的样子。
⑥慎其独——在独自一人的时候要谨慎不苟。独，指独处。
⑦闲居——独处。
⑧厌(yā压)然——躲躲闪闪的神态。
⑨揜(yǎn掩)——掩藏。
⑩著(zhù柱)——显明。
⑪中——心中。
⑫其(qǐ起)——即“岂”，意为“难道不是……”
⑬润屋——意为装饰房屋，使房屋更华丽。
⑭润身——意为增强修养，使思想更高尚。
⑮心广体胖(pán盘)——胸襟宽广，体貌安详自然。胖，大，舒坦。

【译文】

所谓使意念真诚，就是自己不要欺瞒自己，就像厌恶污秽的气味，就像喜好美丽的女人。这就是自己求得安然满足，所以君子在独处时，一定要谨慎。

小人闲居独处的时候，却做不善的事，什么坏事都做得出。见到君子以后躲躲闪闪，企图掩盖他做的不善的事，装作他似乎做过善的事。别人看你自己，好像能见到你的心肝五脏。这样做法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就叫心中诚实，一定要表现到外表。所以君子在独处时，一定要谨慎。

曾子说：“一个人常常被十目注视着，被十手指点着。这难道不是很可怕吗？”

富能装饰房屋，德能修养品性。胸襟宽广，体貌安详。所以君子一定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。

〔以上是第六章“传”文。解释“诚意”。〕

（八）

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忿懥①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惧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好乐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忧患，则不得其正。

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。此谓修身在正其心。

〔右传之七章。释“正心”、“修身”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忿懥(zhì至)——愤怒。

【译文】

如要修养品性，须先端正心思。道理是什么呢？心有愤慨，就不能端正；心有恐惧，就不能端正；心有喜好，就不能端正，心有忧患，就不能端正。

一旦心思不在应在的位置，是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到，吃也不辨滋味。这就是修养品性须先端正心思的道理。

〔以上是第七章“传”文，释“正心”、“修身”。〕

（九）

所谓齐其家，在修其身者：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①，之其所贱恶而辟焉，之其所畏敬而辟焉，之其所哀矜②而

辟焉，之其所敖惰③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鲜矣。故谚有之曰："人莫知其子之恶，莫知其苗之硕④。"此谓身不修不可以修其家。

〔右传之八章，释"修身齐家"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"人之其"句——之，即"於"，意为"对于"。辟，偏激。

②哀矜(jīn今)——同情，怜惜。

③敖(áo傲)惰——敖，骄傲。惰，慢怠。

④硕——大。

【译文】

如要安定家族，须先修养品性。道理是什么呢？人们对于他亲近、热爱的人常有偏向；对于他轻贱、厌恶的人常有偏向；对于他畏惧恭敬的人常有偏向；对于他傲视、慢怠的人常有偏向。因此喜欢某人又了解他的坏处，厌恶某人又了解他的好处；这种人在天下是少见的。所以有一句谚语说："没有人能知道自己儿子的坏处，没有人满足自己的庄稼好"。这就是不修养好品性就不能安定家族的道理。

〔以上是"传"文的第八章，解释"修身齐家"。〕

(十)

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，而能教人者无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①於国。孝者，所以事君也。弟②者，所以事长③也。慈④者，所以使众也。

《康诰》曰："如保赤子⑤。"心诚求之，虽不中⑥，不远矣。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。

一家仁，一国兴⑦仁；一家让⑧，一国兴让；一人贪戾，一国作乱。其机⑨如此。此谓一言偾事⑩，一人定国。

尧舜⑪帅⑫天下以仁，而民从之。桀纣⑬帅天下以暴，而民从之。其所令⑭，反其所好，而民不从。是故君子有诸己⑮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⑯，而能喻⑰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故治国在其家。

《诗》云："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⑱。"宜其家人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《诗》⑲云："宜兄宜弟。"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《诗》云："其仪不忒，正是四国⑳。"其为父子兄弟足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此谓治国在齐其家。

〔右传之九章。释"齐家"、"治国"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成教——实行教化成功。教，教化，指精神性感化。

②弟(tì替)——封建道德之一。指弟弟应绝对服从哥哥。

③长(zhǎng掌)——兄长。这里指上司、长官。

④慈——封建道德之一。指父母爱子女，也指君王所谓爱平民。

⑤如保赤子——《尚书·周书·康诰》篇作"若保赤子。"是周成王告诫康叔的话，意为保护平民如母亲养护婴孩。

⑥中(zhòng种)——符合。

⑦兴——兴起，兴盛。

⑧让——谦逊。

⑨机——古代弩箭上的发动机关，意为关键。

⑩偾(fèn奋)事——败事。

⑪尧舜——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的两位领袖。历代被认为是圣君。

⑫帅——同“率”，率领，统帅。

⑬桀(jié杰)纣——桀，夏代最后一位君主。纣，商代最后一位君主。历来均被认为是暴君。

⑭令——号令。

⑮有诸己——自己有善的行为。下文“无诸己”，是自己无邪恶的行为。诸，即“於”，“对于”。

⑯所藏乎身不恕——藏，积藏。恕，恕道。儒家认为，自己不愿意别人作的，也不去对别人作，这样推己及人的品德即恕道。

⑰喻——使别人明白。

⑱“《诗》云”句——见《诗经·周南·桃夭》。夭夭(yāo yāo要要)，鲜嫩、美丽。蓁蓁(zhēn zhēn真真)，茂盛的样子。之，此。子，女子。归，女子出嫁。

⑲“《诗》云”句——见《诗经·小雅·蓼萧》。

⑳“《诗》云”句——见《诗经·曹风·鸤鸠》。仪，指威仪。忒(tè特)，差错。

【译文】

要治理邦国，先去安定家族。道理是什么呢？不能治理好本家族，却能治理好本邦国的人，那是从来不会有的。所以君子不离开家族，就能显示治理邦国的成效。“孝”，是用来服事君王的原则；弟，是用来服事长官的原则；“慈”，是用来役使平民的原则。

《康诰》上说：“如同保护婴儿。”诚心实意去努力保护，虽不能尽合婴儿的意愿，相差也不会远的。没有先学养育孩子再去出嫁的人啊。

一家实行仁爱，一国也会兴起仁爱；一家实行谦让，一国也会兴起谦让；一人贪婪暴戾，一国就会犯上作乱。机关联系就是这样紧密。这就叫做：一句话能让事情败坏，一个人能让邦国安定。

尧舜用仁爱统治天下，平民就跟随着实行仁爱；桀纣用凶暴统治天下，平民就跟随着凶暴。命令平民实行仁爱自己却嗜好凶暴，平民是不会顺从的。因此，君子先应该要求自己，然后才能要求别人。先要求自己不做，然后才能禁止别人。本身藏有不合恕道的行为，却去教训别人实行恕道，那是从来不会办到的。所以要治理邦国，先得去安定家族。

《诗经》上说："桃花又嫩又美，树叶茂密可爱。这个姑娘出嫁了，全家老小愉快。"让全家愉快，以后才治理好国人。《诗经》上说："让兄长愉快，让弟弟愉快。"兄长都愉快，以后才能治理国人。《诗经》上说："仪容没有差错，成为四方表率。"无论是作为父亲，作为儿子，还是作为兄长，作为弟弟都能成为典范，以后平民才能去效法他。这就是要治理邦国先去安定家族的道理。

〔以上是第九章"传"文，解释"齐家"、"治国"。〕

（十一）

所谓平天下，在治其国者：上老老①，而民兴孝；上长长②，而民兴弟；上恤孤③，而民不倍④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⑤。

所恶於上毋以使下；所恶於下毋以事上；所恶於前，毋以先后；所恶於后，毋以从前；所恶於右，毋以交於左；所恶於左，毋以交於右。此之谓絜矩之道。

《诗》云："乐只君子，民之父母⑥。"民之所好，好之；民之所恶，恶之。此之谓民之父母。《诗》云："节彼南山，维石岩岩。赫赫师尹，民具尔瞻。"⑦有国者不可以不慎。

辟，则为天下僇矣[8]。《诗》云："殷之未丧师，克配上帝。仪监於殷，峻命不易[9]。"道[10]得众则得国，失众则失国。

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[11]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[12]。德者，本也；财者，末也。外本内末[13]，争民施夺[14]。是故财聚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。是故言悖逆[15]而出者，亦悖而入。货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。

《康诰》曰："惟命不于常[16]。"道善则得之，不善则失之矣。《楚书》曰："楚国无以为宝，惟善以为宝[17]。"舅犯曰："亡人无以为宝，仁亲以为宝[18]。"

《秦誓》[19]曰："若有一个臣，断断[20]兮，无他技，其心休休[21]焉。其如有容[22]焉。人之有技，若已有之。人之彦圣[23]，其心好之。不啻[24]若自其口出。实能容之。以能[25]保我子孙黎民，尚亦有利哉。人之有技，娼[26]疾以恶之。人之彦圣，而违[27]之俾不通，实不能容，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，亦曰殆哉。"唯仁人放流之[28]，迸诸四夷[29]，不与同中国[30]。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。能恶人。见贤而不能举[31]，举而不能先，命也[32]。见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远，过也[33]。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，是谓拂人[34]之性，灾必逮夫身[35]。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骄泰以失之[36]。

生财有大道。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为之者疾[37]，用之者舒[38]，则财恒足矣。仁者以财发身[39]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未有上好仁，而下不好义者也。未有好义，其事不终者也。未有府库[40]财，非其财[41]者也。孟献子[42]曰："畜马乘[43]，不察於鸡豚[44]。伐冰之家[45]，不畜牛羊。百乘之家[46]，不畜聚敛之臣[47]。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[48]。

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长[49]国家而务[50]财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彼[51]为善之，小人之使为国家，灾害并至。虽有善者，亦无如之何矣[52]！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

〔右传之十章。释"治国平天下"。凡传十章。前四章统论纲领旨趣，后六章细论条目功夫。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，第六章乃诚身之本，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，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老老——尊敬老人。前"老"字，作动词，意为将老人当作老人看待。

②长长(zhǎng zhǎng掌掌)——尊重长辈。后"长"字，是长者，指年纪大辈份高的人。前"长"字，作动词，意为将长者当作长者。

③恤(xù序)孤——恤，体恤，周济。孤，幼年丧父称孤。

④倍——通"背"，背弃。

⑤絜(xié协)矩之道——儒家伦理思想之一。指君子的一言一行要有示范作用。絜，量度。矩，制作方形物件的工具。

⑥"《诗》云"句——见《诗经·小雅·南山有台》。乐(luò落)，用礼乐(yuè月)进行娱乐。只，助词。

⑦"《诗》云"句——见《诗经·小雅·节南山》。节，高大。巖巖，即岩岩，险峻的样子。师尹，大师尹氏，可能是指周宣王时做过大师的尹吉甫的后代。大师是周代的三公之一。

⑧僇(lù路)——通"戮"，杀戮。

⑨"《诗》云"句——见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。配，符合。仪，即"宜"。监，鉴戒。峻，大。

⑩道——言，"说是"。

⑪此——这样，这么。

⑫用——指供国家享用的各项货物。

⑬外本内末——将根本当作外，将枝末当作内，意为喧宾夺主，主次颠倒。本，指德。末，指财。外，意为轻视。内，意为重视。

⑭争民施夺——争民，与民争利。施夺，施行劫夺。

⑮悖(bèi背)逆——意为违背正理。

⑯常——始终如一。

⑰"《楚书》"句——《楚书》、楚昭王时史书。楚昭王派王孙圉(yú于)出使秦国。晋国赵简子问楚国珍宝美玉现在怎么样了。王孙圉答道：楚国从来没有把美玉当作珍宝，只是把善人如观射父(人名)这样的大臣看作珍宝。事见《国语·楚语》。汉代刘向的《新序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。

⑱"舅犯"句——舅犯，晋文公重耳的舅舅狐偃，字子犯。亡人，流亡的人，指重耳。晋僖公四年十二月，晋献公因受骊姬的谗言，逼迫太子申生自缢而死。重耳避难逃亡在外。在狄国时，晋献公逝世。秦穆公派人劝重耳归国掌政。重耳将此事告子犯，子犯以为不可，对重耳说了这几句话。事见《礼记·檀弓下》。

⑲《秦誓》——《尚书·周书·秦誓》。秦穆公伐郑，在崤(yáo姚)地被晋击败，归后告诫群臣，作《秦誓》。

⑳断断——真诚不二的样子。

㉑休休——一心向善的样子。

㉒有容——能够容人。

㉓彦圣——指德才兼美的人。彦，美。圣通，"明"。

㉔不啻(chì斥)——不异于。

㉕以能——因此。

㉖媢(mào冒)——忌妒。

㉗违——阻抑。

㉘放流之——放流，流放，放逐。之，指上述不能容人的人。

㉙迸(bǐng炳)诸四夷——迸，即"屏"，逐退。四夷，四方之夷。夷是古代东方的部族。

㉚中国——全国中心地区。与现代的"中国"一词的意义不同。

㉛举——推举，任用。

㉜命——郑玄说"当作慢"。慢即轻慢。

㉝过——宽纵。

㉞拂——逆，违背。

㉟逮夫(fú扶)身——逮，及、到。夫，助词，此。

㊱骄泰——放纵奢侈。

㊲疾——迅速。

㊳舒——舒缓。

㊴发身——意为提高品德修养。发，发起，发达。

㊵府库——古代国家收藏财物文书的地方。府，指机构。库，指建筑物。

㊶非其财——不是君王的财富。意为由于君王无道，失去权位，财富最终不为他所有。

㊷孟献子——鲁国大夫，姓仲孙名蔑。

㊸畜马乘(shèng剩)——指初作大夫官的人。畜，养。乘，用四匹马拉的车。

㊹不察於鸡豚（tún屯）——意为做了大官的人，不应该关注养鸡养猪的财利。察，关注。豚，小猪，这里泛指猪。

㊺伐冰之家——丧祭时能用冰保存遗体的家族，指卿大夫。

㊻百乘之家——拥有一百辆车乘的人，指有封地的诸侯王。

㊼聚敛之臣——搜括钱财的家臣。聚，聚集。敛，征收。

㊽盗臣——盗窃府库钱财的家臣。

㊾长（zhǎng掌）——成为国家之长，即君王。

㊿务——专心。

(51)彼——指统治国家的君王。

(52)无如之何——无法对付。

【译文】

要平定天下，先去治理好邦国。道理是什么呢？在上位的人尊敬老人，一国的平民会兴起“孝”道。在上位的人，尊重长辈，一国的平民会兴起“弟”道。在上位的人救济孤儿，一国的平民就不会背叛。因此君子实行“絜矩”示范的原则。

厌恶在上位的人办的事，切勿用这样的事对付在下位的人。厌恶在下位的人办的事，切勿用这样的事去应付在上位的人。厌恶在我以前的人办的事，切勿用先前的事对付以后的人，厌恶在我以后的人办的事，切勿用以后的事对付以前的人。厌恶我右边的人办的事，切勿用这样的事和左边的人交往；厌恶我左边的人

办的事，切勿用这样的事去与右边的人交往。这就是"絜矩"示范的原则。

《诗经》上说："美好的君子啊，是平民的父母。"平民喜好的，君子也喜好；平民厌恶的，君子也厌恶。这才能够成为"平民的父母"。《诗经》上说："高高的终南山，山崖险峻直立。显赫的太师尹氏，平民都注视您。"统治邦国的人不可以不谨慎。如果办事偏颇，就会被天下人废黜了。《诗经》上说："殷朝没有丧失民心的时候，德行与上帝的要求相称。请用殷朝作个鉴戒，守住天命并非容易。"这是说得到民心，就会得国；失去民心，就会失国。

因此君子首先要慎重修养德性。有德，这才有人；有人，这才有土地；有土地，这才有财富；有财富，便能供给日用。德是根本，财是枝末。将根本当作外，将枝末当作内，这是倡导与民争利，互相劫夺。因此，财富聚集在君王，平民就要流散；财富散落在民间，平民就会归附。因此，政令违背正理公布出去，平民会违背正理来报复；财富违背正理收入进来，也会违背正理散失掉。

《康诰》上说："天命是不会始终如一的。"这是说，行为善会得到天命，行为不善就会失去天命。《楚书》上说："楚国没有什么是宝，只是把'善'当作宝。"舅犯说："流亡在外的人没有什么是宝，只是把热爱亲族当作宝。"

《秦誓》上说："但愿能有这样一个大臣：他忠诚老实，没有别的技能；但是心地很好，能够容让别人。别人有技能，如同自己有技能。别人德才兼美，他诚心欢喜。不只是在口头表示，实际上也能容让。这样，一定能够保护我的子孙百姓，对我是多么有利啊！如果别人有技能，就忌妒、厌恶；别人德才兼美，就设法压制，使他不被重用，这实在是不能容人。这样就不能保护我的子孙百姓，也实在是太危险了。"唯独有仁德的人会把这种人流放到远处，驱逐到四夷居住的地区，不许他与贤人同住在中国。这就是说，唯独有仁德的人，能够爱人也能够厌恶人。发现贤臣却不去

任用，任用却不及早任用，这是轻慢。发现不善的臣却不去将他罢退，罢退却不将他驱逐到远方，这是放纵。喜好众人厌恶的，厌恶众人喜好的，这是违背人的本性，灾祸一定会落到自己身上。因此君子据有的大道，一定是用忠诚信义去得到，也一定会因放纵奢侈而失去。

生财有条重要的原则：生财的人要多，耗财的人要少。谋财的人要勤奋，用财的人要节俭。这样财富便会经常充裕了。仁爱的人用财富去完善品性，不仁的人用生命去积聚财富。在上位的人好仁，在下位的人却不去好义，这是不可能有的。在下位的人好义，办事却不会有始有终，这是不可能有的。府库里有财富，财富最后不属于君王所有，这是不可能有的。孟献子说："畜养四匹马拉车的人，就不应该注重养鸡养猪的财利。丧祭用冰的卿大夫，就不应该饲养牛羊。官做到有百辆车乘的地位，就不应该收养聚敛民财的家臣。与其有聚敛民财的家臣，不如有偷盗府库钱财的家臣。这是说一个邦国不应以财富为利益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。统治邦国的君王专心务财，这一定是出自小人的主意。君王以为小人是好人，其实，小人如果治理邦国，一定会引起天灾人祸。纵使以后改用贤臣，也无法挽救了。这就是邦国不以财富为利益而以仁义为利益的道理。

〔以上是第十章"传"文，解释"治国平天下"。全篇"传"文共十章。前四章全面论述总纲主旨，后六章详细论述细目及实行的方法。第五章是阐明"至善"的要领，第六章是解说修身诚意是根本，对于初学者来说尤其是当务之急，读的时候不要因为浅近而忽略它。〕

中　庸

引 言

《中庸》原是《礼记》的一篇，司马迁、郑玄、朱熹等人都认为是子思所作。子思（公元前483—402年），姓孔，名伋，孔子的孙子，战国初年哲学家。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，发挥子思的思想，形成思孟学派。后代尊称子思为“述圣”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曾著录《子思》二十三篇，已佚。但是现存的《中庸》篇，已经秦初的儒者修改，约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。

“中庸”，在字面上，是折中平常的意思。“中庸”又称“中和”。《中庸》篇认为，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的情感时，心中是澹然平静的，叫作“中”。表现出来以后经过整饰，符合常理，叫作“和”。达到“中和”的境地，天地正常运行，万物生长发育，国家也就太平了。

《中庸》篇认为，“中庸”是最高的准则。它要求人们立定“中”道，在好、坏两个极端之间进行折中，做到不偏不倚，既不过分也不要不及。并要求人们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，不做越位非分的事。身居上位不骄慢，身居下位不背叛。只是端正自己，不去责求别人。不怨天，不尤人。

《中庸》篇认为，在政治上实行“中庸”，就是要恰如其份地处理好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之间的关系。具体说来，就是尊重贤人，亲爱亲族，恭敬大臣，体谅小臣，爱护平民，招集百工，安抚远人，取信诸侯。对于平民要按照时令役使，收取赋税微薄。要嘉奖有才能的人，同情才能不足的人。要继绝世，兴灭

国。

《中庸》篇认为，君子的一言一行符合“中庸”，小人肆无忌惮，违反“中庸”；因而感叹“中庸”难以实行。

《中庸》篇还强调“诚”的重要意义。“诚”即《大学》篇中说的“诚意”。“诚”被说成是先天的原则，人的本性。主观的“诚”，决定了世间万物的存在，所谓“不诚无物”。极端“诚”的人才能充分发挥本性，感化人群，与天地并存，成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典范。

《中庸》篇用唯心主义的哲学语言，表现了新生的地主阶级的政治纲领及思想纲领。它反对偏激、背叛，鼓吹折中驯服；强调通过脱离实践的道德修养，自觉地遵从现存的社会秩序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具有进步意义。我们知道，世界是充满矛盾的。矛盾的对立双方既斗争又统一，并且是通过斗争达到新的统一，新的统一又孕育着新的矛盾。《中庸》注意到了矛盾的统一性质，力图从统一性方面去处理、解决复杂多端的社会矛盾，这是其可贵之处；但是同时夸大了统一性在矛盾发展中的作用，忽视、贬低了矛盾的斗争性，在认识上是片面的；在政治上，则显示了新生的地主阶级的软弱与保守，深受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。

《中庸》篇中一些言论，积淀了古代统治者处理社会矛盾、协调社会关系的政治经验，对于人的道德修养有比较深入的阐述，具有不同程度的普遍意义，在今天仍可以作为借鉴。

朱熹除对《中庸》篇作了注解，还分章写了简短的提示。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原文，我们将这些提示一并译出，用〔 〕号标明。

（禹克坤）

(一)

天命之谓性①，率性之谓道②，修道之谓教③。

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。可离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④，莫显乎微⑤。故君子慎其独也。

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⑥。发而皆中节⑦，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⑧。致⑨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

〔右第一章。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：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，其实体备於己而不可离，次言存养省察之要，终言圣神功化之极。盖欲学者於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，以去夫外诱之私，而充其本然之善，杨氏⑩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。其下十章，盖子思引夫子之言，以终此章之义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天命之谓性——天命，即天理。儒家认为，天理表现为阴、阳及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。上天把天理交付于人，形成人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的品德，这就是人的性。之，助词。谓，称作。

②率性之谓道——道，指人们必须遵循的原则，就是按照天命决定的人性去行动。例如，农民受剥削而不反抗，在儒家看来，就是率性，符合天命，是应该肯定的道。否则就是大逆不道。这显然是荒谬的。率，遵循。

③修道之谓教——修道，按照道的原则修养自己。教，教化。统治阶级通过精神性感化的方式实行统治，即是儒家主张的教化。这种教化必须遵循正道的原则。按，以上三句从天命与人事的联系上说明按照统治阶

级意志办事的必要性及合理性。

④莫见(xiàn现)乎隐——莫，无，没有。见，体现。乎，同“于”，表示比较。隐，暗处。此指心中微妙的变化。

⑤莫显乎微——显，显著。微，小事。此指一般人觉察不到的事情。

⑥中——不偏不倚。喜怒哀乐是人的感情，当这些感情还没有表现到外表时，《中庸》篇认为，人的内心处于虚静澹然、不偏不倚的境界，称为“中”。

⑦中(zhòng种)节——中，符合。节，法度、常理。《中庸》篇认为，人的喜怒哀乐的感情要符合统治阶级规定的常理。做到这一点，情感中正和谐，就是“和”。

⑧达道——《中庸》篇认为，人的感情和谐，这是天下共同遵循的道理，所以称“达道”。

⑨致——即“至”，到达。

⑩杨氏——杨时，字中立，北宋时理学家，官至龙图阁直学士。先后受教于程颢、程颐，朱熹之学与他有间接的师承关系。

【译文】

上天的定命就是“性”，遵循本性而行动就是“道”，按照“道”去修养自己就是“教”。

“道”是不可片刻离开的。如果能片刻离开，就不是“道”了。因此君子在不被看见的地方，也是谨慎敬戒的；在不被听见的时候，也是恐慌、畏惧的。没有比幽暗之中更为显著的，没有比细微之处更为明显的。因此君子在独处时要谨慎啊。

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，称为“中”。表现出来以后符合常理，称为“和”。“中”，是天下的根本；“和”，是通贯天下的原则。达到“中和”的境地，天地便各在其位了，万物便生长发育了。

〔上面是第一章。子思传述孔子的意见以立论。首先说明“道”出于天而不可变更，“道”的实体充满在人的自身而不可分离，其次说明“存养省察”的要点，最后说明“圣神功化”的极境。目的是

要学习者反省自己探寻出“道”，去除外界引诱的私欲，使天生的善性充实起来，正如杨先生所说，这一章是全篇的要领。往下十章，是子思引孔子言论，申说此章的含义。〕

（二）

仲尼曰①：“君子中庸②，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时中。小人之中庸也③，小人而无忌惮④也”。

〔右第二章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仲尼——孔子，名丘，字仲尼。

②中庸——不偏不倚，既不过分也无不足。庸，“常”的意思。

③小人之中庸也——根据晋代王肃《礼记》注本，应为“小人之反中庸也”。

④忌惮(dàn旦)——顾忌和畏惧。

【译文】

仲尼说：“君子做到中庸，小人违背中庸。因为君子做到中庸，所以君子时时恰如其份；因为小人违反中庸，所以小人肆无忌惮”。

〔以上是第二章。〕

（三）

子曰："中庸其至矣乎！民鲜能久矣①！

〔右第三章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"子曰"句——见《论语·雍也》篇："子曰：'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鲜久矣。'其，表示推测、不肯定。鲜，罕见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中庸可以说是最高的原则了！平民却很少有人能长久实行它了。"

〔以上是第三章。〕

（四）

子曰："道①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。知者②过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。贤者过之，不肖者③不及也。人莫不饮食也，鲜能知味也。"

〔右第四章。〕

【注译】

①道——指中庸之道。

②知（zhì至）者——有智慧、有教养的人。知，同"智"。

③不肖者——原意为不像先人有良好品德的人。此处指不贤的人、卑

贱之徒。肖，象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中庸之道不能实行的原因，我知道了。聪明的人超过了中庸的规范，愚昧的人达不到中庸的规范。中庸之道不能盛行的原因，我知道了。贤明的人超过中庸的规范，卑贱的人达不到中庸的规范。人是没有不喝水，不吃饭的，但很少有人会品尝其中的滋味。"

〔以上是第四章。〕

（五）

子曰："道其不行矣夫！"

〔右第五章。〕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唉！中庸之道大概是不能实行了！"

〔以上是第五章。〕

（六）

子曰："舜① 其大知② 也与？舜好问而好察迩言③。隐恶而扬善④，执其两端⑤，用其中⑥ 於民。其斯以为舜乎⑦？"

【注释】

①舜——传说中我国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的领袖。

②知(zhì至)——同“智”。

③迩（ěr尔）言——浅近之言。

④隐恶而扬善——“恶”指不符合中庸之道的言论，“善”指符合中庸之道的言论。

⑤执其两端——掌握两方面的极端。指智者、贤者与愚者、不肖者对于中庸之道的过分与不足。

⑥用其中——即折中。指运用两端中符合中庸之道的道理。

⑦其斯以为舜乎——斯，此。舜是谥号，意思是仁义盛明。故说能被誉称为“舜”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舜难道不是最聪明的人吗？舜喜爱发问，又善于审察日常浅近的话。他隐藏了别人说的坏话，宣扬别人说的好话。掌握好、坏两个方面的极端，应用折中、恰当的道理去治理平民，因此才被称为‘舜’啊！”

〔以上是第六章。〕

（七）

子曰：“人皆曰予①知。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②，而莫之知辟也③。人皆曰予知。择乎中庸，而不能期月④守也。”

〔右第七章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予——我。此处泛指一般人。

②“驱而”句——罟（gǔ古），捕兽的网。擭(huò获)，装有机关的捕兽的木笼。陷阱，捕兽的深井，上有伪装，下有锋刃。

③辟（bì闭）——同“避”。

④期（jī基）月——一整月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:“人人都说自己聪明。如果把他驱赶到罟网陷阱那里，却又不知道躲避。人人都说自己聪明，虽然认清了中庸的原则，却又连一个月也不能坚持实行。”

〔以上是第七章。〕

（八）

子曰:“回① 之为人也，择乎中庸，得一善，则拳拳服膺② 而弗失之矣。”

〔右第八章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回——颜回，字子渊。孔子的学生。

②拳拳（quán quán全全）服膺（yīng英）——牢牢地放在心上。拳拳，牢握不舍。服，著，放置。膺，胸口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:“颜回就是这样的人，他选定了中庸之道，就像得到一条善理，牢牢地记在心上，不让失去。”

〔以上是第八章〕

（九）

子曰："天下国家可均也①，爵禄可辞也②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③。"

〔右第九章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"天下国家"句——天下，指西周时周天子统治下的各国。国，指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。家，指诸侯国分封的卿大夫领地。均，平，指治理公正。

②爵（jué决）禄可辞也——爵，爵位。禄，官吏的薪俸。辞，意为放弃。

③中庸不可能也——意思是，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标准，做到中庸并不容易。有的人尽管可以治理天下国家，辞爵禄，蹈锋刃，但是却不能实行中庸之道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天下国家可以治理成功，官爵俸禄可以辞去不受，雪白的刀刃可以践踏闯过，中庸之道却不能实行呢！"

〔以上是第九章。〕

（十）

子路问强①。子曰："南方之强与？北方之强与？抑而强与？②宽柔以教，不报无道③：南方之强也，君子居

之④。衽金革⑤，死而不厌⑥：北方之强也，而强者居之。故君子和而不流⑦，强哉矫⑧！中立而不倚，强哉矫！国有道，不变塞焉⑨。强哉矫！国无道，至死不变⑩。强哉矫！”

〔右第十章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子路——名仲由，孔子的学生。

②抑（yì忆）而强与——而强，指不属于南北，处于周朝腹心的“中国”之强。抑，选择连词，意为“还是”。而，代词，你，指子路。与，疑问语气词，同“吗”或“呢”。

③不报无道——别人对我实行无道的事我也不报复。

④居——居住，处于。

⑤衽（rèn刃）金革——以金革为卧处，指好勇善战。衽，卧席，此处为动词。金，铁制的兵器。革，皮革制成的甲盾。

⑥厌——后悔。

⑦和而不流——性格平和又不随波逐流。

⑧矫——坚强的样子。

⑨塞——实，指充实于内的志向。

⑩至死不变——意为杀身成仁。

【译文】

子路问什么是坚强。孔子说：“南方的坚强呢？北方的坚强呢？还是你以为的坚强呢？用宽和柔顺的精神感化别人，对于横逆无道也不报复，这是南方的坚强。君子信守这种强。用兵器甲胄当枕席，死了也不后悔，这是北方的坚强。强力者信守这种强。所以君子和顺而不随波逐流，多么坚强啊！立定中庸而不偏倚，多么坚强啊！国家政治清平，不改变志向，多么坚强啊！国家政治混乱，宁死不变操守，多么坚强啊！”

〔以上是第十章。〕

（十一）

子曰："素隐行怪①，后世有述焉②；吾弗为之矣。君子遵道而行，半途而废，吾弗能已矣③。君子依乎中庸。遁世不见知而不悔④，唯圣者能之。"

〔右第十一章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素隐行怪——素，据《汉书》应为"索"。隐，隐僻之理。怪，怪异。

②述——传述，意为称赞。

③已——止，停止。

④"遁（dùn盾）世"句——遁世，避世，指隐居。见，被。知，指赏识、任用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索求隐僻的道理，办事荒诞怪异，这或许能得到后代称赞，我却是坚决不做的。君子顺着道路往前进，如果有人半途而废，我是决不停止的。君子依从中庸之道，埋没在世上不被重用也不后悔。只有圣人能做到这样。"

〔以上是第十一章。〕

（十二）

君子之道费而隐①。夫妇②之愚可以与知焉③。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妇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。

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，人犹有所憾。故君子语大，天下莫能载焉；语小，天下莫能破焉④。《诗》云："鸢飞戾天，鱼跃于渊⑤。"言其上下察也⑥。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妇⑦。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

〔右第十二章，盖子思之言，盖以申明首章"道不可离"之意也。以下八章，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费而隐——费，广大。隐，细微。

②夫妇——匹夫匹妇，指普通男女。

③与（yù遇）知——与，动词，参预。

④破——破析，分析。

⑤"《诗》云"句——见《诗经·大雅·旱麓》。鸢（yuān渊），老鹰。戾（lì力），到达。

⑥察——明显，彰著。

⑦造端——造立端绪，意为开始。

【译文】

君子的道广大而细微。普通男女虽然愚昧，也可以知道君子的道；至于道的最高处，即便是圣人也有了解不到的。普通男女虽然不贤明，也可以实行君子的道；至于道的最高处，即便是圣人也有实施不到的。天地是够广大的了，人还有不满足之处。所以君子说到"大"，天下不能载得起；说到"小"，天下也不能分析开。《诗经》上说："鸢鸟飞向高空，鱼儿跳跃深水。"这是比喻君子的道在上下天地之间都是明显的。君子的道，开始于普通男女，推及到顶点而发扬光大在上下天地之间。

〔上面是第十二章，是子思的话，用来申述首章"道不可离"的意思。以下八章，杂引孔子的言论加以阐明。〕

（十三）

子曰："道不远人。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。

"《诗》云：'伐柯伐柯，其则不远①。'执柯以伐柯，睨②而视之，犹以为远。故君子以人治人③，改而止。

"忠恕违道不远④，施诸己而不愿⑤，亦勿施於人。

"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。所求⑥乎子，以事⑦父；未能也。所求乎臣，以事君；未能也。所求乎弟，以事兄；未能也。所求乎朋友，先施之；未能也。庸⑧德之行，庸言之谨。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。有余不敢尽。言顾行，行顾言。君子胡不慥慥尔⑨。"

〔右第十三章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"《诗》云"句——见《诗经·豳风·伐柯》。伐柯，砍伐作斧柄的木材。柯，斧柄。则，法规。

②睨（nì腻）——斜视。

③以人治人——用应该遵循的治人的原则去治理众人。

④忠恕违道不远——在孔子思想中，"忠恕"是实行"仁"的方法。《论语·里仁》篇："曾子曰：'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'"忠"，要求积极为人。《论语·学而》篇："为人谋而不忠乎？""恕"，要求推己及人。《论语·雍也》篇："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"《论语·卫灵公》篇："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"违，去，相距。道，指中庸之道。

⑤施诸己而不愿——诸，"之于"的合音。其中"之"指自己不愿的行为。

⑥求——责求，要求。

⑦事——从事。引申用侍奉。

⑧庸——平常，平凡。

⑨君子胡不慥慥（zào zào造造）尔——胡，即“何”。慥慥，笃厚、老实的样子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中庸之道并不排斥人。如果有人实行道却排斥了人，那就不可能是道了。

“《诗经》上说：‘伐木作斧柄，伐木作斧柄，作柄的方法并不远。’拿着柄斧去砍伐作斧柄的木材，眯缝着眼儿注视着，还是相差很远。君子用人道治理人事，直到人们改正前非就中止。

“做到‘忠’、‘恕’，距离中庸之道就不远了。不愿意别人施加给我的行为，也一定不用来加给别人。

“君子的道有四项。我孔丘连其中的一项也不能做到。我不能用要求儿子应作的事去侍奉父亲，我不能用要求臣下应作的事去侍奉君主，我不能用要求弟弟应作的事去侍奉兄长，我不能用要求朋友应作的事去首先与朋友交往。有德的事虽然平凡也要实行，言谈虽然一般也要谨慎。在这些方面，我都做得不够圆满，所以不敢不努力去弥补，即使做得圆满，也不敢将言谈的全意说尽。言谈时应看到行为如何，办事时应想到言谈如何。这样，君子怎么能不是忠厚老实的呢？”

〔以上是第十三章。〕

（十四）

君子素其位① 而行，不愿乎其外。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；素贫贱，行乎贫贱；素夷狄②，行乎夷狄；素患难，

行乎患难。君子无入③而不自得焉。

在上位，不陵④下；在下位，不援⑤上。正己⑥而不求于人则无怨。上不怨天，下不尤⑦人。

故君子居易以俟命⑧，小人行险以侥倖⑨。子曰，“射⑩有似乎君子，失诸正鵠⑪，反求诸其身。”

〔右第十四章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素其位——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。素，平素，现在。

②夷狄——夷，当时东方的部族。狄，当时西方的部族。

③入——处于。

④陵——欺陵。

⑤援——攀援，高攀。

⑥正己——端正自己的品行。

⑦尤——怨恨。

⑧“故君子”句——易，平地。引申为平安的地位。俟（sì四），等待。命，天命。

⑨侥倖——企图偶然求得荣幸。

⑩射——射箭。

⑪正鵠（gǔ古）——箭靶中心圆圈。画在布上的叫“正”，画在皮上的叫“鵠”。

【译文】

君子安于现在的地位去做应做的事，不企求地位以外的名利。现在处于富贵，就做富贵人该做的事；现在处于贫贱，就做贫贱人该做的事；现在住在夷狄地区，就做在夷狄地区可以办到的事；现在处于忧患灾难的境遇，就做忧患灾难境遇中可以办到的事。君子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，没有不是悠然自得的。

处在上位，不欺凌在下位的人；处在下位，不高攀在上位

的人。只是端正自己却不去责求别人，这样便无怨心。上不抱怨天，下不抱怨人。

因此君子处于平安的地位等待天命，小人做险恶的事妄求幸福。孔子说："射箭的事好比君子行道。如果箭射在靶心以外，应该反回来责求自己。"

〔以上是第十四章。〕

（十五）

君子之道，辟①如行远，必自迩②；辟如登高，必自卑③。《诗》曰："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，和乐且耽。宜尔室家，乐尔妻帑。④"子曰："父母其顺矣乎！"

〔右第十五章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辟——同"譬"。

②迩——近处。

③卑——低处。

④"诗曰"句——见《诗经·小雅·常棣》。合，和睦。鼓，弹奏。瑟（sè色）——弹拨乐器。翕（xì细），聚合。耽（dān单），《诗经》作"湛"，安乐。帑，应作"孥（nú奴）"，子孙。

【译文】

君子实行中庸之道，譬如走远路，一定要从近处出发；譬如登高山，一定要从低处起程。《诗经》上说："妻儿情好和睦，好像弹琴鼓瑟，兄弟相处融洽，和顺相安亲热。你的家庭美满，你的

妻儿欢乐”。孔子说：“这样，父母就遂心如意了！”

（十六）

子曰：“鬼神之为德，其盛矣乎！视之而弗见，听之而弗闻，体物而不可遗①，使天下之人，齐明盛服②，以承③祭祀。洋洋乎④，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《诗》曰：‘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。’⑤失微之显⑥，诚之不可揜⑦，如此夫！”

〔右第十六章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体物而不可遗——万物无不以鬼神之气而生，没有遗漏。体物，生养万物。遗，遗弃。可，即“所”。

②齐（zhāi摘）明盛服——齐，通“斋”，斋戒。明，洁净。

③承——承当。

④洋洋——流动充满的样子。

⑤“诗曰”句——见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。格，来临。思，语气词。度，推测。矧（shěn审）.况且。射，懈怠不敬。

⑥微之显——从微到显。微，隐微。显，显著。

⑦揜（yǎn掩）——掩盖。

【释文】

孔子说：“鬼神的德行，真是盛大得很啊！看也看不见形状，听也听不到声响。生长养育着万物，没有一物遭到遗弃。让天下的人，斋戒净心，穿上华丽的祭服，举行祭祀的典礼。浩浩荡荡啊，如在天顶上方，如在左右身旁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神的降临，不

可揣测，怎么能够懈怠不敬？'从隐微到明显，至诚的德行就是这样不可掩藏啊！"

〔以上是第十六章。〕

（十七）

子曰："舜其大孝也与？德为圣人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。宗庙飨之①，子孙保之②。故大德，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寿。故天之生物③，必因其材④而笃⑤焉。故栽者培之⑥，倾者覆之⑦。《诗》曰：'嘉乐君子，宪宪令德。宜民宜人，受禄于天。保佑命之，自天申之'⑧。故大德者，必受命。"

【注释】

①宗庙飨（xiǎnq响）之——宗庙，古代天子、诸侯祭祀先王的地方。飨，祫祭，一种祭祀形式，祭先王。之，代词，指舜。

②保——保持。

③物——指植物。

④材——质料，本性。

⑤笃（dǔ肚）——厚重。

⑥培——培养。

⑦覆——摧败。

⑧"《诗》云"句——见《诗经·大雅·假乐》。嘉乐，《诗经》作"假乐"。"假"通"嘉"，善。宪宪，《诗经》作"显显"，显明兴盛的样子。令，美好。申，申敕(chì斥)，告诫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舜大概是个最孝顺的人吧。有圣人的德行，有天子

的尊贵。拥有四海以内的财富。他享受宗庙的祭祀，子孙永远保持祭祀不断。所以有大德的人，必然得到应有的地位，必然得到应有的财富，必然得到应有的名望，必然得到应有的长寿。所以上天生育花卉树木，一定按照生物的本性加以精心照料。因而，能够栽培的就培养，倾斜枯萎的就让它倾覆。《诗经》上说：'高尚优雅的君子，他的美德极显明。让平民安居乐业，上天赐给他福禄。保佑他，任用他，天命时时告诫他。'所以有大德的人，必然承受天命作天子"。

〔以上是第十七章。〕

（十八）

子曰："无忧者，其惟文王乎①？以王季②为父，以武王③为子。父作之，子述之。武王缵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绪④，一戎衣而有天下。身不失天下之显名⑤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宗庙飨之，子孙保之。

"武王末受命，周公⑥成文武之德。追王⑦大王、王季，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。斯礼也，达乎诸侯大夫，及士、庶人。父为大夫，子为士；葬以大夫祭以士。父为士，子为大夫；葬以士祭以大夫。期之丧⑧，达乎大夫。三年之丧，达乎天子。父母之丧，无贵贱一也。"

〔右第十八章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文王——西周开国君主古公亶父的孙子，名昌，晚年自号文王。

②王季——古公亶父的儿子，名季历。号称西伯，为殷纣时西方诸

侯之长。

③武王——文王的儿子，名发。继位后灭掉商朝。

④“武王纘”句——大王，即太王，指古公亶父，文王称王后追尊他为太王。纘(zhǎn攒)，继承。绪，前人未竟的功业。

⑤显名——显赫的名声。

⑥周公——武王同母弟，名旦。武王死后，其子成王诵继位，因年幼，由周公代行国政。

⑦追王(wàng望)——后代加封先祖以“王”的称号叫追王。

⑧期(jī基)之丧——一周年的守丧期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无忧的人，大概只有文王一个人吧！王季是他的父亲，武王是他的儿子。父亲开创功业，再由儿子继承。武王继续大王、王季、文王的功业，一穿上军服就取得天下。自己没有失去显赫的名声，尊贵做到天子，拥有四海以内的财富，享受宗庙的祭祀，子孙永保祭祀不断。

“武王老年承受天的命令，周公完成了文王、武王的德业，追尊大王、王季为王。往上祭祀太王以前的先祖，用天子的礼制，这种礼制，通行到诸侯、大夫、直至士、庶人。如果父是大夫，子是士。父死埋葬按大夫的礼制，祭祀按士的礼制。如果父是士，子是大夫。父死埋葬按士的礼制，祭祀按大夫的礼制。一周年的守丧期通行到大夫，三年的守丧期通行到天子。给父母守丧的日期，没有贵贱的区别，都是一样的。”

〔以上是第十八章。〕

（十九）

子曰：“武王、周公，其达孝矣乎①！夫孝者，善继人②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。春秋，修③其祖庙，陈其宗器④，

设其裳衣⑤，荐其时食⑥。宗庙之礼，所以序昭穆也⑦。序爵⑧，所以辨贵贱也。序事⑨，所以辨贤也。旅酬，下为上⑩，所以逮贱也。燕毛⑪，所以序齿也。

“践其位⑫，行其礼，奏其乐，敬其所尊，爱其所亲。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，孝之至也。

“郊社之礼⑬，所以事上帝也。宗庙之礼，所以祀乎其先也。明乎郊社之礼，禘尝之义⑭，治国，其如示诸掌乎⑮！”

〔右第十九章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达——通“大”。

②人——指先祖。下“人”字同。

③修——整理。

④陈其宗器——陈，陈列。宗器，祖宗传下来的贵重器具。

⑤裳衣——指祖宗生前穿著的衣服。裳是下衣，衣是上衣。

⑥荐其时食——荐，献上。时食，时令食品。

⑦序昭穆——排列昭穆的次序。祭祀时，以始祖牌位居中，二世、四世、六世，位于始祖的左方，称“昭”；三世、五世、七世位于右方，称“穆”。这里指区分与祭者父子、长幼、亲疏的次序。

⑧序爵——祭祀者按官爵大小，以公、卿、大夫、士分为四等排列先后次序。

⑨序事——按在祭祀中担任的职务排列先后次序。事，职事，职务。

⑩旅酬为上——祭祀将终，旁系亲属的兄弟（宾）与直系亲属的兄弟（主）按次序敬酒，叫旅酬。旅，次序。旅酬时，弟弟先举杯向兄长敬酒，如同祭祀时，主人先向来宾敬酒。弟弟本属“下”，兄长属“上”。现在“下”以主人身份向“上”敬酒，因此叫做“下为上”。用意是祖宗的恩惠荣誉达到在下位的卑贱者，故下文说“所以逮贱也”。逮，及，接着，旁系兄弟（宾）向直系兄弟敬酒也有这种“下为上”的意义。

⑪燕毛——按年龄大小，即不按身份地位排列宴会席位的次序。燕，

宴会。毛，毛发，意为年龄。

⑫践其位——就位，站到应站的位置。

⑬郊祀之礼——祭祀上帝以及春、夏、秋、冬四时迎气都叫郊礼。祭祀水土之神叫社礼。

⑭禘(dì帝)尝之义——禘，五年一次大祭，极为隆重，只有天子有权举办。尝，在一年四季的小祭祀中，秋季的叫“尝”，此处泛指小祭。

⑮治国，其如示诸掌乎——指治国容易，如同看着自己的手掌。示，视。《论语·八佾》篇：“或问禘之说。子曰：‘不知也；知其说者之於天下也，其如示诸斯乎！’指其掌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武王、周公可以说是个通达孝道的人吧！所谓孝，就是善于继承先祖的志向，善于继续先祖的事业。春、秋季节，整理祖庙，陈列宗器，摆设衣服，贡献应时食品。举行宗庙祭礼，是要排列左昭右穆的次序。按官爵排列次序，是要区分贵贱。按职务排列次序，是要区分人的贤与不贤。下辈的给年长的举杯劝酒，是为了把恩荣赐给年幼的人。按毛发黑白排列宴会的坐次，是为了排列年纪大小的顺序。

“站到应站的位置上，举行先王传下的祭礼，演奏先王时代的音乐，尊敬先王所尊敬的祖先，亲爱先王所亲爱的子孙臣民。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，侍奉已亡者如同侍奉现存者。这是孝的顶点了。

“举行郊社的祭祀，是为了侍奉天帝。举行宗庙的祭祀，是为了祭祀祖先。明白“郊社”、“禘尝”祭礼的意义，治国大概就象看手掌上的东西一样容易吧！”

〔以上是第十九章。〕

（二十）

哀公①问政。子曰："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②。其人存③，则其政举；其人亡，则其政息④。人道敏⑤政，地道敏树⑥。夫政也者，蒲芦也⑦。故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

"仁者，人也，亲亲为大。义者，宜也，尊贤为大。亲亲之杀⑧，尊贤之等，礼所生也。在下位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⑨。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。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亲。思事亲，不可以不知人。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

"天下之达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。曰：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妇也，昆弟也⑩，朋友之交也。五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知、仁、勇三者，天下之达德也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或生而知之⑪，或学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；及其知之一也。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强而行之；及其成功一也。"

子曰："好学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耻近乎勇。知斯三者，则知所以修身。知所以修身，则知所以治人。知所以治人，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。

"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⑫。曰：修身也，尊贤也，亲亲也，敬大臣也，体⑬群臣也，子庶民也⑭，来百工也⑮，柔远人也⑯，怀诸侯也⑰。修身则道立。尊贤，则不惑。亲亲，则诸父昆弟不怨。敬大臣，则不眩。体群臣，则士之

报礼重。子庶民，则百姓劝[18]。来百工，则财用足。柔远人，则四方归之。怀诸侯，则天下畏之。

“齐明盛服，非礼不动；所以修身也。去谗[19]远色，贱货而贵德；所以劝贤也。尊其位，重其禄，同其好恶；所以劝亲亲也。官盛任使[20]，所以劝大臣也。忠信重禄，所以劝士也。时使薄敛[21]，所以劝百姓也。日省月试[22]，既禀称事[23]，所以劝百工也。送往迎来，嘉善而矜[24]不能；所以柔远人也。继绝世[25]，举废国[26]，治乱持[27]危，朝聘[28]以时，厚往而薄来；所以怀诸侯也。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

“凡事豫[29]则立，不豫则废。言前定，则不跲[30]。事前定，则不困。行前定，则不疚[31]。道前定，则不穷。

“在下位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获乎上有道，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。信乎朋友有道，不顺乎亲，不信乎朋友矣[32]。顺乎亲有道；反诸身不诚，不顺乎亲矣。诚身有道；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矣[33]。

“诚者，天之道也。诚之者[34]，人之道也。诚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；圣人也。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。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

“有弗学，学之弗能弗措也[35]。有弗问，问之弗知弗措也。有弗思，思之弗得弗措也。有弗辨，辨之弗明弗措也。有弗行，行之弗笃弗措也。人一能之，己百之。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。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”

〔右第二十章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哀公——春秋时鲁国国君。姓姬，名蒋。“哀”是谥号。

②布在方策——布，陈列。方，书写用的木版。策，书写用的竹简。

③其人存——那样的人存在。人，指贤人，即文王、武王的臣僚。

④息——息灭、消失。

⑤敏——勉力，用力。

⑥树——动词，指栽培树木。

⑦蒲芦——芦苇。芦草容易生长，比喻君子从政如能得到贤臣会很快成功。

⑧杀(shái晒)——减少，降等。指亲爱亲族要按关系远近有所分别。

⑨“在下位不获乎上”句——据《礼记》郑玄注，本句见于下文，此处误重。本书不译。

⑩昆弟——兄和弟，也包括近房的和远房的弟兄。

⑪生而知之——生来就知道。“之”，指上文“天下之达道”。《论语·季氏》篇：“生而知之者，上也；学而知之者，次也；困而学之，又其次也；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。”

⑫九经——九条准则。经，常道，准则。

⑬体——体察、体谅。

⑭子庶民——子、动词，意为如同父母爱护儿子那般对待庶民。庶民，平民。

⑮来百工——来、招来。工、工匠。

⑯柔远人——安抚边远来的外族人。

⑰怀诸侯——怀，安抚。诸侯，古代中央政权分封的各国国君称侯，又称诸侯。

⑱劝——勉力，努力。

⑲谗——说别人坏话。此处指说坏话的人。

⑳官盛任使——盛，多。任使，足够使用。

㉑时使薄敛——指使百姓服劳役不务农时，向百姓征收赋税不繁重。使，役使。敛，征收租税。

㉒日省月试——省，视察。试，考核。

㉓既（xì戏）廪（lǐn檩）称事——既，即“饩”，赠送别人粮食或饲料。廪，给予粮食。称，符合。事，工作成果。

㉔矜（jīn巾）——怜悯、同情。

㉕继绝世——继，承继，延续。绝世，已经中断的家族世系。古代卿大夫的封邑采地，由子孙世袭。如果某一代有过失便被停止领有封邑采地，即停止食禄。继绝世就是使得卿大夫的后代恢复食禄，延续世系。

㉖举废国——举，任用、复兴。废国，已经没落的邦国。

㉗持——扶持，解救。

㉘朝聘——诸侯定期朝见天子。每年一见，叫小聘，三年一见叫大聘，五年一见叫朝聘。这里指天子主持朝聘之礼。

㉙豫——同“预”，预谋。

㉚跲（jié颊）——说话不通畅。

㉛疚（jiù究）——内心不安。

㉜顺乎亲——顺，使顺心、高兴。亲，指父、母。

㉝此处整段与《孟子·离娄（上）》篇中一段基本相同。这是《中庸》引《孟子》，还是《孟子》引《中庸》，不易断定。据张岱年先生分析，可能是《孟子》引《中庸》。孟子虽然受业子思门人，但自以为“私淑”孔子，对子思并不敬重，故著书引《中庸》而不标明子思的名字。（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》，第36页）

㉞诚之——使之诚，使自己做到诚。诚，是生来就有的诚，是圣人的能力。诚之者，是人为的诚，是一般人应该遵循的原则。

㉟弗（fú扶）措也——弗，不。措，废置，搁置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向孔子问治理政事的方法。孔子说：“文王、武王的政令，记在木版简策上。文王、武王的贤臣存在，文王、武王的政令就能够实行；那样的贤臣没有了，文王、武王的政令就会消失。人道的法则，是努力治理政事；地道的法则，是努力培育树木。这政事啊，好比芦苇呀！所以治理政事，在于得到贤臣。得到贤臣，在于修养自己。修养自己，在于遵循大道。遵循大道，要从仁爱做起。

“‘仁’的意思是人。亲爱亲族是最大的仁。义的意思是相宜。

尊重贤人是最大的义。亲爱亲族要分远近，尊重贤人要按等级。这都是从'礼'上产生的要求呀。所以君子不可以不修养自己。想要修养自己，不可以不侍奉亲族。想要侍奉亲族，不可以不知道人道的法则，想要知道人道的法则，不可以不知道天道的法则。

"天下通行的大道有五项，实行这五项大道的方法有三条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交往，这五项是天下通行的大道。智、仁、勇这三条，是天下通行的大德。实行这大德的道理则是一样的。有的人生来就知道天下通行的大道，有的人经过学习才知道，有的人经过困惑探求才知道。他们终于知道天下通行的大道则是一样的。有的人是从容安然地实行天下通行的大道，有的人是凭着切身利害去实行，有的人勉勉强强地去实行。实行终于成功则是一样的。"

孔子说："努力学习就接近智慧，尽力实行就接近仁爱，知道羞耻就接近勇敢。知道这三点，就知道修养自己的方法。知道修养自己的方法，就知道治理人群的方法。知道治理人群的方法，就知道治理天下国家的方法了。

"大凡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准则。这就是修养自己，尊重贤人，亲爱亲族，尊敬大臣，体谅小臣，爱护平民，招集到百种工匠，安抚边远来客，信服诸侯。修养自己就能掌握住"道"，尊重贤人就不会迷惑；亲爱亲族，父辈兄弟就不会抱怨；尊敬大臣，处事就不糊涂；体谅小臣，士人回报的礼仪就隆重；爱护平民，百姓就努力；招集到百种工匠，财富货物就充足；安抚边远的来客，境外四方的百姓就来归顺；使诸侯信服，天下就都敬畏了。

"纯洁心灵，清净无欲，服饰端庄，无礼的事坚决不作，这是修养自己的方法。摒除奸佞小人，疏远美丽女色，轻贱货财，贵重德性，这是勉励贤人的方法。尊崇亲族的官位，厚给亲族的俸禄，好恶与他们一致，这是努力亲爱亲族的方法。下属的官员设置很多任凭使用，这是鼓励大臣的方法。待他忠诚信实，给他厚重的俸禄，这是鼓励士人的方法。按照时令役使，收取赋税微

薄，这是鼓励百姓的方法。每日察看，每月考查，付给粮食与他的工作相称，这是鼓励百种工匠的方法。去时护送，来时欢迎；嘉奖有才能的人，同情才能不足的人。这是安抚边远来客的方法。延续已经绝后的家族，复兴已经颓败的邦国；治理混乱，解救危难；朝见聘问各有定时，赠送从厚，纳贡从薄。这是使诸侯信服的方法。大凡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准则，实施这些准则的道理都是一样的。

“凡事有预谋就能成功，不预谋就会失败。说话预先想定就不会中断，办事预先想定就不会遭受挫折。治理政事预先想定就不会抱愧，执行规则预先想定就不会陷入绝境。

“在下位的人，如果得不到在上位的人的信任，就不能够治理好平民百姓。要得到在上位的人的信任，这是有方法的。得不到朋友的相信，就不会得到在上位的人的信任了。要得到朋友的相信，这是有方法的。不顺从父母，就不会让朋友相信了。顺从父母，这是有方法的。自己心中不诚实，就不能够顺从父母。要使心中诚实，这是有方法的。不明白什么是善，就不能使自己心中诚实了。

“‘诚’是天道的原则；努力做到‘诚’，这是人道的原则。天的‘诚’，不用勉强就达到，不用思考就达到，自然符合道的原则；圣人就是这样。努力做到‘诚’，就是要选择美好的目标坚决守住呀。要广博地学习，要详细地询问，要谨重地思考，要清晰地辨别，要忠实地去贯彻。

“要么不学，学了没有学通就不中止。要么不询问，询问了还不明白就不中止。要么不思虑，思考了不得要领就不中止。要么不辨别，辨别了还不清楚就不中止。要么不实行，实行了不到忠实诚就不中止。别人一次能做到的，我用百倍功夫；别人十次能做到的，我用千倍功夫。真的能够依照这种方法，虽然愚昧的人一定会变得精明，虽然柔弱的人一定会变得坚强。”

〔以上为第二十章。〕

（二十一）

自诚明①，谓之性。自明诚，谓之教。诚则②明矣，明则诚矣。

〔右第二十一章。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、人道之意而立言也。自此以下十二章，皆子思之言，以反复推明此章之意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自诚明——自，由，从。明，明白，指明白道理。

②则——即。

【译文】

由真诚明白了道理，这是因为出于本性。由明白道理达到真诚，这是因为接受了教育、感化。真诚就是明白道理，明白道理就是真诚啊。

〔以上是第二十一章。子思承接孔夫子关于天道、人道的思想立论的。自此以下十二章，都是子思的言论，以反复阐明此章的意思。〕

（二十二）

唯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①；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

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②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③。

〔右第二十二章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——唯，独。至诚，至诚的人，即圣人。尽性，充分发挥本性。尽，竭尽。

②赞——赞助。

③参——并列。

【译文】

只有天下极端真诚的人能充分发挥他的本性；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，就能够让众人充分发挥他们的本性；能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，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；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，就可以帮助天地培育万物；能帮助天地培育万物，就可以与天地处在并列的地位了。

〔以上是第二十二章。〕

（二十三）

其次致曲①。曲能有诚。诚则形②，形则著③，著则明④，明则动，动则变⑤，变则化⑥。唯天下至诚为能化。

【注释】

①其次致曲——其次，次一等的人，次于“自诚明”的圣人，即贤人。

致曲，指从平日一言一行着手。致，至，行。曲，局部，细小的事。

②形——显露，表现。

③著——显著。

④明——光明。

⑤变——变革，指变革人心。

⑥化——感化，指使人不自觉地改恶从善。

【译文】

次一等的人，从平日一言一行着手，这叫致曲。致曲也能达到真诚的境界。达到真诚就会表现出来，表现出来以后就会显然昭著，显然昭著以后就会光辉明亮，光辉明亮以后就会激动外物，激动外物以后就会变革人心，变革人心以后就能感化人群了。只有天下极端真诚的人才能感化人群。

〔以上是第二十二章。〕

（二十四）

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①。国家将兴，必有祯祥②；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③；见乎蓍龟④，动乎四体⑤。祸福将至：善，必先知之；不善，必先知之，故至诚如神⑥。

【注释】

①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——至诚之道，即至诚。前知，预知未来。

②祯（zhēn真）祥——吉祥的预兆。本有今无的物象称祯，本无今有的物象称祥。

③妖孽——物类反常的现象。草木之类称妖，虫豸之类称孽。

④见(xiàn现)乎蓍（shī诗）龟——见，呈现。 蓍龟，蓍草和龟甲，古人用来占卜。

⑤四体——手足，此指动作及仪态。

⑥如神——如神之微妙，不可言说。

【译文】

极端真诚可以预先知道未来的事。国家将要兴旺，必然有吉祥的征兆；国家将要衰亡，必然会出现妖孽；呈现在蓍草龟甲上，表现在手脚动作上。祸福将要来临时：善事一定可以预先知道；不善的事也一定可以预先知道。所以极端真诚如同神灵。

〔以上是第二十四章。〕

（二十五）

诚者，自成也①。而道，自道也②。诚者，物之终始。不诚无物。是故君子诚之为贵。诚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③，所以成物也。成己，仁也；成物，知也，性之德也，合外内之道也，故时措④之宜也。

〔右第二十五章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 自成——自己成全自己。

②自道（dǎo导）——引导自己。

③非自成己而已——并非只是成全自己就够的。己，自己。已，中止。

④措——用，实施。

【译文】

真诚，意思是自己成全自己。而道，意思是自己引导自己。真诚贯穿物的开始、终结。没有真诚就没有万物。因此君子以真诚为贵。真诚，并非只是成全自己就够的，还要成全万物。成全自己，这是仁。成全万物，这是智。这是出于本性的德，结合了天地内外的道，所以任何时候施行都很合适。

〔以上是第二十五章。〕

（二十六）

故至诚无息①。不息则久，久则征②，征则悠远，悠远则博厚，博厚则高明。博厚，所以载物也。高明，所以覆物也。悠久，所以成物也。博厚配地③，高明配天，悠久无疆④。如此者，不见而章⑤，不动而变，无为而成。

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尽也⑥，其为物不贰⑦，则其生物不测。天地之道：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。今夫天⑧，斯昭昭之多⑨，及其无穷也，日月星辰系焉。万物覆焉。今夫地，一撮土之多⑩，及其广厚，载华岳⑪而不重，振⑫河海而不泄，万物载焉。今夫山，一卷石⑬之多，及其广大，草木生之，禽兽居之，宝藏兴焉⑭。今夫水，一勺之多，及其不测⑮，黿、鼍、蛟、龙、鱼、

鳖生焉⑯，货财殖焉⑰。

《诗》云："维天之命，於穆不已⑱。"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。"於乎不显，文王之德之纯⑲！"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，纯亦不已。

〔右第二十六章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息——休止，止息。

②征——效验。

③配地——意为与地有同样功效。配，匹配。

④无疆——无穷无尽。

⑤不见（xiàn现）而章——见，示现。章，即彰，彰明，显现。

⑥一言——即一字，指"诚"字。

⑦不贰——诚是忠诚如一，没有别的混杂，这就是为物无贰。贰，即"二"。

⑧夫(fú扶)——发语词。

⑨斯昭昭之多——斯，此。昭昭，光明。多，指人们见到的只是一部分光明。下面几句中"多"字意同。

⑩一撮（cuò措）土——指人们立足的只是一撮土地。撮，本义是用两三个指头取物，引申指很少的数量。

⑪华（huà化）岳——华山，在今陕西省东部，古称"西岳"。

⑫振——整治，约束。

⑬一卷（quán全）石——石小如拳。卷，通"拳"。

⑭兴——起，开发。

⑮不测——不可测度。指水波一望无际，浩翰无涯。

⑯黿（yuán元）、鼍（tuó驼）、蛟（jiāo交）、龙、鱼、鳖（biē憋）生焉——黿，也称绿团鱼，背甲近圆形，暗绿色。鼍，也称扬子鳄，背面暗褐色，有六横列角质鳞。蛟，古代传说中的动物，据说能引发洪水。鳖，也称甲鱼，背甲橄榄色。

⑰殖——生殖。

⑱"《诗》云"句——见《诗经·周颂·维天之命》。维，语气词。於

（wū乌），语气词。穆，深远。不已，无穷。

⑲“於乎”句——引诗同注⑰。不显，意为多么光明。不，通“丕”，即大。明，显明。

【译文】

所以，极端真诚是没有止息的。没有止息就会坚持长久，坚持长久就有效验，有效验就会悠远无穷，悠远无穷就会广博深厚，广博深厚就会高大光明。广博深厚，便能够载负万物。高大光明，便能够覆盖万物。悠远无穷，便能够生成万物。广博深厚可以与地相比，高大光明可以与天相比，悠远无穷可以永无止境。这样一来，不表现却很明显，不活动却有变化，无所作为却能自然成功。

天地的道，可以用一字说尽。这个道作为物是单纯专一，没有二的。因而生成万物就不可测度了。天地的道，广博啊，深厚啊，高大啊，光明啊，悠远啊，长久啊！现在且说天，不过是有一片光明，而在无穷无尽的天空，上面悬系着日月星辰，覆盖着万物。现在且说地，不过是有一小撮土，而在广阔深厚的地方，载负华山不显沉重，汇聚河海没有泄漏，一切万物都能被承担。现在且说山，不过是一小块石头，山脉连绵万里，草木在上面生长，禽兽在上面居住，宝藏从山里开发出来。现在且说水，不过是一勺水。水波浩瀚无涯，里面生长着黿、鼉、蛟、龙、鱼、鳖，给人们提供钱财货物。

《诗经》上说：“独有上天的定命，深远而又无尽。”这大概是说天之所以成为天的道理。“啊啊，多么光明，文王德行纯洁。”这大概是说文王之所以被尊称为“文”王，是因为他纯洁无瑕，永无止境。

〔以上为第二十六章。〕

（二十七）

大哉圣人之道。洋洋乎①！发育万物，峻极②于天。优优③大哉！礼仪④三百，威仪⑤三千。待其人⑥而后行。故曰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⑦。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⑧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。温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礼。

是故居上不骄⑨，为下不倍⑩。国有道⑪其言足以兴⑫，国无道⑬其默足以容⑭。《诗》曰："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⑮。"其此之谓与？

〔右第二十七章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洋洋——盛大众多，有美好无比的意思。

②峻极——高大到极点。

③优优——和适，宽裕。

④礼仪——古时礼节的主要规则，又称经礼。

⑤威仪——古时典礼中的动作规范及待人接物的礼节，又称曲礼。

⑥其人——指圣人。

⑦凝——凝聚集中，引申意为成功。

⑧道（dǎo导）问学——道，由，从。问学，学习及询问。

⑨居上不骄——居上，身居上位，指国君。骄，骄慢，矜持。

⑩居下不倍——居下，身居下位，指臣民。不倍，意为不越分犯位。倍，通"背"，背弃，背叛。

⑪国有道——国家实行正道，指太平盛世。

⑫兴——兴起。意为得志，被朝廷任用。

⑬国无道——国家缺乏正道，指昏暗乱世。

⑭容——容身，指保全自己。

⑮"《诗》曰"句——见《诗经·大雅·烝民》。哲，智慧，指洞察事理。

【译文】

伟大啊，这圣人的道。浩浩荡荡啊！生养万物，与天一样崇高。伟大啊宽广仁和！礼仪有三百条，威仪有三千条。必须等到圣人出世才能实行。因此，如果没有极大的德，极高的道是不能成功的。所以君子尊崇德性，又注重学习、询问。达到广大的境地又详尽到精细处。达到高明的极点，又注重中庸的实行。既温习已经了解的道理，又认识新的道理。崇尚礼节要朴实忠厚。

因此，身居上位时不要骄慢，身居下位时不要背叛。国家实行正道时，力求主张能够被采纳；国家没有正道时，沉默无言力求保全自己。《诗经》上说："既明白道理又洞察是非，这样便能保全自己。"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

〔以上是第二十七章。〕

（二十八）

子曰："愚而好自用①，贱而好自专②，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。如此者，灾及其身也。"

"非天子，不议礼③，不制度④，不考文⑤。今天下，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⑥，虽有其位，苟无其德，不敢作礼乐焉；虽有其德，苟无其位，亦不敢作礼乐焉。"

子曰："吾说夏礼⑦，杞不足征也⑧。吾学殷礼⑨，有宋

存焉⑩。吾学周礼⑪，今用之，吾从周⑫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自用——只凭自己主观意图行事，不虚心向别人求教。

②自专——独断专行。

③议礼——议论礼仪，指修订礼仪。

④制度——创立法度。制，制定。

⑤考文——考核文字。

⑥“今天下”句——各种车子的轮距一样，叫“车同轨”。轨，车子两轮之间的距离。字的笔划、间架一样，叫“书同文”。待人处事遵守同样的道德规范，叫“行同伦”。按，这句说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情况。说明《中庸》有些章节是秦代儒者所增。

⑦吾说夏礼——说，解说。夏礼，夏朝的礼制。夏朝，约公元前2205年—1766年，传说是禹建立的。

⑧杞——国名，传说是周武王封夏禹的后代于此。故城在今河南杞县。

⑨殷礼——殷朝的礼制。商朝从国王盘庚迁都至殷（今河南安阳）到纣亡国，一般称为殷代，整个商朝，也称商殷或殷商。

⑩宋——国名，商汤的后代，故城在今河南商丘县南。

⑪周礼——周朝的礼制，是儒家企图恢复的理想的社会制度。

⑫这一小段话散见于《论语》，《八佾》篇：“夏礼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征之矣。”“周监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”《为政》篇：“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；周因於殷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，可知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愚昧却好自以为是，卑贱却好独断专行。生于现在时代，却要恢复古时的制度。这样一来，灾祸是一定要落到自己身上的。”

“如果不是天子，就不要议定礼仪，不要创立法度，不要考

核文字。现在天下车辙统一，文字笔划一致，伦理道德一样。虽有天子的地位，如果没有天子的德性，就不要制定礼乐制度。虽有天子的德性，如果没有天子的地位，也不要制定礼乐制度。”

孔子说：“我能解说夏朝的礼，杞国的文献不能证明。我学习殷朝的礼，宋国还保存着礼文。我学习周代的礼，现在还通用着。我要遵从周礼。”

〔以上是第二十八章。〕

（二十九）

天下有三重焉①，其寡过矣乎。上焉者②，虽善无征。无征不信，不信民弗从。下焉者③，虽善不尊。不尊不信，不信民弗从。

故君子之道：本诸身，征诸庶民，考诸三王而不缪④，建诸天地而不悖⑤，质诸鬼神而无疑⑥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⑦。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知天也；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⑧，行而世为天下德，言而世为天下则。远之则有望⑨，近之则不厌。

《诗》曰：“在彼无恶，在此无射。庶几夙夜，以永终誉⑩。”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⑪有誉於天下者也。

〔右第二十九章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王天下有三重焉——王（wàng望），成为君王，统治天下。三重，

三件重要的事。指上章说的议礼、制度、考文。

②上焉者——在上位的人，指君。

③下焉者——在下位的人，指臣。

④考诸三王而不缪——指君子之道符合古代君王立下的原则。三王，即夏、殷、周三代君王。诸，意同于“之於”二字。

⑤建诸天地而不悖（bèi背）——指君子之道符合天地之道。建，立。

⑥质诸鬼神而无疑——《中庸》认为鬼神不疑，即是符合天道。

⑦不惑——不疑惑，不反对。

⑧道——通“导”。先导，疏导。

⑨望——仰望，敬仰。

⑩“《诗》曰”句——见《诗经·周颂·振鹭》。据说这是一首赞美宋国微子的诗。 彼，指在宋国。 射（yì易），《诗经》作“斁”，厌弃。誉，荣誉。

⑪蚤——通“早”。

【译文】

统治天下的人做到三件重要的事，大概就很少有过失的了。在上位的人，虽然行为很好，但是没有验证，没有验证就不确实，不确实平民就不服从。在下位的人，虽然行为很好，但不尊贵，不尊贵就不确实，不确实平民就不服从。

所以君子的道，是以自身作依据，从平民那里得到验证。考查到三代先王不显荒谬，树立在天地之间没有违逆，卜问鬼神也无怀疑，百世以后待到圣人出现也不会反对。卜问鬼神，鬼神不疑，这是了解天意啊；百世以后待到圣人出现也不会反对，这是了解人意啊。因此君子举动能世世代代成为天下的先导，办事能世世代代成为天下的标准。在远处使人仰望恭敬，在近处则不使人厌烦。

《诗经》上说：“在那里无人厌恶，在这里无人烦弃。几乎是日夜操劳，永远保持名望。”一个君子如果不这样做，就能早早在天下获得名望，那是从来不会有的。

〔以上是第二十九章。〕

（三十）

仲尼祖述①尧舜，宪章②文武，上律天时，下袭③水土。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，无不覆帱④。辟如四时之错行⑤，如日月之代明⑥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⑦。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⑧。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。

〔右第三十章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祖述——效法，遵循前人的行为或学说。

②宪章——遵从，效法。

③袭——协调。

④覆帱（dào到）——遮盖，掩盖。

⑤错行——错综运行，意为流动不息。

⑥代明——交替光明，意为循环变化。

⑦道并行而不相悖——道，天地之道。悖，违背。

⑧敦化——使万物达到敦厚纯朴的境地。

【译文】

仲尼效法尧舜，以文王、武王为典范。上遵从天时变化，下与水土协调。好像天地没有一物不能扶持承载，没有一物不能覆盖笼罩；又好像四时的错综运行，好像日月的交替光明。万物一起生长，互相并不妨害；天地的道同时并行，互相并不违背。小德如水流浸润，大德使万物敦厚纯朴。这就是天地之所以伟大的道理。

〔以上是第三十章。〕

（三十一）

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①，足以有临也②。宽裕③温柔，足以有容也④。发强⑤刚毅，足以有执也⑥。齐庄中正，足以有敬也。文理密察⑦，足以有别也⑧。

溥博渊泉而时出之⑨。溥博如天，渊泉如渊。见⑩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说⑪。是以声名洋溢⑫乎中国，施及蛮貊⑬。舟车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队⑭；凡有血气者，莫不尊亲。故曰配天。

〔右第三十一章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睿（ruì瑞）知（zhì智）——智慧。知，通“智”。

②有临——居上临下。

③宽裕——宽，广大。裕，舒缓。

④有容——包容。

⑤发强——发，奋发。强，勇力。

⑥有执——决断。

⑦密察——密，详细。察，明辨。

⑧有别——辨别。

⑨溥博渊泉而时出之——溥博，辽阔广大。渊，深。时，时序。

⑩见（xiàn现）——表现。指行为举止。

⑪说（yuè月）——通“悦”。

⑫洋溢——广泛传播。

⑬施（yì易）及蛮貊（mò莫）——施及，蔓延，延续。蛮貊，古代两个边远部族的名称。

⑭队（zhuì赘）——通“坠”，坠落。

【译文】

只有天下崇高的圣人，才是聪明、有智慧的，能够治理天下。宽宏大量，温和柔顺，能够包容天下。奋发勇敢，刚强坚毅，能够决断大事。严肃庄重，虔诚正直，能够恭敬行礼。文章条理精密详察，能够辨别是非。

无比辽阔，深远无穷，随着时序变化而运行。无比辽阔如上天，深远无穷如深水。举止，平民没有不敬佩的。说话，平民没有不听从的。从政，平民没有不欢欣的。因此声名广泛流传在中国，一直传到蛮貊地区。以至车船能够行驶的地方，人力通行的地方，上天覆盖的地方，大地覆载的地方，日月照耀的地方，霜露降落的地方；凡是具有血气的生物，没有不尊敬他，热爱他。所以能与天地相比配。

〔以上是第三十一章。〕

（三十二）

唯天下至诚，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①，立天下之大本②，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倚？肫肫③其仁！渊渊其渊！浩浩其天！苟不固④聪明圣知达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⑤？

〔右第三十二章。〕

【注释】

①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——经纶，用蚕丝纺织以前整理丝缕，引申为

治理国家大事。经，纺织的经线，引申为常理、规范。

②本——根本。

③肫肫（chún chún纯纯）——同“忳忳”，诚挚的样子。

④固——实在，真实。

⑤之——指“天下至诚”。

【译文】

只有天下的极端真诚，能够成为治理天下的最高规范，树立天下的根本法则，知道天地的生成变化。这哪里需要别的依傍？仁德真挚恳切！像水一样深沉静寂！像天一样浩茫广大！如果不是聪明智慧、通贯天德的人，有谁能知道天的极端真诚呢？

〔以上是第三十二章。〕

（三十三）

《诗》曰：“衣锦尚絅①。”恶其文之著也。故君子之道，闇然②而日章；小人之道，的然③而日亡。君子之道，淡而不厌，简而文，温而理，知远之近，知风之自，知微之显，可与入德矣。

《诗》云：“潜虽伏矣，亦孔之昭④！”故君子内省不疚，无恶於志。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见乎？

《诗》云：“相在尔室，尚不愧于屋漏⑤。”故君子不动而敬，不言而信。

《诗》曰：“奏假无言，时靡有争⑥。”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，不怒而民威於铁钺⑦。

《诗》曰："不显惟德，百辟其刑之⑧。"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。

《诗》云："予怀明德，不大声以色⑨。"子曰："声色之于以化民，末也。"《诗》曰："德辎如毛⑩。"毛犹有伦⑪。"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⑫"，至矣。

〔右第三十三章。子思因前章极致之言，反求其本，复自下学为己谨独之事，推而言之，以驯致乎笃恭而天下之平之盛。又赞其妙，至于无声无臭而后已焉。盖举一篇之要而约言之，其反复丁宁示人之意，至深切矣，学者其可不尽心乎！〕

【注释】

①"《诗》曰"句——见《诗经·卫风·硕人》。锦，色彩鲜艳的衣服。尚，加。 絅（jiǒng窘），同"褧"，用麻布制的罩衣。

②闇然——隐藏不露。闇，即"暗"。

③的（dì弟）然——鲜明、显著。

④"《诗》云"句——见《诗经·小雅·正月》。昭，《诗经》作"炤"（zhào造），昭、炤同，意为明显。

⑤"《诗》云"句——见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。屋漏，古代室内西北角设小帐，相传是神明所在。不愧于屋漏，意为心地光明，不在暗中作坏事。

⑥"《诗》曰"句——见《诗经·商颂·烈祖》。奏，《诗经》作"鼒"，进奉。 假（gé格），通"格"，感格，感通。靡（mí迷），没有。

⑦铁（fū夫）钺（yuè月）——古代执行军法时用的斧子。

⑧"《诗》曰"句——见《诗经·周颂·烈文》。不显，意为大显。辟（bì闭），诸侯。 刑，通"型"，示范，效法。

⑨"《诗》云"句——见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》。 声，号令。 色，容貌。 以，与。

⑩"《诗》曰"句——见《诗经·大雅·烝民》。辎（yóu由），古代一种轻便车，引申为轻。

⑪伦——比。

⑫"上天"句——引自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。臭（xiù秀），气味。

【译文】

《诗经》上说："穿着锦绣衣服，外面罩件套袍。"这是讨厌花纹太显露。所以君子的道，深藏不露却日益昭彰；小人的道，显露无遗却日益消亡。君子的道：平淡而有意味，简略而有文彩，温和而有条理，知道远处的事由近处发生，知道风云从哪里升起，知道微细的事变化为明显的事，这就可以和圣人的德行相比配了。

《诗经》上说："鱼儿潜伏水中，也是清晰可见。"所以君子自我反省没有不安，心志并无惭愧。别人不可比及君子的原因，大概在这些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也严格要求自己。

《诗经》上说："人们注视你在居室，你要无愧神灵。"所以君子虽无动作，也很恭敬，虽无言谈，也很诚实。

《诗经》上说："进奉诚心，感通神灵，肃静无言，不敢争执。"因此君子不用赏赐，平民也努力从善；不用发怒，平民也很畏惧，像见到铁钺。

《诗经》上说："上天的德性岂不显明，凡百诸侯都要效行。"因此君子忠厚谦恭，天下也就太平。

《诗经》上说："我思念你的光辉品德，虽然没有号令及温情。"孔子说："用号令、温情感化平民，是枝末的事。"《诗经》上说："品德轻如鸿毛。"有毛就是还有形迹。"天生万物，没有声响，没有气味"，这可以说是最高的境界了。

〔以上是第三十三章。子思根据前章关于德性趋向极致的言论，反回来探求它的基础。又从后学者需自己慎独推而广之，讲到君子笃厚恭敬而天下太平的盛况，更称赞君子的德性高妙，达到无声无臭的最高境界。这是概括《大学》一篇的宗旨。这样反复叮咛以教人的用意，太深远恳切啊，后学者难道可以不用心去领会吗？〕

论　语

引 言

《论语》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。

孔子（前551—前479），名丘，字仲尼，春秋时鲁国陬邑（今山东曲阜）人。儒家学派创始人，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。他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巨大贡献，影响极其深远。先世为宋国贵族，在鲁曾任相礼（司仪）、委吏（司会计）、乘田（管理畜养）一类小官，鲁定公时曾任中都宰，司寇。因对鲁执政者季桓子和鲁定公所为不满，遂去鲁。曾周游卫、宋、陈、蔡、楚诸国，希望能实现其政治主张，但是皆不为时君所用，归死鲁国。晚年曾长期聚徒讲学，开我国私人讲学之先风。相传弟子多达三千人，其中著名者达七十余人。曾整理删定《诗》《书》等重要古代文献，并根据鲁史官所记《春秋》加以删修，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。亦有学者认为孔子删诗编史未必可信，但他熟悉古代经典，可能曾作过某种整理工作，其贡献则是可以肯定的。

《论语》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。从书中内容看，当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所记。班固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说："《论语》者，孔子应答弟子、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，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论纂，故谓之《论语》。"

《论语》是研究孔子生活及思想的主要资料。

汉时，《论语》有三种不同的本子：《鲁论语》二十篇；《齐论语》二十二篇；《古文论语》二十一篇。汉末郑玄根据《鲁论语》篇

章，参考《齐论语》和《古文论语》作注，后郑注本独传，《齐论语》和古本论语》亡佚。注释有三国魏何晏《论语集解》，南北朝梁皇侃《论语义疏》，宋邢昺《论语正义》，朱熹《论语集注》，清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等。

自南宋以后，把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和《礼记》中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合为《四书》。

《论语》中所记孔子的思想以"仁"为核心。他进一步解释说，"仁"是"爱人"，"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"，"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"。而"仁"的最高境界是"博施于民，而能济众"。他还认为，执行"仁"必须以"礼"为规范，即所谓"克己复礼为仁"。这对维护权势者的等级秩序是有利的。自汉代以来，孔子的思想经历代儒家思想家的补充修正改造，更加系统化了，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居统治地位。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利用孔子维护其统治，尊崇他为至圣先师。

孔子的政治思想总的来说是保守的，但有些思想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。他说："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"（《学而》）他严厉谴责冉求为季氏聚敛的行为，他说："非吾徒也！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。"（《先进》）在教育上他主张"有教无类"（《卫灵公》）和"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"（《述而》）；在学习态度和方法上也多有精辟之言，如"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"、"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"，（以上《为政》）。他重视文学的政治和教化作用，如"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，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"（《阳货》）。这可算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了，它对后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和文学批评都有很大影响。

《论语》主要是记言，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。语言精练含蓄，富于概括性，幽默诙谐，口语化。有些语句既形象，又富于启发性和哲理性，常被后人引用，已成为成语、格言。有些章节运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描写展示出人物的生动形象，例如《侍坐》章就

形象地表现出孔子及其几位弟子的不同性格。

本书在译注过程中，参考了有关老师和专家的著作，得到不少教益。书中谬误仍有不少，统请同志们批评指正。

（刘俊田）

学而第一

（凡十六章）

1·1 子曰①："学而时习之②，不亦说乎③？有朋自远方来④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⑤，不亦君子乎？"

【注释】

①子——《论语》中"子曰"的"子"都是孔子的学生对孔子的称呼。

②学而时习之——时，时时，经常。习，演习，复习。

③说（yuè月）——同"悦"。

④朋——朋友。或认为"朋"当指自远方而来向孔子求教者。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，然而，我们觉得译为"朋友"较通俗易懂。

⑤愠（yùn运）——怒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学了，又经常复习它，不也是高兴的吗？有朋友从远方来，不也是快乐的吗？人家不了解我，我也不怨恨，不也是君子吗？"

1·2 有子曰①："其为人也孝弟②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③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

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④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有子——孔子的学生，姓有，名若。《论语》中对孔子的学生一般称字，只是曾参和有若称“子”，因而有人据此推断《论语》是由这两个人的学生编纂的。

②孝弟（tì替）——孝，子女善事父母称孝。弟，同“悌”，弟弟善事兄长称弟。

③鲜（xiǎn显）——少。

④与（yú于）——同“欤”，语气词，《论语》中“欤”均写作“与”。

【译文】

有子说：“能够孝顺父母，尊敬兄长，而喜好冒犯上级的人是少有的；不喜好冒犯上级，却喜好造反的人是根本没有的。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，根本确立了，‘道’自然就会生出来。孝悌是为仁的根本啊！”

1·3 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花言巧语，装出一副讨人喜欢的面孔的人，是很少有仁德的。”

1·4 曾子曰①：“吾日三省吾身②，为人谋而不忠乎③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④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曾子——孔子的学生，名参（shēn身），字子舆。

②三省（xǐng醒）——多次自我反省。“三”表示多数，不是实指。

③忠——这里是竭心尽力的意思。

④传（chuán船）——这里指老师的传授。

【译文】

曾子说：“我每天多次自我反省：为别人办事没有竭尽全力吗？和朋友交往有不诚实的表现吗？老师教我的东西没有去复习吗？”

1·5 子曰：“道千乘之国①，敬事而信②，节用而爱人③，使民以时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道千乘之国——道，治理。乘（shèng胜），表示兵车的量词。古代四匹马拉一辆兵车，称作“乘”。兵车辆数的多寡是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。

②敬——专心致志。

③人——这个“人”与下文的“民”对言，指士大夫以上的统治阶级，故译为“各级部下”。

④使民以时——民，指下层普通老百姓。时，指农闲的时候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治理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，就必须严肃认真地处理各种事情，而且要恪守各种信用，节约开支，爱护各级部下，要在农闲时役使百姓。”

1·6 子曰："弟子入则孝①，出则弟，谨而信②，泛爱众③，而亲仁。行有余力④，则以学文⑤。"

【注释】

①弟子——指家中年纪幼小的男子。

②谨——指行为有常规。

③泛爱众——泛，广泛。众，众人。

④余力——空闲时间。

⑤以——这里作"用"讲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为人子弟的人，在家要孝顺父母，外出要尊敬兄长，行为要谨慎，说话要有信用，广泛亲爱众人，亲近有仁德的人。这样做了以后还有余力，就用来学习《诗》、《书》等有关礼乐的著作。"

1·7 子夏曰①：贤贤易色②；事父母能竭其力；事君能致其身③；与朋友交言而有信。虽曰未学，吾谓之学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子夏——孔子的学生，姓卜，名商，字子夏。

②贤贤——第一个"贤"是动词，尊崇的意思。第二个贤是名词，指贤德的人。

③致——委弃。

【译文】

子夏说："尊崇贤人而不重视女色；侍奉父母，能够竭心尽

力；侍奉君主，要有忘我献身的精神；和朋友交往，说话要诚实可信。这样的人，虽然说没有学习过，我也一定要说他是学习过的了。”

1·8 子曰：“君子不重则不威；学则不固。主忠信。无友不如己者①。过，则勿惮②改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无——同“毋”，不要。

②惮（dàn但）——害怕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；就是学习了也不能巩固。〔做人〕要以忠和信为主，不要去和不如自己的人去交朋友。有了过错，就不要害怕改正。”

1·9 曾子曰：“慎终①，追远②，民德归厚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终——老死为终。这里指父母的死亡。慎终，指对父母的丧事要尽礼办理。

②追远——指祭祀要尽量做到有诚心。

【译文】

曾子说：“要谨慎地办理父母的丧事，诚心诚意地祭祀祖

先，这样做了，老百姓就会受到感化，他们的道德就会趋于笃厚。”

1·10 子禽问于子贡曰①：“夫子至于是邦也②，必闻其政，求之与?抑与之与!”子贡曰：“夫子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以得之③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④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禽问于子贡——子禽，姓陈，名亢（kàng抗），字子禽。子贡，孔子的学生，姓端木，名赐，字子贡。

②夫子——古代一种敬称，凡做过大夫级官的人就可被称为“夫子”。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司寇，故他的学生称他为夫子。后来，夫子就成为老师的同义语。

③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——温，温顺和厚；良，善良；恭，庄敬；俭，节俭；让，谦逊。

④其诸——或者。

【译文】

子禽问子贡说：“我们老师每到一个国家，就要参与那个国家的政事，是他求来的呢？还是人家主动告给他的呢？”子贡说：“老师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，才获得这种待遇。他这种求得的方法，不同于别人求得的方法吧？”

1·11 子曰：“父在，观其志；父没，观其行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①，可谓孝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三年——不一定是实指，一般表示一段较长的时间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父亲活着的时候，看他的志向，父亲死后，考察他的行为，如果长期地不改变他父亲所定的老规矩，这样的人可以称为孝了。"

1·12 有子曰："礼之用，和为贵①。先王之道，斯为美；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②，亦不可行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和——合适，恰当。

②节——节制，制约。

【译文】

有子说："礼的作用，以遇事做到恰到好处为可贵。古代那些圣明君主治理国家的方法，可贵之处就在于此；他们大事小事都要做得恰当。但是，若有行不通的地方，还一味地为恰当而恰当，而不用礼来加以节制，也是不可行的。"

1·13 有子曰："信近于义①，言可复也②。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③，因不失其亲④，亦可宗也⑤。"

【注释】

①近——符合，合于。

②复——实践。

③远（yuàn院）——动词，使之远离的意思。

④因——依靠。

⑤宗——主，可靠。

【译文】

有子说："所讲的信用要符合义，这样，所许下的诺言才可实践。恭敬符合于礼，就不合遭到耻辱了。所依靠的都是可以亲近的人，也就可靠了。"

1·14 子曰："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①，可谓好学也已。"

【注释】

①就有道而正焉——就，靠近，接近。正，纠正，改正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君子，不追求吃得好、住得安逸舒服，做事勤快，说话谨慎，接近有道德的人纠正自己的错误，这样，就可以说是好学的了。"

1·15 子贡曰："贫而无谄①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"子曰："可也；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"子贡曰："《诗》云：'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②。'其斯之谓与？"子曰："赐也，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，告诸往而知来者③。"

【注释】

①谄（chǎn产）——巴结，奉承。

②《诗》云："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"——见《诗经·卫风·淇奥》。切，把骨头做成各种形状；磋，把象牙做成各种形状；琢，雕刻玉石；磨，磨光。

③告诸往而知来者——诸，之。往，过去的事，这里指已知的事。来者，未来的事，这里指未知的事。

【译文】

子贡说："贫穷而不巴结人　富有而不骄傲，怎么样？"孔子说："可以，但不如贫穷而乐观，富有而喜好礼的人。"子贡说："《诗》中说：'要象对骨、角、象牙、玉石一样，切磋它，琢磨它。'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吧？"孔子说："赐呀，现在可以和你谈论《诗》了，因为告诉你这个问题，你就可以加以推论，知道另一个问题。"

1·16　子曰："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不害怕别人不了解自己，就害怕自己不了解别人。"

为 政 第 二

（凡二十四章）

2·1 子曰："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①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②。"

【注释】

①北辰——北极星。

②共——同"拱"，环抱，环绕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治理国家若能依靠道德，那就会像北极星一样，待在固定的地方，众多的群星都环绕在它的周围。"

2·2 子曰："《诗》三百①，一言以蔽之②，曰：'思无邪③。'"

【注释】

①《诗》三百——《诗经》共有诗三百零五篇，这里说"三百"，是举其大数。

②蔽——概括。

③思无邪——这句话原出《诗经·鲁颂·駉（jiǒng窘）》篇，孔子

借此评论整部《诗经》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《诗经》三百篇，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，那就是'没有邪恶的思想'。"

2·3 子曰："道之以政①，齐之以刑②，民免而无耻③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"

【注释】

①道——同"导"。

②齐——整齐，统一。

③民免而无耻——免，苟免。这里指苟免犯罪，而不受刑罚之祸。无耻，不知耻。这里指认识不到犯罪是可耻的。

④格——归服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用法律命令来引导老百姓，用刑罚来整齐他们，这样他们虽然能够苟免犯罪，却不知道犯罪是可耻的；用道德来引导他们，用礼来整齐他们，这样他们不但知廉耻，而且甘心情愿归服。"

2·4 子曰："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①，三十而立②，四十而不惑③，五十而知天命④，六十而耳顺⑤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⑥。"

【注释】

①有——又。

②立——站立，自立。从下文《季氏》篇“不学礼，无以立”来看，这里的“立”当指立于礼，即做事能合于礼，站得住脚。

③不惑——不受迷惑。这里是说，到四十岁，学问已很渊博，不会受迷惑。

④天命——指天道流行的精理。

⑤耳顺——顺，通顺不逆。耳顺，指听到别人说的话，用不着怎么思考，便能领会。

⑥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——从，随。逾，超过。矩，规矩，法度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我十五岁有志于学业，三十岁说话做事都能够合于礼，四十岁〔明白了世上的各种事理〕能够不迷惑了，五十岁懂得了天命，六十岁一听到别人说的话，便能了解其主旨，七十岁便随心所欲，所想的一切都不会超过规矩。”

2·5 孟懿子问孝①。子曰：“无违②。”樊迟御③，子告之曰：“孟孙问孝于我④，我对曰‘无违’。”樊迟曰：“何谓也！”子曰：“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孟懿子——鲁国大夫，姓仲孙，名何忌，“懿”是谥号。

②无违——不要违背礼。鲁国的三家是大夫，但他们经常僭用诸侯及天子之礼，孔子曾多次对此表示不满。孔子这个回答，可能就针对此而发。

③樊迟御——樊迟，孔子学生，名须，字子迟。御，驾车。这句是说樊迟为孔子驾车。

④孟孙——即孟懿子。

【译文】

孟懿子问孔子什么叫孝。孔子说："不要违背礼。"有一次，樊迟替孔子赶车子，孔子告诉他说："孟孙问我什么叫孝，我回答他说是'不要违背礼'。"樊迟说："这是什么意思？"孔子说："父母在世时，要按照礼来侍奉他们，死了要按照礼来埋葬他们，按照礼来祭祀他们。"

2·6 孟武伯问孝①。子曰："父母唯其疾之忧②。"

【注释】

①孟武伯——姓孟孙，名彘，孟懿子之子，"武"是谥号。

②其疾——其，代词，这里指父母。有人认为是指儿女，似不妥。疾，病。

【译文】

孟武伯问什么叫孝。孔子说："对父母，作儿女的要特别为他们的疾病操心。"

2·7 子游问孝①。子曰："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②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。不敬，何以别乎？"

【注释】

①子游——孔子学生，姓言，名偃，字子游。

②养（yǎng样）——供奉饮食给父母。

【译文】

子游问什么是孝。孔子说："现在的所谓孝，只要能供养父母就行了。狗马都能得到饲养，如果不是真心孝敬父母，那养活父母和饲养狗马有什么区别呢？"

2·8 子夏问孝。子曰："色难①。有事，弟子服其劳；有酒食，先生馔②，曾是以为孝乎③？"

【注释】

①色——和悦的脸色。

②先生馔（zhuàn转）——先生，年长者，这里指父母。馔，吃喝。

③曾（céng层）——竟然。

【译文】

子夏问什么是孝。孔子说："难的是儿子经常保持和悦的脸色。有要做的事，儿子替父母去代劳；有了酒和饭，父母去吃喝，这竟能叫做孝吗？"

2·9 子曰："吾与回言终日①，不违，如愚。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发。回也不愚。"

【注释】

①回——孔子最喜欢的学生，姓颜，名回，字子渊，又称颜渊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我整日给颜回讲学，他从来没有提出与我见解相违

背的问题，像个愚蠢的人。可是我观察他私下的所做所为，发现他对我所讲的都能予以发挥，颜回并不愚蠢啊。”

2·10 子曰：“视其所以①，观其所由②，察其所安③。人焉廋哉④？人焉廋哉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以——为。视其所以，即看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做坏事。

②由——从。视其所由，观察一个人所从由的道路。意思是说，一个人虽然愿做好事，但还要观察他所从由的道路。

③安——安心。所安，指一个人安于做什么或不安于做什么。譬如为善，还要观察他内心里是否真正安于这样做。

④焉廋——焉，何处。廋，隐匿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考察他的所为，观察他所从由的道路，察看他以什么为安。那么这个人怎么能够隐藏呢？这个人怎么能够隐藏呢？”

2·11 子曰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温习旧的已经学到的知识，却能够有新的体会和收获，这样就可以作老师了。”

2·12 子曰："君子不器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君子不要像个器皿那样，〔只有一种用途。〕"

2·13 子贡问君子。子曰："先行其言而后从之。"

【译文】

子贡问怎样才能做个君子。孔子说："先将要说的话实行了然后再说出来。"

2·14 子曰："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君子普遍和人亲近而不只是和少数几个人亲近，小人只和少数几个人亲近而不普遍和人亲近。"

2·15 子曰："学而不思则罔①，思而不学则殆②。"

【注释】

①罔（wǎng往）——同"惘"，迷惑。

②殆（dài代）——危险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只读书而不肯思考，那就陷于迷惑而无所收获；只是空想而不肯读书，那是危险的。"

2·16　子曰："攻乎异端①，斯害也已。"

【注释】

①攻乎异端——攻，攻击。异端，指不同于孔子学说的异端邪说。

②斯害也已——斯，此，这。已，止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批驳那些异端邪说，祸害自然就可以停止了。"

2·17　子曰："由①！诲女知之乎②！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③。"

【注释】

①由——孔子学生，姓仲名由，字子路。

②诲（huì会）女——诲，教导。女，同"汝"，你。

③知——同"智"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由！我教给你什么叫'知道'的道理了吧！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这就是聪明智慧。"

2·18 子张学干禄①。子曰："多闻阙疑②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③；多见阙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禄在其中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子张学干禄——子张，孔子学生，姓颛（zhuān专）孙，名师，字子张。干，求。禄，旧时官吏的薪俸。

②阙疑——阙，这里同"缺"，保留的意思。疑，疑问。阙疑，有疑问的地方要保留。下文"阙殆"与"阙疑"同意。

③尤——错误。

【译文】

子张向孔子学习求官爵得俸禄的方法。孔子说："要多听，有怀疑的地方予以保留，其余有把握的地方谨慎地说出来，这样就可以少犯错误。要多看，有怀疑的地方予以保留，其余有把握的地方谨慎地去做，就可以减少后悔。说话少犯错误，做事后悔少，官爵薪俸就在其中了。"

2·19 哀公问曰①："何为则民服？"孔子对曰②："举直错诸枉③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"

【注释】

①哀公——鲁国的君主，姓姬名蒋，定公之子。"哀"是他的谥号。

②对曰——《论语》中凡臣对答君主的问话，一定用"对曰"，表示尊敬。这里孔子为臣，回答哀公所问，故用"对曰"。

③举直错诸枉——举，提拔。直，正直。这里指正直的人。错，放置。诸，之于的合音。枉，不正直，不正派。这里指行为邪恶的人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问道："怎样做才能让老百姓服从呢？"孔子回答说："把正直的人提拔到邪恶的人的上面，老百姓就会服从；把邪恶的人提拔到正直的人的上面，老百姓就不会服从了。"

2·20 季康子问①："使民敬、忠以劝②，如之何？"子曰："临之以庄③，则敬；孝慈，则忠；举善而教不能，则劝。"

【注释】

①季康之——鲁哀公时的正卿，姓季孙，名肥。"康"是他的谥号。

②忠以劝——以，连接词，相当于"而"。劝，鼓励。

③临——对待。

【译文】

季康之问道："要想使老百姓尊敬我，忠于我而又互相鼓励〔做好事〕，应该怎么办才好？"孔子说："你对待他们的事态度严肃端庄，他们就会尊敬你，你对父母孝顺，对年幼的人慈爱，他们就会忠于你；你提拔好人，教育无能的人，他们就会互相鼓励〔做好事〕。"

2·21 或谓孔子曰①："子奚不为政②？"子曰："《书》云③：'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④。'是亦惟政，奚其为为政？"

【注释】

①或——有人。

②奚（xī西）——疑问词。

③《书》——指《尚书》。以下所引三句，是古《尚书》逸文，今文《尚书》无此三句。

④施于有政——施，这里当推广讲。有，助词，无意义。

【译文】

有人对孔子说："你为什么不出来做官参与政治活动？"孔子说："《尚书》上说：'孝嘛，就是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政治上去，'这也就是参与政治，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政治呢？"

2·22 子曰："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輗①，小车无軏②，其何以行之哉？"

【注释】

①輗（ní泥）——古代大车车辕前与横木相接的关键。

②軏（yuè月）——古代小车车辕前与横木相接的关键。驾车时将马或牛驾在辕里后，必须将车辕与横木相接处的輗或軏关上，否则就套不住牲口，车也无法行走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一个人不讲信用，不知道那怎么可以。这就好比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似的，那怎么能行走呢？"

2·23 子张问："十世可知也①？"子曰："殷因于夏礼②，所损益③，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。其或继

周者④，虽百世，可知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十世可知也——世，指朝代。这句如直译则为“今后十代可以预先知道吗？”知道什么，没有说明。但从下文内容可推知，子张问的是今后十代的礼仪制度。

②殷因于夏——殷，指殷朝，又称商朝。因，因袭。夏，指夏朝。

③损益——损，减少。益，增加。

④周——指周朝，

【译文】

子张问：“今后十代的〔礼仪制度〕可以知道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商朝因袭夏朝的礼仪制度，他所废弃和增添的，那是可以知道的。周代因袭商代的礼仪制度，他所废弃和增添的，也是可以知道的。如果将来有人继承周朝而当政，就是往后一百代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。”

2·24 子曰：“非其鬼而祭之①，谄也②。见义不为，无勇也③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鬼——古代人死称“鬼”，一般多指已死的祖先。这里泛指鬼神。

②谄——谄媚。祭祀的目的是为了求福，为了求福，去祭不该祭的鬼神，就是谄媚。

③见义不为，无勇也——这一句和上一句的意义是互相关连的：谄媚鬼神者，必不能见义勇为；不能按义行事者，必然会妄祭而谄媚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不是你应该祭祀的鬼神，却要去祭祀，这是谄媚。看到应该做的事情却不去做，这是没有勇气。”

八 佾 第 三

（凡二十六章）

3·1 孔子谓季氏①，“八佾舞于庭②，是可忍也③，孰不可忍也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季氏——鲁大夫季孙氏，这里指季平子。

②八佾（yì义）——古代的奏乐舞蹈。佾是行列的意思。一佾八人，八佾共六十四人。周礼规定，天子用八佾，诸侯用六佾，大夫用四佾，士用二佾。季氏是大夫，按规定只能用四佾，而他越级用八佾，所以孔子认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僭礼行为。

③忍——容忍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谈到季氏，说：“他在庭院中奏乐舞蹈用了六十四人，如果这件事是可以容忍的话，那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容忍呢？”

3·2 三家者以《雍》彻①。子曰：“‘相维辟公，天子穆穆’②，奚取于三家之堂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三家者以《雍》彻——三家，鲁大夫孟孙氏、叔孙氏、季孙氏。

《雍》，《诗经》中《周颂》的一篇。这首诗是古代天子在祭宗庙完毕后撤除祭品时专门唱的。彻，同“撤”，撤除。这里指撤除祭品。

②相维辟公，天子穆穆——见《诗经·周颂·雍》。相，助祭的人。维，语助词，无实际意义。辟公，诸侯。穆穆，严肃静穆。

【译文】

仲孙、叔孙、季孙三家，在祭祀完祖先后，唱着《雍》这首诗歌来撤除祭品。孔子说：“《雍》诗中说：‘助祭的是诸侯，天子严肃静穆地在那里主祭。’这样两行诗，用在三家大夫祭祖的厅堂上，取它哪一点意义呢？”

3·3 子曰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①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如礼何——虽想用礼，但礼对他来说是不合适的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作为一个人，却不仁不义，那怎么能用礼呢？作为一个人，却不仁不义，那怎么能用乐呢？

3·4 林放问礼之本①。子曰：“大哉问！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；丧，与其易也②，宁戚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林放——鲁国人。

②易——治，把事情办得很周全。这里指把丧葬的礼仪办得尽善尽美。

【译文】

林放问礼的根本。孔子说："你问的问题真大啊！一般的礼仪，与其奢侈，不如节俭些；丧葬仪式，与其办得尽善尽美，不如在心里真诚悲哀。"

3·5 子曰："夷狄之有君①，不如诸夏之亡也②。"

【注释】

①夷狄——古代对东方和北方少数民族的诬称，这里泛指当时边境地区的兄弟民族。

②诸夏之亡——诸夏，华夏族各诸侯国。亡，同"无"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边远地区的落后民族有个君主，还比不上中原华夏族各诸侯国没有君主哩。"

3·6 季氏旅于泰山①。子谓冉有曰②："女弗能救与③？"对曰："不能。"子曰："呜呼！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④？"

【注释】

①旅于泰山——旅，祭山。按当时规定，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祭祀"名山大川"。季氏是鲁大夫，他竟然也要去祭泰山，因此，孔子认为这是

一种越礼行为。泰山，在今山东省泰安县境内。

②冉有——孔子学生，姓冉名求，字子有，当时是季氏的家臣。

③女弗能救与——女，同“汝”，即你。弗，不。救，劝阻。与，同“欤”，语气词。

④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——意思是说，季氏如此越礼去祭祀泰山，泰山之神难道不如林放那样知礼吗？竟能接受季氏不合乎礼的祭祀吗？

【译文】

季氏要去祭祀泰山。孔子对冉有说：“你不能劝阻他吗？”冉有回答说：“不能够。”孔子说：“哎呀！难道说泰山之神还比不上林放吗？”

3·7 子曰：“君子无所争。必也射乎①！揖让而升②，下而饮③。其争也君子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射——箭射。这里指射箭比赛。

②揖（yī医）让而升——揖，拱手作揖，古代的一种礼节。揖让而升，是说在比赛射箭时也很有礼貌，一定先互相作揖行礼，彼此谦让，然后登堂比赛。

③下而饮——饮，饮酒。这句是说赛完箭后，走下堂来，共同饮酒互相祝贺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情。如果有所争，那一定是射箭比赛的时候吧！〔就是比赛射箭时，也一定〕互相作揖行礼而后登堂比赛；〔比赛完毕〕走下堂来，饮酒互相祝贺。这是一种君子之争。”

3·8 子夏问曰："'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①，素以为绚兮②'。何谓也？"子曰："绘事后素③。"曰："礼后乎？"子曰："起予者商也④！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巧笑倩（qiàn欠）兮，美目盼（pàn判）兮——这两句诗见《诗经·卫风·硕人》。倩，形容笑时面带酒涡满好看的样子。兮，助词，相当于"啊"。盼，眼儿黑白分明。

②素以为绚（xuàn眩）兮——这句诗《诗经》中没有，可能是逸句。绚，有文采。

③绘事后素——绘，画画。素，白底。

④起予者商也——起，启发。予，我。商，卜商，即子夏。

【译文】

子夏问孔子说："'带酒涡的笑脸真好看呀，黑白分明的眼儿不住转呀。'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？"孔子说："先有白底子然后画花。"子夏又问："那么，是不是礼乐的产生在仁之后呢？"孔子说："商呀，你真是启发我的人。现在可以与你讨论《诗》了。"

3·9 子曰："夏礼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①；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②。文献不足故也③。足，则吾能徵之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杞（qǐ起）不足徵也——杞，古代国名，故城在今河南杞县。相传是夏禹的后代的封国。徵，证明。

②宋——古国名，故城在今河南商丘市一带。商朝的后代的封国。

③文献——文，历史典籍。献，指当时的贤者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夏朝的礼，我能说出来，但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作证；殷朝的礼，我能说出来，但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以作证。这是由于他们的历史文献和贤者不够的缘故，如果文件和贤者充足，我就可以用来作证。"

3·10 子曰："禘自既灌而往者①，吾不欲观之矣②。"

【注释】

①禘（dì帝）自既灌而往者——禘，古代一种很隆重的祭礼，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用这种礼。灌，祭祀开始时第一次献酒。

②不欲观——不想看。周公旦死后，周成王因他的功勋卓著，特许他的后代用禘礼祭祀他。此后，鲁国的君主竟沿用禘礼，孔子认为这是一种越礼行为，所以说他不想看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禘祭的礼仪，从第一次献酒以后，我就不想看了。"

3·11 或问诸之说。子曰："不知也①。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，其如示诸斯乎②！"指其掌。

【注释】

①不知也——不知道。孔子因对鲁国君主僭用禘礼不满，故意说“不知也”。

②其如示诸斯乎——示，“置”的假借字，摆，放的意思。诸，于。斯，这里。

【译文】

有人问孔子关于禘礼的理论。孔子说：“我不知道。知道这种理论的人对于治理天下，就像把东西放在这里一样容易吧！”一方面说，一方面指着手掌。

3·12 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“吾不与祭①，如不祭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与（yù玉）——参予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祭祀祖先的时候，就好像祖先真在面前。孔子说：“我如果不能亲自参加祭祀，〔由别人代祭〕那就和不祭是一样的。”

3·13 王孙贾问曰①：“‘与其媚于奥，宁媚于灶。’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不然，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王孙贾——卫国大夫。

②与其媚于奥，宁媚于灶——这两句话可能是当时的俗语，在这里用来作比喻。奥，指屋内西南角的神。灶，指灶神。古代认为奥神比灶神的地位尊贵。

【译文】

王孙贾问道："'与其巴结奥神，不如巴结灶神。'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"孔子说："不对，如果得罪了天，那就没有地方可以祈祷了。"

3·14 子曰："周监于二代①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"

【注释】

②周监（jiàn践）于二代——监，视，这里有根据、借鉴的意思。二代，指夏、商两代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周朝的礼制是依据夏、商两代的礼制制定的，多么丰富多彩呀！我拥护周朝的〔礼制〕。

3·15 子入太庙①，每事问。或曰："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②？入太庙，每事问。"子闻之曰："是礼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太庙——古代开国君主的庙。这里指鲁国最初受封的君主周公旦的庙。

②鄹(zōu邹)人之子——鄹，一作“郰”，鲁国地名，在今山东曲阜县一带。鄹人，指孔子的父亲叔梁纥（hé河）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进了鲁国的太庙，对每件事都要问一问。有人就说：“谁说叔梁纥的儿子知道礼呢？他到了太庙，每件事都要问一问。”孔子听到这话后说：“〔不懂就问，〕这就是礼呀。”

3·16 子曰：“射不主皮①，为力不同科②，古之道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射不主皮——皮，革，这里代表箭靶子。箭靶子在古代称侯，用布或兽皮作成，箭靶的中心称鹄。射不主皮，指比赛射箭以中靶为主，而不以是否射穿箭靶为主。这里所说的是古代演习礼乐时的射箭，不是军中的武射，所谓“以射观德”，只要中的即可，不一定非贯革不可。

②为(wèi未)力不同科——为，因为。科，等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比赛射箭，不一定要求穿透靶子，〔只要中靶就可以，〕因为各人的力气大小不等，这是古代行射礼时的规矩。”

3·17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①。子曰：“赐也！尔爱其羊②，我爱其礼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去(qǔ取)告朔(shuò硕)之饩(xì戏)羊——朔，农历每月初一。饩羊，祭祀时用的活羊。告朔饩羊，古代秋冬之时，周天子向诸侯颁发第二年的历书，诸侯接受历书后，把它藏于祖庙。每月初一，杀一只活羊到祖庙祭祀，然后回朝廷听政。这种仪式称"告朔"举行这种仪式时所用的羊称做"饩羊"。当时，鲁国君主既不亲自去告朔，也不听政，只是让有关部门杀一只活羊应付了事。子贡想要去掉这种有名无实的形式，想连杀羊一事也免了。孔子则认为，尽管如此，保留这种形式还是比去掉好。

②爱——可惜。

【译文】

子贡想把每月初一祭祀祖庙的那只活羊去掉不用。孔子说："赐呀！你可惜那只羊，我可惜那个礼。"

3·18 子曰："事君尽礼，人以为谄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事奉君主，我是完全按照做臣的礼节去做的，别人却以为是谄媚哩。"

3·19 定公问①："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"孔子对曰："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"

【注释】

①定公——鲁国君主，姓姬，名宋，"定"是谥号。公元前509——495年在位。

【译文】

定公问："君主使用臣下，臣下侍奉君主，怎么样才好？"孔子回答说："君主要按照礼来使用臣下，臣下要忠心侍奉君主。"

3·20 子曰："《关雎》，乐而不淫①，哀而不伤。"

【注释】

①《关雎》，乐而不淫——《关雎》，《诗经》的首篇。淫，过分而不适当叫淫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《关雎》一诗，快乐而适当，悲哀而不过分伤感。"

3·21 哀公问社于宰我①。宰我对曰："夏侯氏以松②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，曰，使民战栗③。"子闻之曰："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谏④，既往不咎⑤。"

【注释】

①哀公问社于宰我——社，土地神。宰我，孔子学生，名予，字宰我。

②夏后氏以松——夏后氏，指夏代。以松，是说用松木作社主。所谓社主，就是替土地神做的木制牌位。古代人认为替神立了牌位，神便凭依在牌位上，享受人的祭祀。

③战栗——发抖，害怕。

④遂(suì岁)事不谏(jiàn见)——遂，已经完成。谏，劝勉。

⑤咎(jiù旧)——追究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问宰我，社主用什么木头做。宰我回答说："夏代用松木，殷代用柏木，周代用栗木，意思是让人民害怕得发抖。"孔子听到这话后〔责备宰我〕说："已经做过的事就不必再解释了，已经完成的事就不必再挽救了，已经过去的事就不必再追究了。"

3·22 子曰："管仲之器小哉①！"或曰："管仲俭乎？"曰："管氏有三归②，官事不摄③，焉得俭？""然则管仲知理乎？"曰"邦君树塞门④，管氏亦树塞门。邦君为两君之好⑤，有反坫⑥，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"

【注释】

①管仲(？—公元前645)——姓管，名夷吾，春秋时齐国人。曾任齐桓公的宰相，在政治经济方面实行了一些改革，使齐国强大起来，成为春秋五霸之一。

②三归——旧注的解释很多，说法不一。杨伯峻先生解释为"市租"，很有道理。

③摄——兼职。

④树塞门——树，树立。塞，蔽。塞门，在门前设屏，间隔内外视线，同今天的照壁相类似。

⑤好(hào号)——友好。

⑥反坫(diàn店)——古代君主接待他国君主宴饮时，放置饮完酒后的空杯子的土台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管仲的器量真小呀！"有人便问："管仲节俭吗？"孔子说："管仲家里有收来的大量的市租，家里管事的人员〔很多〕，

都不兼职，怎么能说节俭呢？”“那么管仲懂得礼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国君的门前设立一个照壁，管仲门前也和国君一样，设立一个照壁。国君接待他国君主宴饮时，在堂上设有放置空酒杯的台子，管仲也这样做。如果说管仲懂得礼，那还有谁不懂得礼呢？”

3·23 子语鲁大师乐①，曰：“乐其可知也：始作，翕如也②；从之③，纯如也④，皦如也⑤，绎如也⑥，以成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语(yù玉)鲁大师乐——语，告诉。大，同“太”。大师，掌管音乐的长官。

②翕(xì)——合聚。

③从(zòng纵)——放，展开。

④纯——合谐。

⑤皦(jiǎo绞)——音节清晰、分明。

⑥绎(yì义)——连续不绝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把演奏音乐的道理讲给鲁国的乐官，说：“音乐是可以知道的：开始演奏时，音律相合；待继续展开，纯熟合谐，节奏分明清晰，连绵不绝，然后完成。”

3·24 仪封人请见①，曰：“君子之至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”从者见之。出曰：“二三子何患于丧乎②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③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仪封人——仪，地名，今在何地不详。封人，官名，其职责是防守边疆。

②丧(sàng)——失去。

③木铎(duó夺)——木舌铜铃，古代宣布政令时摇木铎召集众人来听。

【译文】

仪这个地方的长官请求孔子接见他，说："凡是君子到我这个地方来，我没有不和他见面的。"跟随孔子的学生请求孔子接见了他。他出来后对孔子的学生们说："你们何必忧虑没有官职呢？天下无道的时间太长久了，上天将用孔老夫子做个唤醒人民的木铎。"

3·25 子谓《韶》①："尽美矣②，又尽善也③。"谓《武》④："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《韶》——相传为舜时的乐曲名。

②美——可能是指声音说的。

③善——可能是指内容说的。

④《武》——相传是周武王时的乐曲名。孔子对《韶》乐和《武》乐的评价有同有异，这是因为舜有天下，是尧禅让的，周武王有天下，是征诛而来的，所以，两种乐曲虽都"尽美"，然而内容不同，故一"尽善"，一"未尽善"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谈到《韶》时说："音律美极了，内容也很好。"谈到《武》时

说："音律美极了，内容却差一些。"

3·26 子曰："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丧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在上位的人对人民不宽厚，执行礼仪时不严肃认真，举行丧礼时也不悲哀，这叫我怎么看得下去呢？"

里 仁 第 四

（凡二十六章）

4·1 子曰："里仁为美①。择不处仁②，焉得知③？"

【注释】

①里——动词，居住。

②处(chù触)——居住。

③知——同"智"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居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才是好的。选择住处，却不住在有仁德的地方，那怎么能说是聪明智慧呢？"

4·2 子曰："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①，不可以长处乐。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②。"

【注释】

①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——约，在《论语》中有时当"穷困"讲，有时当"约束"讲，这里是"穷困"的意思。这句是说，没有仁德的人是不能长久地处于穷困的环境中的，时间长了他就会变。同样，他也不能长久处于安乐的环境中，时间长了他也会变。所以下文又说："不可以长处乐"。

②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——利，贪，欲。这句意思是说，，有仁德的人，能够安于仁，无论何时何地何事都能自觉地按仁德行事；聪明人由于深知仁德对自己的巨大好处，因而想要实行仁德。“仁者”与“知者”的区别就在这里。但是，无论是“仁者”或“知者”，都不因客观环境的影响而动摇实行仁德的信念，这一点与不仁者有根本区别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没有仁德的人，不能长久地处于穷困的环境中，也不能长久地处于安乐的环境中。有仁德的人安于仁，聪明的人非常想得到仁。”

4·3 子曰：“唯仁者能好人①，能恶人②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唯仁者能好(hào号)人——好，喜爱。孔子认为具有仁德的仁者，他的一举一动都是自然而然符合仁德的，其所喜爱和厌恶的标准也必然就是正确的，所以，只有这种人才能够喜爱某个人或厌恶某个人。

②恶(wù)——厌恶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只有有仁德的人，才能喜爱某个人，厌恶某个人。”

4·4 子曰：“苟志于仁矣①，无恶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苟志于仁矣——苟，诚，如果。志，志向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如果立志实行仁德，就不会做坏事了。"

4·5 子曰："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①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②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③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"

【注释】

①贫与贱……不以其道得之——"富与贵"可以说"得之"，"贫与贱"说"不以其道得之"似不合理，因此历来都有人怀疑此处的"得之"应为"去之"之误。其实，"得之"也可讲通，如以信而见疑，以忠而被谤，致遭斥逐，正是以道得贫贱。这样得来的贫贱，虽然是不应该的，但君子守道安贫，是不会以不合乎道的方法去掉的。

②恶(wū)——何处。

③违——离开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发财和做官，这是每个人所喜欢的，如果不用合乎道的方法得到它，君子是不会妄居的。穷困和卑贱，这是每个人所厌恶的，如果不用合乎道的方法得到它，〔虽然是不应该的〕，君子也是不轻去的。君子离开了仁德，怎样成就他的名声呢？君子没有吃一顿饭的时间离开仁德的，就是在最急迫的时候也一定和仁德在一起，在倾覆流离的时候也一定和仁德在一起。"

4·6 子曰："我未见好仁者①，恶不仁者。好仁者，无以尚

之②；恶不仁者，其为仁矣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。盖有之矣③，我未之见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好(hào)——喜欢。

②尚——加，超过。

③盖——大概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我没有见过爱好仁德的人，也不曾见过厌恶不仁德的人。爱好仁德的人，那是再好不过的了；厌恶不仁德的人，他在实践仁德的时候，不受不仁德的人的影响。有没有人果然能够一旦使用他的力量在仁德上呢？我没有看见力量不够的。这样的人大概是有的，但我没有看见过。”

4·7 子曰：“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①。观过，斯知仁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党——类别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人们所犯的错误，跟各人属哪一类人有关，什么类型的人，犯的错误就是什么类型的。看一个人所犯的错误，就知道这个人有没有仁德了。”

4·8 子曰："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早晨知道真理，就是晚上死了也是可以的。"

4·9 子曰："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一个知识分子立志于真理，却又以穿粗衣吃粗饭为耻辱，这种人是不值得和他谈论道的。"

4·10 子曰："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①，义之与比②。"

【注释】

①无适(dí敌)也，无莫也——适，固定不变的意思。莫，不肯的意思。

②比(bì必)——比邻，靠拢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君子对于世上的事情，没有非一定怎样做，也没有一定不要怎样做，而是怎样合于义就怎样做。"

4·11 子曰："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①；君子怀刑②，小人怀惠。"

【注释】

①小人怀土——怀，思念。土，田宅。小人怀土，是说小人不重视道德，所想皆在田宅。

②君子怀刑——刑，刑法，法度。怀刑，指畏惧刑法。这句意思是说，君子爱其身名，遵法守纪，凡事皆畏刑法。

③小人怀惠——怀惠，指贪图财利。这句是说，小人动念但在营利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君子怀念道德，小人怀念田宅；君子怀念法度，小人怀念恩惠。"

4·12 子曰："放于利而行①，多怨。"

【注释】

①放(fǎng仿)于利而行——放，依照，根据。这里指只考虑自己。利，利益。这里指个人利益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只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，就会招来很多的怨恨。"

4·13 子曰："能以礼让为国乎①？何有②？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"

【注释】

①能以礼让为国乎——让，不争。为，治理。

②何有——有何困难。

③如礼何——怎样对待礼呢？意思是说，如不用礼治国，讲礼不就成了空话了吗？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吗？〔如能用礼让来治理国家，〕那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困难呢？如果不能用礼让来治理国家，那将如何对待礼呢？

4·14 子曰："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①。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所以立——即所以立其位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不发愁没有官职，只发愁自己做了官而没有做官的本领。不怕别人不知道自己，要去追求可以让别人知道的本领。"

4·15 子曰："参乎！吾道一以贯之①。"曾子曰："唯②。"子出，门人问曰："何谓也？"曾子曰："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贯——通，贯穿。

②唯——是。这里表示曾参对孔子的话能够准确无误地理解，故只简要、迅速地用一个“唯”来回答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参啊！我的学说用一个根本的观点贯穿着。”曾子答应说：“是的。”孔子出去以后，别的学生便问曾子说：“老师的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曾子说：“老师的学说，概括起来就是‘忠恕’两个字罢了。”

4·16 子曰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只晓得义，小人只晓得利。”

4·17 子曰：“见贤思齐焉①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思齐——希望和贤者相等，即向贤者看齐，做贤者所为的好事。

②自省——自我反省。意思是说，检查自己，看看有无不贤者的坏毛病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看见贤人便想要向他看齐，看见不贤的人便要检查自己。”

4·18 子曰：“事父母几谏①。见志不从，又敬不违，劳而

不怨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几(jī基)谏——几，轻微，委婉。谏，这里指向父母提意见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侍奉父母，〔如果他们有不当的地方，〕要轻声委婉地劝说。如果看到他们不愿听从，要仍然恭敬地不违背他们的意愿，为他们操劳而无怨恨。”

4·19 子曰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父母在世，不要离家到远处去游历，如果一定要去，也必须有个一定的地方。”

4·20 子曰：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①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已见《学而》篇。

4·21 子曰：“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①。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知——记忆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父母的年龄，不可不时刻记在心里。一方面因他们长寿而高兴，一方面为他们年高而担心。"

4·22 子曰："古者言之不出，耻躬之不逮也①。"

【注释】

①耻躬之不逮（dài代）也——耻，以为可耻。逮，及，赶上。不逮，赶不上，这里是做不到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古时候的人言语不轻易说出，以不能实践自己的言语为可耻。"

4·23 子曰："以约失之者鲜矣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由于约束自己而犯过失的人是很少有的。"

4·24 子曰："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①。"

【注释】

①讷（nà那）——口钝。这里指不轻易说话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君子说话时要谨慎，而做事时要闻风而动。"

4·25 子曰："德不孤，必有邻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有道德的人是不会孤单的，一定会有志向相同的人和他在一起。"

4·26 子游曰："事君数，斯辱矣①；朋友数，斯疏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事君数（shuò朔），斯辱矣——数，次数频繁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侍奉君主，向君主进谏，不听，就当止，不要反复进谏，否则就会招来侮辱。下句指与朋友交往，向朋友提意见，不听，则当止，不必反复地说，否则就会导致和朋友疏远。

【译文】

子游说："侍奉君主，如果反复向其进谏，就会招来侮辱；对待朋友，如果反复向其提意见，就会和朋友疏远。"

公冶长第五

（凡二十八章）

5·1 子谓公冶长①，“可妻也②。虽在缧绁之中③，非其罪也。”以其子④妻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公冶长——孔子学生，齐人，姓公冶，名长。

②妻（qì气）——这里作动词用。“嫁”的意思。

③缧（léi雷）绁（xiè谢）——捆绑罪犯的绳子，这里指监狱。

④子——儿女，这里指女儿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公冶长这个人，“可以把女儿嫁给他。虽然他曾坐过监狱，但那不是他自取的罪过。”于是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。

5·2 子谓南容①，“邦有道，不废；邦无道，免于刑戮”。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南容——孔子学生，居南宫，名适（kuò括），字子容。孟僖子之子，孟懿子之兄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南容这个人，“国家太平时，他不会被废弃不用；国家无道混乱时，他也不致受刑罚。”于是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做妻子。

5·3 子谓子贱①，“君子哉若人！鲁无君子者，斯焉取斯②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贱——孔子学生，姓宓（fú扶），名不齐，字子贱。

②斯焉斯取——第一个“斯”，指这个人。第二个“斯”，指这种品德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评论子贱说：“他真是个君子呀！如果鲁国没有君子，这个人从哪里取得这种好品德呢？”

5·4 子贡问曰：“赐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女，器也。”曰：“何器也？”曰：“瑚琏也①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瑚琏——古代宗庙祭祀时盛黍稷的器皿，上面装饰有玉，十分贵重华美。

【译文】

子贡问孔子说：“我这个人是个怎样的人？”孔子说：“你呀，好比一个器具。”子贡说：“是个什么器具呢？”孔子说：“是个瑚琏。”

5·5 或曰："雍也仁而不佞①。"子曰："焉用佞？御人以口给②，屡憎于人。不知其仁③，焉用佞？"

【注释】

雍也仁而不佞——雍，孔子学生，姓冉，名雍，字仲弓。佞（nìng泞）有口才。

御人以口给（jǐ挤）——御，挡住，这里是辩驳的意思。给，足。口给，嘴快。

③不知其仁——这是一种委婉表示否定的方式，不是真的不知道。

【译文】

有人说："冉雍这个人有仁德而缺少口才。"孔子说："要那口才有什么用呢？快嘴利舌地跟人辩驳，每每惹人讨厌。冉雍是否是仁人，我不清楚，但要那口才有什么用呢？"

5·6 子使漆雕开仕①。对曰："吾斯之未能信。"子说②。

【注释】

①漆雕开——孔子学生，姓漆雕，名开，字子开。

②说（yuè月）——同"悦"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叫漆雕开去做官。他回答说："我对这[做官]还没有信心。"孔子听了很高兴。

5·7 子曰："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①。从我者，其由与！"

子路闻之喜。子曰："由也好勇过我，无所取材。"

【注释】

①桴（fú孚）——过河用的木筏。

②材——同"哉"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我的主张如果不能实行，就想乘木筏到海外去，跟随我的人，大概只有仲由吧！"子路听到这话非常高兴。孔子说："仲由啊，好勇的精神胜过了我，这就没有什么可取的了。"

5·8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？子曰："不知也。"又问。子曰："由也，千乘之国，可使治其赋也①，不知其仁也。""求也何如？"子曰："求也，千室之邑②，百乘之家③，可使为之宰也④，不知其仁也。""赤也何如？"⑤子曰："赤也，束带立于朝，可使与宾客言也，不知其仁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赋——兵赋，古代以田赋出兵，故称兵为赋。这里指军事工作。

②千室之邑——邑，古代居民聚居的地方，包括周围的土地。千室之邑，指有一千户人家的大邑。

③家——古代国家封给卿大夫的采邑。

④宰——古代的宰，一指一邑之长；一指大夫的家臣。

⑤赤——孔子学生，姓公西，字子华。

【译文】

孟武伯问子路是个有仁德的人吗？孔子说："不知道。"他又

问。孔子说："仲由这个人，在一个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，可以他主管军事，至于他是不是个仁德的人，我不知道。"孟武伯又问："冉求这个人怎么样？"孔子说："冉求这个人，千户人口的县邑，可以让他当县长，百辆兵车的大夫封地，可以让他担任总管，但他有无仁德，我也不知道。"又问："公西赤怎么样？"孔子说："公西赤呀，穿上孔服，站立在朝廷上，可以让他负责接待外宾的工作，他有没有仁德，我也不知道。"

5·9 子谓子贡曰："女与回也。孰愈①？"对曰："赐也何敢望回。回也闻一以知十，赐也闻一以知二。"子曰："弗如也。吾与女弗如也②。"

【注释】

①愈——胜。

②与——赞许、赞同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对子贡说："你和颜回两个人比较起来，谁好一些？"子贡回答说："我哪里敢和颜回相比呢？颜回听到一件事，可以推论而知道十件事。我听到一件事，只能推论而知道两件事。"孔子说："不如他呀，我同意你的话，是不如他。"

5·10 宰予昼寝。子曰："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杇也①。于予与何诛②？"子曰："始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行；今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。于予与改是。"

【注释】

①杇（wū巫）——同“圬”，泥瓦抹墙的抹子，这里是涂抹、粉刷的意思。

②诛——这里是责备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宰予白天睡觉。孔子说：“朽腐的木头是无法雕刻的，粪土一样的墙壁是无法粉刷的。对于宰予这个人，我何必去责备呢？”孔子又说：“起初，我对于人，听了他说的话，就相信他做的事；今天，我对于人，听了他的话，还要观察他做的事。从宰予这件事后我改变了态度。”

5·11 子曰：“吾未见刚者。”或对曰：“申枨①。”子曰：“枨也欲，焉得刚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申枨（chéng橙）——孔子学生，姓申，名枨，字周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我没有看见过坚强不屈的人。”有人回答说：“申枨就是这样的人。”孔子说：“申枨这个人欲望过多，怎么能算坚强不屈的人呢？”

5·12 子贡曰：“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，吾亦欲无加诸人。”子曰：“赐也，非尔所及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贡说："我不想别人把不好的事加在我身上，我也不想把不好的事加在别人身上。"孔子说："赐呀，这不是你能够做到的。"

5·13 子贡曰："夫子之文章①，可得而闻也；夫子之言性与天道②，不可得而闻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文章——指孔子经常论述的有关古代的《诗》、《书》等文献的学问。

②夫子之言性与天道——性，指人的本性。孔子曾说过"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"(17.2)的话。天道，指自然与人类社会凶吉祸福的关系。孔子很少谈论"性与天道"的问题，所以子贡说"不可得而闻也"。

【译文】

子贡说："老师关于古代文献方面的见解，我们经常听得到；老师关于人性和天道方面的论述，我们听不到。"

5·14 子路有闻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闻①。

【注释】

①唯恐有闻——有，同"又"。唯恐有闻，只恐怕再有所闻。子路是好勇的人，他听到一件事，就要马上去做，如果这件事还没有做到，就怕再听到另一件事。

【译文】

子路听到一件事，如果还没有去做，唯恐再听到另一件事。

5·15 子贡问曰："孔文子何以谓之'文'也①？"子曰："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是谓之"文"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孔文子何以谓之"文"也——孔文子，卫国大夫孔圉（yǔ字）。"文"，是他的谥号。

【译文】

子贡问道："孔文子这个人因为什么缘故谥他为'文'呢？"孔子说："他聪明好学，不以问在下的人为耻辱，所以给他"文"的谥号。

5·16 子谓子产①，"有君子之道四焉：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养民也惠，其使民也义。"

【注释】

①子产——姓公孙，名侨，字子产，郑国的大夫，郑穆公的孙子。他是春秋时郑国著名的贤相，在郑简公、郑定公时执政二十二年，于内政外交方面都有成就，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评论子产，说："他有四种行为合于君子的道德：他自己的态度谦恭庄重，他侍奉君主谨慎尽职，他抚养百姓给他们很多恩惠，他役使百姓合于情理。"

5·17 子曰："晏平仲善与人交①，久而敬之。"

【注释】

①晏平仲——齐国大夫，姓晏名婴，字平仲。世传《晏子春秋》是战国时人收集他的言行编辑而成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晏平仲善于和别人交朋友，相交日交，仍旧尊敬别人。"

5·18 子曰："臧文仲居蔡①，山节藻梲②，何如其知也？"

【注释】

①臧文仲居蔡——臧文仲，鲁国大夫臧孙辰。居，动词，使动用法，使居住的意思。蔡，大乌龟。居蔡，使大乌龟住在房子里。

②山节藻梲（zhuō桌）——节，柱上的斗拱。梲，梁上的短柱。

③知——同"智"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臧文仲替大乌龟盖了房子，房子的斗拱上雕刻着山的形状，梁上画着藻草，这种人怎么能算得聪明呢？"

5·19 子张问曰："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①，无喜色；三已之，无愠色。旧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。何如？"子曰："忠矣。"曰："仁矣乎？"曰："未知②，焉得仁？。""崔子弑齐君③，陈文子有马十乘④，弃而违之。至于他邦，则曰：'犹吾大夫崔子也。'违之。之一邦，则又曰：'犹吾大

夫崔子也。'违之。何如?"子曰:"清矣。"曰:"仁矣乎?"曰:"未知，焉得仁?"

【注释】

①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——令尹，楚官名，相当宰相。子文，姓斗（dòu豆）名穀於菟（gòu wū tú构乌徒），字子文。三仕，三，多次；仕，做官。

②未知——委婉表示否定的一种形式，不是真的不知。

③崔子弑齐君——崔子，齐国大夫崔杼（zhù助）。弑（shì式），古代统治阶级称子杀父，臣杀君为弑。齐君，指齐庄公，名光。

④陈文子有马十乘——陈文子，齐国大夫，名须无。乘，四匹马为一乘。

【译文】

子张问道:"令尹子文多次做楚国的令尹，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；多次被罢官，也没有表现出怨恨的样子。每次交接时，一定把自己任内的一切政务全部告知新接替的人。这个人怎么样?"孔子说:"可算是忠于国家的忠臣了。"子张说:"可算得上个仁人吗?"孔子说:"不知道，这怎么能算得上仁人呢?"子张又问:"崔杼杀了齐庄公，陈文子有四十匹马，舍弃不要，离开齐国。到了另一个国家，说:'这里执政的人和我们的大夫崔子一样。'又离开了。到了另一个国家，又说:'这里的执政者和我们的大夫崔子也一样。'于是又离开了。这个人怎么样?"孔子说:"干净得很。"子张说:"可算得上个仁人吗?"孔子说:"不知道，这又怎么能算得上仁人呢?"

5·20　季文子三思而后行①。子闻之，曰:"再②，斯可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季文子——鲁国大夫季孙行父。

②再——这里当副词用，后边省去了动词“思”字。

【译文】

季文子每做一件事都要反复考虑多次才去做。孔子听到了，说：“考虑两次也就行了。”

5·21 子曰：“宁武子①，邦有道则知，邦无道则愚②。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宁武子——卫国大夫，姓宁名俞。

②愚——这里是佯愚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宁武子，在国家太平时便显得很聪明；在国家无道混乱时便装愚作傻。他那种聪明别人赶得上；那种装愚作傻别人是无法赶上的。”

5·22 子在陈曰①：“归与！归与！吾党之小子狂简②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③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陈——周代诸侯国，故都在今淮阳县。

②吾党之小子狂简——党，这里指鲁国。狂简，志向高远而做事粗略。

③不知所以裁之——这一句前面省去了主语“吾”。裁，割裁使正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在陈国时说:“回去吧！回去吧！我们家乡那些学生志向高远而做事粗略，文学都有可观的成就，我不知怎么指导他们。”

5·23 子曰:“伯夷、叔齐不念旧恶①，怨是用希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伯夷、叔齐——殷朝末年孤竹君的两个儿子，父亲死后，两人互让帝位，都逃到周文王那里。周武王起兵讨伐商纣，他们曾经反对。周有天下后，他们拒食周粟，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上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:“伯夷、叔齐这两个人不记以往的仇恨，怨恨他们的人也就很少。”

5·24 子曰:“孰谓微生高直①？或乞醯焉②，乞诸其邻而与之③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微生高——鲁国人。

②醯（xī西）——醋。

③乞诸邻而与之——这句是说微生高不肯直说自己没有醋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谁说微生高这个人爽直？有人跟他要点醋，他家没有，不直说没有，却到邻居那里讨来一点给那个人。"

5·25 子曰："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耻之①，丘亦耻之。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"

【注释】

①左丘明——春秋时鲁国人，曾任鲁太史。相传他是《左传》的作者，又传《国语》也是他作的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花言巧语，装出一副谄媚的容貌，过分恭敬，这种人左丘明认为是可耻的，我也认为是可耻的。把怨恨隐藏在心里，外表上却装出和人很友好，这种人左丘明认为是可耻的，我也认为是可耻的。"

5·26 颜渊，季路侍①。子曰："盍各言尔志②？"子路曰："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，敝之而无憾③。"颜渊曰："愿无伐善，无施劳。"子路曰："愿闻子之志。"子曰："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。少者怀之。"

【注释】

①侍——侍立。

②盍（hé河）——"何不"的合音。

③车马衣轻裘愿与朋友共，敝之而无憾——这一句中的“轻”字可能是后人误加的，应该删去。这句话还有另一种断句：“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。”“共”字作副词，修饰“敝”字。也可通。

【译文】

颜渊、子路侍立在孔子的身旁。孔子说：“何不各人说说自己的志向？”子路说：“我愿把我的车马、皮袍和朋友共用，就是用坏了也无怨恨。”颜渊说：“我愿意不夸耀自己的长处，不表白自己的功劳。”子路转而问孔子说：“我们愿意也听听老师您的志向。”孔子说：“我的志向是，让老人有所养而得到安逸，让朋友得到信任，让青年人得到关怀。”

5·27 子曰：“已矣乎！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①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内自讼——嘴里不说而内心自咎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”完了，我不曾看到能够发现自己的错误而在内心自我检讨的人。”

5·28 子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就是十户人家的小村子，也一定会有像我这样具有忠信品德的人，只是不像我那样好学罢了。”

雍也第六

（凡三十章）

6·1 子曰："雍也可使南面①。"

【注释】

①南面——南面而坐的意思。古代以坐北朝南的方向最尊贵，所以，有地位的人出现时，都是南面而坐。使南面，这里指可以做大官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冉雍这个人可以让他做大官。"

6·2 仲弓问子桑伯子①。子曰："可也简②。"仲弓曰："居敬而行简③，以临其民④，不亦可乎？居简而行简，无乃大简乎⑤？"子曰："雍之言然。"

【注释】

①子桑伯子——人名。或认为是庄子所说的子桑户。

②简——简约，不烦琐。

③居敬——居心恭敬，这里指做事时心里是严肃认真的。

④临——面对，这里是对付、治理的意思。

⑤无乃大简乎——无乃，相当于"不是"，只在反问句用。大，同"太"。

【译文】

仲弓问子桑伯子这个人怎么样？孔子说："可以吧，他做事还算简约。"仲弓说："如果心里是严肃认真的，做事简约不烦琐，这样来治理百姓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如果心里只图简便，又以简便的方法做事，那不是太简单了吗？"孔子说："你的话是对的。"

6·3 哀公问："弟子孰为好学？"孔子对曰："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①。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则亡②，未闻好学者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贰——重复。

②亡——同"无"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问："你的学生中谁是喜欢学问的？"孔子回答说："有个名叫颜回的喜欢学问，他不迁怒于人，犯过的错误不再重犯。不幸他短命死了，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，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喜欢学问的人了。"

6·4 子华使于齐①，冉子为其母请粟②。子曰："与之釜③。"请益。曰："与之庾④。"冉子与之粟五秉⑤。子曰："赤之适齐也，乘肥马⑥，衣轻裘⑦。吾闻之也：君子周急不继富⑧。"

【注释】

①子华使（shǐ士）于齐——子华，孔子学生，姓公西，名赤，字子华。使，出使。

②冉子为其母请粟——冉子，冉有。粟，小米。

③釜——古量名，当时一釜是六斗四升。

④庾（yǔ雨）——古量名，当时是二斗四升。

⑤秉——古量名，当时一秉是十六斛（hú胡）。一斛是十斗。

⑥乘——马架车叫“乘”。

⑦衣（yì义）——穿。

⑧继——接济，增益。

【译文】

子华出使齐国，冉有向孔子替他母亲要些小米。孔子说：“给她六斗四升。”冉有请求再添一点。孔子说：“再给她二斗四升。”冉有却给了她八十斛。孔子说：“公西赤到齐国去，坐着肥马架的车子，穿着轻而暖的皮袍。我听说过：君子只周济贫穷的人，而不接济富有的人。”

6·5 原思为之宰①，与之粟九百②，辞。子曰：“毋！以与尔邻里乡党乎③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原思为之宰——原思，孔子学生，姓原名宪，字子思。之，指孔子。宰，总管。

②九百——“九百”后省去了量名，今不可知。

③邻里乡党——古代以五家为邻，二十五家为党。

【译文】

原思做孔子家的总管，孔子给他俸禄小米九百，原思辞谢

不受。孔子说："不要推辞！拿去给你乡邻中的穷人吧！"

6·6 子谓仲弓，曰，"犁牛之子骍且角①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②？"

【注释】

①犁牛之子骍且角——犁牛，杂色的牛。骍，赤色。角，两角端正的意思。古代崇尚赤色，祭祀时一定要用赤色的牛。犁牛，这里用以比喻仲弓（冉雍）的父亲，犁牛之子，用以比喻仲弓。意思是说仲弓的父亲虽然"下贱"，然而他的儿子却是个"可使南面"之才。

②山川——山川之神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谈到仲弓时说："杂色牛的儿子长着赤色的毛、端正的双角，虽然不想用他作祭品，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？"

6·7 子曰："回也，其心三月不违仁①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②。"

【注释】

①三月——指较长的时间。

②日月——指短时间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颜回呀，他的心能够长时间不离开仁德，其他学生则做不到，只是偶尔记起罢了。"

6·8 季康子问："仲由可使从政也与①？"子曰："由也果，于从政乎何有？"曰："赐也可使从政也与？"曰："赐也达，于从政乎何有？"曰："求也可使从政也与？"曰："求也艺，于从政乎何有？"

【注释】

①从政——指做大夫，管理政事。

【译文】

季康之问孔子说："仲由这个人，可以让他做官管理政事吗？"孔子说："仲由做事果断，对于管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？"又问："端木赐这个人，可以让他做官管理政事吗？"孔子说："端木赐通晓事理，对于管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？"又问："冉求这个人，可以让他做官管理政事吗？"孔子说："冉求多才多艺，让他管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？"

6·9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①。闵子骞曰："善为我辞焉！如有复我者，则吾必在汶上矣②。"

【注释】

①闵子骞为费（mì密）宰——闵子骞，孔子学生，姓闵，名损，字子骞，鲁国人。费，季氏封邑，故城在今山东费县西北。宰，邑宰。

②汶（wèn问）上——汶，水名，即今山东大汶河。汶上，汶水北面。汶水在齐国南面、鲁国北面，闵子骞说"吾必在汶上"，暗指要逃到齐国去，表示他不愿做季氏的邑宰。

【译文】

季氏让闵子骞做他的费地的县长。闵子骞对来人说："请好

好替我辞去吧！倘若再有人来请我做官，那我一定要逃到汶水以北去了。”

6·10 伯牛有疾①，子问之，自牖执其手，曰：“亡之，命矣夫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伯牛——孔子学生，姓冉，名耕，字伯牛。

【译文】

伯牛病了，孔子去看望他，从窗户里伸手进去握着他的手，说：“活不成了，这是命呀！这样好的人竟生了这样的病，这样好的人竟生了这样的病！”

6·11 子曰：“贤哉，回也！一簞食①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②，回也不改其乐③。贤哉，回也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簞（dān单）——古代盛饭用的圆形竹器。

②忧——忧愁。这里指一般人以过这种清贫生活为忧。

③乐——快乐。这里指颜回认为过清贫生活自有其快乐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颜回多么有贤德呀！一竹篮子饭，一葫芦瓢水，住在小巷子里，别人都忍受不了这种忧愁，颜回却不改变他自认为的快乐。颜回是多么有贤德呀！”

6·12 冉求曰："非不说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"子曰："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废。今女画①。"

【注释】

①画——画地自限，不愿前进。

【译文】

冉求说："不是我不喜欢您的学说，是我的力量不够。"孔子说："倘若力量不够的话，那会走到半路上而放弃前进。现在你是画地自限，根本没有迈步。"

6·13 子谓子夏曰："女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对子夏说："你要做君子一类的读书人，而不要做小人般的读书人。"

6·14 子游为武城宰①。子曰："女得人焉尔乎②？"曰："有澹台灭明者③，行不由径，非公事，未尝至于偃之室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武城——鲁国城邑，在今山东费县。

②尔——一作"耳"。

③澹（dàn但）台灭明——姓澹台，名灭明，字子羽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将他列为孔子的学生。

【译文】

子游做武城县的县宰。孔子说："你在这个地方发现什么人才了吗？"子游说："有个叫澹台灭明的人，走路从不抄小道，不是公事，从不到我住的地方来。"

6·15 子曰："孟之反不伐①，奔而殿②，将入门，策其马，曰：'非敢后也，马不进也。'"

【注释】

①孟之反不伐——孟之反，鲁国大夫，姓孟名侧，字之反。伐，夸功。

②奔而殿——奔，败走。殿，军队败退时留在后面掩护。这件事发生在鲁哀公十一年（公元前484年），当时鲁与齐战，鲁国右路军败退时，孟之反殿后，抵挡齐的追兵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孟之反不喜欢夸功，军队败退的时候，他留在末尾断后，将进城门时，用鞭子打着自己的马，说：'不是我敢留在后面，是马匹不肯往前走。'"

6·16 子曰："不有祝鮀之佞①，而有宋朝之美②，难乎免于今之世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祝鮀（tuó驼）——卫国大夫，字子鱼，善于外交辞令。

②而有宋朝之美——而，这里同“与”。宋朝，宋国的公子朝，以貌美闻名于当时。

③难乎免于今之世矣——这是孔子对当时社会不尚德而好谀好色现象所表示的不满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如果没有祝鲍的口才，和宋朝的美丽，在今天的世界上是难于避免憎恶的。”

6·17 子曰：“谁能出不由户？何莫由斯道也①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斯道——这条路。这里指孔子主张的仁义之道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谁能够不经过屋门走出屋外去呢？为什么没有人走这条道呢？”

6·18 子曰：“质胜文则野①，文胜质则史②。文质彬彬③，然后君子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质胜文则野——质，质朴。文，文彩。孔子认为仁义是质，礼乐是文，质与文，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，必须恰当配合，不得有所偏废。野，粗野。

②史——这里是虚浮无诚意的意思。“史”是古代掌管文书的人，多

用铺陈之词，客观地记事，自己心里并无诚意。

③彬彬——这里指文与质的关系处理适当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质朴超过文彩，就有点粗野；文彩超过质朴，就有点虚浮。只有文和质比例均称，才是个君子。"

6·19 子曰："人之生也直，罔之生也幸而免①。"

【注释】

①罔（wǎug往）——指不正直的人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一个人能够活着是由于正直，不正直的人虽然也活着，那只是侥幸免于灾祸。"

6·20 子曰："知之者不如好之者①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②。"

【注释】

①好（hào号）——喜好。

②乐之者——指为从事这种学问而感到快乐的人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〔对于学问，〕懂得它的人不如喜好它的人，喜好它的人不如以从事它而快乐的人。"

6·21 子曰："中人以上，可以语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语上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具有中等以上智力的人，可以教给他高深的学问；中等以下智力的人，不可以教给他高深的学问。"

6·22 樊迟问知。子曰："务民之义①，敬鬼神而远之②，可谓知矣。"问仁。曰："仁者先难而后获③，可谓仁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务民之义——务，专力。民，人民。义，应该做的事。

②远（yuàn怨）之——远，动词，离开的意思。

③先难——指先要付出一定的艰苦劳动而后才有所收获。

【译文】

樊迟问怎样才算是智。孔子说："专心致力于为人民应该做的事情上，尊敬鬼神却要远离它，这样就算是智了。樊迟又问怎样才算有仁德的人。孔子说："有仁德的人先要付出一定的艰苦劳动，而后才获得果实，这样才算是有仁德。"

6·23 子曰："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知者动，仁者静。知者乐，仁者寿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聪明人喜好水，仁人喜好山。聪明人活动，仁人沉静。聪明人快乐，仁人长寿。"

6·24 子曰："齐一变，至于鲁①；鲁一变，至于道。"

【注释】

①齐一变，至于鲁——当时的齐国离道太远，太公的遗法变易已尽，而鲁国重礼教，周公的法治犹存，故孔子认为，把齐国改变一下，就会像现在的鲁一样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把齐国的〔政教〕改变一下，便能像现在的鲁国一样；如果把鲁国的政教再改变一下，便可达到先王的大道了。"

6·25 子曰："觚不觚①，觚哉！觚哉！"

【注释】

①觚（gū孤）——古代酒器。觚本来有四条棱角，但到孔子时已成圆形的了，因此他感慨地说，觚不像个觚。孔子的真意是借这件生活中的小事，表示自己对当时"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"等现象的不满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觚不像个觚，这也是觚吗！这也是觚吗！"

6·26 宰我问曰："仁者，虽告之曰'井有仁焉'①，其从之也？"子曰："何为其然也？君子可逝也②，不可陷也；可欺也，不可罔也③。"

【注释】

①有仁——仁，人，有仁德者谓人。

②逝——使之往救。

③罔——蒙蔽，陷害。

【译文】

宰我问孔子说"有仁德的人，就是告诉他说'井里掉下一个人啦'，他会跟着跳下去救他吗？"孔子说："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君子可以让他去设法救人，却不可以让他跳下去陷入井里；君子可以被欺骗，却不能被无理陷害。"

6·27 子曰："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①！"

【注释】

①畔——同"叛"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君子广泛地学习古代的文献，再用礼来约束他，也就不会离经叛道了。"

6·28 子见南子①，子路不说。夫子矢之曰："予所否者②，

天厌之！天厌之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南子——卫灵公的夫人，当时卫国的实权实际掌握在她手中。这个人名声不好，孔子去见她，子路心中大不高兴，孔子就对天行誓，向子路解释。

②所——这里是假若的意思。这种用法只在誓词中用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去见南子，子路不高兴。孔子发誓说：“我假若做了不好的事，老天爷厌弃我吧！老天爷厌弃我吧！”

6·29 子曰：“中庸之为德也①，其至矣乎！民鲜久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中庸——孔子认为它是一种最高的道德标准。“中”就是无过无不及，即不偏不倚的意思，“庸”是平常、不变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中庸这种道德，该是极好的了！人民缺乏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。”

6·30 子贡曰：“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仁乎？”子曰：“何事于仁！必也圣乎！尧舜其犹病诸①！夫仁者②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

也已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尧舜其犹病诸——尧舜，上古传说中的两个帝王，孔子心目中的圣人。病，心有所不足。诸，于此。这句话是说，像尧舜那样的圣人，对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这件事，其心犹有所不足。

②夫（fú扶）——发语词。

【译文】

子贡说：“假若有一个人，给予老百姓多方面的好处，又能帮助大家过上好日子，怎么样？可以算作仁德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岂止于仁德，那简直是圣人了！尧舜大概都难以做到哩！那有仁德的人，自己要想站得住，同时也要让别人站得住；自己要想通达，同时也要让别人通达。凡事都要以自身为例而想到别人，可以说是实行仁德的方法了。”

述而第七

（凡三十八章）

7·1 子曰："述而不作①，信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彭②。"

【注释】

①述而不作——述，阐述。阐述什么，没有说明。按照孔子的实践来看，当指古代旧有的文化典籍。作，是创作、创造的意思。

②我老彭——老彭，人名。历来说法不一，有人认为指老子和彭祖两人，也有说是殷商时的贤大夫彭祖、孔子以其自比，那么这个人当也是一位信古而传述的人。老彭前加"我"，是表示孔子对这个人的亲切感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只阐述而不创作，相信而又喜好古代的文化，我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。"

7·2 子曰："默而识之①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②？"

【注释】

①识（zhì志）——记。

②何有——有什么的意思。表示自谦之词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把所学的知识默默地记住，坚持学习而不厌烦，教导别人从不疲倦，这三件事我做到哪一件呢？"

7·3 子曰："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[1]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徙(xǐ喜)——迁移，这里指向"义"靠拢，使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"义"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德行没有修养，学问没有讲习，听到义却不能实行，有了不好的地方却不能改正，这些都是我所忧虑的。"

7·4 子之燕居[1]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燕居——闲居。这里指孔子闲暇无事住在家里的时候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在家闲住的时候，形态舒展自如，脸上显出和悦的颜色。

7·5 子曰："甚矣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[1]。"

【注释】

①周公——姓姬，名旦，周文王的儿子，周武王的弟弟，周成王的叔叔，鲁国的始祖。他辅助周成王而有德政，是孔子尊崇的古代圣人之一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我衰老得多么厉害呀！我很长时间不再梦见周公了！"

7·6 子曰："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①。"

【注释】

①艺——六艺，即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这是孔子教育学生的内容之一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立志于道，坚守着德，不违背仁，游憩于六艺之中。"

7·7 子曰："自行束脩以上①，吾未尝无诲焉。"

【注释】

①束脩——脩，脯，干肉。十脡(tǐng挺)为一束。一脡就是一条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只要愿意送给我十条这么一点干肉做见面礼，我从来没有不愿意收他为学生教诲他的。"

7·8 子曰："不愤不启①，不悱不发②，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③，则不复也④。"

【注释】

①不愤不启——愤，想要搞通而还没有搞通的意思。启，开导。

②不悱(fěi匪)不发——悱，想要说出而又不能说出的意思。发，启发。

③举一隅不以三隅反——隅，角。反，反转过来证明。这句是说，一件东西有四个角，教给他一个角，他却不能由此推知其他三个角。

④复(fù父)——再告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教导学生，不到他想要把问题搞通而还没搞通的时候不去开导他，不到他想要说出而又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。告诉他一个角，他却不能由此推知其他三个角，就不再教他了。"

7·9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，未尝饱也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，从来没有吃饱过。

7·10 子于是日哭①，则不歌。

【注释】

①哭——吊哭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在这一天吊丧时哭过，则不再唱歌了。

7·11 子谓颜渊曰："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！"子路曰："子行三军，则谁与①？"子曰："暴虎冯河②，死而无诲者，吾不与也。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子行三军，则谁与——行三军，统帅军队。与，动词。谁与，同谁在一起。

②暴虎冯河——暴虎，空手和虎搏斗。冯，同"凭"。冯河，不用船光着脚过河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告诉颜回说："用我的话，就干起来，不用的话，就隐藏起来，只有我和你能做到这一点吧！"子路说："如果你统帅军队作战，愿和谁同去？"孔子说："空着两手和老虎搏斗，不用船光着脚过河，死了都不知后悔的人，我不同他在一起。〔同我在一起的人，〕一定是面对要做的事便严肃谨慎，仔细谋划而务必完成的人。"

7·12 子曰："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①，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"

【注释】

①执鞭之士——古代手拿皮鞭在市场守门的人，这里指干下贱差事的人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如果富有是可求得的话，就是干下贱的差事我也干。如果求不到，我还是干我所喜欢的事吧。"

7·13 子之所慎：齐，战，疾①。

【注释】

①齐——同"斋"，即斋戒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所慎重对待的三件事是：斋戒，战争，疾病。

7·14 子在齐闻《韶》①，三月不知肉味②，曰："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《韶》——见3·25注①。

②三月——三，这里不是实指。三月，表示时间很长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在齐国听到演奏《韶》乐，以后很长时间吃肉时尝不出肉味，于是就说："不料舜时的音乐竟达到这样美妙的地步。"

7·15 冉有曰："夫子为卫君乎①？"子贡曰："诺，吾将问之。"入，曰："伯夷、叔齐何人也？"曰："古之贤人也。"曰："怨乎②？"曰："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"出，曰："夫子不为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为(wèi)卫君——为，帮助。卫君，卫出公，名辄，卫灵公的孙子，蒯聩的儿子。蒯聩得罪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，逃往晋国。灵公死后，辄被立为国君，这时，蒯聩又回国与辄争夺帝位。蒯聩与辄父子争位和伯夷、叔齐兄弟让位的事恰成对照。因此，下文子贡以孔子对伯夷、叔齐的态度推知他对出公辄是不会帮助的。

②怨——怨悔。这里是指伯夷、叔齐互相让位而逃的事说的。

【译文】

冉有说："老师帮助卫君吗？"子贡说："好的，我去问老师。"子贡到孔子那里，问道："伯夷、叔齐是什么样的人？"孔子说："古代的贤人。"子贡又说："他们怨悔吗？"孔子说："他们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，又有什么怨恨的呢？"子贡出来以后说："老师是不赞成卫君的。"

7·16 子曰："饭疏食饮水①，曲肱而枕之②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"

【注释】

①疏食——粗粮。

②曲肱(gōng公)而枕(zhèn振)——肱，由肩至肘的部位，这里指胳膊。枕，动词，枕着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吃粗粮喝凉水，睡觉时弯着胳膊当枕头，这里边也是有乐趣的。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到的富足和尊贵，在我看来犹如浮云一般。"

7·17 子曰："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①，可以无大过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《易》——即《周易》，或称《易经》，古代占卜用书。其中《卦辞》《爻辞》是孔子以前的人所作，《十翼》相传为孔子所作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让我再多活几年，到五十岁时去学习《周易》，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。"

7·18 子所雅言①，《诗》，《书》，执礼，皆雅言也。

【注释】

雅言——当时通行的语言，与方言相对而言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有时候用雅言，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行礼，都用雅言。

7·19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①，子路不对。子曰："女奚不

曰，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叶(shè社)公——姓沈，名诸梁，字子高，曾在楚国叶城(今河南叶县南)做官，故称叶公。

【译文】

叶公问子路孔子为人怎么样？子路不回答。孔子对子路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这样说，他的为人，发愤起来便忘了吃饭，快乐时便忘记忧愁，连老年将会到来都不知道，如此罢了。”

7·20 子曰：“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，而是喜欢古代的文化，勤奋敏捷求得的人。”

7·21 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不谈论怪异、勇力、违法、鬼神一类事情。

7·22 子曰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

善者而改之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——孔子是主张学无常师的。这句是说，三个人一同走路，一个是自己，其他的两个人中，必定有值得学习当我老师的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三个人一同走路，其他两个人中，必定有值得学习当我老师的。我选择那好的地方来学习，看到那不好的地方便改正。”

7·23 子曰：“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①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桓魋(tuí颓)——宋国的司马向魋，因是宋桓公的后代，又称桓魋。孔子周游列国，经过宋国时和弟子在大树下习礼，桓魋想杀孔子，将大树砍掉。孔子离开时，在途中向弟子讲了这几句话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上天赋于我这样的品德，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呢？”

7·24 子曰：“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尔。吾无行不与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你们这些学生们以为我对你们有什么隐瞒的吗？我

是没有什么隐瞒的。我没有一点事不让你们知道，我孔丘就是这样的人。”

7·25 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①。

【注释】

①文、行(xìng幸)、忠、信——文，指历史文献。行，指按照儒家的准则行事。忠，忠诚老实。信，言行一致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教育学生的内容有四方面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

7·26 子曰：“圣人，吾不得而见之矣；得见君子者，斯可矣。”子曰：“善人，吾不得而见之矣①；得见有恒者②，斯可矣。亡而为有③，虚而为盈，约而为泰④，难乎有恒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善人——指立志行仁，不做不仁之事的人。

②恒——恒心。这里指坚持一定的操守，不因客观环境的影响而改变的人。

③亡——同“无”。

④泰——宽裕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圣人，我是不能够看得见了；能够看见君子，也就

可以了。”又说：“善人，我是不能够看得见了；能够看见守恒不变心的人，也就可以了。如果没有却装作有，空虚却装作充足，穷困却装作富有，这样的人是难以有守恒不变之心的。”

7·27 子钓而不纲①，弋不射宿②。

【注释】

①纲——这里作动词用。在一根大绳上系很多鱼钩，把它横在河流上钓鱼，叫“纲”。

②弋(yì益)——用带生丝绳子的箭射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钓鱼，不用系有很多鱼钩的大绳横绝在河流上钓；用带生丝绳的箭射飞鸟，不射已经回巢歇宿的鸟。

7·28 子曰：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①，我无是也。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；多见而识之②，知之次也③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作——创作，造作。

②识(zhì志)——记。

③次——差一等。这是与“生而知之者”相对而言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大概有一种什么都不知道却妄自造作的人，我不是这样的人。多方面地听，选择那合理的去照着做；多方面地看，

牢记心中。这样的知，〔比生而知之〕是差一等的。”

7·29 互乡难于言，童子见，门人惑。子曰：“与其进也，不与其退也，唯何甚？人洁己以进，与其洁也②，不保其往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互乡——地名。今在何地，已不可考。

②与——肯定，赞成。

【译文】

互乡这个地方的人难于交谈，但孔子却接见了那里的一个童子，学生们感到迷惑不解。孔子说：“我赞成他的进步，不赞成他的退步，何必做得太过分呢？人家洁身而来，就应该赞成他的自洁，不要老追究他过去的事。”

7·30 子曰：“仁远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仁德难道离我们很远吗？我想要达到仁，仁就会到来。”

7·31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①？孔子曰：“知礼。”孔子退，

揖巫马期而进之②，曰："吾闻君子不党，君子亦党乎？君取于吴③，为同姓，谓之吴孟子④。君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"巫马期以告。子曰："丘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。"

【注释】

①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——陈司败，人名。有人说陈是国名，司败是官名，也有人说陈是姓，司败是名。今无可辨考。昭公，鲁昭公，名裯(chóu稠)。

②巫马期——孔子学生，姓巫马，名施，字子期。

③君取于吴——取同"娶"。吴，当时的国名，后为越所灭。

④吴孟子——鲁昭公夫人。按照当时的贯例，国君夫人的称号应是出生国名加上他的姓，这位夫人出生于姬姓的吴国，应该称吴姬。但周代有同姓不婚的规定，鲁与吴同为姬姓，互相通婚违背这一规定，故不称吴姬，而称吴孟子。孟子是鲁昭公夫人的名字。

【译文】

陈司败问孔子，鲁昭公懂得礼节吗？孔子说："懂得礼节。"孔子出来后，陈司败向巫马期行了个作揖礼，请他走上前来，说道："我听说君子无所偏袒，难道像孔子这样的君子也竟然有所偏袒吗？鲁君娶了吴国的女子做夫人，吴国和鲁国是同姓，便把她叫做吴孟子。鲁君如果懂得礼节，那还有谁不懂得礼节呢？"巫马期把陈司败的话告诉了孔子，孔子说："我真幸运，假若有错误，人家一定会知道的。"

7·32 子与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①，而后和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反——反复，这里是重唱一次的意思。

②和(hè贺)——跟着唱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和别人一道唱歌，如果发现唱得好，一定请他再唱一遍，然后自己又跟着和一遍。

7·33 子曰："文，莫吾犹人也①。躬行君子，则吾未之有得。"

【注释】

①莫——或者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关于文化知识，或者我同别人差不多。如果作个亲身实践的君子，那我还没有做到。"

7·34 子曰："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？抑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则可谓云尔已矣。"公西华曰："正唯弟子不能学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圣和仁两个字，那我是不敢当的！不过在实践圣和仁方面却是从不知厌烦的，教导别人也从不知疲倦，只是这样罢了。"公西华说："这正是我们学生学不到的。"

7·35 子疾病①，子路请祷②。子曰："有诸？"子对路曰："有之。《诔》曰：'祷尔于上下神祇③。'"子曰："丘之祷久矣④。"

【注释】

①疾病——重病。

②诔(lěi磊)——这里指向鬼神求福的祷文。

③神祇(qí奇)——神，天神。祇，地神。

④丘之祷久矣——这是一种婉言谢绝的方式，意思是说，我早就祈祷过了，不必再祈祷了。子路一提祈祷的事，孔子就表示怀疑，说："有诸？"这和孔子平时对鬼神是否存在所持的怀疑态度是一致的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得了重病，子路请求向鬼神祈祷。孔子说："有这样的事吗？"子路回答说："有的，《诔》文上说：'为你向天神地神祈祷，'"孔子说："我早就祈祷过了。"

7·36 子曰："奢则不孙①，俭则固②。与其不孙也，宁固。"

【注释】

①孙——同"逊"，这里是恭顺的意思。

②固——鄙陋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奢侈就显得不恭顺，俭朴就显得鄙陋。与其不恭顺，宁可鄙陋。"

7·37 子曰："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君子的心平坦宽广，小人经常忧愁。"

7·38 子温而厉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温和而严肃，有威仪而不凶猛，庄敬而安详。

泰伯第八

（凡二十一章）

8·1 子曰："泰伯①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得而称焉。"

【注释】

①泰伯——亦作"大伯"，周朝祖先古公亶（dǎn胆）父的长子。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，太伯、仲雍、季历。季历的儿子即姬昌（周文王）。传说古公亶父欲破例将君位不传给长子太伯，而要传于幼子季历，进而传给昌，太伯知道此事后，便偕同仲雍逃避至勾吴，终于实现了他父亲的传位于季历及昌的愿望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泰伯，那可以说道德高到极点了。多次把天下让给季历，老百姓简直找不到合适的话来称赞他。"

8·2 子曰："恭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葸①，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绞②。君子笃于亲，则民兴于仁；故旧不遗，则民不偷③。"

【注释】

①葸（xǐ洗）——畏惧、胆怯的样子。

②绞——尖刻。

③偷——薄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只是注意态度恭敬而不知礼，就会有劳倦的弊病；只是谨慎而不知礼，就会有畏惧的弊病；只是敢作敢为而不知礼，就会有闹出乱子的弊病；只是直率而不知礼，就会有尖刻的弊病。君子对待自己的亲族如果厚道，那百姓就会因此而按仁德要求自己；君子如果不遗弃旧时相好的人，那老百姓就不会对人刻薄了。"

8·3 曾子有疾①，召门弟子曰："启予足②！启予手！《诗》云③：'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'而今而后，吾知免夫④！小子！"

【注释】

①有疾——有病。从下文看，这里的"有疾"是病很重将要死了。

②启——视，看看的意思。曾子从儒家孝道的观念出发，认为自己的身体受之父母，平时一点不敢毁伤，现在快要死了，叫学生们看看，以证明自己是做到了孝的。

③《诗》云——这里所引三句诗见《诗经·小雅·旻(mín民)》。

④免——指身体免于毁伤。意思是说，自己活着的时候，身体没有毁伤，现在将要死了，身体就再不会毁伤了。

【译文】

曾子有病〔快要死了〕，把他的学生召集来说："看看我的脚！看看我的手！《诗经》上说：'又恐惧，又谨慎，好像站在深渊旁边，好像站在薄冰上边。'从今以后，我知道我的身体不再会受毁伤

了！学生们！”

8·4 曾子有疾，孟敬子问之①。曾子言曰：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贵乎道者三：动容貌②，斯远暴慢矣③；正颜色，斯近信矣④；出辞气⑤，斯远鄙倍矣⑥。笾豆之事⑦，则有司存⑧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孟敬子问之——孟敬子，即孟孙捷，鲁国大夫。问之，问候曾子的病。

②动容貌——使自己容貌从容、恭敬，合于礼。

③暴慢——粗暴无礼，怠慢放肆。

④信——诚实。

⑤辞——言语。

⑥倍——同“背”。

⑦笾豆之事——笾，竹制器皿。豆，木制器皿。笾和豆都是古代祭祀时盛祭品的用具。笾豆之事，指祭祀或礼仪一类事。

⑧有司——这里指主管祭祀或礼仪一类事的官。曾子认为修己为治政之本，君子只要做到以上关于修己的三件事就可以了，至于笾豆之事，自有有司去管，不必过问。

【译文】

曾子病重将死，孟敬子去问候他。曾子对他说道：“鸟快要死的时候，鸣叫的声音是悲哀的；人快要死的时候，说的话是和善的。君子所重视的道理有三个方面：让自己的容貌从客、恭敬，这样就会远离粗暴和放肆；让自己的脸色端庄起来，这就近于诚实守信；说话时注意用辞和语气，这就可以避免粗鄙和背理了。至于祭礼和礼仪一类事情，自有主管这方面事情的官吏在那里管

理。”

8·5 曾子曰:“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；有若无，实若虚，犯而不校①。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②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校（jiào较）——计较。

②吾友——历来多认为是指颜回。

【译文】

曾子说:“自己能做的事却向不能做这事的人去请教，自己知识多却去请教知识少的人；有才学却像没有才学一样，知识充实却像空虚一样；别人触犯自己也不计较。从前我的朋友就曾这样做了。”

8·6 曾子曰:“可以托六尺之孤①，可以寄百里之命②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君子人与？君子人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托六尺之孤——托，托付。六尺之孤，指死去父亲待继位的幼小君主。古代尺短，六尺，形容幼主尚未成人，身体矮小。

②百里——指诸侯国。

③与（yú迂）——同“欤”，语气词。

【译文】

曾子说:“可以托孤给他，可以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他，在生

死存亡的紧要关头，他能够保持大节不变。这种人是君子吗？是君子啊！”

8·7 曾子曰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①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弘毅——宽弘大量，刚强坚忍。

【译文】

曾子说：“读书的人不可以不心胸宽广大度，意志刚强坚忍，因为他重任在身而路程遥远。把实现仁当作自己的责任，负担不也是很沉重的吗？死了以后才停止，路程不也是遥远的吗？”

8·8 子曰：“兴于《诗》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《诗》可以激发我的善恶感，礼可以使我立身于社会，音乐可以使我完成修养。”

8·9 子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老百姓，可以让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，而不能让

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。”

8·10 子曰:“好勇疾贫①，乱也。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②，乱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疾——恨。

②已甚——太甚，太过分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:“喜欢勇敢却厌恨自己贫穷的人，就会犯上作乱。对于不仁的人，如果过分厌恨他，也会激出乱子来的。”

8·11 子曰: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已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:“假如有一个人，他有周公那样的智能和技艺，但只要他既骄傲又吝啬，那其他方面也是不可取的了。”

8·12 子曰:“三年学，不至于谷①，不易得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谷——俸禄。古代以谷为俸禄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读书三年，却从不想到俸禄的事，这就是不可多得的了。"

8·13 子曰："笃信好学①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②。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③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笃信——指坚信自己所行的道。

②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——一个国家发生臣弑君、子弑父的现象叫乱，有将乱的征兆叫危。

③见、隐——见，同"现"，指出来做官。隐，隐去，指不出来做官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坚信道，又喜欢学业，用生命来保护道的完善。不进入有危险的国家，不在发生祸乱的国家居住。天下太平就出来做官，天下不太平就隐居。国家太平，自己贫贱，这是耻辱；国家不太平，自己富贵，这也是耻辱。"

8·14 子曰："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不在某一职位上，就不要考虑某方面的政事。"

8·15 子曰："师挚之始①，《关雎》之乱②，洋洋乎盈耳

哉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师摯（zhì至）之始——师摯，鲁国名叫摯的乐师。“始”，乐曲的开端。

②《关雎》之乱——“乱”是乐曲的结尾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乐曲结束时演奏《关雎》的乐章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在太师摯开始演奏的时候，在结尾演奏《关雎》乐曲的时候，满耳里充满了丰富优美的音乐呀！”

8·16 子曰：“狂而不直，侗而不愿①，悾悾而不信②，吾不知之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侗（tóng铜）而不愿——侗，无知。愿，谨慎老实。

②悾悾——无能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狂妄而不直率，愚昧无知而又不谨慎老实，无能而又不讲信用，我不知道这种人怎么会这样？”

8·17 子曰：“学如不及①，犹恐失之②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不及——赶不上。这里把学习比作像追逐什么一样，唯恐赶不上。

②失之——丢掉。这里是说唯恐把好不容易学到的学问又丢失掉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学习知识时〔好像追赶什么一样〕，唯恐赶不上，〔赶上了，〕还唯恐丢失掉。"

8·18 子曰："巍巍乎①，舜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与焉②。"

【注释】

①巍巍——崇高的样子。

②不与（yù玉）——不相关。这里是说舜和禹不以有天下为乐，得了天下就好像和他们不相关似的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崇高呀！舜和禹得到了天下，而他们却觉得这好像和自己不相关似的。"

8·19 子曰："大哉尧之为君也！巍巍乎！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荡荡乎民无能名焉，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焕乎其有文章！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尧这样的君主，真是太伟大了！太崇高了！只有天最为高大，而只有尧能以天为准则。他的德行浩大无际，老百姓想要称颂他都不知道如何称颂才好。他的功业真是太大了，他的

礼乐制度是多么光焰四射呀！”

8·20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①。武王曰：“予有乱臣十人②。”孔子曰：“才难，不其然乎？唐虞之际，于斯为盛。有妇人焉，九人而已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。周之德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臣五人——相传为禹、稷、契（xiè谢）、皋陶（gāoyáo）、伯益等五人。

②乱臣——乱，治也。乱臣，即能治理国家的大臣。

【译文】

舜有贤臣五人而天下才得以治理。周武王曾说过：“我有十个治理国家的大臣。”孔子说：“人才难得呀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唐尧和虞舜以后，就数周武王那个时期人才最盛。可是，周武王十位治国大臣中还有一位妇女，实际上只有九人罢了。周文王得了三分之二的天下，仍然恪守臣节，服事殷朝，周朝的德，可以说是最高的了。”

8·21 子曰：“禹，吾无间然矣①。菲饮食，而致孝乎鬼神②，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③，卑宫室，而尽力乎沟洫④。禹，吾无间然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间然——找空子，这里是批评的意思。

②菲（fěi匪）——薄也。

③黻（fǔ甫）冕——黻，祭祀时穿的礼服。冕，这里指祭祀时戴的帽子。

④沟洫（xù绪）——即沟渠，这里指农田水利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对于禹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他的饮食很菲薄，而祭祀鬼神的祭品却很丰盛；他平日衣着简朴，而祭祀时穿着却很华美；他住的宫室很卑陋，而却尽全力去办农田水利。对于禹，我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"

子罕第九

（凡三十一章）

9·1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①。

【注释】

①罕——少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不轻易谈论利益、命运和仁德。

9·2 达乡党人曰①："大哉孔子！博学而无所成名。"子闻之，谓门弟子曰："吾何执？执御乎？执射乎？吾执御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达乡党——党名。党，见前文6·5注③。

【译文】

达乡地方的一个人说："孔子真伟大！学识渊博，可惜没有成名的专长。"孔子听到这话，便对学生们说："我干什么呢？驾车呢？射箭呢？我驾车好了。"

9·3 子曰："麻冕①，礼也；今也纯②，俭③，吾从众。拜下④，礼也；今拜乎上，泰也⑤。虽违众，吾从下。"

【注释】

①麻冕——一种麻布礼帽。

②纯——丝。

③俭——俭省。绩麻做礼帽，按规定要用经线二千四百根，细密难成，不如用丝俭省。

④拜下——古时候臣见君时的一种礼节。臣见君时需先跪拜于堂下，待升堂后再跪拜。

⑤泰——骄慢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用麻布作礼帽，这是合于古礼的；如今大家都用丝来做，这样俭省一些，我同意大家这样做。臣见君时，先在堂下跪拜，然后升堂再跪拜，这是合于古礼的。如今大家都直接升堂行跪拜礼，这是一种骄傲轻慢的表现。虽然违反大家的作法，我仍然要从古礼，在堂下跪拜。"

9·4 子绝四①：毋意②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

【注释】

①绝——绝对没有的意思。

②毋——同"无"。下同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一点也没有四种毛病：不凭空猜想，不事先作肯定判断，不固执，不自以为是。

9·5 子畏于匡①，曰："文王既没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③；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"

【注释】

①子畏于匡——畏，有戒心。匡，地名，在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南。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，孔子离卫去陈，路经匡地，匡人误以孔子为阳货，把孔子围困起来。这里的"子畏于匡"就是说孔子在匡地被围困后，心怀戒惧。下面的一段话，就是孔子在这种情况下讲的。

②文王——周文王，姓姬，名昌，周武王的父亲。文王是孔子心目中的圣人之一，孔子在这里把他视为周代文化的代表。

③后死者——孔子自谓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在匡地被人围困时，便说："周文王死了以后，一切礼乐文化不都在我这里吗？上天要丧失这种文化，那我就不会掌握这些文化了；上天如果不要丧失这种文化，那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"

9·6 太宰问于子贡曰①："夫子圣者与？何其多能也？"子贡曰："固天纵之将圣，又多能也。"子闻之，曰："太宰知我乎？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②。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太宰——官名，负责管理宫廷事务。这位太宰是哪国人，姓甚名何，已不可考。

②鄙事——指一般老百姓所从事的事。

【译文】

太宰向子贡问道："孔夫子是位圣人吧？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呢？"子贡说："这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，而且使他多才多艺。"孔子听到了，说："太宰怎么会了解我呢？我小时候由于贫穷，所以学会了许多平常的技艺。真正的君子会有这样多的技艺吗？是不会多的。"

9·7 牢曰①："子云，'吾不试②，故艺'。"

【注释】

①牢——一说是孔子的学生，姓琴，名牢，字子开，一字子张。一般多认为此说不确。

②试——用。

【译文】

牢说："孔子说过，'我因为没有被国家任用，所以学会一些技艺'。"

9·8 子曰："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。有鄙夫问于我，空空如也。我扣其两端而竭焉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我有知识吗？没有知识。有个乡下的农民问我，对他的所问我本来一点也不知道，但我把那个问题的正反两面仔细盘问后，尽力向他说明白。"

9·9 子曰："凤鸟不至①，河不出图②，吾已矣夫！"

【注释】

①凤鸟——凤凰，古代传说中的神鸟，据说只有在天下太平时才出现。

②河不出图——相传在伏羲时黄河中有龙马负图而出。据说圣王出世时才有此祥瑞之兆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凤鸟不飞来了，黄河中也没有图出现，我这一生可能是完了。"

9·10 子见齐衰者①、冕衣裳者与瞽者②。见之，虽少，必作③；过之，必趋④。

【注释】

①齐衰（zīcuī咨崔）——丧服。

②冕衣裳者——冕，帽。衣，上服。裳，下服。这里均指做官的穿的礼服而言。"冕衣裳者"，这里指做官的。

③作——站起来。表示敬意。

④趋——快步走。表示敬意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看见穿丧服的人、戴礼帽穿礼服的人和盲人。相见时，他们虽然年轻，孔子也一定站起来；走过这些人面前时，也一定要快步走。

9·11 颜回喟然叹曰①："仰之弥高②，钻之弥坚；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③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，欲罢不能。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尔④。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⑤。"

【注释】

①喟（kuì溃）然——叹息的样子。

②仰之弥高——仰，仰望。弥，更加。这句是说孔子的学问高不可及。"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；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"这几句都是形容孔子学问的高深和不可捉摸。

③循循——有次序。

④卓尔——直立的样子。

⑤末由——不知从什么地方的意思。这里是说，学习越深入，进步就越难。

【译文】

颜渊感叹道："老师的学识，抬头仰望，越觉得高；越努力钻研，越觉得深。看着好像在前面，忽然又好像在后面。老师善于有次序地诱导我，用各种文献来丰富我的知识，又用一定的礼节来约束我的行为，使我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。我已经用尽了我的才力，似乎这学识就立在我的面前。到了这个地步，虽然想再前进一步，却不知怎么办了。"

9·12 子疾病，子路使门人为臣①。病间②，曰："久矣哉，由之行诈也！无臣而为有臣。吾谁欺？欺天乎！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，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③！且予纵不得大葬④，予死于道路乎？"

【注释】

①为臣——臣，这里指家臣。孔子当时已去职，没有家臣。子路为了尊敬孔子，让他的门人充当家臣，负责料理丧事。孔子认为子路的所为是欺骗，故在下文责备了他。

②病间（jiàn见）——间，少差。"病间"，即病略好一些。

③无宁——"无"是发语词，无义。"无宁"即宁可。

④大葬——古代君臣的葬礼。这里指大夫的葬礼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病重，子路让孔子的门徒作孔子的家臣，负责料理后事。后来孔子的病渐渐好转，便说："仲由干这种弄虚作假的事太长久了呀！我本无家臣，却硬要装做有家臣。我欺骗谁呢？欺骗上天吗？而且我与其在家臣的料理下死去，宁肯在你们这些学生的照料下死去，不是好些吗？我即使不能用隆重的葬礼来安葬，难道会死在道路上吗？"

9·13 子贡曰："有美玉于斯，韫椟而藏诸①？求善贾而沽诸②？"子曰："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贾者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韫椟（yùndú运读）——韫，收藏。椟，柜子。韫椟，收藏在柜子里。

②求善贾（gǔ古）而沽诸——贾，商人。沽，卖。

【译文】

子贡说："这里有块美玉，是把它收藏在柜子里呢？还是找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？"孔子说："卖掉，卖掉！我正等待识货的人来买呢！"

9·14 子欲居九夷①。或曰："陋，如之何？"子曰："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"

【注释】

①九夷（yí移）——夷，古代对东方一些后进部族的称呼。"九夷"是对这些部族的总称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想搬到九夷的地方去住。有人说："那里太落后，怎么好住呢？"孔子说："有君子住在那里，还有什么落后的呢？"

9·15 子曰："吾自卫反鲁①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②。"

【注释】

①自卫反鲁——孔子周游各国，于鲁哀公十一年冬返回鲁国。反，通"返"。

②《雅》《颂》——这里指《雅》乐和《颂》乐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我从卫国回到鲁国后，才把《诗》的乐曲进行了整理，使《雅》乐和《颂》乐各得其适当的位置。"

9·16 子曰："出则事公卿，入则事父兄，丧事不敢不勉，不为酒困，何有于我哉？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如果在朝廷，就能服事公卿，在家里就能服事父兄，遇到丧事，不敢不尽力去做，喝酒有节制，不为酒所醉，这些事我有哪些做到了呢？"

9·17 子在川上，曰："逝者如斯夫！不舍昼夜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在河边说道："消失的时光像这河水一样吧！日夜不停地流去。"

9·18 子曰："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我没有看见过像喜好美色那样喜好道德的人。"

9·19 子曰："譬如为山，未成一篑①，止，吾止也。譬如平地，虽覆一篑，进，吾往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篑（kùi溃）——土筐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譬如用土来堆山，再加一筐土便成山了，却突然停

止，不加上去，那是我自己要停止的。又譬如在平地上堆山，即使刚倒下一筐土，如果前进了，那是我自己要前进的。”

9·20 子曰：“语之不惰者，其回也与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告诉了他，就能照我说的去做而从不懈怠的人，大概只有颜回一个人吧！”

9·21 子谓颜渊，曰：“惜乎！吾见其进也，未见其止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谈到颜回时，说道：“可惜这个人死了！我只看见他不断前进，从没有见过他停止的时候。”

9·22 子曰：“苗而不秀者有矣夫！秀而不实者有矣夫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庄稼发苗不吐穗扬花的，有过吧！吐穗扬花而不结果实的，有过吧！”

9·23 子曰：“后生可畏，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？四十、五

十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年轻人是可怕的，怎么能够知道他们的将来不如今天的人呢？一个人到了四、五十岁还不能闻名于世，这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。”

9·24 子曰：“法语之言①，能无从乎？改之为贵。巽与之言②，能无说乎③？绎之为贵④。说而不绎，从而不改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法语之言——正正经经说的话。

②巽（xùn逊）与之言——巽，恭顺。与，称许。巽与之言，指顺从自己意思的话。

③说——同“悦”。

④绎（yì亦）——这里当分析讲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〔别人〕正正经经说的话？能不接受吗？〔光接受还不够，〕只有改正错误才是可贵的。〔别人〕顺从自己意思的话，〔听了〕能不高兴吗？〔不要只管高兴，〕分析一下才是可贵的。只是高兴而不加分析，口头接受而实际不改，这种人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。”

9·25 子曰：“主忠信，毋友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①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参见前文1·8章注释和译文。

9·26 子曰："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一国军队的将帅是可以夺取的，一个老百姓的志向却不能强迫他改变。"

9·27 子曰："衣敝缊袍①，与衣狐貉者立，而不耻者，其由也与？'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②？'"子路终身诵之。子曰："是道也，何足以臧？"

【注释】

①衣敝缊（yùn运）袍——衣，动词，穿。敝，坏。缊，旧丝棉絮。衣敝缊袍，穿着破旧的丝棉袍。

②不忮（zhì志）不求，何用不臧（zāng脏）——语见《诗经·邶风·雄雉》。忮，嫉妒。求，贪求。臧，善，好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穿着破旧粗糙衣服，和穿着华贵狐貉皮衣的人站在一起，却不感到惭愧的，大概只有仲由一个人吧？正如《诗经》中说：'不嫉妒，不贪求，哪有不好的呢？'"子路听到后，便得意地老是背诵这两句诗。孔子又说："只这样，怎么能算实足的好呢""

9·28 子曰："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①。"

【注释】

①彫——同“凋”，凋落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到了天气寒冷时，才知道松柏树是最后凋落的。”

9·29 子曰：“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聪明的人没有疑惑，有仁德的人没有忧虑，勇敢的人没有畏惧。”

9·30 子曰：“可与共学，未可与适道①；可与适道，未可与立②；可与立，未可与权③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适道——适，往。适道，达到道。

②立——志向坚定不变。

③权——秤锤。秤锤能够权衡物的轻重，“可与权”，这里是说能够辨别轻重好坏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可以和他一道学习的人，不一定能够和他一道达到道；可以一道和他达到道的人，不一定能够和他做到坚定不变；可以和他一道做到坚定不变的人，不一定能够和他一道做到通权达变。”

9·31 “唐棣之华①，偏其反而。岂不尔思？室是远而。”子曰：“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唐棣之华——唐棣，一种树。华，花。

【译文】

古代有这样几句诗：“唐棣树的花，翩翩地摇摆着，先开后合。难道我不想念你？只因你住得太远了。”孔子说：“他是不肯想念你罢了，如果想念，那还有什么远的呢？”

乡党第十

（凡一章分为二十七节）

10·1 孔子于乡党，恂恂如也，似不能言者。其在宗庙朝廷，便便言，唯谨尔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在自己家乡显得很恭顺，好像不会说话一样。而在宗庙和朝廷的时候，却把要说的话都明白地说出来，只是比较谨慎罢了。

10·2 朝，与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①；与上大夫言，誾誾如也②。君在，踧踖如也③，与与如也④。

【注释】

①侃侃（kǎn砍）——刚毅正直，这里指说话时理直气壮，从容不迫。

②誾誾（yín银）——和悦的意思。

③踧踖（cù jí促吉）——恭敬不安的意思。

④与与——行步安舒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在朝廷上，当君主还没有来时，和同级的官吏说话，刚

教正直的样子；和上大夫说话，委婉和乐的样子。君主来了，恭敬不安的样子，而又威仪适度。

10·3 君召使摈，色勃如也，足躩如也①。揖所与玄，左右手，衣前后，襜如也②。趋进③，翼如也④。宾退，必复命曰："宾不顾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躩（jué决）如——足步盘旋的样子。之所以如此，是为了表示对君命的尊重。

②襜（chān搀）——摇动而整齐。

③趋进——快步前进。这是一种表示敬意的行为。

④翼如也——如鸟展翅一样。

【译文】

鲁君召孔子去接待宾客，他的脸色便马上现出庄重的样子，走起路来，脚步盘旋，现出郑重的样子。向和他站在一起的人作揖，向左拱拱手，向右拱拱手，礼服前后仰俯，不住摇动，却显得很整齐的样子。当快步前进时，姿态犹如鸟儿展翅一样。贵宾辞退后，一定要去回报君主说："贵宾已经远去不回头了。"

10·4 入公门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容。立不中门，行不履阈①。过位，色勃如也，足躩如也，其言似不足者。摄齐升堂②，鞠躬如也，屏气似不息者。出，降一等，逞颜

色，怡怡如也。没阶趋③，翼如也。复其位，踧踖如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阈（yì玉）——门坎。

②摄齐（shè zī社咨）——摄，抠。齐，衣服的下缝。摄齐，指用手指抠住衣服的下缝往上提，使衣下襟离开地面，以免被绊倒而失礼。

③没阶趋——有的本子在“趋”之后有“进”字。断句为：“没阶，趋进，翼如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走进朝廷的大门，恭敬地弯着身子，好像无容身之地一样。站立时不敢站在门中间，行走时不敢踩门坎。经过国君的座位时，脸色立即庄重起来，脚步也快了起来，说话时声音低微，好像说不出来一样。两手提起衣襟走上朝堂时，恭敬地弯着腰，憋住气好像停止呼吸一样。出来时，下一级台阶，脸色便放松起来，显出和悦的样子。下完台阶，便快步走，像鸟儿舒展翅膀一样。回到堂下自己的位置上，心里还表现出恭敬不安的样子。

10·5 执圭①，鞠躬如也，如不胜②。上如揖，下如授。勃如战色，足蹜蹜如有循③。享礼④，有容色。私觌⑤，愉愉如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圭（guī归）——一种尖头长方形的玉器。大夫受命出使别的诸侯国时拿着圭。

②胜（shēng升）——能够负担。

③蹜蹜（sù宿）——举步小而频促的样子。

④享礼——享，献。享礼，指使臣向主人进献礼物的仪式。

⑤觌（dí敌）——相见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出使别的诸侯国，举行典礼时，拿着圭，恭敬地弯着腰，好像力量不够，举不起来一样。拿高一点好像在作揖，拿低一点好像递给人东西。脸上显出战栗惧怕的颜色，脚步小而频促，好像沿着什么东西走一样。献礼的时候，满脸和悦之色。私下相会时，便显得很轻松愉快的样子。

10·6 君子不以绀缯饰①，红紫不以为亵服②。当暑，袗絺绤③，必表而出之。缁衣④，羔裘⑤；素衣，麑⑥裘；黄衣，狐裘。亵裘长，短右袂⑦。必有寝衣，长一身有半。狐貉之厚以居。去丧，无所不佩。非帷裳⑧，必杀之⑨。羔裘玄冠不以吊⑩。吉月，必朝服而朝。

【注释】

①绀（gàn干）缯（zōu邹）饰——绀，深青中带红的颜色，通常称天青色。缯，黑中带红的颜色，通常称红青色。饰，镶边。

②亵（xiè泻）服——平时在家穿的衣服。

③袗（zhěn珍）絺（chī痴）绤（xì细）——袗，单衣。絺，细葛布。绤，粗葛布。

④缁（zī兹）——黑色。

⑤羔裘——这里指黑羊羔皮袍。

⑥麑（ní尼）——这里指白色小鹿皮袍。

⑦短右袂（mèi妹）——袂，袖子。右袖短，为了做事时方便。

⑧帷裳——上朝和祭祀时穿的礼服，用整幅布做成，不剪裁，多余的布打成褶子。

⑨必杀之——一定要裁剪掉多余的布。

⑩玄冠——一种黑色礼帽。

⑪吉月——每月初一。

【译文】

君子不用天青色或红青色的布做镶边，不用红色和紫色的布做平常在家里穿的衣服。夏天，穿粗的或细的葛布单衣，但一定要先穿上衬衣，把葛布单衣套在外边。天冷时，穿黑色羊羔皮袍，外加黑色罩衣；穿白色鹿皮袍，外加白色罩衣；穿黄色狐皮袍，外加黄色罩衣。平时在家里穿的皮袍比礼服要做得长一些，右边的袖子要短一些。睡觉一定要有睡衣，睡衣要有一身半长。狐貉的皮毛深而温厚，做平时在家穿的皮袍最合适。服丧期满，脱去丧服后，什么饰物都可佩带。如果不是上朝或祭祀时穿的礼服，一定要裁剪掉多余的部分。不穿黑羊羔皮袍和戴着黑色礼帽去吊丧。每月初一，一定要穿着朝服去朝贺。

10·7 齐①，必有明衣②，布。齐必变食③，居必迁坐④。

【注释】

①齐——同“斋”，斋戒。

②明衣——浴衣。洗完澡后，穿上明衣，明洁其体。

③变食——改变平时的饮食。指不饮酒，不茹荤，不吃葱蒜等具有浓厚气味的蔬菜。

④迁坐——改换平常的住处。指斋戒时要和妻妾分居另住。

【译文】

斋戒沐浴时，一定要备有用布做的浴衣。斋戒的时候，一定

要改变平日吃的饮食，居住的地方也必须更换，〔不能住在平日住的地方。〕

10·8 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。食馊而饐①，鱼餒而肉败②，不食。色恶，不食。臭恶，不食。失饪，不食。不时③，不食。割不正④，不食。不得其酱不食。肉虽多，不使胜食气⑤。唯酒无量，不及乱⑥。沽酒市脯不食。不撤姜食，不多食。

【注释】

①馊（yì意）而饐（ài爱）——馊，食物经久而发臭。饐，食物经久而变味。

②鱼餒（něi）而肉败——鱼腐烂叫“餒”，肉腐烂叫“败”。

③不时——指五谷不成，水果未熟。以上这些东西吃了容易伤人，所以说“不食”。

④割不正——指肉割得不方正。

⑤食气——气同“饩（xì戏）”，食气，食料。

⑥乱——神志昏乱，指酒醉。

【译文】

粮食不嫌舂得精，肉不嫌切得细。粮食日久变味了，鱼和肉腐烂变质了，都不吃。食物变得颜色难看了，不吃。食物变得气味难闻了，不吃。肉切得不方正，不吃。烧肉时酱用得不当，不吃。席上的肉虽多，吃时不能超过所吃饭的数量。只有酒不限量，但不要喝醉。买来的酒和肉干不吃。每顿饭必吃姜，但也要适可而止。

10·9 祭于公，不宿肉①。祭肉不出三日②。出三日，不食之矣。

【注释】

①不宿肉——不把肉留到第二天。古代大夫或士参加助君祭祀之礼，所分祭肉，带回后，必须立即颁赐，不等经宿，以示不留神惠。

②祭肉——指家祭时用过的肉。

【译文】

参加国家祭祀时分到的祭肉，不留到第二天。家祭用过的肉存留的时间不超过三天。超过三天，就不吃它了。

10·10 食不语，寝不言。

【译文】

吃饭的时候不和别人讲话，睡觉的时候自己也不讲话。

10·11 虽疏食菜羹，必祭①，必齐如也②。

【注释】

①必祭——有的版本作“瓜祭”，疑误。古人吃饭时，将所吃的东西各拿出一点，放于食具之间，以祭最初发明饮食的人，表示不忘本。

②齐——同“斋”。

【译文】

虽然吃的粗米饭蔬菜汤，也要各拿出一点来祭一祭，而且一

定要像斋戒那样诚心敬意。

10·12 席不正①，不坐。

【注释】

①席——席子。古代没有椅凳，都是在地上铺上席子，席地而坐。

【译文】

席子铺得不正，不坐。

10·13 乡人饮酒，杖者出①，斯出矣。

【注释】

①杖者——持拐杖的人，这里指老人。

【译文】

和本乡的人一起饮酒，饮完酒后，要等老年人出去了，自己才出去。

10·14 乡人傩①，朝服而立于阼阶②。

【注释】

①傩(nuó挪)——古时一种迎神驱逐疫鬼的风俗。

②阼(zuò作)阶——东面的台阶，主人站立的地方。

【译文】

本乡人迎驱神鬼，便穿上朝服立在东面的台阶上。

10·15 问人于他邦，再拜而送之。

【译文】

托人向在其他国家的朋友问好时，要向受托的人拜两次送别。

10·16 康子馈药①，拜而受之。曰："丘未达，不敢尝。"

【注释】

①馈(kuì愧)——赠送。

【译文】

季康子赠药给孔子，孔子拜谢后接受了。说："我对这药性不了解，不敢尝。"

10·17 厩焚①。子退朝，曰："伤人乎？"不问马。

【注释】

①厩(jiù旧)——马棚。

【译文】

马棚失火，孔子从朝廷回来，说："伤人了吗？"没有问到马。

10·18 君赐食，必正席先尝之。君赐腥，必熟而荐之①。君赐生，必畜之。侍食于君，君祭，先饭。

【注释】

①荐——上供。

【译文】

君主赐给熟食，孔子一定铺正了坐席先尝一尝。君主赐给生肉，一定煮熟了先给祖宗上供。君主赐给活物，一定养着它。陪君主一道吃饭，在君主举行饭前的祭礼时，抢先替君主尝饭。

10·19 疾，君视之，东首①，加朝服②，拖绅③。

【注释】

①东首——头朝东。

②加朝服——把上朝时穿的朝服加盖在身上。孔子病卧在床上，君主来看他，他无法起来穿上朝服迎接君立，为了不失礼于君，就把朝服加盖在身上。

③拖绅——绅，腰间大带。拖绅，指腰带向下拖着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病在家里，君主来看视他时，他便头朝东，把朝服盖在

身上，拖着大带。

10·20 君命召，不俟驾行矣①。

【注释】

①俟(sì四)——等待。

【译文】

君主召见，孔子不等驾好车，便先步行走了。

10·21 入太庙，每事问①。

【注释】

①参见前文3·15条注释和译文。

10·22 朋友死，无所归，曰："于我殡。"

【译文】

朋友死了，没有人管，孔子说："丧葬的事由我来负责。"

10·23 朋友之馈，虽车马，非祭肉，不拜。

【译文】

朋友赠送的礼品，虽然是车马这样的重礼，只要不是祭肉，孔子在接受的时候便不行拜礼。

10·24 寝不尸①，居不容②。

【注释】

①尸——这里指仰卧着像死尸一样。

②居不容——居，居家，即在家里的时候。容，容仪。这里指祭祀或接见宾客时那种严肃有礼貌的样子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睡觉不像死尸一样直挺着，平时在家闲住不讲究那么多礼仪。

10·25 见齐衰者①，虽狎②，必变。见冕者与瞽者，虽亵③，必以貌。凶服者式之④。式负版者⑤。有盛馔，必变色而作。迅雷风烈必变⑥。

【注释】

①齐衰(zīcuī咨崔)——丧服名，五服之一。

②狎(xiá匣)——亲近，亲热。

③亵(xiè谢)——燕见，平常的会见，这种会见不用君臣之礼。

④式——同“轼”，车前横木，供扶手用。这里作动词用。古人在车上表示敬意时就将身子向前俯，用手扶住轼。

⑤版——国家图籍。

⑥风烈——烈，猛烈。风烈，猛烈的大风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看见穿齐衰这种丧服的人，虽然是关系亲近的，也一定改变态度。看见戴礼帽的人和盲人，虽然是一般性的见面，也一定礼貌相待。如果坐着车在路上遇到穿丧服的人，就把身子微向前俯，用手扶住车前的横木。遇见背负着国家图籍的人，也是这样。做客时如果有丰盛的饭菜，也一定改变态度，站立起来表示谢意。遇见迅雷和大风，也一定改变态度。

10·26 升车，必正立，执绥①。车中，不内顾，不疾言，不亲指。

【注释】

①绥(suí随)——车上绳索，上车时用手拉着它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上车时，一定先端端正正地站好，然后拉着车上的绳索上车。在车上，不回头看，不马上就说话，不亲手指划。

10·27 色斯举矣①，翔而后集。曰："山梁雌雉，时哉时哉！"子路共之，三嗅而作。

【注释】

①色斯举矣——色，脸色。举，鸟儿飞起来。这段文字，自古以来很

多人都怀疑有脱误，我们也有同感，现只能选取前人注释较合理者译出。

【译文】

〔孔子和子路走在山谷中，看见几只野鸡。〕孔子脸色动了一下，野鸡便飞向天空，盘旋了一阵，便落在一处。孔子说："这些山梁上的母野鸡，得其时呀！得其时呀！"子路向它们拱拱手，〔它们受了惊，〕便叫了几声飞走了。

先进第十一

（凡二十章）

11·1 子曰："先进于礼乐①，野人也②；后进于礼乐①，君子也②。如用之，则吾从先进。"

【注释】

①先进，后进——先进，前辈。后进，后辈。二者皆指仕进的先后而言。

②野人、君子——野人，郊外之民，即鄙陋的人。君子，贤士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前辈仕进的人，对于礼乐文质相配适宜，现在反而讥笑他们是鄙陋的野人；后辈仕进的人，对于礼乐重文轻质，现在反而说他们是君子。如果用起礼乐来，我情愿依从前辈仕进的人。"

11·2 子曰："从我于陈、蔡者①，皆不及门也②。"

【注释】

①从我于陈、蔡者——指孔子在陈、蔡间绝粮时跟随他的那些弟子。

②不及门——指不在孔子的门下。孔子周游列国返鲁后，原来跟随他

在陈、蔡间一块受难的弟子，死的死，做官的做官，回家的回家，都离开了他的门下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跟随我在陈、蔡间受绝粮之苦的那些人，现在都不在我这里了。"

11·3 德行：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语：宰我、子贡。政事：冉有、季路。文学：子游、子夏。

【译文】

德行好的：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。会说话的：宰我、子贡。善于办理政事的：冉有、季路。了解古代文献的：子游、子夏。

11·4 子曰："回也非助我者也，与吾言无所不说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颜回不是个能帮助我的人，他对我的话没有一句不喜欢的。"

11·5 子曰："孝哉闵子骞！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闵子骞真孝顺呀！别人对他的称赞竟然和他父母兄

弟对他的称赞没有什么不同。”

11·6 南容三复白圭①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白圭——一种玉器。这里指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篇中关于白圭的四句诗：“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。”大意是说，白圭的污点尚可磨掉，我们言语中的污点便无法去掉。

【译文】

南容反复诵读关于白圭的几句诗，孔子便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。

11·7 季康子问：“弟子孰为好学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则亡。”

【译文】

季康子问：“你的学生中谁是好学的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有个叫颜回的好学，不幸短命死了，现在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。”

11·8 颜渊死，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椁①。子曰：“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鲤也死②，有棺而无椁。吾不徒行以为之椁。以吾从大夫之后③，不可徒行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椁——颜路，名无繇(yóu由)，字路，颜回的

父亲，也是孔子的学生。椁(guǒ果)，一作“槨”。棺外的套棺。

②鲤——孔子的儿子，字伯鱼。死时五十岁，当时孔子七十岁。

③从大夫之后——这是一种自谦的说法。意思是说，我也曾经是大夫。孔子曾经做过鲁国的司寇，是大夫之位。

【译文】

颜渊死了，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替颜渊买个外椁。孔子说:“儿子虽然有有才能与无才能之分，但总都是自己的儿子。鲤死了，也只有棺而没有椁。我不能卖掉车子步行来替他买椁。因为我曾经做过大夫，是不可以步行的。”

11·9 颜渊死。子曰:“噫！天丧予①！天丧予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天丧予——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，孔子把他视为自己学说的继承人，现在他先于自己而死，孔子极为悲痛，故有“天丧予”之叹。

【译文】

颜渊死了，孔子说:“哎呀！老天爷要我的命呀！老天爷要我的命呀！”

11·10 颜渊死，子哭之恸①。从者曰:“子恸矣！”曰:“有恸乎②？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③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恸(tòng痛)——非常悲哀。

②有恸乎——孔子由于过分哀伤，已不自知，故问。

③夫(fú扶)人——这个人，指颜渊。

【译文】

颜渊死了，孔子哭得很悲哀。跟随孔子的人说："您太悲哀了！"孔子说："是太悲哀了吗？我不为这个人悲哀，还为谁悲哀呢？"

11·11 颜渊死，门人欲厚葬之。子曰："不可。"门人厚葬之。子曰："回也视予犹父也，予不得视犹子也①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予不得视犹子也——孔子在这里是说，不能像安葬自己的儿子那样安葬颜回。

【译文】

颜渊死了，孔子的学生想要用厚礼安葬他。孔子说："不能这样做。"学生们还是用厚礼安葬了颜渊。孔子说："颜回把我像父亲一样看待，我却不能像对儿子那样看待他。这不是我的过失，是那些学生这样做的呀。"

11·12 季路问事鬼神。子曰："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"曰："敢问死。"曰："未知生，焉知死？"

【译文】

子路问祭祀鬼神的事。孔子说："不能服事人，怎么能服事鬼？"子路又说："我大胆地问问死的道理。"孔子回答说："不知道生的道理，怎么能够知道死的道理？"

11·13 闵子侍侧，闇闇如也；子路，行行如也①；冉有、子贡，侃侃如也。子乐。"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②。"

【注释】

①行行——刚强的样子。

②然——语气词。

【译文】

闵子骞侍立在孔子旁边，和颜悦色的样子；子路呢，显得刚强的样子；冉有、子贡呢，有一种理直气壮而又从容不迫的样子。孔子很快乐。随后又说："像子路这样，怕不得好死吧！"

11·14 鲁人为长府①。闵子骞曰："仍旧贯②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"子曰："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"

【注释】

①鲁人为长府——鲁人，这里指鲁国执政的人。为，改修。府，藏货财的仓库。长府，鲁国的仓库名。为长府，改修旧有的长府库。

②仍旧贯——仍，因，照着。贯，事。仍旧贯，依照原有的样子，即不用改修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鲁国的执政者要改修长府库。闵子骞说："保持原有的样子，怎么样？何必要改修呢？"孔子说："闵子骞这个人不轻易说话，一说话一定言中要害。"

11·15 子曰："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①？"门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"由也升堂矣，未入于室也②。"

【注释】

①瑟(sè色)——古代一种拨弦的乐器，一般有二十五弦，每弦有一柱。孔子并不是不喜欢子路弹瑟，而是不喜欢子路所弹的曲调，所以说为什么要在我这里弹瑟呢！

②升堂、入室——堂，正厅。室，内室。入门、升堂、入室，比喻做学问时所达到的几个阶段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仲由弹瑟，为什么要在我这里弹呢！"孔子的学生因此就不敬重子路。孔子说："仲由嘛，学问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，只是还不够高深罢了。"

11·16 子贡问："师与商也孰贤？"子曰："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。"曰："然则师愈与？"子曰："过犹不及。"

【译文】

子贡问："子张和子夏谁强一些？"孔子说："子张过分了些，子夏似乎有些赶不上。"子贡说："那么子张强一些吗？"孔子说："过分

和赶不上是一样的。”

11·17 季氏富于周公①，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②。子曰：“非吾徒也。小子鸣鼓而攻之，可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周公——指周公旦。

②聚敛而附益之——冉求为季氏家臣，实行田赋制度，为季氏增加了财富，孔子对此表示反对。敛，赋税。附益，增加。

【译文】

季氏比周公还富有，冉求却又帮他实行田赋制度，替他增加更多的财富。孔子说：“冉求不是我的学生了，你们学生可以公开攻击他。”

11·18 柴也愚①，参也鲁，师也辟②，由也喭③。

【注释】

①柴——高柴，字子羔，孔子的学生。

②辟——虚浮，偏颇。

③喭(yàn燕)——粗俗。

【译文】

高柴愚笨，曾参迟钝，颛孙师偏颇，仲由粗俗。

11·19 子曰：“回也其庶乎①，屡空②。赐不受命③，而

货殖焉，亿则屡中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庶——庶几，差不多。

②空(kòng控)——贫穷。

③命——天命。

④亿则屡中(zhòng众)——亿，同“臆”，揣度，猜测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颜回的道德学问差不多了吧，可是他常常很贫穷。端木赐不安于命，去做买卖，猜测行情，竟常常猜中。”

11·20 子张问善人之道。子曰：“不践迹，亦不入于室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张问怎样才能做善人。孔子说：“善人不踩着别人的足迹走，但他的学问也达不到完善的地步。”

11·21 子曰：“论笃是与①，君子者乎？色庄者乎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论笃是与——笃，诚恳。与，赞许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〔我〕称赞言论诚实的人，〔但要考查一下，这种人〕是真正的君子呢？还是伪装庄重的人呢？”

11·22 子路问："闻斯行诸？"子曰："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闻斯行之？"冉有问："闻斯行诸？"子曰："闻斯行之。"公西华曰："由也问'闻斯行诸'子曰'有父兄在'；求也问'闻斯行诸'，子曰'闻斯行之'。赤也惑，敢问。"子曰："求也退，故进之；由也兼人①，故退之。"

【注释】

①兼人——胜人，胜过人，一人抵几个人。

【译文】

子路问："听到了就实行起来吗？"孔子说："有父兄在，怎么能够随便听到了就实行起来？"冉有问："听到了就实行起来吗？"孔子说："听到了就实行起来。"公西华说："仲由问'听到了就实行起来吗'，您说'有父兄在'；冉求问'听到了就实行起来吗'，您说'听到了就实行起来'。我有些不明白，大胆来问问您。"孔子说："冉有做事往往畏缩不前，因此我鼓励他；仲由的勇气一人抵几人，敢于作为，所以我让他慎重。"

11·23 子畏于匡，颜渊后。子曰："吾以女为死矣。"曰："子在，回何敢死？"

【译文】

孔子在匡地被人围困，颜渊失落于后，最后才来。孔子说："我以为你死了。"颜渊说："您还活着，我怎么敢先死呢？"

11·24 季子然问①："仲由、冉求可谓大臣与？"子曰："吾

以子为异之问，曾由与求之问。所谓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今由与求也，可谓具臣矣。”曰：“然则从之者与？”子曰：“弑父与君，亦不从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季子然——季氏的同族人。

【译文】

季子然问：“仲由和冉求可以说是大臣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我以为你问的是别人，原来问的是由和求呀。称作大臣的人，能够用先王之道来侍奉君主，如果不能这样做，宁可辞职不做官。现在由和求两个人，可以算是个一般的大臣罢了。”季子然又说：“那么，他们一切都会顺从季氏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杀父亲和杀君主的事，他们也不肯顺从的。”

11·25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。子曰：“贼夫人之子①。”子路曰：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？”子曰：“是故恶夫佞者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贼夫人之子——子路为季氏家臣，任命子羔做费县的县宰，孔子认为子羔虽然本质很好，但未曾学习就让他做官治民，这是害了他。

②有民人焉句——这是说治民事神也是学习。这句话不是子路的本意，但他被孔子问得理屈词穷，故意用此话辩解，所以孔子才说“是故恶夫佞者”。

【译文】

子路让子羔去做费县的县长。孔子说：“你这是害人子弟。”子

路说?“费县有老百姓，有祭土地神的社，有祭五谷神的稷，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算是学问呢?”孔子说?“所以我讨厌那花言巧辩的人。”

11·2 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①。子曰:“以吾一日长乎尔，毋吾以也②。居则曰③:‘不吾知也!’如或知尔，则何以哉?”子路率尔而对曰:“千乘之国，摄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；由也为之，比及三年④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⑤。”夫子哂之。“求! 尔何如:”对曰:“方六七十⑥，如五六十⑦求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。如其礼乐，以俟君子。”“赤! 尔何如?”对曰:“非曰能之，愿学焉。宗庙之事，如会同，端章甫⑧，愿为小相焉⑨。”“点! 尔何如?”鼓瑟希⑩，铿尔⑪，舍瑟而作⑫，对曰:“异乎三子者之撰⑬。”子曰:“何伤乎? 亦各言其志也。”曰:“莫春者⑭，春服既成⑮，冠者五六人⑯，童子五六人，浴乎沂⑰，风乎舞雩⑱，咏而归。”夫子喟然叹曰:“吾与点也⑲!”三子者出，曾皙后。曾皙曰:“夫三子者之言何如?”子曰:“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”曰:“夫子何哂由也?”曰:“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是故哂之。”“唯求则非邦也与?”“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?”“唯赤则非邦也与⑳?”“宗庙会同，非诸侯而何? 赤也为之小，孰能为之大? ”

【注释】

①曾皙——名点，曾参的父亲，也是孔子的学生。

②毋吾以也——毋，不要。以，同“已”，止。这句话是说，不要因

为我年长而不敢发言。

③居——闲居，在家。

④比(bǐ必)及——等到。

⑤方——方向。知方，明白道理。

⑥方六七十——每边长六七十里的地方。

⑦如——或者。

⑧端章甫——端，古代礼服的名称；章甫，古代礼帽的名称。

⑨相(xiàng象)——赞礼人，即祭祀、会盟时当司仪的人。小相，这里是自谦的意思。

⑩鼓瑟希——鼓，弹。希，同“稀”，指弹瑟的节奏逐渐稀疏。

⑪铿(kēng坑)尔——象声词，指弹瑟结束时最后的声音。

⑫舍瑟而作——舍，放下。作，站起来。

⑬撰——具有，指所具有的本领。

⑭莫——同“暮”。

⑮春服既成——春天的服装已经穿定了。

⑯冠者——成年人。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，表示已经成人。

⑰沂(yí移)——水名。在今山东曲阜县南。此水有温泉流入，所以暮春即可沐浴。

⑱舞雩(yú于)——地名。在今山东曲阜县南，原是鲁国祭天求雨的地方，那里有祭坛和树木，凉快宜人。

⑲与——赞许，同意。

⑳唯——语首词，没有意义。

【译文】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陪孔子坐着。孔子说：“我比你年纪大几岁，不要〔因为我比你们年长，〕就不敢发表意见。平日你们闲居时老说：‘没有人知道我呀！’假若有人知道你们，〔要任用你们，〕那你们要怎么样呢？”子路急忙答道：“具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，夹在大国的中间，外有别国军队侵犯，国内又有灾荒，这样的国家让我去治理，只要三年，就可以使人民勇敢，而且明白一些道理。”孔子听了，微微地一笑。〔孔子又问：〕“冉求！你怎么

样？”冉求回答说：“一个六七十里见方，或者五六十里见方的国家，让我去治理，只要三年，可以使人民吃饱穿暖，至于礼乐教化的事情，那只有等贤人君子了。”〔孔子又问：〕“公西华！你怎么样？”公西华回答说：“不敢说我能胜任，只是说我愿意学习学习。宗庙祭祀的事，或者与别国会盟的事，我愿穿上礼服，戴上礼帽，担任一个小小的司仪。”〔孔子又问〕：“曾点！你怎么样？”正在弹瑟的曾点弹瑟渐近尾声，铿的一声，放下瑟，站起来回答说：“我的想法和他们三位有些不同。”孔子说：“那有什么妨碍呢？不过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！”曾点说：“暮春三月，春天的服装已经穿定了，相约上五六个成年人，六七个小孩，在沂水里洗洗澡，在舞雩台上吹吹风，一路唱着歌走回来。”孔子长叹一声说：“我赞同曾点的想法呀！”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三人退了出来，曾皙后走。曾皙问道：“他们三人的话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也不过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。”曾皙又说：“您为什么要笑仲由呢？”孔子说：“治理国家要讲求礼让，可是他的话一点也不谦虚，所以我笑他。”〔曾皙又问：〕“难道冉求所讲的不是国家吗？”〔孔子说：〕“哪里见得六七十里见方或者五六十里见方的地方就不是国家呢：”〔曾又问：〕“公西赤所讲的不是国家吗？”〔孔子说：〕“有宗庙和同别国的会盟，不是国家是什么？如果公西赤只能做个司仪那样的小相，那谁还能做大事呢？”

颜渊第十二

（凡二十四章）

12·1 颜渊问仁。子曰："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①。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"颜渊曰："请问其目②。"子曰："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"颜渊曰："回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归仁——归，与，称赞。仁，仁人。

②目——条目，纲目。

【译文】

颜渊问怎样实践仁德。孔子说："克制自己的私欲，使言行合于礼，这就是仁。一旦这样做了，天下的人就会称赞你是个仁人。实践仁德完全在自己，难道还靠别人吗？颜渊说："请问实践仁德的要领。"孔子说："不合于礼的事不看，不合于礼的事不听，不合于礼的事不说，不合于礼的事不做。"颜渊说："我虽然愚笨，也一定要按照你的话去做。"

12·2 仲弓问仁。子曰："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。

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在邦无怨①，在家无怨。”仲弓曰：“雍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在邦——在诸侯之邦做官。下文“在家”，指在卿大夫之家做官。

【译文】

仲弓问怎样实践仁德。孔子说：“出门做事如同接待贵宾一样，使唤老百姓就如同承奉重大祭祀一样。自己不喜欢的事，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，在邦、家做事，都要让人家没有怨恨。”仲弓说：“我虽然愚笨，也一定要按您的话去做。”

12·3 司马牛问仁①。子曰：“仁者，其言也讱②。”曰：“其言也讱，斯谓之仁已乎？”子曰：“为之难，言之得无讱乎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司马牛——孔子学生，姓司马，名耕，字子牛。司马牛多言而躁，孔子针对他这一缺点说了下面的话。

②讱(rèn刃)——难的意思，说话不流畅。这里是说不要轻易说话。

【译文】

司马牛问怎样实践仁德。孔子说：“仁人，不轻易说话。”司马牛说：“不轻易说话，这就叫做仁了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做起来很困难，说话能够轻易说吗？”

12·4 司马牛问君子。子曰："君子不忧不惧。"曰："不忧不惧，斯谓之君子已乎？"子曰："内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？"

【译文】

司马牛问怎样做才算君子。孔子说："君子不忧愁，不恐惧。"司马牛说："不忧愁，不恐惧，这样就算君子了吗："孔子说："自我反省，内心无愧，那还有什么可忧愁和恐惧的呢？"

12·5 司马牛忧曰："人皆有兄弟，我独亡①。"子夏曰"：商闻之矣：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，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？"

【注释】

①人皆有兄弟，我独亡——司马牛的兄长就是宋国的桓魋。桓魋谋反，司马牛很不赞同，屡次苦劝，不听，心里料到他不久就会死去，故忧愁地说了这句话。亡，无。

【译文】

司马牛忧愁地说："别人都有兄弟，唯独我没有。"子夏说："我听说过：死生听凭命运，富贵由上天决定。君子只要做事严肃认真，待人谦恭有礼，那么，四海之内的人都是兄弟了。君子又何愁没有兄弟呢？"

12·6 子张问明。子曰："浸润之谮①，肤受之愬②，不行焉，可谓明也已矣。浸润之谮，肤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谓

远也已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浸润之譖(zèn怎去)——譖，诬诌，毁谤。浸润之譖，像水浸灌滋润慢慢渗透进来的毁谤。意思是说这种毁谤不是骤然直接说出，而是慢慢地日积月累说出，使人不知不觉地接受。

②肤受之愬(sù素)——愬，诬告。肤受之愬，肌肤能够感觉到疼痛那样的诬告。意思是说这种诬告急迫而来，有切肤之感，使人骤不急防，不知所措。

【译文】

子张问怎样才算遇事明白。孔子说：“日积月累、像水那样慢慢渗透进来的毁谤和急迫而来、有切肤之痛那样的诬告在你那里都行不通，那你可算是遇事明白的了。日积月累、像水那样慢慢渗透进来的毁谤和急迫而来、有切肤之痛那样的诬告在你那里行不通，那你可算看得远的了。”

12·7 子贡问政。子曰：“足食，足兵①，民信之矣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兵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兵——这里指武器。

【译文】

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的政事。孔子说：“粮食充足，武备修整，老百姓对国家信任。”子贡说：“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，那

么在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？”孔子说：“去掉武备。”子贡说：“如果迫不得已要再去掉一项，那么在其余的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？”孔子说：“去掉粮食。自古以来人都免不了要死，如果老百姓不信任国家，国家就站不起来。”

12·8 棘子成曰①：“君子质而已矣，何以文为？”子贡曰：“惜乎，夫子之说君子也②，驷不及舌③。文犹质也，质犹文也。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棘(jí及)子成——卫国大夫。

②夫子——古代对大夫的一种尊称。这里指棘子成。

③驷(sì四)不及舌——驷，驾四匹马的车。这句是说，话一说出就难以追回。

④鞟(kuò扩)——去毛的兽皮。

【译文】

棘子成说：“君子只要有好的本质就可以了，何必要那些文彩呢？”子贡说：“先生这样谈论君子，可惜说得不对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文彩像本质一样重要，本质也像文彩一样重要。如果去掉了有文彩的毛，虎豹的皮和犬羊的皮便难以区别了。”

12·9 哀公问子有若曰：“年饥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”有若对曰：“盍彻乎①？”曰：“二，吾犹不足，如之何其彻也？”对

曰："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"

【注释】

①彻——相传为周代一种税赋制度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"周人百亩而彻。"这种彻法实行十分抽一的税率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问有若说："年成不好，国家用度不够，怎么办？"有若回答说："为什么不实行原来的十分抽一的彻法呢？"鲁哀公说："十分抽二，我还不够，怎么能实行彻法呢？"有若说："如果百姓的用度够，您怎么会不够？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，您又怎么会够？"

12·10 子张问崇德、辨惑。子曰："主忠信，徙义①，崇德也。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'诚不以富，亦祇以异'②。"

【注释】

①徙(xǐ洗)义——徙，迁移。徙义，向义迁移，即按照义去做。

②诚不以富，亦祇(qí其)以异——这是《诗经·小雅·我行其野》篇的最末两句。这首诗是写一个远嫁而被遗弃的女子对她丈夫喜新厌旧的愤怒。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：诚不因为她富足，因你厌旧变了心。孔子引用这两句诗要说明什么，不好理解。也有人认为是别章的文句，误置于此。

【译文】

子张问如何提高品德，辨别迷惑。孔子说："以忠诚信实为主，尽力做到义，这样就能提高品德。爱这个人，就希望他活，

厌恶这个人，就希望他死，既希望他活，又希望他死，这便是迷惑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诚不以富，亦祇以异’。”

12·11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①。孔子对曰：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②，吾得而食诸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齐景公——名杵臼(chǔjiù处旧)。鲁昭公末年，孔子适齐，针对齐国当时政治上的混乱情况，说了这段话。

②粟——这里指官禄。

【译文】

齐景公问如何处理国家政事。孔子答道：“做君的要像个君，做臣的要像个臣，做父亲的要像个父亲，做儿子的要像个儿子。”齐景公说：“这话讲得好啊！如果君不像君，臣不像臣，父亲不像父亲，儿子不像儿子，虽然有米谷，我能吃得着吗？”

12·12 子曰：“片言可以折狱者①，其由也与？”子路无宿诺②。

【注释】

①片言折狱——片，只。片言，简单几句话。折狱，断案。这里是说子路忠信明决，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，所以不待诉讼双方把话说完，就能用简单几句话断案。

②宿诺——宿，留。诺，诺言。宿诺，是说子路急于践言，不拖延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可以用简单几句话判断案件的，大概只有仲由吧！"子路许下诺言，一定如期履行。

12·13 子曰："听 讼，吾犹人也。必也使无讼乎①！"

【注释】

①必也使无讼——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只能审理案件是不够的，必须使百姓有德知礼，消除诉讼发生的根源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审理案件，我同别人一样。一定要使诉讼事件根本不会发生。"

12·14 子张问 政。子曰："居之无倦，行之以忠。"

【译文】

子张问如何治里政事。孔子说："做官要始终如一，不肯怠慢，执行政令要表里如一，忠心不二。"

12·15 子曰："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 弗畔矣夫①！"

【注释】

①参见前文6.27章注释和译文。

12·16 子曰："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小人反是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，不帮助别人作坏事。小人则和这相反。"

12·17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"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"

【译文】

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。孔子回答说："政就是端正的意思。您带头使自己端正起来，那谁还敢不端正呢？"

12·19 季康子患盗，问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"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"

【译文】

鲁国多盗贼，季康子为此而忧虑，问孔子有什么办法。孔子回答说："假使您不贪，就是奖赏他们，他们也不会去偷窃。"

12·19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："如杀无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？"孔子对曰："子为政，焉用杀？子欲善，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，必偃①。"

【注释】

①偃(yǎn眼)——仆倒。

【译文】

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，说："如果杀掉无道的人，接近有道的人，怎么样？"孔子回答说："您治理政事，哪里用得着杀人？您想要把国家治理好，老百姓自然就会好起来。君子的德行好比风，小人的德行好比草，草上风吹，草定会随风而倒。"

12·20 子张问："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？"子曰："何哉，尔所谓达者？"子张对曰："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"子曰："是闻也，非达也。夫达也者，质直而好义，察言而观色，虑以下人。在邦必达，在家必达。夫闻也者，色取仁而行违，居之不疑。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"

【译文】

子张问："读书人怎样才可以叫做达？"孔子说："你所说的达是什么意思？"子张回答说："在朝廷做官时一定有名声，居家时也一定有名声。"孔子说："这叫做闻，不是达。所谓达，就是品质正直，按义办事，善于分析别人的话，观察别人的脸色，待人谦虚退让。这种人在朝廷做官时一定通达，居家时也一定通达。所谓闻，表面上好像爱好仁德，行动上却是另一回事，而自己却以仁

人自居，深信不疑。这种人，在朝廷做官时一定会有名声，居家时也一定会有名声。〔但这都是骗取来的假名声。〕”

12·21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，曰：“敢问崇德，修慝①，辨惑。”子曰：“善哉问！先事后得，非崇德与？攻其恶，无攻人之恶，非修慝与？一朝之忿，忘其身，以及其亲②，非惑与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修慝(tè忒)——修，治好。慝，隐藏在心里的邪念。

②亲——父母。

【译文】

樊迟陪着孔子在舞雩台下闲游，说：“请问怎样提高品德，怎样消除心中的邪念，怎样辨别迷惑。”孔子说：“问得好！先做事，后讲收获，这不就是提高品德的方法吗？批判自己的坏处，不去指责别人的坏处，这不就是消除自己邪念的方法吗？因为一时的忿怒，忘记自己，甚至忘记父母，这不是迷惑吗？”

12·22 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“爱人。”问知。子曰：“知人。”樊迟未达。子曰：“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”樊迟退，见子夏曰：“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①，子曰‘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’，何谓也？”子夏曰：“富哉言乎！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皋陶②，不仁者远矣③。汤有天下④，选于众，举伊

尹⑤，不仁者远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乡(xiàng向)——同“向”，过去，方才。

②皋陶(gāoyáo高摇)——舜的大臣。

③远——离开。

④汤——商代开国的君主。

⑤伊尹——汤的宰相。

【译文】

樊迟问怎样叫仁。孔子说:“爱人。”又问什么叫智。孔子说:“善于识别人。”樊迟还不怎么明白。孔子说:“把正直的人提拔到邪恶的人的上面，就能使邪恶的人变直。”樊迟从孔子那里退了出来，见着子夏，说:“方才，我见到老师，问什么叫智，他说‘把正直的人提拔到邪恶的人的上面，就能使邪恶的人变直’，这是什么意思?”子夏说:“这话的内容多么丰富啊！舜得了天下，在众人中选拔人才，选拔出皋陶来，不仁的人就慢慢没有了。汤得了天下，在众人中选拔人才，选拔出伊尹来，不仁的人就慢慢没有了。”

12·23 子贡问友。子曰:“忠告而善道之①，不可则止，毋自辱焉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道——同“导”，开导。

【译文】

子贡问怎样对待朋友。孔子说:“诚心诚意地劝告他，耐心地

开导他，他不听也就算了，不要自讨侮辱。”

12·24 曾子曰：“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。”

【译文】

曾子说：“君子用文章学问来聚会朋友，用朋友的帮助来培养仁德。”

子路第十三

（凡三十章）

13·1 子路问政。子曰："先之劳之①。"请益。曰："无倦。"

【注释】

①先之——以身作则给老百姓带头。

【译文】

子路问怎样治理政事。孔子说："自己给百姓带头，然后让他们勤劳地干活。"子路请孔子再多讲些。孔子说："不要懒惰。"

13·2 仲弓为季氏宰，问政。子曰："先有司，赦小过，举贤才。"曰："焉知贤才而举之？"曰："举尔所知，尔所不知，人其舍诸？"

【译文】

仲弓做季氏的总管，问怎样治理政事。孔子说："给手下各部门管事的人带头，对他们的小过错不加追究，选拔有德的人才。"仲弓说："怎么识别有德的人才而把他们选拔出来呢？"孔子说："选

拔你所知道的，那些你所不知道的，别人难道会把他们埋没吗？”

13·3 子路曰：“卫君待子而为政①，子将奚先？”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②！”子路曰：“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！奚其正？”子曰：“野哉由也！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③。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，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；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卫君——卫出公。

②正名——即正名分，纠正有关古代礼制名分上的用词不当。

③阙——空着。

④苟，苟且，随便。

【译文】

子路说：“如果卫国的君主等待您去治理国家，您准备先干什么事情？”孔子说：“那一定是正名分吧！”子路说：“您的迂阔竟达到这样的地步，这有什么可正的呢？”孔子说：“仲由，你怎么这样粗野啊！君子对于自己所不懂的事，大概不随便发表意见。名分不正，说出话来就不顺；话不顺，事情就办不成；事情办不成，礼乐就失去了秩序；礼乐失去了秩序，刑罚就不会得当；刑罚不得当，就会使老百姓无所适从。所以君子凡用一个名号，一定要名实相符，可以说得出来，说出来的话一定行得通。君子对于自己说的话，是从不马虎的。”

13·4 樊迟请学稼①。子曰："吾不如老农。"请学为圃②。曰："吾不如老圃。"樊迟出。子曰："小人哉，樊须也！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③，焉用稼？"

【注释】

①稼——种五谷叫稼。

②圃——种菜蔬叫圃。

③襁(qiǎng抢)——背小孩的带子。

【译文】

樊迟请教学种庄稼。孔子说："我不如农民。"又请教学种菜。孔子说："我不如种菜的。"樊迟从孔子那里退了出来。孔子说："樊迟真是个小人啊！在上位的人重视礼节，老百姓就没有人敢怠慢；在上位的人做事以义为重，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服从；在上位的人讲求信实，老百姓就没有人敢说假话。要是这样，四方的老百姓就会背负着小孩来投奔，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？"

13·5 子曰："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①，不达；使于四方②，不能专对③；虽多，亦奚以为④？"

【注释】

①授——交付，交给。

②使——出使。

③专对——专，独。对，对答。专对，指在外交场合能够根据具体情况独立对答。

④以——用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熟读《诗经》三百篇，把处理政事的任务交给他，却干不了；派他出使外国，却不能独立地应对；读得虽多，有什么用呢？"

13·6 子曰："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在上位的人自己行为正当，就是不下命令，下面的人也会各行其事；自己行为不正当，虽有严令，下面的人也不会服从的。"

13·7 子曰："鲁、卫之政，兄弟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鲁、卫两国的政令法度差不多，像兄弟一样。"

13·8 子谓卫公子荆①，"善居室。始有，曰：'苟合矣②。'少有，曰：'苟完矣。'富有，曰：'苟美矣。'"

【注释】

①公子荆——卫国大夫。

②合——足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谈论到卫公子荆，说："他善于料理居家的事。刚略有一些，就说：'将就够了。'再增加一些，又说：'差不多完备了。'当富足一些时，又说：'几乎美好无缺了。'"

13·9 子适卫，冉有仆。子曰："庶矣哉！"冉有曰："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"曰："富之。"曰："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"曰："教之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到卫国去，冉有给他驾车。孔子说："人口真多呀！"冉有说："人多了，又该怎么办呢？"孔子说："让他们富裕起来。"冉有又问："如果富裕起来，又该怎么办呢？"孔子说："教育他们。"

13·10 子曰："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①，三年有成。"

【注释】

①期(jī基)月——一整年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如果有人任用我管理国家，一年就差不多了，三年

就会很有成就。”

13·11 子曰:“善人为邦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去杀矣[4]。诚哉是言也!”

【注释】

①胜残去(qǔ曲)杀——胜残，教化残暴的人，使其不再作恶。去杀，化民于善，可以不再用刑杀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:“善人治理国家，百年之后，也可以免除残暴，不必用刑杀了。这句话讲得真不错啊!”

13·12 子曰:“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[1]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世——一世是三十年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:“如果有圣人受命兴起为王，也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。”

13·13 子曰:“苟正其身矣，于从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?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假如能够端正自身的行为，那么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困难呢？不能端正自身的行为，如何端正别人呢？"

13·14 冉子退朝。子曰："何晏也①？"对曰："有政。"子曰："其事也。如有政，虽不吾以②，吾其以闻之③。"

【注释】

①晏——晚。

②以——用。

③与——参与。

【译文】

冉有从他工作的地方回来。孔子说："今天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呢？"冉有回答说："有政事。"孔子说："是季氏家一般的事务罢了。如果是政务，虽然现在我不作大夫了，我也会知道的。"

13·15 定公问："一言而可以兴邦，有诸？"孔子对曰："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①，人之言曰：'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。'如知为君之难也，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？"曰："一言而丧邦，有诸？"孔子对曰："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，人之言曰：'予无乐乎为君，唯其言而莫予违也。'如其善而莫之违也，不亦善乎？如不善而莫之违也，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。"

【注释】

①几(jī机)——期，期望。

【译文】

鲁定公问："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，有这样的话吗？"孔子回答说："话不能这样讲，不可期望一句话有这样大的效果。不过有人说过：'作君主很难，做臣子也是不容易的。'如果知道做君主很难，这不也近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吗？"鲁定公又说："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衰亡，有这样的话吗？"孔子回答说："话不能这样讲，不可期望一句话有这样大的效果。不过有人说过：'我做君主没有别的快乐，所快乐的只是我说的话没有人敢违抗。'如果说的话正确而没有人违抗，不也是很好的吗？如果说的话不正确而又没有人敢违抗，不也接近于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衰亡吗？"

13·16 叶公问政。子曰："近者说，远者来。"

【译文】

叶公问怎样治理政事。孔子说："使国内的百姓高兴，使国外的百姓前来归附。"

13·17 子夏为莒父宰①，问政。子曰："毋欲速，毋见小利。欲速，则不达；见小利，则大事不成。"

【注释】

①莒(jǔ举)父——鲁国地名，在今山东省。

【译文】

子夏做了莒父的县长，问怎样治理政事。孔子说："不要图快，不要贪求小利。图快反而达不到目的；贪小利，就办不成大事。"

13·18 叶公语孔子曰："吾党有直躬者①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证之②。"孔子曰："吾党之直者异于是，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直躬者——直率行事的人。

②攘(rǎng壤)羊而子证之——攘，偷。证，告发。

【译文】

叶公对孔子说："我的家乡有个直爽的人，他的父亲偷了羊，他便前去告发。"孔子说："我们家乡直爽的人和你说的是不一样的，父亲替儿子隐瞒，儿子替父亲隐瞒，这样做，直爽就在里边了。"

13·19 樊迟问仁。子曰："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。虽之夷狄，不可弃也。"

【译文】

樊迟问怎样做才是仁。孔子说："居家时容貌态度端庄，办事严肃认真，替人做事要有忠心。就是到了夷狄那里，这些品德也

是不可丢弃的。”

13·20 子贡问曰:“何如斯可谓之士矣?”子曰:“行己有耻,使于四方,不辱君命,可谓士矣。”曰:“敢问其次。”曰:“宗族称孝焉,乡党称弟焉。”曰:“敢问其次。”曰:“言必信,行必果,硜硜然小人哉①!抑亦可以为次矣。”曰:“今之从政者何如?”子曰:“噫!斗筲之人②,何足算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硜硜(kēng坑)——气量狭小而固执的样子。

②斗筲(shāo梢)之人——斗,量名。筲,竹器。斗、筲都是容量小的器具。斗筲之人,指气量和见识小的人。

【译文】

子贡问道:“怎样才可以称为士?”孔子说:“以自己的行为不端正为耻辱,出使其他国家,不辜负君主的重托,这样的人便可以称为士了。”子贡说:“请问差一等的。”孔子说:“宗族中的人称赞他有孝行,同乡的人称赞他有悌德。”子贡又说:“请问再差一等的。”孔子说:“说话一定信实,行为一定果断坚决,这是不问是非曲直只管固执己见的小人呀!不过也可以算是再差一等的士了。”子贡又说:“现在在位执政的人怎么样?”孔子说:“哎!这些气量狭小的人算得了什么!”

13·21 子曰:“不得中行而与之①,必也狂狷乎②!狂者进

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中行——中道，指言行不过激，也不保守。

②狂狷(juàn绢)——志向高而不一定能实践。狷。洁身自好，安分守己，不敢作为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:“得不到中行的人和他相交，只好和狂者、狷者相交了！狂者有进取精神，狷者洁身自好，不肯做不义的事。”

13·22 子曰:“南人有言曰:‘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①。’善夫!‘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②’”子曰:“不占而已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巫医——古代以占卜方法为人治病的人。

②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——引自《易经·恒卦·爻辞》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:“南方人有句话说:‘人要是没有恒心，连巫医也不能做。’这句话讲得好呀!‘人要是不能持久地保持德行，就会招来耻辱。’”孔子又说: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没有恒心的人就用不着去占卜了。”

13·23 子曰: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君子讲调和而不盲从附和，小人盲从附和而不讲调和。"

13·24 子贡问曰："乡人皆好之，何如？"子曰："未可也。""乡人皆恶之，何如？"子曰："未可也。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恶之。"

【译文】

子贡问道："一乡的人都称赞他，这个人怎么样？"孔子说："还不行。"子贡又说："一乡的人都讨厌他，这个人怎么样？"孔子说："也还不行。最好是一乡的好人称赞他，一乡的坏人都讨厌他。"

13·25 子曰："君子易事而难说也①。说之不以道，不说也；及其使人也，器之②。小人难事而易说也。说之虽不以道，说也；及其使人也，求备焉。"

【注释】

①易事——容易事奉。

②器之——量才而用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在君子手下做事容易，要想博得他喜欢却不容易。不用正当的方法去博取他喜欢，他是不会喜欢的；待到他使用人

的时候，却能量才录用。在小人手下做事是很困难的，博得他喜欢却是很容易的。博取他喜欢，虽然用的不是正当的方法，但他还是喜欢的；待到他使用人时，不是量才录用，而是求全责备。”

13·26 子曰：“君子泰而不骄，小人骄而不泰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安详舒泰，却不傲慢放肆，小人傲慢放肆，却不安详舒泰。”

13·27 子曰：“刚、毅、木、讷近仁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刚强、果断、朴实、言语谨慎，具有这四种品德的人离仁不远了。”

13·28 子路问曰：“何如斯可谓之士矣？”子曰：“切切偲偲①，怡怡如也，可谓士矣。朋友切切偲偲，兄弟怡怡②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切切偲偲（ST思）——形容相互督促、勉励，情意恳挚。

②怡怡——和悦的样子。

【译文】

子路问道："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呢？"孔子说："相互督促，和颜悦色，可以叫做士了。朋友之间，相互督促，兄弟之间，和颜悦色。"

13·29 子曰："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①。"

【注释】

①即戎(róng荣)——即，就。戎，兵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善人教养人民七年，就可以叫他们去入伍当兵。"

13·30 子曰："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用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人民去作战，这就等于让他们白白去送死。"

宪问第十四

（凡四十四章）

14·1 宪问耻。子曰：邦有道，谷；邦无道，谷，耻也。”“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仁矣？”子曰：“可以为难矣，仁则吾不知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原宪问什么是耻辱。孔子说：“国家政治清明，做官拿俸禄，却没有作为；国家政治昏暗，做官拿俸禄，却不能独善其身，这就是耻辱。”原宪又说：“好胜、自夸、怨恨、贪欲四种毛病都不曾有过的人，可以算做仁了吗？”孔子说：“这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了，若说是否可以算做仁人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”

14·2 子曰：“士而怀居①，不足以为士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怀居——怀，怀思，留恋；居，安居。怀居，留恋安逸的家庭生活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读书的人，只图安逸，留恋家庭，便不足以做读书

人了”。

14·3 子曰:“邦有道,危言危行①;邦无道,危行言孙②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危——直。

②孙——同“逊”,卑顺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:“国家政治清明时,便直言直行;国家政治昏暗时,便行为正直,而说话要卑顺些,不要太直率。”

14·4 子曰:“有德者必有言,有言者不必有德。仁者必有勇,勇者不必有仁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:“有道德的人一定能说出有道理的话,但是能说出有道理的话的人,不一定就有道德。仁人必定勇敢,但是勇敢的人,不一定就有仁德。”

14·5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①:“羿善射②,奡荡舟③,俱不得其死然。禹、稷躬稼而有天下④。”夫子不答。南宫适出,子曰:“君子哉若人!尚德哉若人!”

【注释】

①南宫适（kuò括）——人名，即南容。

②羿（yì意）——相传是夏代有穷国的君主。

③奡（ào傲）——相传是夏代寒浞（zhuó浊）的儿子，善于水战，后为夏后太康所杀。

④禹、稷（jì计）——禹，夏代第一个君主，善治水，重视农业。稷，相传是周民族的祖先。

【译文】

南宫适向孔子问道："羿善于射箭，奡善于水战。最后都不得好死。禹和稷亲自下田种地，却得到了天下。"孔子没有回答。南宫适出去后，孔子说："这个人真是个君子呀！这个人多崇尚道德呀！"

14·6 子曰："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君子偶而作出不仁的事来是会有的吧，却没有小人会做出有仁德的事来的。"

14·7 子曰："爱之，能勿劳乎？忠焉，能勿诲乎？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爱他，能不让他劳苦吗？忠于他，能不给他教诲吗？"

14·8 子曰："为命①，裨谌草创之②，世叔讨论之③，行人子羽修饰之④，东里子产润色之⑤。"

【注释】

①命——外交辞令。

②裨谌（bì chén毕臣）——郑国大夫。

③世叔——即子太叔，名游吉。郑国大夫。讨论，研究讲议。和今天"讨论"一词意义不同。

④行人子羽——行人，外交官。子羽，郑大夫公孙挥的字。

⑤东里——地名，郑大夫子产居住的地方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郑国外交辞令的制定，先由裨谌起草，经世叔研究后提出意见，再由外交官子羽修改，最后由子产再作文词上的加工。"

14·9 或问子产。子曰："惠人也。"问子西①。曰："彼哉！彼哉②！"问管仲。曰："人也。夺伯氏骈邑三百③，饭疏食，没齿无怨言④。"

【注释】

①子西——楚大夫公子申。

②彼哉，彼哉——古代表示轻视的词。意思是说不值得称道。

③夺伯氏骈邑三百——伯氏，齐大夫。骈邑，齐国地名。

④没齿——齿，年。没齿，没齿之年，即终身。

【译文】

有人问孔子子产是怎样的人。孔子说："他是个宽厚的专一爱

人的人。”又问到子西，孔子说：“他呀，他呀！”又问到管仲，孔子说：“这个人呀。他夺走伯氏骈邑三百户采地，使伯氏穷得只能吃粗粮，可是伯氏终身没有怨恨的话。”

14·10 子曰：“贫而无怨难，富而无骄易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贫穷却没有怨恨是困难的，富裕却不骄傲是容易做到的。”

14·11 子曰：“孟公绰为赵、魏老则优①，不可以为滕、薛大夫②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孟公绰为赵、魏老则优——孟公绰，鲁国大夫。老，古代大夫家臣的称呼。优，有余。

②滕、薛——古代鲁国附近的两个小诸侯国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孟公绰要是做晋国赵氏、魏氏的家臣，他的才能是有余裕的；但却没有能力做滕、薛这样小国的大夫。”

14·12 子路问成人。子曰：“若臧武仲之知①，公绰之不

欲，卞庄子之勇②，冉求之艺，文之以礼乐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”曰：“今之成人者何必然？见利思义，见危授命，久要不忘生平之言③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臧武仲——鲁大夫臧孙纥。他逃到齐国后，预料到齐庄公不会长久，设法没有接受齐庄公给他的封地。后来，齐庄公果然被杀，他没有因此而受牵连，被人誉为聪明人。

②卞庄子——鲁国卞邑的大夫。据说他是鲁国著名的勇士，曾只身打虎。

③要（yāo腰）——通“约”，这里作“穷困”解。

【译文】

子路问怎样才是个完全的人。孔子说：“如果具有臧武仲的聪明，孟公绰的廉洁，卞庄子的勇敢，冉求的多才多艺，节礼和乐，德存于内而文现于外，这也就可以说是个完全的人了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现在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哪里一定要这样呢？只要看见财利便先想到义，遇到危难肯于舍出生命，长期贫困也不会忘记平日的诺言，这也就可以说是个完全的人了。”

14·13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①：“信乎，夫子②不言，不笑，不取乎？”公明贾对曰：“以告者过也③。夫子时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；乐然后笑，人不厌其笑；义然后取，人不厌其取。”子曰：“其然？岂其然乎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——公叔文子，卫国大夫，名拔。文是他

的谥号。公明贾，卫国人，姓公明，名贾。

②夫子——指公叔文子。

③以——这里作“这个”讲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向公明贾问到公叔文子，说:“听说他老先生不说话，不笑，不取财，这可信吗?”公明贾回答说:“这是传话的人传错了。他老先生该说时才说，别人不厌恶他的话；高兴时才笑，别人不厌恶他的笑；该取财时才取，别人不厌恶他取。”孔子说:“是这样吗？难道真的是这样吗?”

14·14 子曰:“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①，虽曰不要君②，吾不信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防——地名，臧武仲的封地，在今山东费县东北，靠近齐国的边境。公元前550年（鲁襄公二十三年）臧文仲获罪逃往邻国，不久回到他的封地防城，要挟鲁君为臧氏立后，目的达到后，便流亡齐国。

②要（yāo腰）——要挟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:“臧文仲凭借他的封地防城请求鲁君为他立后，虽然有人说他不是要挟君主，我是不肯相信的。”

14·15 子曰:“晋文公谲而不正①，齐桓公正而不谲②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晋文公谲（jué决）——晋文公，名重耳，春秋五霸著名霸主之一。谲，诡诈，这里指阴谋手段。

③齐桓公——名小白，春秋五霸著名霸主之一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晋文公诡诈，不正派；齐桓公正派，不诡诈。"

14·16 子路曰："桓公杀公子纠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①。"曰："未仁乎？"子曰："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②，如其仁。"

【注释】

①管仲不死——齐桓公和公子纠都是齐襄公的弟弟。襄公无道，鲍叔牙侍奉桓公逃往莒国，管仲和召忽侍奉公子纠逃往鲁国。后来襄公被杀，桓公先入齐为君，兴兵伐鲁，迫使鲁国杀了公子纠，召忽因此而自杀，管仲却归附桓公，做了宰相。

②如——乃。

【译文】

子路说："齐桓公杀了他哥哥公子纠，召忽因此而自杀，但管仲却没有自杀。"接着又说："管仲不能算是有仁德的人吧？"孔子说："齐桓公多次召集各国诸侯合盟，不使用武力，这都是管仲的力量。这就是管仲的仁德，这就是管仲的仁德。"

14·17 子贡曰："管仲非仁者与？桓公杀公子纠，不能

死，又相之。”子曰：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①，吾其被发左衽矣②。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③，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④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微——假若没有。

②被发左衽（rèn任）——被，同“披”。左衽，衣襟向左开。“被发左衽”是当时少数民族的打扮。当时统治阶级视少数民族为没有开化的野蛮人。

③谅——遵守信用，这里指小信。

④自经于沟渎（dú读）——自缢在小沟渠中。

【译文】

子贡说：“管仲不是仁人吧？齐桓公杀了公子纠，他不但没有以身殉主，还去为相辅佐齐桓公。”孔子说：“管仲辅佐桓公，称霸诸侯，匡正了混乱的天下，老百姓直到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。如果没有管仲，恐怕我们都会披散着头发，衣襟向左开了。他难道像老百姓那样遵守小信，在山沟里自杀，也没有人知道的吗？”

14·18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①，子闻之，曰：“可以为‘文’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僎（xún寻）——人名。卫国大夫。原公叔文子的家臣，由于他贤能，被公叔文子推荐做了卫国的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，和文子一道做了国家大臣。孔子知

道这件事后，说："这个人可以给他'文'的谥号了。"

14·19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，康子曰："夫如是，奚而不丧①？"孔子曰："仲叔圉治宾客②，祝鮀治宗庙，王孙贾治军旅。夫如是，奚其丧？"

【注释】

①奚而不丧——奚而，为何。丧，失位。

②仲叔圉（yǔ雨）——即孔文子。他和祝鮀（tuó驼）、王孙贾都是卫国的大夫。他们三人都是有才能的人，卫灵公虽然无道，但能用三人之才，故不会败亡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到卫灵公的无道，季康子说："既然这样，他的国家为什么不败亡呢？"孔子说："因为他有仲叔圉应对宾客，祝鮀管理宗庙祭祀，王孙贾统率军队。像这样，怎么会败亡呢？"

14·20 子曰："其言之不怍①，则为之也难。"

【注释】

①怍（zuò作）——惭愧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如果一个人大言不惭，那么，要实践他的话一定是很困难的。"

14·21 陈成子弑简公①。孔子沐浴而朝②，告于哀公曰："陈恒弑其君，请讨之。"公曰："告夫三子③！"孔子曰："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君曰'告夫三子'者！"之三子告，不可。孔子曰："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陈成子弑简公——陈成子，齐大夫，名恒，又名田成子。简公——齐简公，名壬。

②孔子沐浴而朝——这时孔子已告退在家，便特为这件事去朝见鲁哀公。沐浴而朝，说明孔子对这件事很重视。

③三子——指鲁国的季孙、仲孙、孟孙三人。

【译文】

陈成子杀了齐简公。孔子洗澡斋戒而后去见鲁哀公，报告说："陈恒杀了他的君主，请出兵讨伐他。"哀公说："你去向三位大夫报告吧！"孔子退出来后说："因为我曾做过大夫，所以知道了这件事不敢不来报告，而君主却说，'你去向三位大夫报告吧'！"孔子去向三位大夫报告，而他们都不愿出兵。孔子说："因为我曾经做过大夫，所以知道了这件事不敢不来报告。"

14·22 子路问事君。子曰："勿欺也①，而犯之②。"

【注释】

①欺——欺骗。这句是说对君主要忠诚，不可欺骗。

②犯——触犯。这句是说对君主要忠诚，发现他有过错，要敢于直言进谏，不怕触犯他。

【译文】

子路问怎样事奉君主。孔子说："不要欺骗他，但是，为了进谏，可以触犯他。"

14·23 子曰："君子上达，小人下达①。"

【注释】

①上达、下达——上和下是用来区别君子和小人所通达的不同，君子通达仁义，谓之上，小人通达财利，谓之下。此章所论，与前文4·16章意思相近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君子通达仁义，小人通达财利。"

14·24 子曰："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问道德，现在的人求学是为了沽名钓誉，给人看。"

14·25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①。孔子与之坐而问焉，曰："夫子何为？"对曰："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。"使者出。子曰："使乎②！使乎！"

【注释】

①蘧(qú渠)伯玉——名瑗，卫国大夫。孔子到卫国时曾在他家住过。

②使乎——是孔子对使者的称赞。

【译文】

蘧伯玉派了一位使者去问候孔子。孔子让他坐下，然后问道："他老先生在干什么？"使者回答说："他老先生很想减少自己的过错，却没有能够做到。"使者告辞而出。孔子称赞说："好一位使者！好一位使者！"

14·26 子曰："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①。"曾子曰："君子思不出其位。"

【注释】

①此句已见前文8·14章注释、译文。

【译文】

曾子说："君子思考问题不超出自己的职务范围。"

14·27 子曰："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①。"

【注释】

①耻其言而过其行——以说得多做得少为耻。意思是说，君子要言行相符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君子认为说的比做的多是耻辱的。"

14·28 子曰："君子道者三，我无能焉：仁者不忧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"子贡曰："夫子自道也①。"

【注释】

①自道——自谦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君子之道有三，我都没有做到：仁德的人不忧虑，智慧的人不迷惑，勇敢的人不惧怕。"子贡说："这几句话正是老师的自谦罢了！"

14·29 子贡方人①。子曰："赐也贤乎哉？夫我则不暇。"

【注释】

①方——比方，议论别人的短长。

【译文】

子贡平时喜欢议论别人的短长。孔子说："赐呀！你就那么好吗？我却没有这闲功夫。"

14·30 子曰："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其不能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不忧虑别人不知道自己，只忧虑自己没有本领。"

14·31 子曰："不逆诈，不亿不信，抑亦先觉者，是贤乎！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不预先怀疑别人欺诈，也不随便猜测别人怀疑自己，却能极早发觉，这可是个贤人吧！"

14·32 微生亩谓孔子曰①："丘何为是栖栖者与②无乃为佞乎？"孔子曰："非敢为佞也，疾固也③。"

【注释】

①微生亩——姓微生，名亩，鲁国的隐士。

②栖栖（xī西）——栖栖遑遑，忙碌不安的样子。

③疾固——疾，痛恨。固，固执。

【译文】

微生亩对孔子说："孔丘，你为什么这样到处栖栖遑遑的呢？不是为了卖弄你的口才吗？"孔子说："不是敢来卖弄口才，而是痛恨那些固执不通的人。"

14·33 子曰："骥不称其力，称其德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不称赞千里马的力气，而称赞它的品德。"

14·34 或曰："以德报怨，何如？"子曰："何以报德？以直报怨①，以德报德。"

【注释】

①以直报怨——直，公而无私。这句话是说，对待怨恨和恩德都要从原则出发，该怎样对待就怎样对待，不以别人对自己的恩和怨为转移。

【译文】

有人对孔子说："用恩德来报答怨恨，怎么样？"孔子说："那用什么来报答恩德呢？应该用直道来报答怨恨。用恩德报答恩德。"

14·35 子曰："莫我知也夫！"子贡曰："何为其莫知子也？"子曰："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。知我者其天乎！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没有人知道我呀！"子贡说："怎么没有人知道您呢？"孔子说："我不怨天，不责备人，下学人事而上达天理，知道我的大概只有天吧。"

14·36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①。子服景伯以告②，曰："夫子故有惑志于公伯寮，吾力犹能肆诸市朝③。"子曰："道之将行也与，命也；道之将废也与，命也。公伯寮其如命何！"

【注释】

①公伯寮愬子路——公伯寮，字子周，孔子学生，鲁国人。愬，同“诉”，诬谤。

②子服景伯——名何，鲁国大夫。

③肆诸市朝——肆，陈列尸体。市、市场。朝，朝廷。市朝，这里只指市场。

【译文】

公伯寮在季孙那里说子路的坏话。子服景伯把这件事告诉孔子，说：“季孙氏已经被公孙寮迷惑了，我的力量还能够杀掉公伯寮，把他的尸体放在街市上示众。”孔子说：“我的主张能够实行，由天命决定；我的主张没法实行，也由天命决定。公伯寮能把天命怎么样？”

14·37 子曰：“贤者辟世①，其次辟地，其次辟色，其次辟言。”子曰：“作者七人矣②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辟——同“避”。

②作——起。这里指起身隐去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有些贤者逃避混乱的社会而隐居，次一等的逃避到别的地方去，再次一等的不愿看某些人的脸色而躲开，再次一等的不愿听某些人的恶言而躲开。”孔子又说：“这样的人已经有七位了。”

14·38 子路宿于石门①。晨门曰②：“奚自？”子路曰：“自

孔氏。”曰：“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石门——鲁国都城的外门。

②晨门——早晨看守城门的人。

【译文】

子路在石门歇了一夜。〔第二天早晨进城时，〕看城门的人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子路回答说：“从孔子那里来。”看城门的人说：“就是那个知道〔自己主张〕行不通偏要去推行的人吗？”

14·39 子击磬于卫，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①，曰：“有心哉，击磬乎！”既而曰：“鄙哉，硜硜乎②！莫己知也，斯已而已矣。深则厉、浅则揭③。子曰：“果哉！末之难矣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荷蒉（kuì溃）——荷，担。蒉，草筐。

②硜硜（kēng坑）——击磬声。

③深则厉，浅则揭——见《诗经·邶风·匏有苦叶》。

④果哉！末之难矣——果，果断。末，无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在卫国，有一天正在敲磬，有个挑着草筐子的人从孔子门口经过，说：“〔听这个磬声，知道〕这个敲磬的人心里有事呀！”过一会又说：“这硜硜的声音多么可鄙呀！〔它好像是说，没有人知道我呀！〕没有人知道自己，就算了吧。水深了就干脆连衣服蹚过去，水浅了就撩起衣服蹚过去。”孔子说：“〔说得〕好果敢呀！〔照他

这样考虑问题〕那就没有什么难的了。”

14·40 子张曰：“《书》云：‘高宗谅阴①，三年不言。’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何必高宗，古之人皆然。君薨②，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③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高宗谅阴——高宗，商王武丁。谅阴，古代天子守孝的名称。

②薨(hōng轰)——古代诸侯死称薨。

③总己以听于冢宰——总己，总理自己的职事。冢宰，太宰。

【译文】

子张说：“《尚书》上说：‘殷高宗守孝，三年不谈论政事。’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孔子说：“不仅高宗这样，古人都是这样。君主死了，〔继位的君主三年不问政事，〕在这期间，各部的官员都要听命于宰相。”

14·41 子曰：“上好礼，则民易使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在上位的人喜欢礼，〔一切按礼办事，〕老百姓就容易使唤了。”

14·42 子路问君子。子曰：“修己以敬。”曰：“如斯而已

乎？”曰：“修己以安人①。”曰：“如斯而已乎？”曰：“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尧舜其犹病诸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人——参见前文1·5章注③。

【译文】

子路问怎样才算君子。孔子说：“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修养自己。”子路又问：“这样就够了吗？”孔子说：“修养自己，使别人安乐。”子路又问：“这样就够了吗？”孔子说：“修养自己，使所有的老百姓都得到安乐。修养自己，使所有的老百姓都得到安乐，尧舜大概还没有做到呢？”

14·43 原壤夷俟①。子曰：“幼而不孙弟②，长而无述焉，老而不死，是为贼③。”以杖叩其胫④。

【注释】

①原壤夷俟——原壤，孔子旧时的朋友。《礼记》上有关于他母死而歌的记载，可能是类似庄子一类的人。夷，蹲踞，这是一种待人不礼貌的行为。俟，等待。

②孙——同“逊”。

③贼——害。

④叩其胫——叩，击。胫，小腿。叩其胫，是孔子让原壤不要那样没有礼貌地蹲着。

【译文】

原壤伸长两腿坐在地上等待孔子。孔子〔看见他这种傲慢不恭的样子就骂〕道：“你小时候不知兄弟间的礼节，长大了毫无作

为，老了还不去死，真是个害人的家伙。”说完就用拐杖打他的小腿。

14·44 阙党童子将命①。或问之曰：“益者与？”子曰：“吾见其居于位也②，见其与先生并行也③。非求益者也，欲速成者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阙党——党名，孔子居住的地方。

②居于位——古代的礼节，小孩隅坐无位，成人才有位。这个小孩坐在成人的位子上，是一种无礼行为。

③与先生并行——古代礼节，小孩与长辈在一起只能随行，不能并行。

【译文】

阙党的一个童子来向孔子传话。有人问孔子说：“这个童子是要求上进的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我见他坐在成年人的位子上，又看见他与年长的人并行。这不是个要求上进的人，是个急于求成的人。”

卫灵公第十五

（凡四十二章）

15·1 卫灵问陈于孔子①。孔子对曰："俎豆之事②，则尝闻之矣；军旅之事，未之学也。"明日遂行。

【注释】

①陈——同"阵"。

②俎（zǔ组）豆之事——俎和豆都是古代的一种器皿，举行礼仪时用。这里用以表示礼仪。

【译文】

卫灵公向孔子问行军布阵的方法。孔子回答说："礼仪方面的事，我是知道的；军队打仗一类事情，我不曾学过。"第二天孔子便离开卫国。

15·2 在陈绝粮，从者病，莫能兴。子路愠见曰："君子亦有穷乎？"子曰："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在陈国时断绝了粮食，跟随他的学生都饿病了，爬不起来。子路满脸的不高兴来见孔子说："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吗？"孔

子说："君子能安守穷困，小人穷困时就会胡作非为。"

15·3 子曰："赐也，女以予多学而识之者与？"对曰："然，非与？"曰："非也，予一以贯之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赐呀！你以为我是多学多记的人吗？"子贡回答说："对呀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"孔子说："不是的，我是用一个基本观点把它们贯穿起来的。"

15·4 子曰："由！知德者鲜矣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仲由！懂得德的人太少了。"

15·5 子曰："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①？夫何为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②。"

【注释】

①无为而治——指舜继尧之后，由于任人适当，故看不见他有所作为。

②恭己正南面而已矣——由于舜无为而治，人们看到他好像只是庄严端正地坐在帝王的位子上罢了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能够没有作为天下自然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？他

干了些什么呢？只见他庄严端正地坐在朝廷上罢了。”

15·6 子张问行。子曰：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①，行矣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虽州里，行乎哉？立则见其参于前也②，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③，夫然后行。”子张书诸绅④。

【注释】

①蛮貊——蛮，古称南蛮。貊，古称北狄。蛮、貊都是古代对边远地区后进民族的称呼。

②参——并立。

③倚于衡——倚，倚靠。这里可译为刻。衡，轭，车前横木，驾马时用。

④书诸绅——书，写。绅，下垂的大带子。这句话是说，子张把孔子的话写在腰间的带子上，免得忘记。

【译文】

子张问一个人怎样才能行得通。孔子说：“说话要讲求忠信，行为谨慎，即使到了文化不发达的蛮貊那样的国家，也是行得通的。说话不讲忠信，行为不谨慎，即使在自己家乡的地方，难道能行得通吗？立着的时候，忠信笃敬几个字就好像在面前；乘车时，就好像看见这几个字刻在车前的横木上。这样才使自己能行得通。”子张把这些话写在自己腰间的大带子上。

15·7 子曰：“直哉史鱼①！邦有道，如矢；邦无道，如矢。

君子哉蘧伯玉！邦有道，则仕；邦无道，则可卷而怀之②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史鱼——名鰌（qiū丘），字子鱼，卫国大夫。他曾用尸谏的办法劝告卫灵公要任用蘧伯玉。

②卷而怀之——卷，收。怀，藏。卷而怀之，即收藏起来的意思，故翻译为隐居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正直啊，史鱼！国家太平的时候，像箭一样直；国家危乱的时候，也像箭一样直。蘧伯玉真是一个君子啊！国家太平的时候，就出来做官；国家危乱的时候，就隐居起来。”

15·8 子曰：“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失人；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可以和他谈话，却不谈，这叫做错过人才；不可以和他谈话，却要和他谈，这就叫做说错了话。聪明人不错过人才，也不说错话。”

15·9 子曰：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志士仁人，不肯苟全生命而损害仁义，而宁肯牺牲生命成全仁义。"

15·10 子贡问为仁。子曰："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，事其大夫之贤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。"

【译文】

子贡问怎样实行仁德。孔子说："做工的人要想做出高质量的物品，必须先把工具搞好。住在一个国家，就要尊敬那大夫中有贤德的人，和士中有仁德的人交朋友。"

15·11 颜渊问为邦。子曰："行夏之时①，乘殷之辂②，服周之冕，乐则《韶》《舞》③。放郑声，远佞人。郑声淫，佞人殆。"

【注释】

①行夏之时——实行夏代的历法。夏历方便于农业生产，所以在当时仍受到欢迎。

②辂（lù路）——车子。

③《韶》《舞》——《韶》见3·25注①。《舞》，同"武"，见3·25注④。

【译文】

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。孔子说："用夏代的历法，坐殷代的车子，戴周代的帽子，音乐就演奏《韶》乐和《舞》乐。禁绝郑国的乐

曲，让小人离开。郑国的乐曲淫秽，小人危险。”

15·12 子曰：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，一定会有近在眼前的忧患。”

15·13 子曰：“已矣乎！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孙子说：“完了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像喜欢美色那样喜欢美德的人。”

15·14 子曰：“臧文仲其窃位者与①！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②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臧文仲——见5·18注①。

②柳下惠——名展获，字禽，鲁国大夫。柳下是他住的地方，惠是他的谥号，故称柳下惠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臧文仲大概是个白占据着官位的人，他明明知道柳

下意是个贤人，却不给他个官做。”

15·15 子曰：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则远怨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多责备自己，少责备别人，〔这样做〕就不会招人怨恨了。”

15·16 子曰：“不曰‘如之何①，如之何’者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不曰“如之何，如之何”——不说“怎么办，怎么办。”这里指遇事不愿多思考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〔一个人处世〕不常想想‘怎么办，怎么办’，对这种人，我不知该怎么办了。”

15·17 子曰：“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，好行小慧，难矣哉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整天和大家在一起，说的话却没有一句合乎道理的

正经话，只喜欢耍小聪明，这种人实在难于造就了。”

15·18 子曰：“君子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，孙以出之，信以成之。君子哉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做事把义作为根本，以礼来实行它，用谦逊的话说出来，用诚实的态度来完成它。这真是个君子啊！”

15·19 子曰：“君子病无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只怕自己没有本领，不怕别人不知道自己。”

15·20 子曰：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以终身不被人称颂而引以为恨。”

15·21 子曰：“君人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一切靠自己，小人要求别人。”

15·22 子曰："君子矜而不争，群而不党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君子庄矜而不和人争执，合群而不和人勾结。"

15·23 子曰："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君子不因为有些人讲一两句好话就提拔他，也不因为有些人不好就不采纳他的好话。"

15·24 子贡问曰："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"子曰："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"

【译文】

子贡问孔子说："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呢？"孔子说："那大概是'恕'吧！自己不愿做的事，就不要强加给别人。"

15·25 子曰："吾之于人也，谁毁谁誉？如有所誉者，其有所试矣。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我对于别人，毁谤谁？赞誉谁？如果我有所赞誉，

必定是经过考虑的。夏商周三代的老百姓都是这样的，所以三代能够直道而行。”

15·26 子曰：“吾犹及史之阙文也。有马者借人乘之，今亡矣夫①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这段文字很不好理解，前后两句话有何联系，也不太清楚，姑且按所理解的翻译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我还能够看到史书存疑的地方。有马的人，借给别人骑，今天没有这种人了。”

15·27 子曰：“巧言乱德。小不忍，则乱大谋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花言巧语会败坏道德。在小事情上不能忍耐，就会败坏大事情。”

15·28 子曰：“众恶之，必察焉；众好之，必察焉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大家都厌恶他，一定要考察一下；大家都喜欢他，

也一定要考察一下。”

15·29 子曰: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:“人能够使道扩大充实，不是用道来扩大人。”

15·30 子曰:“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:“有了过错不能改正，那这个过错就是真的过错了。”

15·31 子曰:“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，无益，不如学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:“我曾经整日不吃饭，整夜不睡觉，去思考，结果没有什么好处，还不如去学习。”

15·32 子曰:“君子谋道不谋食。耕也，馁在其中矣；学

也，禄在其中矣。君子忧道不忧贫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:“君子用心来求道，而不去求吃的东西。去耕田吧，也免不了常常饿肚子；去学习吧，就常常会做官领取俸禄。君子只担心道不能得，而不担心贫穷。”

15·33 子曰:“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；虽得之，必失之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。不庄以莅之①，则民不敬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庄以莅之，动之不以礼，未善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莅（lì立）——同“蒞”，到，临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:“用聪明智慧可以获得官位，如果不能用仁德保持它，就是得到了，也一定会丧失掉。用聪明智慧获得官位，并能用仁德保持它，如果不能用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行使自己的职责，那老百姓也不会听使唤的。用聪明智慧可以得到官位，不能用仁德保持它，又能用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行使自己的职责，如果不能用合乎礼仪的方法来鼓舞动员老百姓，也是不够完善的。”

15·34 子曰：“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，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:“不可用小事情来考验君子，却可让他担任重大的任

务；不可让小人担任重大的任务，却可以用小事情来考验他。”

15·35 子曰：“民之于仁也，甚于水火。水火，吾见蹈而死者矣，未见蹈仁而死者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老百姓需要仁德比需要水火更迫切。我看见过因蹈水火而淹死烧死的，却没有看见过实践仁德而死的。”

15·36 子曰：“当仁，不让于师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面对合乎仁义的事时，就是老师，也不必谦让。”

15·37 子曰：“君子贞而不谅①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贞而不谅——贞，正。谅，小信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坚守正道，而不必讲小信。”

15·38 子曰：“事君，敬其事而后其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做臣事奉君主，要尽心竭力地做好自己的职事，把领取俸禄的事放在后头。"

15·39 子曰："有教无类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无论哪一类人，我都可以给他以教育。"

15·40 子曰："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道不相同的人，就不必在一块商量事。"

15·41 子曰："辞达而已矣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言语足以表达意思就可以了。"

15·42 师冕见①，及阶，子曰："阶也。"及席，子曰："席也。"皆坐，子告之曰："某在斯，某在斯。"师冕出。子张问曰："与师言之道与？"子曰："然，固相师之道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师冕——名叫冕的乐师。古代乐师一般都由盲人充当。

【译文】

师冕来见孔子，走到阶前，孔子〔告诉他〕说："这是台阶。"走到坐席前，孔子又说："这是坐席了。"等大家都坐定了，孔子向他介绍说："某人在这里，某人在这里。"师冕出去后，子张问道："这是和盲人讲话的方式吗？"孔子说："是的，这本来就是帮助盲人的方式。"

季氏第十六

（凡十四章）

16·1 季氏将伐颛臾①。冉有、季路见于孔子曰："季氏将有事于颛臾。"孔子曰："求！无乃尔是过与？夫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②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。何以伐为？"冉有曰："夫子欲之③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"孔子曰："求！周任有言曰④：'陈力就列⑤，不能者止。'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⑥？且尔言过矣，虎兕出于柙⑦，龟玉毁椟中⑧，是谁之过与？"冉有曰："今夫颛臾，固而近于费。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"孔子曰："求！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。丘也闻有国有家者，不患贫而患不均，不患寡而患不安⑨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由与求也，相夫子，远人不服，而不能来也；邦分崩离析，而不能守也；而谋动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⑩。"

【注释】

①颛臾（zhuānyú专鱼）——鲁国的附属国，在今山东费县西。

②东蒙——即蒙山，在今山东蒙阴县南。

③夫子——指季康子。

④周任——古代著名史官。

⑤陈力就列——陈力，贡献出力量。列，位。就列，到职位上，即担任职务。

⑥相——扶助瞎子的人称相。这里作助手讲。

⑦虎兕（sì四）出于柙（xiá匣）——兕，犀牛。柙，槛，关野兽的笼子。

⑧椟（dú读）——匣子。

⑨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——第一句的“寡”当为“贫”，第二句的“贫”当为“寡”，这样讲起来才与下文相符合。

⑩萧墙之内——萧墙，屏风。萧墙之内，指鲁国当权者的内部。

【译文】

季氏准备讨伐颛臾。冉有、子路去见孔子说：“季氏准备讨伐颛臾。”孔子说：“冉求！这难道不是你的过错吗？颛臾，从前的周天子曾授命它主持东蒙山的祭祀，而且它已在鲁国的疆域之内，是国家的臣属。为什么要攻打它呢？”冉有说：“这是季孙想攻打它，我们两人都是不愿意的。”孔子说：“冉求！周任曾经说过：‘能够尽为臣的力量，这才担任为臣的职务，如果不能尽力，就应该辞职。’如果一个瞎子遇到危险，〔做为助手的人〕不去扶持他，要跌倒时，〔做为助手的人〕不去搀扶他，那么要这样的助手有什么用呢？况且你的话错了。老虎犀牛从笼子里逃了出来，龟甲宝玉毁坏在匣子里，这是谁的过错呢？”冉有说：“颛臾的城墙坚固，而且离季氏的采邑费城很近。今天不夺取它，定会成为后代子孙的祸患。”孔子说：“冉求！君子就讨厌那不说出自己的贪欲，而要另找借口的人。我听说过，有国有家的诸侯和大夫，不愁贫穷，而愁财富分配不均；不愁人民太少，而愁境内不安。如果财富分配均匀，就没有贫穷；境内和平了，就不会感到人少；境内平安了，就没有倾覆的危险。能够象这样，远方的人

还不归服，再修励文德招致他们来。他们已经来了，就要想办法安置他们。现在仲由和冉求辅助季孙，远方的人不肯归服，却不能招致他们来；国家分崩离析，却不能保全；反而想在国内大动干戈。我怕季氏的忧患不在颛臾，而在自己的内部呢。”

16·2 孔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自诸侯出，盖十世希不失矣；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；陪臣执国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天下有道，则政不在大夫。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议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天下太平，礼乐的制作和出兵作战的决定权都在天子手里；天下危乱，礼乐的制作和出兵作战的决定权就在诸侯手里。由诸侯做出决定，不过传到十代，很少有能保持的；由大夫做出决定，传到五代，很少有能继续保持的；如果由大夫的家臣执掌国家政权，传到三代，很少有能继续保持的。天下太平，国家的政权就不会落到大夫手中。天下太平，老百姓私下就不会议论纷纷。”

16·3 孔子曰：“禄之去公室五世矣①，政逮于大夫四世矣②，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③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禄之去公室五世矣——禄，爵禄。这里指国家政权。五世，五代，

指鲁宣公失去政治权力到孔子说这段话时，经历了五代：宣公、成公、襄公、昭公、定公。

②政逮于大夫四世矣——逮，及，到。四世，指从季氏掌握国家权力到孔子说这段话时，已经历了文子、武子、平子、桓子四代。

③三桓——指仲孙、叔孙、季孙三家，因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后代，故称三桓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国家政权离开鲁君已经五代了，政权到了大夫手里，〔从季氏夺取权力算起〕已经四代了，所以桓公的子孙们现在也衰微了。"

16·4 孔子曰："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谅①，友多闻，益矣。友便辟②，友善柔③，友便佞④，损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谅——信，诚实。

②便（pián骈）辟——善于逢迎谄媚。

③善柔——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

④便（pján骈）佞——善以言辞取媚于人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有益的朋友有三种，有害的朋友有三种。同为人正直的人交朋友，同诚实的人交朋友，同博闻见广的人交朋友，是有益处的。同善于逢迎谄媚的人交朋友，同两面三刀的人交朋友，同惯于能说会道的人交朋友，是有害处的。"

16·5 孔子曰："益者三乐，损者三乐。乐节礼乐，乐道人之善①，乐多贤友，益矣。乐骄乐，乐佚游②，乐宴乐，损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道——说。

②佚——闲逸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有益的喜好有三种，有害的喜好也有三种。喜好调节适度的礼乐，喜好讲说别人的优点，喜好广交良友，是有益处的。喜好骄傲，喜好闲游，喜好过度的宴饮，是有害处的。"

16·6 孔子曰："侍于君子有三愆①：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，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，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。"

【注释】

①愆（qiān千）——过失。

②瞽（gǔ古）——瞎子。这里当不能观颜察色讲，即没有眼色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陪侍君子说话容易犯三种毛病：不到该说话的时候，自己却抢先说了，这叫做急躁；到该说话的时候，自己却不说，这叫做隐瞒；不看君子的脸色，不管该说不该说，就妄说一起，这叫做没有眼色。"

16·7 孔子曰："君子有三戒：少之时，气血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；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君子有三件事情应当警戒：年轻的时候，血气还没有固定，要切忌贪恋女色；等到壮年时期，血气正旺盛，要警戒斗殴惹祸；等到年老的时候，要警戒贪得无厌。"

16·8 子曰："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。畏大人①，畏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大人②，侮圣人之言。"

【注释】

①大人——地位高的人。

②狎（xiá匣）——轻慢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君子有三怕：怕天命，怕爵位高的人，怕圣人的话。小人不懂得天命，因而不知道怕，轻慢爵位高的人，轻慢圣人的话。"

16·9 孔子曰："生而知之者上也；学而知之者次也；困而学之，又其次也；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生来就知道的是上等；通过学习而知道的是次一等；困惑不通然后学习的是再次一等；困惑不通而又不学习的，这是最下等的人了。"

16·10 孔子曰："君子有九思：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忿思难，见得思义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君子有九种考虑：看的时候，要考虑看明白了没有；听的时候，要考虑听清楚没有；〔待人的〕脸色，要考虑到温和没有；〔待人的〕态度，要考虑做到恭敬没有；说话，要考虑做到忠诚没有；做事，要考虑做到严肃认真没有；有疑问，要考虑虚心向别人请教；要发怒时，要考虑引起的后患；看见可得的，要考虑得了合不合义。"

16·11 孔子曰："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。吾见其人矣，吾闻其语矣。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。吾闻其语矣，未见其人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看见好事，〔便想快点去做，〕好像赶不上的样子，看见不好的事，〔便急忙躲开，〕好像把手伸到开水里一样。我看见过这样的人，也听到过这样的话。隐居起来是为保全自己的志

向，出来做官是为了施行自己的主张。我听到过这样的话，却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人。”

16·12 齐景公有马千驷，死之日，民无得而称焉。伯夷、叔齐饿于首阳之下①，民到于今称之。“诚不以富，亦只以异②”，其斯之谓与？

【注释】

①首阳——首阳山。伯夷、叔齐拒食周粟，饿死在首阳山。这里说他们至穷，与齐景公的富相对而言。

②引句是《诗经》上的话。异，指品德高尚，与众不同。

【译文】

齐景公有四千匹马，到死的时候，老百姓却不觉得他有什么好的德行可以称颂。伯夷、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上，老百姓到今天还在称颂他们。《诗经》说：“实在不是因为他富，也只因为他的品德高于常人。”那就是这个意思吧？

16·13 陈亢问于伯鱼曰①：“子亦有异闻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尝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‘学诗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’鲤退而学诗。他日，又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‘学礼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’鲤退而学礼。闻斯二者。”陈亢退而喜曰：“问一得三，闻诗，闻礼，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陈亢（gāng刚）——陈子禽。

【译文】

陈亢问〔孔子的儿子〕伯鱼说："你在老师那里听到过不同于对一般学生的教导吗？"伯鱼回答说："没有。他曾经一个人站在那里，我恭敬地轻步从院庭中走过。他对我说：'学过诗没有？'我回答说：'没有。'他说：'不学诗，就不会说话。'我回去后就去学诗。又有一天，他又一个人站在那里，我又恭敬地轻步从院庭走过。他说：'学过礼没有？'我回答说：'没有。'他说："不学礼，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脚。'我回去后就去学礼。我听到的就这两件事。"陈亢回去后高兴地说："我问了一件事，却知道了三件事。知道了学诗和学礼的重要意义，又知道了君子对自己儿子并不特别亲近。"

16·14 邦君之妻，君称之曰夫人，夫人自称曰小童；邦人称之曰君夫人，称诸异邦曰寡小君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。

【译文】

国君的妻子，国君称她为夫人，她自称为小童；国内的人称她为君夫人，在别的国家的人那里便称她为寡小君；别的国家的人也称她为君夫人。

阳货第十七

（凡二十六章）

17·1 阳货欲见孔子①，孔子不见，归孔子豚②。孔子时其亡也③，而往拜之。遇诸途④。谓孔子曰："来！予与尔言。"曰："怀其宝而迷其邦，可谓仁乎？"曰："不可"。"好从事而亟失时⑤，可谓知乎？"曰："不可"。"日月逝矣，岁不我与。"孔子曰："诺，吾将仕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阳货——又叫杨虎。季氏家臣。季氏曾几代掌握鲁国朝政，而这时阳货又掌握着季氏的家政。后来他与公山弗扰共谋杀害季桓子，失败后逃往晋国。

②归孔子豚（tún屯）——归，同"馈（kùi愧）"，赠送，豚，小猪。这里指蒸熟的小猪。古礼规定，凡大夫赠东西给士，士如果不是在家当面接受，就必须亲往大夫家拜谢。阳货掌握着季氏家政，想请孔子出来做他的助手，孔子不愿意，阳货就利用当时的礼俗，趁孔子不在家时，去送一只蒸熟的小猪给他。孔子不愿见阳货，而又不好违礼，也趁阳货不在家时登门拜谢。

③时其亡也——时，趁。亡，出，不在家。

④塗——同"途"。

⑤亟（qì气）——屡次。

【译文】

阳货想让孔子来拜见他，孔子不去，他就送给孔子一只蒸熟的小猪。孔子趁他不在家时，前去拜谢他。不料两个人正好在半路上碰见了。阳货叫着孔子说："来！我有话跟你说。"〔孔子走了过去。〕阳货说："自己有本领，却听任国家迷乱，这能叫做仁吗？"孔子说："不可以。"阳货又说："喜欢做官，却多次错过机会，这能叫做聪明吗？"孔子说："不能够。"阳货说："时光去而不复返，岁月是不等人的。"孔子说："好吧，我要出去做官了。"

17·2 子曰："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人的性情本来是相近的。只因我受不同习气的沾染，便相距得远了。"

17·3 子曰："唯上知与下愚不移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只有聪明的上等人和愚笨的下等人是不可改变的。"

17·4 子之武城①，闻弦歌之声。夫子莞尔而笑，曰："割鸡焉用牛刀②？"子游对曰："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：'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'。"子曰："二三子！偃

之言是也。前言戏之耳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之武城——之，往。武城，鲁国的一个小邑，子游当时在这里做官。

②割鸡焉用牛刀——这是一种比喻，意思是说治理这样一个小地方，哪里用得着施行礼乐教育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到了武城，听到了弹琴唱歌的声音。孔子微笑着说：“杀鸡何必用杀牛的刀呢？”子游回答说：“从前我听到老师说过：‘君子学习了礼乐，就会爱人，小人学习了礼乐，就好使唤了。’”孔子便说：“学生们，言偃的话是对的。我刚才的话只是和他开个玩笑罢了。”

17·5 公山弗扰以费畔①，召，子欲往。子路不说，曰：“末之也已②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③？”子曰：“夫召我者，而岂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公山弗扰——又叫公山不狃，季氏家臣。他曾与阳货共谋反叛季氏，失败后逃往齐国。

②末之也已——末，没有。之，往。已，止，算了。

③何必公山氏之之也——即“何必之公山氏也”。第一个“之”字起帮助倒装的作用，第二个“之”字是“往”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公山弗扰占据费邑发动叛乱，叫孔子去，孔子准备前往。子

不高兴，说："没有地方去就算了，何必要到公山氏那里去呢？"孔子说："那叫我去的人，难道会让我白去吗？"〔一定是要用我才让我去，〕如果有人要用我，我就要让周文王、周武王的道复兴于东方。"

17·6 子张问仁于孔子。孔子曰："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。"请问之。曰："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"

【译文】

子张问孔子怎样做才叫仁。孔子说："能够在天下实行五种品德便是仁了。"请问是哪五种品德。孔子说："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庄重就不会受到侮辱，待人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，诚实讲信用就能够得到别人的任用，敏捷勤快就能够提高做事的功效，施行恩惠就能使唤动人。"

17·7 佛肸召①，子欲往。子路曰："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：'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'佛肸以中牟畔②，子之往也，如之何？"子曰："然，有是言也。不曰坚乎，磨而不磷③；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缁④。吾岂匏瓜也哉？焉能系而不食⑤"？

【注释】

①佛肸（bìxī必希）——晋大夫范中行的家臣，任中牟县县宰。晋

国的赵简子进攻范氏，佛肸依据中牟来进行抵抗。

②中牟——晋国地名，故地在今河北邢台与邯郸之间。

③磷（lìn吝）——薄。

④涅（niè聂）而不缁——涅，一种黑色染料。这里是染黑的意思。缁，黑色。

⑤系（jì寄）——结。

【译文】

佛肸召孔子去，孔子准备前往。子路说："过去我曾听老师说过：'亲身做过坏事的人那里，君子是不去的。'佛肸占据中牟，发动叛乱，你却要去，这是怎么搞的呢？"孔子说："是的，我讲过这样的话。但不是说极坚硬的东西是磨不薄的；极洁白的东西是染也染不黑的。我难道是个葫芦吗？哪里能光挂着不让人吃呢？"

17·8 子曰："由也！女闻六言六蔽矣乎①？"对曰："未也。""居！吾语女。好仁不好学，其蔽也愚②；好知不好学，其蔽也荡；好信不好学，其蔽也贼③；好直不好学，其蔽也绞；好勇不好学，其蔽也乱；好刚不好学，其蔽也狂。"

【注释】

①六言六蔽——六言，六个字。指仁、知、信、直、勇、刚六个字。蔽，弊病。

②好仁不好学，其蔽也愚——不好学，不喜欢学习。好学，才能明理，不好学就不能明理。愚，这里是愚弄的意思。

③贼——贼害。孔子曾说过："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硜硜然小人哉！"显然，他对不问是非曲直盲目讲信的作法是持否定态度的。所以，这一句的意思是说，如果盲目讲信，不通过学习加以辨别，就会害了自己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仲由，你听说过六种品德便有六种弊病吗？"子路回答说："没有。"孔子说："坐下！我告诉你。喜好仁德却不喜好学问，它的弊病便是容易受人愚弄；喜好聪明却不喜好学问，它的弊病便是放荡；喜好诚实却不喜欢学问，它的弊病便是贼害了自己；喜好直率却不喜好学问，它的弊病便是说话尖刻；喜好勇敢却不喜好学问，它的弊病便是叛乱；喜好刚强却不喜好学问，它的弊病便是轻率狂妄。"

17·9 子曰："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？《诗》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①，远之事君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"

【注释】

①迩（ěr尔）——近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学生们为什么不学习《诗》呢？《诗》可以启发想象力，可以提高观察力，可以培养合群性，可以学会正当的怨恨。近，可以学到事奉父母的道理；远，可以用来事奉君主；还可以多认识一些鸟兽草木的名称。"

17·10 子谓伯鱼曰："女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矣乎①？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？"

【注释】

①《周南》、《召（shào邵）南》——《诗经》《国风》中第一、二

部分的篇名。这两部分所收的诗歌，是周南和召南两地区的民歌。周南和召南在江汉流域一带。孔子重视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并不是他看重其中的民歌，而是他对这些民歌的内容按照他的观点另有解释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告诉伯鱼说："你学过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了吗？人要是不学习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那就好像面对墙壁站着吧！"

17·11 子曰："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礼，〔有它深刻的内容，〕岂只是指玉帛等礼物而说的吗？乐，〔也有它的具体内容，〕岂只是指钟鼓一类乐器而说的吗？"

17·12 子曰："色厉而内荏①，譬诸小人，其犹穿窬之盗也与②？"

【注释】

①色厉而内荏（rěn忍）——色，颜色，脸上的神色。这里指外表。厉，威严。荏，虚弱。色厉内荏，指外表显得刚正无私，而内怀私欲，极为虚弱。

②穿窬（yú余）——挖洞。

孔子说："有一种人，表面上显得很威严，而内心里却很虚弱，

若用小人作比方，大概就像个挖洞爬墙的小偷吧！”

17·13 子曰：“乡原①，德之贼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乡原——原，同“愿”。乡原，指言行不符、欺世盗名的人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不辨是非随处讨好的人，是道德的大害。”

17·14 子曰：“道听而塗说①，德之弃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道听而涂说——涂，同“途”。道听而涂说，在道路上听见一些传言，便四处传说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道听途说，这是自甘抛弃道德的行为。”

17·15 子曰：“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？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①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患得之——根据上下文的内容来看，“患得之”应为“患不得之”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卑鄙陋劣的人，难道可以和他一块事奉君主吗？当他没有得到官职的时候，唯恐得不到。既然得到了，又唯恐丢失掉。假若害怕丢失掉，他就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"

17·16　子曰："古者民有三疾，今也或是之亡也①。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荡；古之矜也廉②，今之矜也忿戾；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诈而已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古者民有三疾，今也或是之亡也——孔子认为，当时世风日下，就连人们的缺点也无法与古人的缺点相比。古代一般人的缺点中，尚包含着某种好的东西，今天则没有。

②廉——原指器物的棱角，这里是厉害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古代的老百姓有三种毛病，现在呢，或许连这样的三种毛病都没有了。古代狂妄的人只是不拘小节，现在狂妄的人则放荡越礼；古代矜持的人只是有点厉害，现在矜持的人则有点蛮横无礼，拼命相争；古代愚蠢的人还有直率的一面，现在愚蠢的人却只有欺诈罢了"。

17·17　子曰："巧言令色，鲜矣仁①。"

【注释】

①此条已见1·3。

17·18 子曰："恶紫之夺朱也①，恶郑声之乱雅乐也，恶利口之覆邦家者。"

【注释】

①紫之夺朱——紫，紫色，蓝色和红色合成的颜色。古代认为紫色是不正的颜色。朱，朱色，大红色。古代认为朱色是正色。紫之夺朱，是说紫色代替(夺取)了朱色的地位，充任正色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颠倒紫色和大红色的地位，这是可厌恶的；用郑国的淫乐破坏宫廷正统的雅乐，这也是可厌恶的；花言巧语，颠倒是非，致使国家倾覆，这更是可厌恶的。"

17·19 子曰："予欲无言。"子贡曰："子如不言，则小子何述焉？"子曰："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我想不再说话了。"子贡说："您如果不说话，那么我们学生还传述什么呢？"孔子说："天说了什么呢？一年四季照样运行，百物照样生长，天说了什么呢？"

17·20 孺悲欲见孔子①，孔子辞以疾。将命者出户，取瑟而歌。使之闻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孺悲——鲁国人，曾向孔子学习士丧礼。

【译文】

孺悲想要孔子接见他，孔子假托有病，辞而不见。当传话的人走出房门，孔子便取过琴来弹唱，故意让孺悲听到。〔表示不是有病，而是不愿意见他。〕

17·21 宰我问："三年之丧，，期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。旧谷既没，新谷既升，钻燧改火，期可已矣①。"子曰："食夫稻②，衣夫锦，于女安乎？"曰："安。""女安，则为之！夫君子之居丧，食旨不甘③，闻乐不乐，居处不安④，故不为也。今女安，则为之！"宰我出。子曰："予之不仁也！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夫三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丧也。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！"

【注释】

①钻燧（suì岁）改火，期可已矣——古代钻木取火所用的木头，四季各异，一个季节换一种，一年轮一遍。期，同"朞(jī基)"，一周年。

②食夫稻——吃稻米。古代北方，水稻是难以得到的珍贵食品。

③旨——美。

④居处不安——居处，指住在平日住的房子里。古代居丧，住在临时搭的棚子里。

【译文】

宰我问道："父母死后，子女要守三年孝，时间太长了。君

子三年不习礼仪，礼仪一定会废弃；三年不演习音乐，音乐一定会被忘记。陈谷已经吃完，新谷已经上场，取火用的木头已经轮过一遍，守孝一年也就可以了。”孔子说：“〔在父母三年的丧期里，〕你吃稻米、穿锦缎衣服，心安吗？”宰我说：“心安。”孔子说：“你心安，就那么去做吧！君子守孝时，吃美味的东西也不香甜，听音乐也不快乐，住在家里也不觉得舒服，所以不那么做。如今你心安，就去那么做吧！”宰我退了出来。孔子说：“宰我真是不仁呀！儿女出生三年，才能够脱离父母的怀抱。〔父母死后，〕守孝三年，天下都是这样做的。宰我难道没有从他父母那里获得三年的爱吗？”

17·22 子曰：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难矣哉！不有博弈者乎①？为之，犹贤乎已②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博弈（yì义）——博，局戏。弈，围棋。

②犹贤乎已——贤，超过。已，止，什么都不干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整天吃得饱饱的，没有一件事肯用心，这种人真是太难了！不是有掷骰子下围棋的游戏吗？干干这些事，也比什么都不干好。”

17·23 子路曰：“君子尚勇乎①？”子曰：“君子义以为上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尚——同下文的“上”，这里作动词用。

【译文】

子路说：“君子崇尚勇敢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君子认为义是最为重要的，如果君子有勇而无义，就会犯上作乱；小人有勇而无义，就会成为强盗。”

17.24 子贡曰：“君子亦有恶乎①？”子曰：“有恶：恶称人之恶者，恶居下流而讪上者②，恶勇而无礼者，恶果敢而窒者③。”曰：“赐也亦有恶乎？”“恶徼以为知者④，恶不孙以为勇者，恶讦以为直者⑤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恶（wù务）——憎恶。下文的“恶”，除“称人之恶”中“恶”以外，都与此同。

②讪（shàn扇）——毁谤。

③窒（shì志）——不通。

④徼（jiāo交）——抄袭。

⑤讦（jié杰）——攻击、揭发别人的阴私。

【译文】

子贡说：“君子也有所憎恶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有憎恶：憎恶散播别人坏处的人，憎恶身居下位而毁谤在上位者的人，憎恶勇敢而不知礼的人，憎恶那种自以为是、果敢蛮干到底的人。”孔子又说：“赐，你也有憎恶吗？”子贡回答说：“我憎恶抄袭别人成果却自认为聪明的人，憎恶不谦逊而自认为勇敢的人，憎恶揭发别人的阴私而自认为直率的人。”

17·25 子曰："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，近之则不孙，远之则怨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只有女人和小人最难相处，亲近了，他们就会放肆无礼；疏远了，他们就会怨恨。"

17·26 子曰："年四十而见恶焉，其终也已。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活到四十岁还被人厌恶，他这一生也就没有希望了。"

微子第十八

（凡十一章）

18·1 微子去之①。箕子为之奴②。比干谏而死③。孔子曰："殷有三仁焉。"

【注释】

①微子去之——微子，名启，殷纣王的庶兄。去之，离去。

②箕（丌基）子为之奴——箕子，名胥馀，殷纣王的叔父。他向殷纣王进谏，纣王不听，于是披发装疯，被降为奴隶。

③比干谏而死——比干，殷纣王的叔父。他也因向纣王进谏，被剖心而死。

【译文】

〔殷纣王无道，不听劝谏，〕微子便弃官而去，箕子被降而为奴隶，比干进谏而被处死。孔子说："殷朝有三个仁人。"

18·2 柳下惠为士师①，三黜②。人曰："子未可以去乎？"曰："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？枉道而事之，何必去父母之邦。"

【注释】

①士师——狱官。

②三黜（chù处）——多次被罢官。

【译文】

柳下惠做士师，多次被革职。有人说："您不可以离开鲁国吗？"他说："如果我按照正直的道理事奉君主，到哪里去不会被多次革职呢？如果不按照正直的道理事奉君主，又何必一定要离开父母所在的国家呢？"

18·3 齐景公待孔子曰："若季氏，则吾不能；以季孟之间待之。"曰："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"孔子行。

【译文】

齐景公讲到接待孔子的礼节时说："如果要像鲁君对待季氏那样，我是不能够的；我只能用低于季氏而高于孟氏的适中礼节来对待他。"后来又说："我老了，不能任用他了。"孔子便离开了齐国。

18·4 齐人归女乐①，季桓子受之②，三日不朝，孔子行。

【注释】

①归——同"馈（kuì愧）"，赠送。

②季桓子——名斯，鲁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齐国送给鲁国许多唱歌跳舞的美女，季桓子接受了，多日不上朝理事，孔子便离开了鲁国。

18·5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①："凤兮！凤兮！何德之衰②？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③。已而，已而！今之从政者殆而！"孔子下，欲与之言。趋而辟之④，不得与之言。

【注释】

①接舆——当时的隐士，不是真实姓名。《论语》中的隐士多以事命名，如看门的称"晨门"，执杖的称"丈人"，接孔子舆的称"接舆"。

②何德之衰——古代人认为，天下有道时凤凰才出现，天下无道时就隐去。接舆以凤凰喻孔子，讽刺他在天下无道时却不隐去，是一种德行衰败的表现。

③犹可追——还来得及的意思。

④辟——同"避"。

【译文】

楚国的狂人接舆从孔子的车前经过，唱道："凤凰呀，凤凰呀！你的德行为什么衰败了呢？过去的是无法挽回了，未来的还是可以补救的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！现在当政的那些人危险极了！"孔子下了车，想和他谈谈。他却连忙避开了，孔子没能够和他谈。

18·6 长沮、桀溺耦而耕①，孔子过之，使子路问津焉。

长沮曰："夫执舆者为谁？"子路曰："为孔丘。"曰："是鲁孔丘与？"曰："是也。"曰："是知津矣②。"问于桀溺。桀溺曰："子为谁？"曰："为仲由。"曰："是鲁孔丘之徒与？"对曰："然。"曰："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易之？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，岂若从辟世之士哉③？"耰而不辍④。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怃然曰⑤："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⑥？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长沮（jù巨）、桀溺耦（ǒu偶）而耕——长沮、桀溺，当时两个不知真实姓名的隐士。耦耕，两个人各执一耜（sì四）一块耕地。

②是知津矣——意思是说，孔子周游列国，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。

③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，岂若从辟世之士哉——而，同"尔"，你。辟人之士，指孔子。辟世之士，指长沮和桀溺。

④耰（yōu优）而不辍（chuò绰）——耰，下种以后用土盖平。辍，停止。

⑤抚然——怅惘失意的样子。

⑥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——与，相与，在一起。这一句中的三个"与"用法相同。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不愿避世而隐居。山林多鸟兽，隐居山林就会和鸟兽同群，而孔子是愿意和天下人在一起，不愿隐居和鸟兽同群。

【译文】

长沮、桀溺两个人一块耕田，孔子从旁边经过，让子路去询问渡口。长沮问子路说："驾车子的那个人是谁？"子路说："是孔丘。"长沮说："是鲁国的孔丘吗？"子路说："是的。"长沮说："他早该知道渡口在哪儿了。"子路又去问桀溺。桀溺说："你是谁？"子路说："是仲由。"桀溺说："你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？"子路回答说："是的。"桀溺说："〔天下已乱，〕好像滔滔的洪水，到

处都是这样，谁能改变得了呢？你与其跟着〔孔丘那种〕躲避坏人的人，还不如跟着〔我们这些〕避世隐居的人呢？”说完，就不停地往种子上盖土。子路回来〔把这些〕告诉孔子。孔子失望地叹息说：“我们既然无法跟鸟兽待在一起，若不跟天下人待在一起又跟谁在一起呢？天下如果太平，我就不会和你们一起来从事改变现实的工作了。”

18·7 子路从而后，遇丈人①，以杖荷蓧②。子路问曰：“子见夫子乎？”丈人曰：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③，孰为夫子？”植其杖而芸。子路拱而立。止子路宿，杀鸡为黍而食之④，见其二子焉。明日，子路行以告。子曰：“隐者也。”使子路反见之。至则行矣。子路曰：“不仕无义。长幼之节不可废也⑤；君臣之义，如之何其废之？欲洁其身，而乱大伦。君子之仕也，行其义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丈人——老人。当时的一位隐士。

②以杖荷蓧（diào掉）——杖，拐杖。蓧，锄草的工具。

③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——四肢不劳动，五谷也不能分辨。这是老人责备子路不参加农业生产，随着孔子远游。

④杀鸡为黍而食（sì四）之——黍，即黍子，去皮后称黄米，煮熟后有粘性。食，给人吃。杀鸡为黍是老人对子路的款待。

⑤长幼之节不可废也——丈人曾让他的两个儿子出来和子路相见，这是他重视长幼之间礼节的表现。子路这句话是指丈人上述行为而说的。

【译文】

子路跟随着孔子，落在了后面，碰见一个老人，用拐杖挑

着锄草的工具。子路问道："您看见我的老师了吗？"老人说："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我知道你的老师是谁？"说完，就把拐杖插在一旁锄草。子路拱着手恭敬地站在那里。老人留子路在他家住宿，杀鸡做饭给子路吃，并让他的两个儿子出来和子路相见。第二天子路赶上了孔子，把这件事告诉了他。孔子说："这是个隐士。"叫子路再回去看看他。子路到了那里，老人却已经走了。子路说："不出来做官是不合乎义的。长幼之间的礼节尚且是不可废弃的，君臣之间的大义又怎么能够废弃呢？你只想隐居求得自身的洁白，却不知道这样做便是乱了君臣之间大的伦理关系。君子出来做官，是为了实行君臣之义。至于我们的主张行不通，则是早已知道的了。"

18·8 逸民：伯夷、叔齐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连①。子曰："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齐与！"谓："柳下惠、少连，降志辱身矣，言中伦，行中虑，其斯而已矣。"谓："虞仲、夷逸，隐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废中权。我则异于是，无可无不可②。"

【注释】

①虞仲、夷逸、朱张、少连——这几个人的身世已不可知。

②无可无不可——不一定非要怎样才可以，即可进可退怎么都行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隐逸不曾做官的人有：伯夷、叔齐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连。孔子说："不肯屈降自己的意志，不肯屈身受辱，这就是伯夷、叔齐吧！"又说："柳下惠、少连虽降志辱身，但说话

合乎义理次序，行为经过思虑，合乎众人的愿望，他们不过如此罢了。”又说：“虞仲、夷逸虽然避世隐居，说话放纵不拘，但却保持了自己的清白。放弃官位，全身自保，合乎权变的道理。我却和这些人不同，没有什么可以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。”

18·9 大师挚适齐①，亚饭干适楚②，三饭缭适蔡，四饭缺适秦，鼓方叔入于河，播鼗武入于汉③，少师阳、击磬襄，入于海。

【注释】

①大师挚——可能就是《泰伯》篇所说的师挚。

②亚饭干——古代天子和诸侯吃饭时均需奏乐侑食，亚饭干和下文的三饭缭，四饭缺都是以乐侑食的乐官。

③播鼗(táo桃)武——武，摇鼓乐师的名字。播，摇。鼗，两边系有小槌的小鼓，下面有把，持把而摇，槌还自击。

【译文】

太师挚逃到齐国去了，二饭乐师干逃到楚国去了，三饭乐师缭逃到蔡国去了，四饭乐师缺逃到秦国去了，打鼓的乐师方叔到黄河一带地方去了，摇小鼓的乐师武到汉水一带地方去了，少师阳、击磬的襄到海滨去了。

18·10 周公谓鲁公曰①：“君子不施其亲②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③，故旧无大故，则不弃也。无求备于一人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周公谓鲁公——周公，周公旦。鲁公，周公的儿子，名伯禽。

②施——同“弛”，松弛，这里是放松的意思。有的本子即作“弛”。

③以——

【译文】

周公对鲁公说：“君子不该怠慢自己的亲族，不叫大臣怨恨自己不重用他们，老臣如果没有大的过失，就不要抛弃他们。不要对某一个人求全责备。”

18.11 周有八士：伯达、伯适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随、季騧①。

【注释】

①伯达、伯适(kuò括)，季騧（guā瓜）等八人——这八人的身世已不可知。

【译文】

周朝有八个贤士：伯达、伯适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随、季騧。

子张第十九

（凡二十五章）

19.1 子张曰："士见危致命，见得思义，祭思敬，丧思哀，其可已矣。"

【译文】

子张说。"读书人遇见危难时便肯献出生命，有利可得时便首先考虑是否应该得，祭祀时便考虑是否恭敬，居丧时便考虑是否悲哀，这样也就可以了。"

19.2 子张曰："执德不弘，信道不笃，焉能为有？焉能为亡？"

【译文】

子张说："对于道德，能遵守却不能发扬宏大，信仰却不坚定。（这样的人）有他不能算有，没有他也不能算无。"

19.3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。子张曰："子夏云何？"对曰："子夏曰：'可者与之，其不可者拒之'。"子张曰："异乎

吾所闻：君子尊贤而容众，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贤与，于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贤与，人将拒我，如之何其拒人也？”

【译文】

子夏的学生向子张请教怎样交朋友。子张问道：“子夏是怎么说的？”子夏的学生回答说：“子夏说：‘可交的就和他相交，不可交的就拒绝他。’”子张说：“我所听到的和这不同：君子尊重贤人，也能够容纳普通人，赞美善人，又能怜惜能力差的人。我如果是个大贤，对别人有什么不能容纳的呢？我如果不贤，别人就会拒绝我，我又怎么能去拒绝别人呢？”

19.4 子夏曰：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；致远恐泥①是以君子不为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泥（nì逆）——不通，妨碍。

【译文】

子夏说：“就是小技艺，也一定会有可取的地方，但对于从事远大的事业恐怕有所妨碍，所以君子不从事这些小技。”

19.5 子夏曰：“日知其所亡，月无忘其所能，可谓好学也已矣。”

〔译文〕

每天懂得一些以前所不知道的，经常复习已经学到的，经时累月也不忘记，这就可称得上是好学了。”

19.6 子夏曰：“博学而笃志①，切问而近思②，仁在其中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笃志——笃，厚。志，识。

②切问而近思——切问，指问一些自己学习而又没有弄懂的问题，不要泛问。近思，指考虑一些自己当前要办而没有办到的事，不要不切实际的远思。

【译文】

子夏说：“广泛地学习，专心钻研，恳切地提问题，多思考一些自己当前需要解决的事，仁德就在其中了。”

19.7 子夏曰：“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君子学以致其道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夏说：“各行各业的工匠居住在制作场所来完成他们的工作，君子则通过学习来获得道。”

19.8 子夏曰：“小人之过也必文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夏说："小人对于过错必定加以文饰。"

19.9 子夏曰："君子有三变：望之俨然，即之也温，听其言也厉。"

【译文】

子夏说："君子有三变：远望他，端庄的样子；接近他，温和可亲；听他的话，义正词严。"

19.10 子夏曰："君子信而后劳其民；未信，则以为厉己也。信而后谏；未信，则以为谤己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子夏说："君子要先取得老百姓的信任，然后再使唤他们；没有取得信任，那老百姓就会以为你是坑害他们。必须先取得信任而后才去进谏；没有取得信任，〔就去进谏，〕那君主就会以为你是诽谤他。"

19.11 子夏曰："大德不逾闲①，小德出入可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闲——阑，界限。

【译文】

子夏说："大节上不要超越界限，小节上有点出入则是可以的。"

19.12 子游曰："子夏之门人小子，当洒扫应对进退，则可矣，抑末也。本之则无，如之何？"子夏闻之，曰："噫！言游过矣！君子之道，孰先传焉？孰后倦焉？譬诸草木，区以别矣。君子之道，焉可诬也？有始有卒者，其惟圣人乎！"

【译文】

子游说："子夏的那些学生，让他们做些打扫卫生和迎送宾客的事，还是可以的，但这不过是些末务小事。根本的学问却没有学到，怎么可以呢？"子夏听到这话后，说："咳！子游错了！君子的学问，哪一些先传授，哪一些又应该后传授？譬如草木，是有大小区别的。君子的学问，怎么能随便歪曲呢？能够有始有终由小到大按照次序教授学生的，大概只有圣人吧！"

19.13 子夏曰："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。"

【译文】

子夏说："出去做官，办完公事还有余力，就去学习；在家学习，完成了学业还有余力，就去做官。"

19.14 子游曰："丧致乎哀而止。"

【译文】

子游说："儿女在居丧时，内心表现出十足的悲哀也就可以了。"

19.15 子游曰："吾友张也为难能也，然而未仁。"

【译文】

子游说："我的朋友子张真是难能可贵的了，然而还没有能做到仁。"

19.16 曾子曰："堂堂乎张也①，难于并为仁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堂堂——外表美盛有气派。这里是说子张为学只讲外表，不重视内心的道德修养，所以下文说难以和他一起达到仁。

【译文】

曾子说："子张的学问表面上很堂皇，因而难以和他一起达到仁。"

19.17 曾子曰："吾闻诸夫子：人未有自致者也，必也亲丧乎！"

【译文】

曾子说："我听老师说过，一个人平时的感情不会自动地充分

表露出来，只有在遇到父母的丧事时才能这样吧！”

19.18 曾子曰：“吾闻诸夫子：孟庄子之孝也①，其他可能也；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，是难能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孟庄子——名速。鲁大夫仲孙蔑（孟献子）的儿子。

【译文】

曾子说：“我听老师说过：孟庄子的孝行，其他方面别人都可以做得到，而他不变更父亲的旧臣和政治措施，则是别人难以做到的。”

19.19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①，问于曾子。曾子曰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阳肤——据说是孔子的学生。

【译文】

孟孙氏任命阳肤做法官，阳肤去向曾子请教。曾子说：“如今执政的人不按制度办事，民心离散已经很久了。你如果能了解到百姓犯罪的真实情况，就应该哀怜他们，而不要〔以为对他们做到了按法治罪，〕就沾沾自喜！”

19.20 子贡曰："纣之不善①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"

【注释】

①纣——殷商的末代君主，名辛，"纣"是他的谥号。历来认为他是个大暴君。

【译文】

子贡说："殷纣王的坏，不像传说的那么厉害。所以君子对于自己处于下流地位是很厌恶的，因为一处于下流地位，天下的一切坏事都会加到你的身上。"

19.21 子贡曰："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：过也，人皆见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"

【译文】

子贡说："君子的过错，犹如日蚀和月蚀一样：有了过错时，人人都能看得到；改正过错时，人人都仰望着他。"

19.22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①："仲尼焉学？"子贡曰："文武之道，未坠于地，在人。贤者识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，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学？而亦何常师之有？"

【注释】

①公孙朝——卫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卫国大夫公孙朝问子贡说："孔仲尼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？"子贡说："周文王和周武王的道，没有坠入地下，仍旧留在人间。贤能的人能够认识它的重要方面，不贤的人只能认识它的次要方面。周文王和周武王的道是无处不在的。我的老师是无处不学习的，又何必要有个固定的老师呢？"

19.23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①："子贡贤于仲尼。"子服景伯以告子贡。子贡曰："譬之宫墙，赐之墙也及肩，窥见室家之好。夫子之墙数仞②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。得其门者或寡矣。夫子之云，不亦宜乎！"

【注释】

①叔孙武叔——名州仇，鲁大夫。

②仞（rèn任）——古代八尺为一仞。

【译文】

叔孙武叔在朝廷中对大夫们说："子贡胜过了他老师仲尼。"子服景伯把这话告诉了子贡。子贡说："以围墙作个比喻，我家的围墙只有肩膀那么高，谁都可以从外边探视到我家房屋的美好。我老师的围墙有几丈高，如果找不到门走进去，就看不见宗庙的威严壮丽，房舍建筑的多样。能够找到门的人是很少的吧。武叔老先生这样说，不也是很自然的吗？"

19.24 叔孙武叔毁仲尼。子贡曰："无以为也！仲尼不可

毁也。他人之贤者，丘陵也，犹可逾也；仲尼，日月也，无得而逾焉。人虽欲自绝，其何伤于日月乎？多见其不知量也①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多见其不知量也——多，只，适，恰好。不知量，指不知其分量。

【译文】

叔孙武叔毁谤仲尼。子贡说：“不要这样做！仲尼是毁谤不了的。别人的贤能，好比丘陵，还可以超越过去；而仲尼呢，就好比天上的日月，是没有人能够超越过去的。一个人要想自绝于圣人，那对日月有什么损害呢？这只能表明他不自量力罢了。”

19.25 陈子禽谓子贡曰：“子为恭也，仲尼岂贤于子乎？”子贡曰：“君子一言以为知，一言以为不知，言不可不慎也。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。夫子之得邦家者，所谓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绥之斯来，动之斯和。其生也荣，其死也哀，如之何其可及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陈子禽对子贡说：“你对仲尼太恭敬谦逊了吧，难道他真的比你强吗？”子贡说：“君子说一句话可以表现他的聪明，也可以表现他的愚笨，所以说话必须谨慎。我老师的赶不上就好像天不能用梯子爬上去一样。我的老师如果能得到邦家而去治理它们，那正像我所说的让百姓以礼而立，百姓就自会以礼而立；要引导百姓，

百姓自会跟着走；要安抚百姓，百姓就会前来归顺；要鼓动百姓，百姓就同心协力。老师他活得光荣，死了人们都感到悲哀。我怎么能赶得上他呢？”

尧曰第二十

（凡三章）

20.1 尧曰："咨①！尔舜！天之历数在尔躬②，允执其中③。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"

舜亦以命禹。

曰："予小子履，敢用玄牡④，敢昭告于皇皇后帝：有罪不敢赦。帝臣不蔽，简在帝心⑤。朕躬有罪⑥，无以万方；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"

周有大赉⑦，善人是富。"虽有周亲，不如仁人。百姓有过，在予一人。"

谨权量，审法度⑧，修废官，四方之政行焉。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，天下之民归心焉。

所重：民、食、丧、祭。

宽则得众，信则民任焉⑨，敏则有功，公则说。

【注释】

①咨（zī）——感叹词。这里是表示叹赏。

②历数——帝王传承的次序。天之历数，是说这种帝王传承的次序是由上天决定的。

③允执其中——允，信，诚实。执，执守。中，无过无不及，恰到好处。

④予小子履，敢用玄牡（mǔ母）——履，商汤的名字。予小子是商汤自称之词。玄牡，黑色公牛。

⑤简——阅，知道。

⑥朕（zhèn镇）——古人自称之词。秦始皇以后专用为皇帝的自称。

⑦赉（lài赖）——予，这里是封赏的意思。

⑧谨权量，审法度——权，衡量。量，容量。法度，指长度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要使度量衡统一。整个这一章文风不一，前后内容也不联贯，或以为其中文字必有脱落。"谨权量"以前的文字是古文献的引文，这一句以后则是孔子的话，故有的版本在"谨权量"之前有"孔子曰"。

⑨信则民任焉——或认为这一句为衍文，故有的版本将这一句删去。《阳货》篇有"信则人任焉的"话，这里则以"人"作"民"，似不合孔子的思想，很不好讲。这里仅参考有关注释翻译出来，以备参阅。

【译文】

尧让位给舜时说："啧啧！舜呀？以照上天决定的帝位相传承的次序，帝位落到你的身上了。你要诚实地执守着那正确的道理。四海的百姓如果困苦贫穷，上天赐予你的禄位就会永远终止了。"

舜让位给禹时，也是这样说的。

商汤说："我小子履，大胆地用黑色的公牛来祭祀，明明白白向伟大的上帝祷告：有罪的我不敢随便赦免他（夏桀）。你的臣仆的罪过我也不敢隐瞒掩盖，因为您心里是早已明白的。我自己如果有罪，不要牵涉天下万方的百姓；天下万方的百姓有罪，罪都在我一人身上。"

周朝广泛封赏诸侯，使善人都富贵起来。〔周武王〕说："我虽有至亲，但却不如有仁德的人。百姓如果有罪，那罪过都在我一人身上。"

谨慎地审定度量衡，修整已废弛的官职，政令就会在全国通行无阻。恢复被灭亡的国家，接继已断绝的后代，举用被遗落了的贤士，天下的老百姓就会诚心地归服了。

所重视的是：人民、粮食、丧事、祭祀。

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，诚实无欺百姓就会依靠你，勤敏工作就会取得成绩，公平就会使百姓高兴。

20.2 子张问于孔子曰："何如斯可以从政矣？"子曰："尊五美，屏四恶①，斯可以从政矣。"子张曰："何为五美？"子曰："君子惠而不费，劳而不怨，欲而不贪，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。"子张曰："何谓惠而不费？"子曰："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费乎？择可劳而劳之，又谁怨？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贪？君子无众寡，无小大，无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骄乎？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？"子张曰："何谓四恶？"子曰："不教而杀谓之虐；不戒视成谓之暴；慢令致期为之贼，犹之与人也，出纳之吝谓之有司②。"

【注释】

①屏（bǐng丙）——除。

②出纳之吝谓之有司——出纳，这里是支出的意思。有司，管理某一具体事情的官称有司，这里指管理财务的小官。

【译文】

子张问孔子说："怎样才可以做官管理政事？"孔子说："尊崇五种美德，屏除四种恶政，这样就可以做官管理政事了。"子张说："什么是五种美德？"孔子说："给老百姓以恩惠，自己却没有什么耗费；劳动老百姓，老百姓却不怨恨；爱好仁义，不贪图财利；庄重却不骄傲；威严却不凶猛。"子张又问："什么叫做给老百姓以恩

惠，自己却没有什么耗费呢？”孔子说：“顺着老百姓可以得利方面引导他们去做能得利的事，使他们得到利益，这不就是给他们以恩惠，自己却没有什么耗费吗？选择合适的时间让老百姓去劳动，那还有谁会怨恨呢？自己想要得到仁德就得到了仁德，这怎么能叫贪财贪利呢？君子处事，无论人多人少，事情大小，都不敢怠慢，这不也就是庄重却不骄傲吗？君子衣冠整齐端正，目光严肃尊重，使人望而生畏，这也不就是威严而不凶猛吗？”子张又说：“什么是四种恶政？”孔子说：“不事先进行教育，犯了罪就杀叫做虐杀；不先申诫马上便要成果叫做暴；随便下命令却要求限期完成叫做贼；同样是给人赏赐，当到给与的时候却很吝惜，这叫做有点像管理财务那种小官的作风。”

20.3 孔子曰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；不知礼，无以立也；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不知命运，就不能做君子；不知礼，就无法在社会上自立；不知道辨别言语的是非，就不能分清人的好坏。”

孟　　子

引　言

《孟子》是记载孟轲言行的书。

孟轲（约公元前372年—前289年），字子舆，战国中期邹国（今山东省邹县东南）人。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，孔子学说的继承者，是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。

他的出生，距孔子（公元前551—前479年）之死大约百年左右。相传他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孔伋（子思）的门人，他自己曾声称"乃所愿，则学孔子也"，并常以"孔尼之徒"自居。

他曾历游齐、宋、滕、魏、鲁等国，一度担任齐宣王客卿。因为他的主张多不被采纳，便退而与门徒万章、公孙丑等著书立说。《孟子》七篇，正是这一类著述，也有人认为是在孟轲死后，它才被门徒整理成书。另有《外书》四篇，早已失传。

《孟子》鼓吹"仁政"，主张"省刑罚，薄税敛"，使民有"恒产"，做到"养生送死无憾"；希望人们能安居乐业，使"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"，"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"，在此基础上施以儒家的教化；提出"民贵君轻"之说，甚至认为残暴君主是独夫民贼，推翻它也不能叫"弑君"。尽管这些主张的出发点都是为统治阶级着想，但也含有一定的进步因素。当然，由于阶级偏见和时代局限，他的不少言论相当荒谬，例如"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"的观点，把劳心和劳力截然对立，强分贵贱高低；又如"万物皆备于我"的断言，过分夸大人的主观精神作用，等等，对后世有极不良的影响。

《孟子》跟《论语》一样，同属于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，但

它比《论语》有明显的发展。《论语》往往以简约含蓄取胜，文字提炼概括而语焉不详，《孟子》却以详申细述著称，展开议论而淋漓尽致。其中很多辩论，气势充沛，笔带锋芒，很有鼓动性；常用譬喻或寓言故事陈说事理，尖刻锐利；争辩中善设机巧，引人入彀，以退为进，先纵后擒，层层穷追，步步紧逼，不容置辩；语言上生动明快，从容自如，畅达明晰。这些，对于后代散文有广泛深远的影响。

我们译注《孟子》所依据的蓝本，以朱熹所撰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为主，并参照《十三经注疏》本所辑汉赵岐注、宋孙奭疏之《孟子注疏》。译文和注释，参考并汲取了近人今人的一些研究成果。对某些存在异说的疑难语句，一般说来，多选择与前后文情理协调、语势贯通之说作为译文依据，必要时则在注释中摘附他说，以供参考。

《孟子》中多引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，断章截句，难窥全豹，因此，注释中多详注其篇名章序，使有兴趣探寻之读者有所依循。鉴于《诗经》本是韵体，译文亦尽可能押韵，以想见原作风貌。

无论是译文或注释，谬误必多，欢迎批评指正。

（林　松）

梁惠王上

（凡七章）

1·1 孟子见梁惠王。①王曰："叟！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"

孟子对曰："王！何必曰利？亦②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，'何以利吾国？'大夫③曰，'何以利吾家？'士庶人④曰，'何以利吾身？'上下交征⑤利而国危矣。万乘之国，弑⑥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⑦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苟⑧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⑨。未有仁而遗⑩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"

【注释】

①梁惠王（公元前400—前319年）——战国时魏国国君，名字叫罃，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319年在位。即位后八年（前362年），从安邑（今山西夏县北）迁都大梁（今河南开封西北），所以叫梁惠王。惠是他的谥号。亦称为魏惠王。

②亦——这里是"只"的意思。

③大夫——我国奴隶制时代诸侯国中的官职称呼之一，国君之下，有卿、大夫和士三级，后来成为一般担任官职者的统称。

④士庶人——士，我国商、西周、春秋时期最低级的贵族阶层。庶，西周时对奴隶的称呼，后来用以泛指平民百姓。

⑤交征——互相争夺、夺取。

⑥弑（shì试）——下杀上，卑杀尊，臣杀君叫弑。

⑦万乘、千乘、百乘——乘（shèng胜），古代用四匹马拉的一辆兵车叫一乘。诸侯国的大小根据兵车的多少来衡量，据刘向《战国策·序》说，战国末期的万乘之国有韩、赵、魏（梁）、燕、齐、楚和秦七国，千乘之国有宋、卫、中山以及东周、西周。至于千乘、百乘之家的"家"，是指拥有封邑（也叫采地）的公卿大夫，公卿封邑大，有兵车千乘；大夫封邑小，有兵车百乘。

⑧苟——假若；如果。

⑨餍（yàn厌）——满足。

⑩遗——遗弃；抛弃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拜见梁惠王。惠王说："老人家！您不辞千里劳累而来，将会把利益带给我们的国家吧？"

孟子回答说："大王！为什么一定要谈到利益呢！只要讲求仁义就够了。〔如果〕大王说，'怎样才能对我的国家有利？'大夫说，'怎样才能对我的家族有利？'士子、平民说，'怎样才能对我们本身有利！'〔那就会导致〕上上下下谋夺私利，国家就会遭到危难。在有万辆兵车的国家，杀它的国君者，肯定是有千辆兵车的大夫；在有千辆兵车的国家，杀它的国君者，肯定是有百辆兵车的大夫。〔这些大夫〕在万辆兵车之国中拥有千辆，在千辆兵车之国中拥有百辆，〔取十分之一〕这数量可真不少啊！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先，〔大夫〕不去夺取〔国君的产业〕是决不会满足的。〔从来〕不存在讲'仁'而遗弃父母的人，也不存在讲'义'而怠慢国君的人。大王只要讲仁义就够了，为什么一定要讲求利益呢？"

1·2 孟子见梁惠王。王立于沼上，顾鸿雁麋鹿，曰："贤

者亦乐此乎?”

孟子对曰:“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，不乐也。诗云①;‘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，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经始勿亟②，庶民子来③。王在灵囿，麀鹿攸伏④，麀鹿濯濯⑤，白鸟鹤鹤⑥。王在灵沼，于牣⑦鱼跃。’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之，谓其台曰灵台，谓其沼曰灵沼，乐其有麋鹿鱼鳖。古之人与民偕乐，故能乐也。汤誓⑧曰:‘时日害丧⑨，予及女⑩偕亡。’民欲与之偕亡，虽有台池鸟兽，岂能独乐哉?”

【注释】

①《诗》云——《诗经》中说。下文所引诗句见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之什·灵台》,全诗共四章，文中所引的是前两章。

②亟（jí吉）——着急。

③庶民子来——据朱熹《诗集传》注:“民心乐之，如子趣父事,不召自来也。”意思是百姓像儿子促成父业一样自觉自愿地来。

④麀鹿攸伏——麀（yōu优),母鹿。攸，同“所”。伏，安其所处，含有驯服的意思。

⑤濯濯（zhuó茁）——肥胖而光滑的样子。

⑥鹤鹤——羽毛洁白的样子。

⑦於牣——於（wū乌),用在句首，赞叹词。牣（rèn刃),满。

⑧《汤誓》——《尚书》中的一篇，记载商汤伐夏桀的誓师词。

⑨时日害丧——时，这。日，太阳。害，何；何时。丧:毁灭。意思是:“这太阳什么时候毁灭?”

⑩予与女——我和你。女，同“汝”,你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拜见梁惠王。王正站在池塘边，观赏着鸿雁麋鹿等飞禽走兽。说:“有修养的人也对这个有乐趣吗?”

孟子回答说："有修养的人才会对这个产生乐趣，缺乏修养的人即便享有这些东西，也不会有乐趣。《诗经》中说得好：'刚刚开始创设灵台，又是建筑又是兴盖。平民百姓全力以赴，当天落成进展很快。不要过急以免劳累，百姓更是热情澎湃。文王来到灵囿巡游，但见母鹿乖觉驯顺。母鹿长得膘肥光润，白鸟长得羽丰毛纯。文王来到灵沼光赏，满池的鱼活跃翻滚。'（译者按：《孟子》所引《诗经》原句，前六句是第一章，后六句是第二章。译文多采用意译方式，力求保持原诗章法结构。下同）周文王〔就这样〕动用百姓的劳力来筑高台、修深池，而百姓却很高兴，把那深池称为'灵沼'，还为其中有麋鹿鱼鳖一类动物高兴。古代的君主能跟百姓一起欢乐，所以能尝到真正的乐趣。〔相反的例子是〕《汤誓》中的记载：'太阳啊！你什么时候坠毁？我们宁愿跟你一起崩溃！'（这是古代奴隶抱怨夏桀暴虐统治的歌谣，因为夏桀曾狂妄地把自己比做太阳说：'吾有天下，如天之有日。日亡，吾乃亡耳。'因此，人们希望太阳快快毁灭，宁愿跟太阳同归于尽，以表达对夏桀的诅咒怨恨。——译注者）〔象夏桀这样的暴君〕百姓竟巴望一道死亡，即便有高台、池沼，珍禽、异兽，怎能够独自享受欢乐呢？"

1·3 梁惠王曰："寡人之于国也，尽心焉耳矣。河内凶，则移其民于河东①，移其粟于河内。河东凶亦然。察邻国之政，无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邻国之民不加少②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"

孟子对曰："王好战，请以战喻。填然鼓之，兵③刃既接，弃甲曳兵而走④。或百步而后止，或五十步而后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则何如？"

曰："不可；直⑤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"

曰："王如知此，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。

"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[6]食也；数罟不入洿池[7]，鱼鳖不可胜食也；斧斤以时入山林[8]，材木不可胜用也。谷与鱼鳖不可胜食，材木不可胜用，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[9]也。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。

"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[10]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[11]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。谨庠序之教[12]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[13]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[14]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[15]者，未之有也。

"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[16]，涂有饿莩而不知发[17]；人死，则曰，'非我也，岁也。'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，曰，'非我也，兵也。'王无罪岁[18]，斯[19]天下之民至焉。"

【注释】

①河内、河东——这里所指的河内，是黄河北岸，今河南省济源县一带；魏国的河东，是今山西省安邑县一带。

②加少——减少。后文"加多"是增多。

③兵——指兵器。

④走——快跑叫走，这里是指逃跑。

⑤直——不过；只是。

⑥胜（shēng升）——尽；完。不可胜食，就是吃不完。

⑦数罟不入洿池——数（shuò硕），细密。罟（gǔ古），鱼网。古代规定鱼网网眼细密度不得小于四寸（约相当于今天的92公厘），这一措施主要是为了保留江河湖泊中的鱼种。洿（wū污），指低凹之地、池塘等，这里用以修饰"池"，引申为大而深的意思。

⑧斧斤以时入山林——斤，斧中的一种。进山林用斧斤砍伐木材要按一定的时间。古代对伐木时间有规定，如夏禹禁止春三月伐木（《逸周书·

大聚解》);《周礼·山虞》记载:"仲冬斩阳木,仲夏斩阴木";《礼记·王制》说:"草木零落,然后入山林。"

⑨憾(hàn汗)——怨恨;不满。

⑩衣(yì忆)——动词,穿。

⑪鸡豚狗彘之畜——豚(tún屯),小猪。彘(zhì至),猪。全句泛指家禽、家畜。

⑫谨庠序之教——认真地办好地方上各学校的教育工作。庠(xiáng详)序:古代对学校的称呼。《汉书·儒林传序》:"乡里有教,夏曰校,殷曰庠,周曰序。"说明在夏、商、周三个朝代对学校有不同称谓。

⑬颁白者——须发花白的老人。颁,同"斑"。

⑭黎民——老百姓。黎,众。黎民即"众民"(见《诗经·大雅·云汉》郑玄笺),一说是因黑发而得名。

⑮王(wàng旺)——以仁政治理天下。

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——这句话,存在多种解释,如:汉代赵岐注:"检,制也……惠王不能制民之产,又使狗彘得食人之食,则与先王制度品节之意异矣。"认为狗彘食人食,违背先王之旨。唐代颜师古注:"言岁丰熟,菽粟饶多,狗彘食人之食,此时可敛之也。"意思是丰收之年粮食增产,为了防止粮贱伤农,不把谷物喂猪狗,当政者应该平价收购粮食。清代阎若璩注:"古虽丰稔,未有以人食子狗彘者。'狗彘食人食',即下章'庖有肥肉'意,谓厚敛于民以养禽兽者耳。"认为这是剥削统治者用百姓种的粮食饲养禽兽。近人扬伯峻从阎氏之说。句中之"检"字,有检查、约制之意;又,亦通"敛"(liǎn脸),收集、聚拢之意。

⑰涂有饿莩而不知发——路人有饿死的人而不知打开仓廪救济。涂,通"途"。莩(piǎo缥),饿死者。发,打开。

⑱无罪岁——不要归罪于年岁(丰歉)。无,通"毋"。

⑲斯——这,像这样。

【译文】

梁惠王说:"我对于国家大事,总算尽心竭力了。河内遭遇灾荒,就让一部分百姓迁移到河东,而把河东的粮食调拨一部分到河内。河东遭遇灾荒,也同样处理。我曾经考察过邻国的政务,

没有哪个国家像我这样操心的。〔然而〕邻国的百姓并没减少，我的百姓也没见增添，到底是为什么？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大王喜欢战争，请允许我用战争来比喻吧！咚咚的战鼓敲响了，双方的兵器刀锋相拚了，就扔掉盔甲拖着兵器逃跑。有的连续跑了一百步才停止，有的跑了五十步就歇脚。跑了五十步的人讥笑那逃跑一百步的人〔胆小怯懦〕，说得通吗？”

〔王〕说：“说不通！他只不过没跑百步远罢了，但也同样是逃跑啊！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大王既然懂得这个道理，那就请不要奢望你的百姓会比邻国多了吧！

“如果不去妨碍耕作收获的农时，那末，粮食就吃不完；如果不把细密的鱼网撒向大湖深池，鱼类水产就吃不尽；如果上山伐木砍树能遵守规定的季节，木材便可无穷无尽地享用。谷物和鱼类吃不了，木材用不完，这样，便能使百姓生活有保障、死亡得安葬而无所怨恨。生有保障，死得安葬而无怨恨，这才是实行王道的开端。

“在面积五亩的宅园中，种上桑树，年满五十的人便可以穿上丝棉衣服。鸡、狗、猪一类的饲养，不要错过繁殖的时机，那末，七十岁的老人便能吃到肉食。百亩的土地，不要耽误它的农时，几口人的家庭便不致饿肚皮。郑重地办好学校教育，反复向他们宣传孝父母、敬兄长的道理，须发斑白的老人就用不着在大路上背负、头顶东西奔波劳累了。七十岁的人能穿丝棉衣并吃到肉，一般平民百姓不挨饿受冻，做到这样而不能使王道实现，简直是不可能的事。

“〔而今，阔人的〕狗和猪去吃百姓人家的粮食而不去制止，路上有饿死的饥民而不知开仓赈济。人死了，却说：‘不能怪我啊！只怪年成不好。’这跟亲手用刀子把人杀死了，却说‘不能怪我啊，只能怪刀子’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〔看来如果〕大王不归罪于年岁，这才会让天下的百姓纷纷投奔你。”

1·4 梁惠王曰："寡人愿安承教。"

孟子对曰："杀人以梃与刃，有以异乎？"

曰："无以异也。"

"以刃与政，有以异乎？"

曰："无以异也。"

曰："庖有肥肉，厩①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，此率兽而食人也。兽相食，且人恶之；为民父母，行政，不免于率兽而食人，恶②在其为民父母也？仲尼曰：'始作俑者③，其无后乎！'为其象人而用之也。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？"

【注释】

①厩（jiù就）——马栏。

②恶（wū乌）——疑问词，何；怎。

③始作俑者——开始发起制造土木偶用以殉葬的人。俑(yǒng勇)，古代用以陪葬的木制或陶制的偶人，在以俑陪葬之前，最初是用活人殉葬，后来才逐渐以俑取代活人。据赵岐注："古之葬者，束草为人，以为从卫，谓之刍灵，略似人形而已。中古易之以俑，则有面目机发，面太似人矣。故孔子恶其不仁，而言其必无后也。孟子言此作俑者，但用像人以葬，孔子犹恶之，况实使民饥而死乎？"大意是说，孔子反对把俑制作得太像真人，深恶痛绝地骂斥制作者会断子绝孙。

【译文】

梁惠王说："我愿意高兴地听您指教！"

孟子说："用棍棒和刀子杀死人，有什么区别吗？"

〔惠王〕说："没有什么差别。"

〔孟子又问：〕"用刀子杀死人和用政治手腕害死人，有什么区别吗？"

〔惠王〕说："也没有什么差别。"

〔孟子又说：〕"厨房里有肥嫩的肉，栏里有健壮的马，〔而〕百姓面带饥色，郊野横陈着饿死的尸体，这就〔等于〕率领着野兽一道吃人啊！野兽自相残杀吞噬，人们尚且厌恶它，身为百姓父母官，管理政事，却不免也率领兽类一道吃人，哪里配当百姓的父母官呢？孔仲尼说过：'第一个制作土偶陶俑来殉葬的人，恐怕理该断子绝孙吧？'正是因为土偶陶俑酷似真人而用它殉葬的缘故，〔试想连用俑殉葬都不能允许，〕又怎能让这些百姓活活地饿死呢？"

1·5 梁惠王曰："晋国①，天下莫强②焉，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，东败于齐，长子死焉③；西丧地于秦七百里④，南辱于楚⑤。寡人耻之，愿比死者壹洒之⑥，如之何则可？"

孟子对曰："地，方百里⑦而可以王。王如施仁政于民，省刑罚，薄税敛，深耕易耨⑧；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长上，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。

"彼夺其民时，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。父母冻饿，兄弟妻子离散。彼陷溺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夫谁与王敌？故曰：'仁者无敌'。王请勿疑！"

【注释】

①晋国——这里指的是魏国。这是梁惠王自称本国。

②莫强——没有比它更强；没有强过它的。

③东败于齐，长子死焉——指公元前341年（周显王二十八年）的马

陵（在今河北大名东南，一说在今山东莘县西南）之战。魏攻伐韩，韩向齐求救，齐以田忌为大将，孙膑为军师，起兵伐魏救韩。齐用孙膑计，以逐日减灶的策略，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迷惑敌人，诱敌追击。待魏军追到马陵险要地区，齐军包围魏军，万弩齐发，歼灭魏军十万，擒魏将庞涓（一说庞涓是在桂陵之役被俘），并俘虏魏太子申。从此魏国国势渐衰。

④西丧地于秦七百里——在马陵之战以后，秦屡败魏国，迫使魏国献出河西之地与上郡十五个县，约七百里之地。

⑤南辱于楚——指公元前324年（魏惠王后元十一年）被楚将昭阳击败于襄陵（今河南睢阳县西），魏国又失去八邑。

⑥愿比死者壹洒之——希望替全体死难者报仇雪恨。比（bì闭），替；为。壹，都；全。洒，洗刷。

⑦地，方百里——方圆百里的国土。"地"字后断句，与后文"方百里"隔开（用近人杨伯峻说）。

⑧易耨——及时锄草。易，疾，速，快。耨（nòu），锄草。

【译文】

梁惠王说："〔想当年，我们〕魏国，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国家，这是您老所深知的。而今到了我当政，东边被齐国打败，连我的大儿子也阵亡了；西边又丧失了河西之地七百里，割让给秦国；南边又〔以失掉八个城邑〕被楚国所欺侮。我为此感到羞耻，希望能替全体死难者雪耻复仇，您说我该怎么办才好？"

孟子回答道："在任何方圆百里的小国家，都可以在自己的国土推行王道，大王如果肯对百姓施行仁政，减免刑罚，少收赋税，提倡精耕细作，及时锄草，使健壮的青年利用闲暇时间加强孝亲、敬兄、忠诚、守信的道德修养，做到在家能侍奉父兄，外出能尊长敬上，这样，即使是手里拿着木制的棍棒，也可以跟拥有坚实盔甲和锋利武器的秦、楚军队相对抗。

"〔因为〕他们（指秦、楚）侵占了百姓的农时，使他们无法耕种来赡养父母。父母受冻挨饿，兄弟妻子各自逃散。他们坑害得百姓好苦，大王如果兴师前往讨伐它，有谁能跟王较量呢？有道

是:'实行仁政者无敌于天下。'请大王不要再犹豫徘徊!"

1·6 孟子见梁襄王①，出，语②人曰:"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见所畏焉。卒然③问曰:'天下恶乎定?'

"吾对曰:'定于一。'

"'孰能一之?'

"对曰:'不嗜杀人者能一之。'

"'孰能与④之?'

"对曰:'天下莫不与也。王知夫苗乎? 七八月⑤之间旱，则苗槁矣。天油然作云，沛然下雨，则苗浡然兴之⑥矣。其如是，孰能御之? 今夫天下之人牧⑦，未有不嗜杀人者也。如有不嗜杀人者，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。诚如是也，民归之，由⑧水之就下，沛然谁能御之?'"

【注释】

①梁襄王——名嗣，梁惠王的儿子。公元前318年至公元前296年在位。

②语（yù玉）——动词，告诉。

③卒然——卒，同"猝"(cù促)，突然。

④与——跟；从。

⑤七八月——指的是周代历法，约相当于夏历五六月。

⑥浡然兴之——浡（bó勃)，振作。蓬勃地兴起。

⑦人牧——百姓的治理者，指国君。

⑧由——音、义同"犹"，好像；仿佛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拜会梁襄王，退出后，告诉人说："远看不像个国君，到他跟前也看不出威严的样子。他忽然开口问道：'怎样才能使天下安定？'

"我回答说：'天下一统，才能安定。'

"〔他问：〕'谁能统一天下？'

"我回答说：'不喜好杀人的国君，就能统一天下。'

"〔他又问〕：'有谁能随从他呢？'

"我回答说：'天下的人没有不随从的。大王研究过禾苗吗？七、八月间遇干旱，禾苗就枯萎。如果天空聚集浓云，落下充足的雨，禾苗就会猛然地蓬勃生长。像这样，谁能抵挡得了？现在天下的国君，没有不喜欢杀人的。如果有不喜好杀人的君王，那么，天下的百姓都会伸长脖子寄希望于他。果真如此，百姓就会归顺他，好像水自然要向下奔流那样，蓬勃兴旺的局面谁能抵挡得住呢？'"

1·7 齐宣王①问曰："齐桓、晋文②之事可得闻乎？"

孟子对曰："仲尼之徒无道桓、文之事者，是以后世无传焉，臣未之闻也。无以③则王乎？"

曰："德何如则可以王矣？"

曰："保民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"

曰："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"

曰："可。"

曰："何由知吾可也？"

曰："臣闻之胡齕④曰，王坐于堂上，有牵牛而过堂下

者，王见之，曰：‘牛何之？’对曰：‘将以衅钟⑤。’王曰：‘舍之！吾不忍其觳觫⑥，若无罪而就死地。’对曰：‘然则废衅钟与？’曰：‘何可废也？以羊易之！’——不识有诸⑦？”

曰：“有之。”

曰：“是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以王为爱⑧也。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”

王曰：“然；诚有百姓者。齐国虽褊⑨小，吾何爱一牛？即不忍其觳觫，若无罪而就死地，故以羊易之也。”

曰：“王无异⑩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。以小易大，彼恶知之？王若隐⑪其无罪而就死地，则牛羊何择焉？”

王笑曰：“是诚何心哉？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。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。”

曰：“无伤⑫也，是乃仁术也，见牛未见羊也。君子之于禽兽也，见其生，不忍见其死；闻其声，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远庖厨也。”

王说⑬曰：“诗云：‘他人有心，予忖度⑭之。’夫子之谓也。夫我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。夫子言之，于我心有戚戚⑮焉。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，何也？”

曰：“有复于王者曰：‘吾力足以举百钧⑯，而不足以举一羽；明足以察秋毫之末⑰，而不见舆薪。’则王许⑱之乎？”

曰：“否。”

“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然则一羽之不举，为不用力焉；舆薪之不见，为不用明焉；百姓之不见保，为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，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”

曰："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[19]何以异？"

曰："挟太山以超北海[20]，语人曰，'我不能。'是诚不能也。为长者折枝[21]，语人曰，'我不能。'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，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；王之不王，是折枝之类也。

"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[22]，天下可运于掌[23]。《诗》云，'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[24]。'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无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，无他焉，善推其所为而已矣。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

"权，然后知轻重；度，然后知长短。物皆然，心为甚。王请度之！抑王兴甲兵，危士臣，构怨[25]于诸侯，然后快于心与？"

王曰："否！吾何快于是？将以求吾所大欲也。"

曰："王之所大欲，可得闻与？"

王笑而不言。

曰："为肥甘不足于口与，轻暖不足于体与？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？声音不足听于耳与？便嬖[26]不足使令于前与？王之诸臣，皆足以供之，而王岂为是哉？"

曰："否！吾不为是也。"

曰："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，欲辟[27]土地，朝秦楚[28]，莅[29]中国而抚四夷也。以若所为，求若所欲[30]，犹缘木而求鱼也。"

王曰："若是其甚与？"

曰："殆[31]有甚焉。缘木求鱼，虽不得鱼，无后灾；以

若所为，求若所欲，尽心力而为之，后必有灾。”

曰：“可得闻与？”

曰：“邹[32]人与楚[33]人战，则王以为孰胜？”

曰：“楚人胜。”

曰：“然则小国不可以敌大，寡固不可以敌众，弱固不可以敌强。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，齐集有其一。以一服八，何以异于邹敌楚哉？盍[34]亦反其本矣。

“今王发政施仁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，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，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，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[35]于王。其若是，孰能御之？”

王曰：“吾惛[36]，不能进于是矣。愿夫子辅吾志，明以教我。我虽不敏，请尝试之。”

曰：“无恒产而有恒心[37]者，惟士为能。若民，则无恒产，因无恒心。苟无恒心，放辟邪侈[38]无不为已。及陷于罪，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民[39]也，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乐岁终身饱，凶年免于死亡；然后驱而之善，故民之从之也轻[40]。

“今也制民之产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；乐岁终身苦，凶年不免于死亡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赡[41]，奚[42]暇治礼义哉？

“王欲行之，则盍[43]反其本矣：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八口之家可以无饥

矣。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齐宣王——姓田，名辟疆。齐威王之子，湣王之父，约公元前319年至公元前301年在位。

②齐桓、晋文——齐桓公，春秋时齐国国君，姓姜，名小白。公元前685至前643年在位，是春秋时第一个霸主。晋文公，春秋时晋国国君，姓姬，名重耳，公元前636至前628年在位。是春秋五霸之一。

③无以——以，同“已”，止。连接后文“则王乎”，意思是：你要不肯止住而必须往下讲的话，那就谈谈王道，可以吗？

④胡齕（hé河）——人名，齐王左右的近臣。

⑤衅（xìn信）钟——新钟铸成，杀牲取血涂抹钟的孔隙，用以祭祀，叫“衅钟”。按古代礼仪，当国家某件新器物以及宗庙开始使用时，都要宰牲取血祭它。

⑥觳觫（hú sù胡速）——因恐惧而战栗的样子。

⑦不识有诸——不知有这件事吗？诸，“之乎”的合音。

⑧爰——吝啬。

⑨褊（biǎn贬）——狭小。

⑩无异——莫怪；不要责怪。

⑪隐——疼爱；可怜。

⑫无伤——不要紧；没有什么关系。

⑬说（yuè阅）——同“悦”，高兴；喜悦。

⑭忖度（cǔn duó）——猜测、揣想。“他人有心，予忖夺之”，引自《诗经·小雅·小旻之什》中的《巧言》篇第四章（全篇共六章）。

⑮戚戚——内心激动的样子。

⑯钧——古代重量词。一钧为三十斤，百钧约三千斤。

⑰秋毫之末——指细微难见之物。原意是像秋天的细毛（有鸟尾毛、兽毛以至禾穗上的白毛等解释）一样细微的东西。

⑱许——赞许；赞成。

⑲形——状况。

⑳挟太山以超北海——挟着太山而跳越北海。太山：即泰山，在山东省。北海：即渤海。

㉑为长者折枝——存在多种解释，如：奉年长者之命而攀折草木之花枝；对长者致敬意而弯腰折肢；替年长者按摩筋骨四肢等等。后两种解释是以"肢"通"枝"，各种解释都是指轻而易举的事，都讲得通而不致损害原意。

㉒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；幼无幼，以及人之幼——两句中的第一"老"字和第一个"幼"，都是动词。老，敬爱。幼，抚爱。

㉓运于掌——在手心里运转，比喻治理天下很容易。

㉔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——刑，同"型"，指立榜样，以身作则。寡妻，国君的正妻。御，治理。家邦，国家。全句大意是：首先给妻子作榜样，再推广到兄弟，进而才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。这是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之什·思齐篇》中第二章（全篇共五章）里的诗句。

㉕构怨——结成仇恨。

㉖便嬖（piánbì骈闭）——国君左右被亲近宠幸的人。

㉗辟——开辟。

㉘朝秦楚——使秦、楚等国来朝贡。

㉙莅（lì立）——临。莅中国，指齐王想君临诸侯国之上。

㉚以若所为，求若所欲——凭你的所做所为，去追求你的欲望。若，人称代词。你。

㉛殆（dài代）——恐怕；可能；或许。

㉜邹——指当时的邾国，国土很小，首都在今山东邹县东南的邾城。

㉝楚——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大国。

㉞盍——同"盍"，何不；为什么不？盍亦反其本：为何不回过头来寻求根本的办法。

㉟愬（sù素）——通"诉"，控告。

㊱惛（hūn昏）——昏乱；糊涂。

㊲无恒产而有恒心——恒，长；久。恒产，可赖以维持生活的固定产业，如土地、田园、牲畜、林木之类。恒心，安分守己的善心。

㊳放辟邪侈——放，放荡。辟，同"僻"，与"邪"同义，指歪门邪道。侈（chǐ耻），放纵挥霍。不守法度、越出常轨的行为叫"放辟邪侈"。

㊴罔民——坑害百姓，罔，同“网”，作动词用，含有张开网罗捕捉之意。

㊵轻——容易、轻易。

㊶赡（shàn善）——足够；充足。不赡，不足；不及。

㊷奚（xī西）——疑问词，何；哪有；怎么。

㊸盍——何不。

【译文】

齐宣王问道：“齐桓公、晋文公〔称霸〕的事情，可以讲给我听听吗？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孔仲尼的门徒弟子，没有谈论齐桓、晋文之事的，所以在后代中没有流传，我没有听说过。如果一定要讲下去而不愿停止的话，就谈论一下〔用仁政〕统一天下的王道，好吗？”

〔宣王〕说：“要具备什么样的道德修养，才能统一天下实行王道呢？”

〔孟子〕答：“抚爱百姓而统一天下，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！”

〔宣王〕问：“像我这样的国君，能够安抚得了百姓吗？”

〔孟子〕答：“能！”

〔宣王〕问：“你根据什么说我能办到呢？”

答：“我曾经听到胡齕讲过，〔有一次〕大王坐在殿堂上，有人牵着牛从堂下穿过，王看到了便问：‘把牛牵到哪里去？’回答是：‘将要宰了去祭钟。’王便下令说：‘放了它吧！我不忍心它那惊惧哆嗦的样子，〔难道〕可以这样毫无罪过而置之死地。’对话人说：‘那么，是不是要废除祭钟的仪式呢？’王回答说：‘怎么能废除呢？改用一只羊顶替它吧！’不知道真有这件事吗？”

〔宣王〕说：“有！”

〔孟子〕道：“凭这样一种好心肠，就足够统一天下实行王道了。可百姓都以为王〔那样处理〕是吝啬，我倒很理解王是不忍

心。”

〔宣王〕说:“对啊！确实有这样的老百姓。齐国虽然狭小，我怎么会吝惜一头牛呢？正是不忍心它那惊惧哆嗦的样子，毫无罪过而置之死地，所以才用羊顶替它。”

〔孟子〕说:“王也不要责怪老百姓怀疑你吝啬，〔分明是〕用小羊去顶替大牛，他们怎能理解王的本心呢？王如果真是可怜它无罪过而被送往死地，那么，牛死和羊死〔本是一个道理〕，为什么偏偏选择小羊呢？”

齐宣王〔苦〕笑着说:“这个——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？我不是吝惜钱财啊！而……用羊去代替牛，难怪百姓要误会我是吝惜钱财……”

〔孟子〕说:“没什么关系嘛！这正是一种仁慈的心术啊！〔因为王〕只见到牛没见到羊啊！君子对于飞禽走兽，往往是看到它们活着，就不忍心见到它们死去；听到它们〔临死前〕的悲鸣声，就不忍心再吃它们的肉。所以，君子总是把厨房设置在较远的地方。”

宣王高兴地说:“《诗经》上说:‘别人有什么心思，我凭揣测便能知。’就是指您这样的老夫子啊！我虽然那样处理了，回过头来再寻思，总不能把心中的认识概括出来。听您老这一讲，我内心感触很深。——这种心理竟然跟实行王道吻合，是什么道理呢？”

〔孟子〕说:“〔如果〕有人报告您说，‘我的力气能够举起三千斤，却举不起一根羽毛；我的视力能够清晰地看到秋毫那样细微的东西，却看不见车上满载的柴禾。’那么，王会相信他的话吗？

〔宣王〕说:“不相信！”

〔孟子趁势说:〕“如今王的恩惠足能达到鸟兽的身上，而功德却达不到百姓身上，究竟是什么道理呢？这样说来，连一根羽毛都举不动，是因为不肯用力气；连满载的一车柴禾都瞧不见，是因为不肯用眼睛观察；百姓没有被爱护安抚，是因为不肯施恩。所以，王没有实行仁政王道，只是不肯干，不是不能干啊！”

〔宣王〕问："不肯干与不能干的具体表现，有什么不同呢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腋下挟着泰山而要跳过渤海去，告诉别人说：'我不能办到！'这是真的不能；为年长的人揉摩肢体，告诉别人说：'我不能办到！'这就是不肯干，决不是不能干。所以我觉得王没有施行仁政王道，不属于挟着泰山跳过渤海这种类型，王没有施行仁政王道，这是属于揉摩肢体的类型。

"敬爱自己的长辈，进而推广到敬爱别人的长辈；疼爱自己的子女，进而扩大到疼爱别人的子女——〔这样，〕要治理天下就像东西在自己手掌中运转一样〔容易〕。《诗经》上说得好：'以身作则先感染自己的妻，再进一步熏陶自己的兄弟，更扩大影响把国家治理。'讲的就是要把这样一种好心善意推广到各方面以扩大影响面。因此，要把恩惠由近及远推广，足以安定四海；恩惠不推广，连妻子都无法保全。古代的贤明君主之所以能超凡出众，没有别的奥秘，只不过善于推广他们的好行为罢了。而今，您施恩可以达到禽兽身上，功德却达不到百姓身上，究竟是为什么呢？

"称一称，才知道轻重；量一量，才知道长短。连物体都是这样，人心更应该如此。请王考虑深思！——或许，您是要动员军队作战，让将士冒险，跟邻国诸侯结仇作对，而后您心里才感到痛快吗？"

宣王说："不！我哪能对此感到痛快，我将要追求远大的抱负。"

〔孟子〕说："王的远大抱负，可以讲给我听听吗？"

宣王只是含笑，一声不吭。

〔孟子〕说："是为了肥美可口的食物满足不了您的胃口吗？是为了轻柔暖和的衣服满足不了您的身躯吗？还是为了艳丽斑斓的色彩满足不了您的视野吗？是为了美妙动听的声音满足不了您的耳朵吗？是为了殷勤温顺的侍从不够您使唤吗？——您手下的臣子都能充分满足您的需求，难道王就是为了追求这些吗？"

〔宣王〕说："不！我并不为这些。"

〔孟子〕说："那么，王的远大抱负便可以知道了。您是要扩张领土，使秦、楚等国来朝贡，君临中原诸侯之上而安抚周围的边疆民族。以您的所作所为，去追求您的欲望，就好比爬到树上去捕鱼一样。"

宣王说："会像这样严重吗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恐怕比这还严重。爬上树捕鱼，虽捕不到鱼，还不致有祸患；以您的所作所为，去追求您的欲望，尽心竭力地去干，必有祸患在后头。"

〔宣王〕问："可以讲给我听听吗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如果邹国跟楚国交战，哪么，王认为哪一国能取胜？"

〔宣王〕说："楚国胜。"

〔孟子〕说："这么说来，小国本来就敌不过大国，弱国本来就敌不过强国。中国的土地，千里见方的有九处之多，齐国的土地总计不过其中九分之一，想用这九分之一去征服那九分之八，这跟邹国同楚国敌对有什么区别呢？为什么不回过头来探求根本的办法呢？当前，您应该发布政令施行仁政，使天下的士大夫都想到您的朝廷做官，务农者都想到您的田野里耕种，行商坐贾都想到您的市场上经营，来往的旅客都想通过您的道路，天下痛恨其本国君主的人们，都想奔赴您这里来控诉。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，谁又能抵挡得住呢？"

〔宣王〕说："我脑子很乱，不一定能达到你所设想的地步，希望你多辅佐我实现理想，明白地开导我，我虽然不聪明，也请不妨试试看。"

〔孟子〕说："没有固定的产业而有安分守己的善心，只有士才能做到。像一般平民百姓，既没有固定的产业，也就没有安分守己的善心。如果缺乏安分之心，便胡行妄为，越出常轨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等到他们犯了罪，然后处以刑罚，就是坑害了百姓。哪有行仁政的国君执政，害了百姓而被认可的呢？因此，明

智的君主规定百姓的产业，一定要保证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，下足以抚养妻子儿女；好年成丰衣足食，坏年成不致死亡，然后督促他们学好行善，百姓就很容易服从。如今规定百姓的产业，上不足以养父母，下不足以育妻室儿女，丰年艰难困苦，灾年简直活不成，这样，连自身生命都难保全，哪有闲暇讲求礼义呢？

“王想施行仁政，为什么不回过头来探求根本途径呢？在面积五亩的宅园中，种上桑树，年纪半百的人便可以穿上丝棉服。鸡、狗、猪一类家畜，不错过繁殖饲养的时机，七十岁的老人便可吃到肉食。百亩的土地，不要妨碍它的农时，八口之家就可以不饿肚皮；郑重地办好学校教育，反复地灌输孝父母敬兄长的道理，须发花白的老年人，便可免去在路上背负、头顶东西的劳累奔波。老年人穿丝棉服，吃到肉食，一般百姓不挨饿受冻。做到这些〔如果说〕还没有施行仁政王道，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。”

梁惠王下

（凡十六章）

2·1 庄暴①见孟子，曰："暴见于王，王语暴以好乐②，暴未有以对也。"曰③："好乐何如？"

孟子曰："王之好乐甚，则齐国其庶几④乎？

他日，见于王曰："王尝语庄子以好乐，有诸？"

王变乎色，曰："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，直好世俗之乐耳。"

曰："王之好乐甚，则齐国其庶几乎！今之乐由古之乐也。"

曰："可得闻与？"

曰："独乐乐，与人乐乐，孰乐⑤？"

曰："不若与人。"

曰："与少乐乐，与众乐乐，孰乐？"

曰："不若与众。"

"臣请为王言乐。今王鼓乐于此，百姓闻王钟鼓之声，管籥⑥之音，举⑦疾首蹙额⑧而相告曰：'吾王之好鼓乐，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？父子不相见，兄弟妻子离散。'今王田猎于此，百姓闻王车马之音，见羽旄⑨之美，举疾

首蹙额而相告曰：'吾王之好田猎，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？父子不相见，兄弟妻子离散。'此无他，不与民同乐也。

"今王鼓乐于此，百姓闻王钟鼓之声，管籥之音，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'吾王庶几无疾病与，何以能鼓乐也？'今王田猎于此，百姓闻王车马之音，见羽旄之美，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'吾王庶几无疾病与，何以能田猎也？'此无他，与民同乐也。今王与百姓同乐，则王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庄暴——齐国的臣子。

②乐（yuè岳）——名词，音乐。

③曰——说。这里仍然是庄暴说的话。

④庶几——差不多；还不错。

⑤独乐乐，与众乐乐，孰乐——这三句中的最后一个"乐"字，读为lè（音勒），快乐的意思。一、二两句中的头一个"乐"字，仍为yuè，指音乐。

⑥管籥——籥（yuè乐），古代的吹奏乐器。

⑦举——全；都。

⑧疾首蹙额——蹙（cù醋）。疾首，头痛。蹙额，皱着额头。

⑨羽旄——旗帜，旄（máo毛），古代用旄牛尾装饰的旗子。

【译文】

庄暴会见孟子，说："我被王召见，王告诉我说他喜欢音乐，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好。"〔庄暴接着〕说："喜欢音乐！到底怎么样？"

孟子说："王如果非常喜欢音乐，那么，齐国想来很不错吧！"

另外一天，孟子被〔齐〕王召见时问道："王曾经告诉庄暴说您喜欢音乐，有这么回事吗？"

齐王脸色一变，说："寡人并不是喜欢古代先王的音乐，只是喜欢一般世俗的音乐而已。"

〔孟子〕说："王既然非常喜欢音乐，那齐国想必是很不错了，现在的音乐也是由古代音乐〔发展〕而来的呀！"

〔王〕说："可以讲给我听听吗？"

孟子说："个人单独欣赏音乐感到快乐，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也感到快乐，到底哪一种更快乐？"

〔王〕说："不如跟人一起欣赏更快乐。'

〔孟子〕说："跟少数人一道欣赏音乐感到快乐，跟多数人共同欣赏音乐也感到快乐，到底哪一种更快乐？"

〔王〕说："不如跟多数人共同欣赏更快乐。"

〔孟子趁势接着说：〕"请允许我为王谈谈关于音乐欣赏的问题。如果王现在在这里奏乐，百姓听到王钟鸣鼓响的声音，管吹籥奏的声音，全都感到头疼脑胀，皱着前额互相议论说："我们的君王这样喜欢音乐，为什么让我们苦到极点呢？父子不能相见，兄弟妻子东奔西走。'如果王眼下在这里打猎？百姓听到王的车马声，看到旗帜仪仗的华丽，全都会头疼脑胀、皱紧前额互相议论说：'我们的君王这样喜欢打猎，为什么让我们苦到了极点呢？父子不能相见，兄弟妻子东奔西散。'这没有别的原因，就因为王不跟百姓一起同享欢乐啊！

"如果王现在在这里奏乐，百姓听到钟鸣鼓响的声音，管吹籥奏的声音，全都感到欢欣鼓舞而面带笑容地彼此议论道：'我们的君王大概无疾无痛吧！要不，怎么能够欣赏奏乐呢？'如果王眼下在这里打猎，百姓听到王的车马声，看到旗帜仪仗的华丽，全都兴高采烈、喜笑颜开地彼此议论道：'我们的君王大概身体健康、无疾无痛吧？要不，怎么能外出打猎呢？'这没有别的原因，就因为王跟百姓共同欢乐啊！当前，如果王能够做到与百姓同欢乐，那就可以实行王道〔天下归服〕了。"

2·2 齐宣王问曰："文王之囿①方七十里，有诸？"

孟子对曰："于传有之②。"

曰："若是其大乎？"

曰："民犹以为小也。"

曰："寡人之囿方四十里，民犹以为大，何也？"

曰："文王之囿方七十里，刍荛者③往焉，雉兔者④往焉，与民同之。民以为小，不亦宜乎？臣始至于境，问国之大禁，然后敢入。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，则是方四十里为阱⑤于国中，民以为大，不亦宜乎？"

【注释】

①囿（yòu右）——古代饲养禽兽、培植草木的园林，有围墙的叫"苑"(yuàn愿)，没有围墙的叫"囿"。

②传（zhuàn赚）——指史籍的记载。

③刍荛者——割草砍柴的人。刍（chú除），喂牲畜的草。荛(ráo饶)，柴草。

④雉兔者——捕禽猎兽的人。雉(zhì志)，野鸡。这里是以雉泛指禽类，以兔泛指兽类。

⑤阱（jǐng井）——陷阱，为捕捉野兽而设置的深坑。

【译文】

齐宣王问道："〔听说〕周文王有一个七十里见方的捕猎场，真有这回事吗？"

孟子回答："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。"

〔宣王〕问："真有那么大吗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可百姓还嫌它太小呢！"

〔宣王〕说："我的捕猎场才四十里见方，可百姓还觉得太大，这是为什么呢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文王的捕猎场七十里见方，割草砍柴的人可以随便去，捕禽猎兽的人也可以随便去，是与百姓共享的公用猎物。百姓嫌它小，不是很合理吗？我刚到达〔齐国的〕边境时，问清国家的重大禁令以后，才敢入境。我听说在国都的郊野有四十里见方的捕猎场，〔如果有谁〕杀死了场地里的麋鹿，就跟杀死了人同等判刑，那么，这四十里见方的捕猎场所，简直成了国家设置的陷阱。百姓觉得它太大，不也同样合乎情理吗？"

2·3 齐宣王问曰："交邻国有道乎？"

孟子对曰："有。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，是故汤事葛①，文王事昆夷②。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，故太王事獯鬻③，勾践事吴④。以大事小者，乐天者也；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。乐天者保天下，畏天者保其国。《诗》云：'畏天之威，于时保之⑤。'"

王曰："大哉言矣！寡人有疾，寡人好勇。"

对曰："王请无好小勇。夫抚剑疾视曰，'彼恶⑥敢当我哉！'此匹夫之勇，敌一人者也。王请大之！

"《诗》云：'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，以遏徂莒，以笃周祜，以对于天下⑦。'此文王之勇也。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

"《书》曰：'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，惟曰其助上帝宠之。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，天下曷敢有越厥⑧志？'一人衡行⑨于天下，武王耻之。此武王之勇也。而武王亦

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汤事葛——汤，商汤，商朝（公元前1711年—前1066年）的创建人。葛，葛伯，与商是邻国。葛，古国名，嬴姓，故城在今河南宁陵县北十五里处。关于“汤事葛”，参见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（本书《孟子》部分6·5）。

②文王事昆夷——文王，周文王姬发。昆夷，亦作“混夷”，周朝初期西戎国名。

③太王事獯鬻——太王：周太王古公亶（dǎn胆）父，周文王的祖父。獯鬻（xūn yù勋玉），又称猃狁（xiǎn yǔn显允），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。“太王事獯鬻”，参见本篇第十五章（2·15）。

④勾践事吴——勾践，春秋时越王勾践（公元前497—前465年在位）。吴，指春秋末年吴国君夫差，阖闾的儿子。勾践曾被夫差打败，屈辱求和，替夫差当马前卒，卧薪尝胆，刻苦图强，任用范蠡、文种等整顿国政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终于转弱为强，灭掉吴国，报仇雪恨。

⑤畏天之威，于时保之——引自《诗经·周颂·清庙之什·我将》篇的最后两句（全篇共十句）。

⑥恶（wū乌）——哪；怎。

⑦王赫斯怒……以对于天下——引自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之什·皇矣》篇中的第五章（全篇共八章）。赫斯，发怒时的样子。遏（è俄），阻止。徂（cú），往；到。莒（jǔ举），古国名，在今山东莒县，公元前431年为楚所灭。笃（dǔ堵），厚；增。祜（hù户），福。

⑧天降下民……曷敢有越厥志——引自《书经·周书·泰誓》篇之上篇（共三篇）。其中“其助上帝宠之，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”一句，朱熹《集注》句读为“其助上帝，宠之四方，有罪无罪，惟我在”。今采用杨伯峻断句。

⑨衡行——横行。

【译文】

齐宣王问道："跟邻国交往有什么准则吗？"孟子回答说："有！只有仁爱的君主才能以大国身分侍奉小国，因此〔历史上有〕商汤侍奉葛伯、周文王侍奉昆夷。只有明智的君主才能以小国身分侍奉大国，因此周太王侍奉獯鬻，越王勾践侍奉吴王夫差。以大国侍奉小国，是安于天命而自乐的人；以小国侍奉大国，是畏惧天命而识时务的人。安于天命而自乐者，可以安定天下，畏惧天命而识时务者，可以保全自己的国家。《诗经》上说：'畏惧上天的威灵，因此才能够安宁。'"

〔宣王〕说："这番话真了不起！但我有个毛病，我就是逞强好勇〔怎能侍奉他人〕。"

〔孟子〕说："请王不要喜欢小勇。〔有的人〕按着宝剑瞪着两眼〔示威〕说：'他哪敢抵抗我？'这只是普通人的勇敢，只能跟个把人较量。希望王能变小勇为大勇！

"《诗经》上说：'周文王义愤激昂，发号令调兵遣将，把侵莒的敌军阻挡，增添了周室的吉祥，满足天下百姓的愿望。'这是〔称赞〕文王的英勇，文王愤然一怒便使天下的百姓得到安定。

"《书经》上说：'苍天降生了百姓，替他们降生了君主，替他们降生师表，只是要他们辅助上天去爱百姓。四方的人，造孽者、无辜者都由我处理，普天之下，谁敢越矩出轨？'〔当时〕有人（指商朝末代君主纣王）在天下横行霸道，周武王为他感到羞耻。这是武王的英勇。武王也是愤然一怒而使天下百姓得到安定，当前〔如果〕王也能愤然一怒而使天下百姓得到安定，那么，百姓就会产生唯恐王不喜欢勇敢的心理。"

2·4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①。王曰："贤者亦有此乐乎？"孟子对曰："有。人不得，则非②其上矣。不得而非其

上者，非也；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，亦非也。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；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

“昔者齐景公③问于晏子④曰：‘吾欲观于转附朝儛⑤，遵海而南，放于琅邪⑥，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？’

“晏子对曰：‘善哉问也！天子适诸侯曰巡狩。巡狩者，巡所守也。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。述职者，述所职也。无非事者。春省耕而补不足，秋省敛而助不给。夏谚曰：“吾王不游，吾何以休？吾王不豫⑦，吾何以助？一游一豫，为诸侯度。”今也不然：师行而粮食，饥者弗食，劳者弗息。睊睊胥谗⑧，民乃作慝⑨。方命⑩虐民，饮食若流。流连荒亡，为诸侯忧。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，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，从兽无厌谓之荒，乐酒无厌谓之亡。先王无流连之乐，荒亡之行。惟君所行也。’

“景公悦，大戒⑪于国，出舍于郊。于是始兴发补不足。召大师⑫曰：‘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⑬！’盖徵招角招⑭是也。其诗曰，‘畜君何尤⑮？’畜君者，好君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雪宫——齐宣王的离宫（古代帝王在正宫以外临时居住的宫室，相当于别墅之类）。

②非——动词，非难；埋怨。

③齐景公——春秋时齐国君主，姓姜，名杵臼。公元前547年至前490年在位。

④晏子——名晏婴（？一前500年），春秋时齐国著名的贤臣。

⑤观于转附、朝儛——观，观光；游历。转附、朝儛，山名。宋翔凤《孟子赵岐注补正》认为是水名。近人杨伯峻注：转附，疑为今芝罘山

（即芝罘岛）。朝儛，疑为今山东荣城县东之召石山。

⑥琅邪——山名，在山东省胶南县南境。

⑦豫（yù玉）——意思同上文中的“游”。赵岐注，“豫，乐也”，释为欢乐。

⑧睊睊胥谗——睊睊（juàn juàn倦倦），侧目相视的样子。胥（xū须），皆。谗（chàn蝉），毁谤；说坏话。

⑨慝（tè特）——邪恶。

⑩方命——违反命令（指违背上天意旨）。方，反；违反。

⑪大戒——充分的准备。

⑫大师——古代乐官，大，同“太”，读为“太师”。

⑬相说之乐——彼此同乐的歌曲。说，同“悦”（yuè）。

⑭徵招角招——徵（zhǐ指）与角是古代五音（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）中的两个。招，同“韶”（sháo勺），古代乐曲名。

⑮尤——错误；过失。

【译文】

齐宣王在他的雪宫接见孟子。王说：“有修养的贤者也有这种乐趣吗？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有！人们要得不到这种乐趣，就会埋怨君主。得不到乐趣就怨君主，固然不对；但作为百姓的君主而不能与百姓一起欢乐，也同样不对。以百姓之乐为乐的，百姓也会以君主之乐为乐；以百姓之忧为忧的，百姓也会以君主之忧为忧。能跟天下同乐，跟天下同忧，做到这步而不能施行王道仁政的，简直不可能。

“从前齐景公向晏子求教说：‘我准备到转附、朝儛两处去游览，再顺着海滨南行，直到琅邪，我该怎样加强修养才能跟古代圣君的巡游相比呢？’晏子回答说：‘问题提得多好啊！天子到诸侯国视察叫做巡狩。所谓巡狩，就是巡视诸侯守卫的疆土。诸侯去朝拜天子叫做述职。所谓述职，就是报告他所承担的职责。没有跟事情不相关联的。春季巡察农耕而补助贫困的农户，秋季巡察

收获而帮助歉收的缺粮户。夏朝的谚语说："我王不来游历，我怎能得休息？我王不来巡视，我怎能受赏赐？巡游又考察，诸侯应效法。"如今就不是这样，国君出游兴师动众索取粮食，饥民吃不到食物，劳苦者不得喘息。人们怒目而视，怨声不绝，百姓〔被迫〕作恶。〔这种巡游〕背逆天意，欺虐百姓，吃喝挥霍如流水。真是"流连荒亡"，诸侯们都为此担忧。从上流往下游乐而忘返叫做"流"，从下游往上游乐而往返叫做"连"，无节制地打猎叫做"荒"，无休止地酗酒叫做"亡"。古代的圣君，既没有这种"流连"的癖好，也没有这种"荒亡"的表现。这就只有看王的选择决定了。'

"景公很高兴，在都城作了充分的准备，再驻扎郊野。于是打开仓廪，赈济贫困。又召集乐官说：'给我创作出君臣同乐的乐曲来！'这就是《徵招》、《角招》之曲。歌词中有'爱护国君究竟有什么过错'的字样，即'畜君何尤'，所谓'畜君'，就是爱护君主的意思。"

2·5 齐宣王问曰："人皆谓我毁明堂①，毁诸？已乎②？"

孟子对曰："夫明堂者，王者之堂也。王欲行王政，则勿毁之矣。"

王曰："王政可得闻与？"

对曰："昔者文王之治岐③也，耕者九一④，仕者世禄，关市讥而不征⑤，泽梁⑥无禁，罪人不孥⑦，老而无妻曰鳏，老而无夫曰寡，老而无子曰独，幼而无父曰孤。此四者，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。文王发政施仁，必先斯四者。诗云，'哿矣富人，哀此茕独⑧'。"

王曰："善哉言乎！"

曰："王如善之，则何为不行？"

王曰："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货。"

对曰："昔者公刘⑨好货，《诗》云：'乃积乃仓，乃裹糇粮，于橐于囊。思戢用光。弓矢斯张，干戈戚扬，爰方启行⑩。故居者有积仓，行者有裹囊也，然后可以爰方启行。王如好货，与百姓同之，于王何有？"

王曰："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。"

对曰："昔者太王好色，爱厥⑪妃。《诗》云：'古公亶父，来朝走马，率西水浒，至于岐下，爰及姜女，聿来胥宇⑫。'当是时也，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⑬。王如好色，与百姓同之，于王何有⑭？"

【注释】

①明堂——据赵岐注，指泰山明堂，是周天子东巡时供诸侯朝见而设的，至汉代尚有遗址。

②已——止；不。

③岐——地名，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一带。

④耕者九一——指井田制，成井字形，每井九百亩，周围八家名一百亩，是私田，中间一百亩，是公田，由八家共同耕种。税率是九分抽一。

⑤关市讥而不征——关，道路上的关卡。市，城内的集市。讥，稽查。征：征税。

⑥泽梁——在流水中拦鱼的设备。

⑦罪人不孥——处治罪人不牵连他的妻室儿女。孥（nú奴），妻子儿女的统称。这里是把名词当作动词用。

⑧哿矣富人，哀此茕独——出自《诗经·小雅·祈年之什·正月》篇第十三章（全篇共十三章）。哿（gě舸），可以。茕（qiónq穷），孤单；单独。

⑨公刘——人名，后稷的曾孙，周朝创业的始祖。

⑩乃积乃仓……爰方启行——是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之什·公刘》篇

第一章（全篇共六章）中的诗句。积，露天堆积粮食的地方。仓，积谷的仓库。糇（hóu侯），干粮，橐（tuó托），有底的口袋。囊：无底的口袋，装东西时用绳子把两端扎好。思，语气词，《诗经》中常用于句首（如“思戢用光”）、句中（如“旨酒思柔”）和句尾（如“今我来思”），无实在意义。戢（jí吉），同“辑”，和睦的意思。用，因而。光，发扬光大。干、戈、戚、扬，四种古代兵器的名称，按次序即：盾、平头戟、斧、钺（大斧）。启行，动身。

⑪厥（jué决）——代词，他的；那个。

⑫古公亶父……聿来胥宇——是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之什·緜篇》中的第二章（全篇共九章）。古公亶父，即周文王的祖父周太王。走马，驱马疾驰。浒（hǔ虎），水边。姜女，太王之妃，姓姜，一称太姜。胥，相；视。胥宇，考察地形、选择建筑宫室的地基，相当于“相宅”。

⑬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——怨女，未出嫁的老处女。旷夫，未娶妻的单身汉。古代女子居内，男子居外，所以有内外的说法。

⑭何有——又有什么呢；算不了什么。

【译文】

齐宣王问道：“人们都让我拆毁明堂，究竟是毁掉好呢？还是不去动它好？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明堂，是施行王政者的殿堂。您如果准备实行王政，就不必拆毁它。”

宣王说：“您可以把王政的含义讲给我听听吗？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从前文王治理岐周，对耕者收税是九抽一，对官员给以世袭的俸禄，在关卡和集市只稽查不征税，到湖泽捕鱼不予禁止，对罪人判刑不株连妻室儿女。丧失妻子的老头叫鳏夫，失掉丈夫的老太婆叫寡妇，老年人没有儿子叫独老，幼童死了父亲叫孤儿。这四种人是世界上穷苦而无依靠的贫民。周文王施政讲仁义，首先必定〔重视安置〕这四种人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有钱人已经很富足，要哀怜那些鳏寡孤独！’”

宣王说：“这话说得多好啊！”

孟子说："您如果觉得这话讲得对，那为什么不照着它去做呢？"

宣王说："我有个毛病，我喜欢财富。"

〔孟子〕答道："从前公刘也喜欢财富，《诗经》上说：'堆满露天的囤，贮满严实的仓。准备好充足的干粮，装进深袋和大囊。齐心协力士气高昂。箭在手，弓弩张，还有那盾、戟、斧、钺，这才离开故土去开发新的家乡。'所以，留守故土的人仓里有谷。奔赴远方的人袋里有粮，这样，才能够〔放心地〕启程出发。王如喜欢财富，能跟百姓一起，要施行王道仁政又有什么困难呢？"

宣王说："我还有个毛病，我喜欢女色。"

〔孟子〕回答说："从前周太王也喜欢女色，他宠爱他的妃子。《诗经》上记载着：'古公亶父清晨驱驰快马，从那邠西的漆水之涯，到达祁山之下。带着他的妃子太姜女，为建筑宫室把基地来勘察。'在这个时候，内无嫁不出去的老处女，外无娶不了妻子的单身汉。王如果喜欢女色，能跟百姓一起，要施行王道仁政又有什么困难呢？"

2·6 孟子谓齐宣王曰："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，比其反也①，则冻馁其妻子，则如之何？"

王曰："弃之。"

曰："士师不能治士②，则如之何？"

王曰："已之。"

曰："四境之内不治，则如之何？"

王顾左右而言他。

【注释】

①比其反也——比(bì币)，及；等。反，同"返。"

②士师不能治士——士师，古代的狱官，士师之下还有“乡士”、“遂士”等属官。不能治士：不能管好下属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告诉齐宣王说：“您有一个臣子把妻室儿女托请朋友照料，他本人到楚国去游历，等到他归来时，妻室儿女却受冻挨饿，对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理？”

宣王说：“跟他断绝往来。”

孟子说：“如果掌刑狱的士师管不好他的下级官吏，又该如何处理？”

宣王说：“把他撤职。”

孟子说：“一个国家的政治如果搞不好，又该如何处置呢？”

宣王（局促地）左看看右看看，把话题岔开了。

2·7 孟子见齐宣王，曰：“所谓故国者，非谓有乔木之谓也，有世臣之谓也。王无亲臣矣，昔者所进，今日不知其亡①也。”

王曰：“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？”

曰：“国君进贤，如不得已，将使卑逾尊，疏逾戚，可不慎与？左右皆曰贤，未可也；诸大夫皆曰贤，未可也；国人皆曰贤，然后察之；见贤焉，然后用之。左右皆曰不可，勿听；诸大夫皆曰不可，勿听；国人皆曰不可，然后察之；见不可焉，然后去之。左右皆曰可杀，勿听；诸大夫皆曰可杀，勿听；国人皆曰可杀，然后察之，见可杀焉，然后杀之。故曰，国人杀之也。如此，然后可以为民父母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亡——在这里有“去位”、“免职”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拜见齐宣王，对他说：“通常所说的故国，不是指那国家有高大的树木，而是指它有累代的功勋之臣。您眼下没有亲近的臣子了。过去使用提拔的人，如今已被罢免而不知去向。”

宣王问：“我怎样才能辨识不称职之臣而不用他呢？”

孟子说：“国君选拔贤臣，如果迫不得已〔而进用新臣〕，将会使卑贱者超过尊贵者，使疏远者超过亲近者，怎能够不慎重对待呢？〔如果〕左右亲信的人都说〔某人〕贤能，还不成；大夫们也都说贤能，还不成；全国的人都说贤能，然后去考察他，证实他的确贤能，然后再任用他。〔如果〕左右亲信的人都说〔某人〕不行，不必听信；大夫们也都说不行，不必听信；全国的人都说不行。然后去考察他，证实他的确不行，然后才罢免他。〔如果〕左右亲信的人都说〔某人〕该杀，不必理睬；大夫们都说该杀，也不必理睬；全国的人都说该杀，然后去考察他，证明他的确该杀，然后才处死他。所以说，这是全国人判他死刑。——做到这些，才称得起是百姓的父母。”

2·8 齐宣王问曰：“汤放桀①，武王伐纣②，有诸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于传有之。”

曰：“臣弑③其君，可乎？”

曰：“贼仁者谓之‘贼’，贼义者谓之‘残’。残贼之人谓之‘一夫’④。闻诛⑤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汤放桀——商朝的开国君主汤，把夏朝的末代君主桀流放到南巢（据传其遗址在今安徽省巢县）。

②武王伐纣——周武王讨伐商朝末代君主纣，纣王自焚而死。

③弑（shì式）——古代称臣杀君、子杀父的行为。是“大逆不道”的贬义词。

④一夫——独夫，因众叛亲离，孤独一人，故称一夫。

⑤诛——把罪人杀死。

【译文】

齐宣王问：“商汤流放夏桀，周武王讨伐商纣，真的有这些事件吗？”

孟子答：“史料中有这种记载。”

宣王问：“臣子犯上杀死君主，行吗？”

孟子答：“破坏仁的人叫做‘贼’，破坏义的人叫做‘残’，毁仁害义的残贼，叫做‘独夫’。〔人们〕只听说把独夫纣处死了，却没听说是君主被〔臣下〕杀害了。”

2·9 孟子见齐宣王，曰：“为巨室，则必使工师①求大木，工师得大木，则王喜，以为能胜其任也。匠人斲②而小之，则王怒，以为不胜其任矣。夫人幼而学之，庄而欲行之，王曰，‘姑舍女所学而从我’，则何如？今有璞玉③于此，虽万镒④，必使玉人彫琢之。至于治国家，则曰，‘姑舍女所学而从我’，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工师——官名，主管各种工匠的官。

②斲（zhuó琢）——砍削。

③璞玉——璞（pú朴），含有玉的石头，或未雕琢过的玉。

④镒（yù益）——也写作“溢”。古代重量单位。一镒为二十两，一说为二十四两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拜见齐宣王，说:“兴建一所大房巨屋，必须让工匠的主管官员去寻找大木料。主管官得到木料，王就高兴，觉得他能够尽到责任。〔如果〕木匠把木料砍削小了，王就会生气，觉得他不称职。人，从幼年开始学习〔技能本领〕，长大了就要实践它。王却对他说:‘暂时舍弃你所学的东西，听从我的命令！’这怎么可以呢？现在〔假设〕这里有一块未曾雕琢过的玉石，虽然它价值高达万镒（二十多万两）之多，也必须让玉匠来雕琢加工。谈到治理国家大事，〔你〕却〔对臣子〕说:‘暂时舍弃你所学的东西，听从我的命令！’那么，跟〔您〕硬要迫使玉匠按您的命令去雕琢玉石又有什么区别呢？”

2·10 齐人伐燕①，胜之。宣王问曰:“或谓寡人勿取，或谓寡人取之。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，五旬而举之，人力不至于此②。不取，必有天殃③。取之，何如?”

孟子对曰:“取之而燕民悦，则取之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武王是也。取之而燕民不悦，则勿取，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文王是也。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，箪食壶浆④以迎王师，岂有他哉？避水火也。如水益深，如火益热，亦运⑤而已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齐人伐燕——指公元前315年（齐宣王五年），燕王哙将燕国让给他的相国子之。国人不服气，将军市被、太子平攻伐子之，子之反攻，死市被和太子平。齐宣王便派匡章趁机向燕国进攻，并迅速获胜。

②五旬而举之，人力不至于此——五十天就攻下它来，只凭人力恐怕达不到这地步吧！指齐伐燕时的战况进展。据《史记·燕世家》所载，当时“士卒不战，城门不闭，燕君哙死”，致使齐人速胜。

③不取，必有天殃——如不去攻取（就违反天意），必会降下天灾。这是古代流行的一种观念或舆论。

④箪食壶浆——用筐装饭，用壶盛汤。箪（dān单），装饭的圆形竹篮。食，食物。浆，用米制成的近似酒的汁。

⑤运——转。“亦运而已矣”一句，按字面的意思是：也不过是转化罢了。朱熹解释为：‘言齐若更为暴虐，则民将转而望救于他人矣。”大意是：如果齐国更暴虐，那末，百姓将会转而希望别人来拯救。近人杨伯峻认为朱熹的说法“恐未当”，便将这一整句译为：“如果他们的灾难更加深了，那只是统治者由燕转为齐罢了。”可供参考。

【译文】

齐国攻伐燕国，战胜了燕。齐宣王问道：“有人觉得我不应该攻取燕国，有人认为我应该攻占它。以一个拥有万乘兵车的国家去攻伐同样是万辆兵车的国家，仅仅用了五十天就攻下它来，只凭人力恐怕做不到这一步吧！?如果不去占据它，必会降下天灾。占据它吧！您看怎么样？”

孟子答道：“如果占领它而使燕国的百姓高兴，那就占领它。古代人有这么做的，周武王就是这样。如果占领它却使燕国百姓不高兴，那就不要去占领。古代人有这么做的，周文王就是这样。以拥有万乘兵车的国家去攻伐同样是有万辆兵车的国家，〔百姓〕用筐装着饭，用壶盛着汤来欢迎王的军队，怎能会有别的原因呢？不过是想摆脱水深火热的苦难日子罢了。如果水〔反而〕更深，火更热，〔百姓〕也就只好转而寻求其它解救的出路了。

2·11 齐人伐燕，取之。诸侯将谋救燕。宣王曰："诸侯多谋伐寡人者，何以待之？"

孟子对曰："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，汤是也。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。《书》曰：'汤一征，自葛始①。'天下信之，东面而征，西夷怨；南面而征，北狄怨，曰：'奚为后我？'民望之，若大旱之望云霓②也。归市者不止，耕者不变。诛其君而弔③其民，若时雨降。民大悦。《书》曰：'徯我后④，后来其苏⑤。'今燕虐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，箪食壶浆以迎王师。若杀其父兄，係累⑥其子弟，毁其宗庙，迁其重器⑦，如之何其可也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，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，是动天下之兵也。王速出令，反其旄倪⑧，止其重器，谋于燕众，置君而后去之，则犹可及止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汤一征，自葛始——商汤一征伐，是从葛国开始。本书《滕文公下》（参见6·5）所引与此内容近似的话为："汤始征，自葛载"。朱熹认为这句话及后文"徯我后，后来其苏"都引自《尚书》中的《商书·仲虺之诰》。江声《尚书集注音疏》则认为这不是《尚书》中的文字。

②霓（ní呢）——雨后天空中与虹同时出现的彩色圆弧。这里指出现在西方的虹霓，是下雨的预兆。

③弔（diào掉）——通"吊"，慰问。这里指对百姓安抚。

④徯我后——盼望我们的君主。徯（xī希），等待；盼望。后，君主，帝王。

⑤后来其苏——君王来了就会有起色。苏。恢复；甦醒。

⑥係累——拘捕；捆绑。

⑦重器——国家的宝器。

⑧反其旄倪——遣送他们中的老人小孩返回。旄（mào冒），通"耄"，八九十岁的老人。倪（ní泥），小孩，儿童。

【译文】

齐国攻伐燕国，占领了它。一些诸侯邻国策划着要救助燕国。齐宣王问："诸侯国大都谋划要攻打我，该怎样对付他们呢？"

孟子回答说："我曾听说有凭借七十里见方的国土就对天下发号施令的，商汤正是这样。可没听说以拥有千里见方的国土者还害怕邻国的。《尚书》说过：'商汤一征伐，就从葛国开刀。'天下人都相信他，所以，他向东方出兵，西方邻国的夷人就埋怨；向南面进军，北方邻国的狄人就埋怨，说：'为什么〔不先到这一面，〕把我们放在后面呢？'人们都期待他，就好比久旱之后盼望乌云虹霓一样。做买卖的络绎不绝，耕田种地的照常耕作。杀掉他们的君主而安抚那些百姓，好像甘霖及时从天而降，百姓们都特别高兴。《尚书》中还说：'盼望我们的君主，君主来了就会百废俱兴。'而今燕国国君欺压百姓，您前往讨伐他，百姓们都认为您将把他们从水深火热的灾难中拯救出来，便用满筐的饭、满壶的汤来迎接您的军队。而您竟杀戮他们的父兄，拘捕他们的子弟，毁坏他们的宗庙，搬走他们的国宝，怎么能够这样呢？天下的人本来就害怕齐国的强暴，如今齐国又扩充一倍领土而不施行仁政，这就会激怒天下起来兴兵问罪。您赶快发布命令，把老人小孩遣送回本国，停止搬运国宝的行为，跟燕国的人们商讨，〔为燕〕选立君主而后撤离燕国，这样做还来得及制止〔危机后患〕。"

2·12 邹与鲁鬨①。穆公②问曰："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，而民莫之死也③。诛之，则不可胜诛；不诛，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④，如之何则可也？"

孟子对曰："凶年饥岁，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⑤，壮者散而之四方者，几⑥千人矣；而君之仓廪实，府库充，有

司莫以告，是上慢而残下也。曾子⑦曰：'戒之戒之！出乎尔者，反乎尔者也⑧。'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。君无尤⑨焉！君行仁政，斯民亲其上，死其长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邹与鲁鬨——邹国与鲁国交战。邹，古国名，也称为"邾"、"鼄"或"邾娄"。相传是颛顼后裔挟所建立，曹姓，在今山东省费、邹、滕、济宁、金乡等县地。国都在邹（今山东邹县），约公元前281年后，被楚国所灭。鲁，古国名，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朝分封的诸侯国。姬姓。开国君主是周公旦之子伯禽。在今山东西南部，建都曲阜。公元前256年被楚国吞并。鬨（hòng讧），争吵；冲突；交战。

②穆公——指邹穆公。据贾谊《新书》和《新序》载，穆公曾施行过仁政。

③民莫之死也——老百姓没有为他们而死的。莫之死：即莫死之（古汉语中有否定词如"未、莫"之类，后面带有人称代词的动宾词组时，在词序上多为动宾倒置，如"莫死之"说成"莫之死"，"未有之"说成"未之有"等等）。

④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——疾，憎恨。长（zhǎng掌）上，上级；长官。

⑤转乎沟壑——转，展转。朱熹注为"饥饿辗转而死也"。沟壑（hé贺），山沟。

⑥几（jī基）——接近；差不多。几千人：差不多有千把人（不可误解为数千人或好几千人）。

⑦曾子——名曾参（公元前505——前436年），字子舆，春秋时鲁国南部武城（今山东费县）人，孔子的学生。相传《大学》是他的著述，封建统治者尊他为"宗圣"。

⑧出乎尔者，反乎尔者也——你怎样对待别人。别人也会同样对待你。反，通"返"。成语"出尔反尔"，源出于此，但意思多指人的言行前后矛盾、反复无常。

⑨尤——罪过；过失。这里当动词用，有指责、归罪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邹国和鲁国之间发生战争。〔邹〕穆公问道："我的官员已经有三十三人战死了，而百姓却没有一个为他们死难的。杀了他们吧！又不能够杀那么多；不杀他们吧！又痛恨他们眼看着长官被杀却见死不救，到底该怎么处置他们好呢？"

孟子回答说："在遭灾的年头与饥荒的岁月，您的百姓中年迈体弱的展转饿死而弃尸于山沟中，年轻力壮的逃荒到四面八方，这样的人该有千人了吧！而您的粮仓里积满谷物，库房中储满了财宝，有关的官员没有一个向您报告，这就是高居上位的人漠视小民疾苦还要压榨他们的表现。曾子说过：'要警惕啊！要警惕啊！你怎样对待别人，别人也会用同样的办法来对待你。'百姓们现在可算是懂得怎样报复了，您可不必责怪他们。君王如果能施行仁政，这些百姓才会拥护他们的上级，甘愿为他们的长官去死。"

2·13 滕文公① 问曰："滕，小国也，间于齐、楚。事齐乎？事楚乎？"

孟子对曰："是谋非吾所能及也。无已，则有一焉：凿斯池②也，筑斯城也，与民守之，效死而民弗去，则是可为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滕文公——战国时滕国国君，滕定公之子。滕，古国名，西周分封的诸侯国，姬姓，开国国君是周文王（一说周懿王）之子错叔绣。在今山东滕县西南。公元前414年为越所灭，不久复国，又为宋所灭。

②池——这里指护城河。池，"城池"的池。

【译文】

滕文公问道："滕是一个弱小的国家，夹在齐国和楚国的中间。究竟是去巴结齐国好呢？还是去奉承楚国好？"

孟子回答说："这个大主意不是我的能力范围所能达到的，如果一定要我表个态度，那就只有一条意见：深挖这护城河，筑牢这城墙，跟百姓一起捍卫它，宁愿牺牲生命，百姓也不肯放弃它，这样就大有希望了。"

2·14 滕文公问曰："齐人将筑薛①，吾甚恐，如之何则可？"

孟子对曰："昔者大王居邠②，狄人侵之，去之岐山③之下居焉。非择而取之，不得已也。苟为善，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。君子创业垂统，为可继也。若夫成功，则天也。君如彼何④哉？强⑤为善而已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薛——古国名，任姓。其祖先奚仲曾做过夏代的车正。传闻为车的创造者。居住在薛（今山东滕县东南）。传到仲虺（huǐ毁），曾做过商汤的助手。周初分封为诸侯。战国初期为齐所灭，成为田婴（号静郭君）和他儿子田文（孟尝君）的封地。

②邠——同"豳"（bīn宾），在今陕西省旬邑县西部。

③岐山——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六十里的箭括山。

④如彼何——相当于"奈彼何"，即奈何不了他；拿他没办法。

⑤强（qiǎng抢）——勉力；尽量。

【译文】

滕文公问道："齐人准备加强薛地的城池修筑，我十分担心，

该怎么应付才好呢？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从前周太王居住在邠地，北方的獯鬻人来侵扰他。他便远避到岐山下定居。这不是周太王自愿选择而决定的主意，是实在没有办法呀！如果君主施仁行善，他的后代子孙一定能治理天下。贤德的君子开创业绩传给子孙，便可世代承继。至于成就功业〔与否〕，那就得看天意如何。您对齐人有什么办法呢？只有尽可能地努力施行仁善才行啊！”

2·15 滕文公问曰：“滕，小国也；竭力以事大国，则不得免焉，如之何则可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昔者太王居邠，狄人侵之。事之以皮币①，不得免焉；事之以犬马，不得免焉；事之以珠玉，不得免焉。乃属其耆老②而告之曰：‘狄人之所欲者，吾土地也。吾闻之也：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。二三子何患乎无君？我将去之。’去邠，踰梁山③，邑④于岐山之下居焉。邠人曰：‘仁人也，不可失也。’从之者如归市。

“或曰：‘世守也，非身之所能为也。效死勿去。’

“君请择于斯二者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皮币——皮，指虎豹麋鹿之类的毛皮所制成的皮袄。币，纺织成的缯帛之类。

②属其耆老——召集当地的长老。属，会集；召集。耆(qí齐)老，古代称六十岁为“耆”，七十岁为“老”(五十岁称“艾”)。这里是泛指老年人。

③梁山——在今陕西乾县西北。周太王要避开狄人的威胁，必须翻越梁山。

④邑——这里当动词用，兴建〔城邑〕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滕文公问："滕是一个弱小的国家，尽最大力量去奉承大国，还是难以解除祸患，该怎么应付才好呢？"

孟子回答说："从前周太王居住在邠地，北方的獯鬻人来侵扰他。奉送他们皮裘丝帛，还不能免祸；奉送他们良狗快驹，还不能免祸？奉送他们珍珠玉石，也不能免祸。于是〔太王〕便召集当地的父老并向他们宣布：'狄人所眼红心贪的是我们的领土。我曾经听说过，贤德的君子不能为〔生长禾苗而〕供养人的土地倒反使人连累受祸，在座的几位父老又何必为没有君主而担心呢？〔因此〕我准备离开这个地方。'他便离开邠地，翻越梁山，在岐山下兴建城邑而定居。邠地的百姓〔称赞他〕说：'真是有仁德的人啊！我们不能失去他。'于是，追随他的人群，就好比赶集一样纷纷到来。

"也有人说：'祖宗传下来的基业理该世世代代坚守，决不能随自身的所欲而轻易采取放弃它的行动，应该是宁愿牺牲也不可远离才对。'

"请您从以上两种意见中自己选择决定吧！"

2·16 鲁平公①将出，嬖人②臧仓者请曰："他日君出，则必命有司所之。今乘舆③已驾矣，有司未知所之，敢请。"

公曰："将见孟子。"

曰："何哉，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？以为贤乎？礼义由贤者出；而孟子之后丧臧前丧④。君无见焉！"

公曰："诺⑤。"

乐正子⑥入见，曰："君奚为不见孟轲也？"

曰："或告寡人曰，'孟子之后丧踰前丧'，是以不往见也。"

曰："何哉，君所谓踰者？前以士，后以大夫⑦；前以三鼎，而后以五鼎⑧与？"

曰："否；谓棺椁衣衾⑨之美也。"

曰："非所谓踰也，贫富不同也。"

乐正子见孟子，曰："克⑩告于君，君为来见。嬖人有臧仓者沮⑪君，君是以不果来⑫也。"

曰："行，或使之；止，或尼⑬之。行止，非人所能也。吾之不遇鲁侯，天也。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？"

【注释】

①鲁平公——鲁景公之子，名叙，一说名旅。

②嬖（bì壁）人——受宠爱的人，男女通称。有时指女性，如姬、妾等。

③乘舆（shèng yú胜于）——古代专供帝王使用的车舆。有时作为帝王之代称。贾谊《新书·等齐》篇说，天子车和诸侯车都同样称为"乘舆"。

④后丧逾前丧——后办〔母亲〕的丧事超过先办的〔父亲〕之丧事。

⑤诺（nuò儒）——表示同意、应允的口吻，相当于好吧、可以、照办之类。

⑥乐正子——人名，名克。

⑦前以士，后以大夫——指按"士"之礼办父亲的丧事在前，按"大夫"之礼办母亲的丧事在后。

⑧前以三鼎，而后以五鼎——鼎，是古代的一种器皿，多以青铜制成，圆形，三足两耳。大小不同，用途各异。如：当炊具，作烹人的刑具，以陶制鼎随葬，道士用以炼丹煮药，以及用作立国的重器，等等。这里是指祭祀时用以盛肉类祭品的鼎。三鼎：指牲鼎、鱼鼎、腊鼎。五鼎：羊、豕（shǐ始）、肤（切肉）、鱼和腊五鼎。礼祭，按规定为：天子九鼎，诸侯七鼎，卿大夫五鼎，元士三鼎。这一句中所谈的三鼎、五鼎，内容与上句"前以士，后以大夫"相近。

⑨棺椁衣衾——棺椁（guǒ果），装敛死人的器具，分两层，里层的叫

"棺",外面的套棺叫"椁"。衣衾（qīn亲），装殓死人的衣物被子。

⑩克——乐正子(名克)的自称。

⑪沮（jǔ举）——终止；停止。有的版本写成"阻",当阻止讲。

⑫不果来——没有按预想的那样到来。果；副词，凡事跟预期的相吻合叫"果",否则，就叫"不果"。

⑬尼——动词。阻止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鲁平公即将外出，他宠幸的近臣臧仓请示说："您平素出外，一定要告诉有关人员您所要去的地方。现在车马都准备齐全了，有关人员还不知您要到哪里去，请恕我多嘴询问。"

〔鲁平〕公说："我要去会见孟子。"

〔臧仓〕说："究竟是为什么呢？——您竟然降低自己的身份而先去拜访一个普通人？难道您认为他是有德才修养的人吗？礼义本来是贤德之人所提倡的，可是孟子料理后死者（母亲）的丧事远远超过前死者（父亲）的丧事，〔这种人〕您还是以不去见他为好。"

〔鲁平〕公说："好吧！"

乐正子入宫拜见〔鲁平公〕，说："您为什么没去访问孟轲呢？"

〔平公〕说："有人告诉我说，'孟子办后死之母的丧事超过了先死之父的丧事'，因此我不想再去拜访他。"

〔乐正子〕说："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——您所说的超越的丧事？难道是他先以士之礼办父丧，而后以大夫之礼办母丧吗？难道是他先用三鼎摆祭品办父丧，而后以五鼎陈列祭品办母丧吗？"

〔平公〕说："不是！指的是内棺外椁、寿衣殓被精美讲究〔各有差别〕。"

〔乐正子〕说："那就算不了'超越'，只不过是先贫后富有所不同罢了。"

乐正子见到孟子，说："我乐克（自称其名）跟鲁平公讲过，

他本来准备访问你。但有个名叫臧仓的近臣拦阻他，因此他没有按预订计划来访问。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办一件事，或许会有人促进它；不办，或许会有人阻挠它。办事与不办事，不是只靠人力所能决定的。我不能跟鲁侯会晤，是天意所决定的。这个姓臧的小子，怎能是使我们不能会晤的因素呢？”

公孙丑上

（凡九章）

3·1 公孙丑①问曰："夫子当路②于齐，管仲、晏子③之功，可复许④乎？"

孟子曰："子诚齐人也。知管仲、晏子而已矣。或问乎曾西⑤曰：'吾子⑥与子路⑦孰贤？'曾西蹙⑧然曰：'吾先子⑨之所畏也。'曰：'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？'曾西艴然⑩不悦，曰：'尔何曾⑪比予于管仲！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，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，功烈如彼其卑也，尔何曾比予于是？'"曰："管仲，曾西之所不为也，而子为⑫我愿之乎？"

曰："管仲以其君霸，晏子以其君显。管仲、晏子犹不足为与？"

曰："以齐王，尤⑬反手也。"

曰："若是，则弟子之惑滋甚。且以文王之德，百年而后崩⑭，犹未洽于天下；武王、周公⑮继之，然后大行。今言王若易然，则文王不足法与？"

曰："文王何可当也！由汤至于武丁，贤圣之君六七作⑯，天下归殷久矣，久则难变也。武丁朝诸侯，有天下，犹运之掌也。纣之去武丁未久也⑰，其故家遗俗，流风善

政，犹有存者；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胶鬲[18]——皆贤人也——相与辅相[19]之，故久而后失之也。尺地，莫非其有也；一民，莫非其臣也；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，是以难也。齐人有言曰：'虽有智慧，不如乘势；虽有镃基，不如待时[20]。今时则易然也：夏后、殷，周之盛，地未有过千里者也，而齐有其地矣；鸡鸣狗吠相闻，而达乎四境，而齐有其民矣。地不改辟矣，民不改聚矣，行仁政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且王者之不作，未有疏于此时者也；民之憔悴于虐政，未有甚于此时者也。饥者易为食，渴者易为饮。孔子曰：'德之流行，速于置邮而传命[21]'。当今之时，万乘之国行仁政，民之悦之，犹解倒悬也。故事半古之人，功必倍之，惟此时为然。"

【注释】

①公孙丑——孟子的弟子。齐国人。

②当路——当权；执政。

③管仲、晏子——管仲，即管敬仲（？——公元前645年），名夷吾，字仲，颍上（颍水之滨）人。齐桓公任命为卿相。晏子，晏婴（？——公元前500年），字平仲，夷维（今山东高密）人。公元前556年（齐灵公二十六年），父晏弱逝世，继任齐卿，历仕灵公、庄公、景公三朝。《史记》有《管晏列传》。

④许——兴盛；复兴。

⑤曾西——名曾申，字子西，鲁国人，曾参之子。赵岐注为："曾西，曾子之孙。"

⑥吾子——对友人的敬称，相当于"吾兄"、"老兄"之类。

⑦子路——孔子的弟子，姓仲名由。

⑧蹙然——蹙（cù促），吃惊的样子。朱熹注为"不安貌"。

⑨先子——已死去的长辈。这里是指曾西自己的父亲曾参。

⑩艴然——艴（fú弗），愤怒的样子。

⑪曾——副词。竟然；居然。

⑫为——同“谓”，认为。

⑬尤——同“犹”，好像；犹如。

⑭百年而后崩——相传周文王活了九十七岁。百年，是泛指寿命很长。

⑮周公——周文王之子，周武王之弟，名姬旦，亦称叔旦。曾辅助武王伐纣灭商，统一天下。武王死后，成王年幼，由他摄政。

⑯由汤至于武丁，贤圣之君六七作——从商汤算起，到武丁，贤明的君主就有六、七起。作，起。商朝从开国君主汤（太乙）至末代君王纣（帝辛）灭亡，共三十一世。汤至武丁为二十三世。这二十三世中，据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，可称贤圣之君者有六起，即汤（一世）、太甲（五世）、太戊（十世）、祖乙（十四世）、盘庚（二十世）和武丁（二十三世）。

⑰纣之去武丁未久也——从武丁至纣虽历经武丁、祖庚、祖甲、廪辛、庚（康）丁、武乙、太（文）丁、帝乙和帝辛共九帝，但时间相隔都不太久，他们在位的年代都较短。《尚书·无逸》说这些帝王“或十年，或七八年，或五六年，或三四年，多是短寿”。

⑱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胶鬲——微子，周代宋国的始祖，名启（一作开），商纣的庶兄。因见商朝将亡，多次谏纣王，无效，便出走。微仲，微子之弟，名衍。王子比干，纣王的叔父，担任少师（辅导太子的官）。因多次劝谏而激怒纣王，被纣王剖心而死。箕子，也是纣王的叔父，比干被剖心而死后，他很恐惧，便佯狂（装疯）为奴，被囚禁，至周武王灭商后才获释。胶鬲（gé革），纣王的大臣。

⑲相（xiáng乡）与辅相（xiàng向）——共同辅助。句首的“相”，是副词；句尾的“相”是动词。

⑳虽有镃基、不如待时——镃（zī资），农具。基，亦作“锸”，农具。相当于犁、锄之类。待时：等待农时。

㉑速于置邮而传命——比通过驿站传达国家命令还要快。

【译文】

公孙丑问说：“要是让你在齐国执政，管仲、晏子的功绩可以再度振兴吗？”

孟子答道："你真〔不愧〕是个齐国人，仅仅知道管仲、晏子罢了。有人询问过曾西：'老兄要是跟子路相比，谁更贤能？'曾西惶惶不安地说：'他是我的先辈所敬畏的〔楷模〕！"那人又问：'那么，老兄要是跟管仲相比，谁更贤能呢？'曾西突然蹦起脸不高兴地说：'你为什么居然拿我去跟管仲相比？管仲受齐桓公信赖而那样地专权，掌管国家的政事又那样地长久，功绩成就却那样微不足道，你为什么拿我跟这样的人相比呢？'"〔孟子又接着〕说："管仲这号人，连曾西都不屑跟他相比，你以为我会羡慕仿效他吗？"

〔公孙丑〕说："管仲辅佐君王〔桓公〕称霸，晏子辅佐君王〔景公〕扬名，难道管仲、晏子竟值不得称许吗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像齐国要统一天下，就好比把手掌翻一下那样〔容易〕。"

〔公孙丑〕说："照您这样讲，我这学生越听越糊涂。凭周文王的德行修养，将近一百年才寿终，〔他的教化、影响〕也还没有遍及天下。直到武王和周公继承了他的遗业，〔教化〕才广泛推行。现在您谈论天下统一说得如此容易，岂不是连周文王也值不得效法了吗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周文王怎么能比得上呢？试看〔商朝〕从汤到武丁，称得起贤能明智的国君就有六、七个，天下归服殷商的年代已经相当长久，年代长了就很难变动。武丁使诸侯来朝见，行使天下治理的权力，就好比在手心中运转东西一样容易。而〔商代末君〕纣，距武丁并不算太长久，当时商朝的功臣勋旧、优良传统、美好风尚、仁政善教，仍然有影响，更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胶鬲——这些都是贤能的人——共同辅佐他，所以能经历久远的年代才沦亡。〔对纣说来，当时〕没有一尺土地不隶属于他，没有一个百姓不归附他。然而，周文王还只能从百里见方的小地盘起家，所以，是很不容易的。齐国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话。'即便有妙计，也要抓紧时机；即便有锄犁，也要等节气。'当前的形势就很顺利；在夏、商、周三朝兴盛的时期，都没有哪一国拥

有超过千里见方的国土，而齐国却有如此辽阔的土地，连鸡鸣狗吠的声音〔从国都〕直至四面八方的国境线都能相互听到，更何况齐国还有〔众多〕百姓。疆土用不着再扩充，百姓也用不着再增添，如果能施行仁政以统一天下，没有谁能够抵挡得了它！而且，行仁政的君主没有出现，〔恐怕〕没有比这个时期〔相隔〕更久远的了；百姓被暴政迫害得面黄肌瘦的现象，也没有比这个时期更严重的了。饿肚子的人饥不择食，唇舌焦枯的人也不挑剔饮料。孔夫子说过：'德政的传播，比驿站传达国家的命令还要快。'面对当今形势，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一施行仁政，百姓的高兴，就好比被吊着的人得到解脱一样。因此，如果只做古代人的一半〔好〕事，功效必然会加倍地超过〔古代人〕，只有在这个时代，才能够办到。"

3·2 公孙丑问曰："夫子加齐之卿相①，得行道焉，虽由此霸王，不异矣。如此，则动心否乎？"

孟子曰："否，我四十不动心。"

曰："若是，则夫子过孟贲②远矣。"

曰："是不难，告子③先我不动心。"

曰："不动心有道乎？"

曰："有。北宫黝④之养勇也：不肤桡⑤，不目逃，思以一豪挫于人，若挞之于市朝⑥，不受于褐宽博⑦，亦不受于万乘之君；视刺万乘之君，若刺褐夫；无严⑧诸侯，恶声至，必反之。孟施舍⑨之所养勇也，曰：'视不胜犹胜也；量敌而后进，虑胜而后会，是畏三军者也。舍岂能为必胜哉？能无惧而已矣。'孟施舍似曾子，北宫黝似子夏⑩。夫二子之勇，未知其孰贤，然而孟施舍守约也。昔者曾子

谓子襄⑪曰：'子好勇乎？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：自反而不缩⑫，虽褐宽博，吾不惴⑬焉；自反而缩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'孟施舍之守气，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。"

曰："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，可得闻与？"

"告子曰：'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；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⑭。'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，可；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，不可。夫志，气之帅也；气，体之充也。夫志至焉，气次焉⑮；故曰：'持其志，无暴其气⑯。'"

"既曰，'志至焉，气次焉。'又曰，'持其志，无暴其气。'何也？"

曰："志壹⑰则动气，气壹则动志也，今夫蹶者趋者，是气也，而反动其心。"

"敢问夫子恶乎长？"

曰："我知言，我善养吾浩然⑱之气。"

"敢问何谓浩然之气？"

曰："难言也。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于天地之间。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；无是，馁也。是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⑲于心，则馁矣。我故曰，告子未尝知义，以其外之也。必有事焉，而勿正⑳，心勿忘，勿助长也。无若宋人然：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㉑之者，芒芒然㉒归，谓其人㉓曰：'今日病㉔矣！予助苗长矣！'其子趋而往视之，苗则槁矣。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。以为无益而舍之者，不耘㉕苗者也；助之长者，揠苗者也——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。"

"何谓知言？"

曰："诐辞知其所蔽[26]，淫辞知其所陷[27]，邪辞知其所离[28]，遁辞知其所穷[29]。——生于其心，害于其政；发于其政，害于其事。圣人复起，必从吾言矣。"

"宰我、子贡[30]善为说辞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[31]善言德行。孔子兼之，曰：'我于辞命，则不能也。'然则夫子既圣矣乎？"

曰："恶！是何言也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：'夫子圣矣乎[32]？"孔子曰：'圣则吾不能，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。'子贡曰：'学不厌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既圣矣。'夫圣，孔子不居——是何言也？"

"昔者窃[33]闻之：子夏、子游、子张[34]皆有圣人之一体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则具体而微，敢问所安。"

曰："姑舍是[35]。"

曰："伯夷、伊尹[36]何如？"

曰："不同道。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；治则进，乱则退，伯夷也。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；治亦进，乱亦进，伊尹也。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[37]，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，孔子也。皆古圣人也，吾未能有行焉；乃[38]所愿，则学孔子也。"

"伯夷、伊尹于孔子，若是班[39]乎？"

曰："否；自有生民以来，未有孔子也。"

曰："然则有同与？"

曰："有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皆能以朝诸侯，有天下；行一不义，杀一不辜，而得天下，皆不为也。是则同。"

曰："敢问其所以异。"

曰："宰我、子贡、有若[40]，智足以知圣人，汙不至阿其所好[41]。宰我曰：'以予观于夫子，贤于尧、舜[42]远矣。'子贡曰：'见其体而知其政，闻其乐而知其德，由百世之后，等[43]百世之王，莫之能违也。自生民以来，未有夫子也。'有若曰：'岂惟民哉？麒麟之于走兽，凤凰之于飞鸟，太山之于丘垤[44]，河海之于行潦[45]，类也。圣人之于民，亦类也。出于其类，拔乎其萃[46]，自生民以来，未有盛于孔子也。'"

【注释】

①加齐之卿相——居于齐国卿相的地位。加，赵岐注："加，犹居也。"

②孟贲（bēn锛）——人名，古代勇士，卫人，一说是齐国人。

③告子——战国时人，名不详，一说名不害。可能曾受教于墨子。

④北宫黝——人名，姓北宫，名黝（yǒu友），齐人。

⑤肤桡——肤，肌肤。桡（náo呶），屈服、退却。因肌肤被刺破而退缩。

⑥若挞之于市朝——挞（tà榻），鞭抽棍打。市，集市；买卖处所。朝，朝廷。全句大意：就像在人多的场所挨鞭子抽打一样。

⑦不受于褐宽博——受，受挫，受辱。褐（hè贺），粗布或粗布衣服。褐宽博，是以所穿粗布衣服指代地位卑贱的人。全句大意是：不受那身穿宽而肥的粗布衣者〔卑贱者〕侮辱。

⑧严——畏惧。

⑨孟施舍——人名。一说姓孟名施舍，一说孟施是复姓。

⑩子夏——（公元前507——？），姓卜名商，春秋时晋国（一说卫国）温（今河南温县西南）人。孔子的学生。

⑪子襄——人名，曾子的弟子。

⑫缩——直，与"衡（横）"相对而言，即"横直"、"曲直"的"直"。

⑬惴（zhuì坠）——恐惧。

⑭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；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——如在语言方面无所得（得胜；获益），不必求助于内心；如在内心方面无所得，不必求助于意

气。朱熹《四书集注》释为:“告子谓于言有所不达，则当舍置其言,而不必反求其理于心，于心有所不安，则当力制其心,而不必更求其助于气。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动之速也。”可供参考。

⑮夫志至焉，气次焉——赵岐注:“志为至要之本，气为其次。”是把志和气释为主要与次要的关系。清人毛奇龄释为:“志之所至,气即随之而止。”是把志和气理解为起和止的关系。二者都能讲通。

⑯持其志，无暴其气——持，守；坚持。暴，乱。全句大意是:要坚持思想志向，切不可凭意气感情用事。

⑰壹——朱熹注:“壹，专一也。”赵岐注为通“噎”,闭塞的意思。

⑱浩然之气——盛大刚直之气。所谓气，是一种主观的精神状态。后世多把“浩然之气”理解为一种最高的正气和节操。

⑲慊（qiè怯）——满足；惬意；心情痛快。行有不慊于心,做了内心不痛快或于心有愧的事。又，慊（qiàn欠),遗憾；恨。又读xián（音贤),通“嫌”。

⑳正——朱熹引《公羊传》注:“正，预期也。”释为:“此言养气者，必以集义为事,而勿预期其效。”王夫之释为:“正者,征也，的也。指物以为征准使必然也。”即目标、目的。《毛诗·终风·序笺》注为:“正,犹止也”,“勿正”即“勿止”。译文采用“止”说，即中辍停止。

㉑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——闵（mǐn敏),忧愁、担心。揠（yà亚),拔。

㉒芒芒然——疲惫不堪的样子。

㉓其人——指他家里的人。

㉔病——这里是疲倦、劳累的意思。

㉕耘——除草。

㉖诐辞知其所蔽——诐（bì币),偏颇。蔽，遮；滞;塞。对片面的言辞能知它的毛病所在。

㉗淫辞知其所陷——淫，放荡;过度。对放荡的言辞能知它的沉溺所在。

㉘邪辞知其所离——离，叛离;正的反面。对偏邪的言辞能知它的歪理所在。

㉙遁辞知其所穷——遁（dùn盾),逃避；躲闪。穷，理短;词穷。对躲闪的言辞能知它的理屈所在。

㉚宰我、子贡——都是孔子的弟子。宰我(公元前522年—前458年),

一名宰予，字子我，以擅长言语著称。曾任齐临淄大夫。子贡，姓端木，名赐。

㉛冉牛、闵子、颜渊——都是孔子的弟子。冉牛，名耕，字伯牛。闵子，名损，字子骞。颜渊（公元前521年—前490年），名回，字子渊。贫居陋巷，箪食瓢饮，而不改其乐，常受孔子夸赞。

㉜夫子圣矣乎——夫子已经是圣人了吗？

㉝窃——私；私自。常用作表示个人意见的谦词，如窃闻、窃思、窃以为……

㉞子游、子张——孔子的弟子。子游，名言偃。子张（公元前503—？），姓颛孙，名师。

㉟姑舍是——暂时抛开这个〔话题〕。

㊱伯夷、伊尹——人名。伯夷，商末孤竹君的长子，墨胎氏。孤竹君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，孤竹君死后，叔齐让位于长兄，伯夷不受。兄弟二人互相推让，终于双双逃走。到周武王伐纣时，两人叩马而谏阻。武王灭商后，两人逃到首阳山，不食周粟而死。伊尹，商朝大臣，名伊，一说名挚，尹是官名。曾帮助汤攻灭夏桀。汤死后，历佐卜丙（外丙）、仲壬二王。仲壬死，其侄太甲当立，他却篡位自立，放逐太甲。七年后，太甲潜回杀死了他。另一说是：仲壬死后，太甲已即位，因太甲破坏商汤法制，不理国政，被他放逐，三年后太甲悔过，又被接回复位。

㊲止——退止；隐居；下野。与上文“仕”对言，仕是做官、进取、任职。

㊳乃——相当于“至于”一类转折连词。

㊴班——等同；同列。

㊵有若——孔子的弟子。鲁国人。

㊶汙不至阿其所好——汙，同“污”（wū乌），低下；卑劣。阿（ē 屙），偏袒；迎合。好（hào浩），爱好。全句大意是：〔即使他们再〕卑劣也不至过分偏袒他们所爱好的人。

㊷尧、舜——古代传说中的两位圣君，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。尧：陶唐氏，名放勋，史称唐尧。相传他曾设官掌管时令，制定历法，咨询四方部落首领，推选舜为继任人。经过三年考核，命舜摄位行政。尧死，舜即位。一说尧到晚年德衰，被舜所囚，其位也被舜所夺。舜，有虞氏，名重华；史称虞舜。他曾巡行四方，消灭鲧、共工等部落，

尧死后继位，又咨询四方，推举贤人治理民事，选拔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。一说是被禹所逐，死在南方的苍梧。

㊸等——等级；等次。这里是当动词用，有评等论级、评比高下之意。

㊹垤（dié迭）——小土堆。

㊺行潦（háng lǎo杭老）——雨后路旁的积水。

㊻出于其类，拔乎其萃——出，超过。类，同类。拔，超拔；突出。萃（cuì脆），原意指草丛密集的样子，借喻相聚之人物或同类。成语“出类拔萃”，源出于此，指人的品德或才能远远超过同行、同类。

【译文】

公孙丑问道：“如果您老夫子当上齐国的卿相，能够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，〔无论是〕从此而成就霸业还是王业，都不足为怪。果真面临这种局面，您是不是会〔由于疑惧〕而内心激动呢？”

孟子说道：“不！我年过四十岁就没有动过心。”

〔公孙丑〕说：“这么说，您老夫子可比孟贲强得多。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这并不难，告子早就在我之前没有动心。”

〔公孙丑〕问：“要不动心，有什么诀窍吗？”

〔孟子〕答：“有！〔比如〕北宫黝这样培养勇气：肌肤被刺伤，并不退缩颤动；眼睛被扎伤，也不闭目眨眼。他总觉得受了一点挫折，就好像在集市或朝廷被当众鞭打一样，既不能被一般地位低下的普通人侮辱，也不能忍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君主之辱。把刺杀万辆兵车的国君看成跟刺杀地位低贱的平民一样；对诸侯们也无所畏惧，碰到斥骂声，必定给予回击。〔又比如〕孟施舍这样培养勇气：他说，‘我对待不能战胜的强敌，跟可以战胜的弱敌一个样。〔如果〕先估计敌人的力量而后出击，先料定胜败而后交战，这种人〔心理上〕对数量众多的军队是畏惧的。我怎能保证一定获胜呢？只不过能做到无所畏惧而已。’这孟施舍〔培养勇气〕类似曾子，北宫黝类似子夏。这两人的勇气，不知道究竟谁更强些，

但孟施舍〔的培养勇气〕更简单扼要。从前曾子告诉子襄说：'你喜欢勇敢吗？我从孔夫子那里听过有关大勇的谈论：如反躬自问而觉得理屈，即便是对地位低下的人，我也不吓唬他；反躬自问而觉得理直，即使面临千军万马，我也敢勇往直前。'——孟施舍那种保持盛气〔无所畏惧〕的态度，又不如曾子那样简单扼要。"

〔公孙丑说：〕"敢冒昧请问，您老夫子的不动心，跟告子的不动心〔有何区别〕，可以讲给我听听吗？"

〔孟子答：〕"告子说过，'如果在语言方面无所得，不必求助于内心；如果在内心方面无所得，不必求助于意气。'〔按理说〕内心无所得，不求助于意气，是正确的；至于语言无所得，不求助于内心，是错误的。内心的志向，是意气的主帅；意气，是浑身充满的力量。志向是根本的，意气是次要的。因此才说，'坚持自己的志向，不要凭感情意气用事。'"

〔公孙丑〕说："既然说'志向是根本，意气是次要'，可又说'要坚持志向，不感情用事'，是什么道理呢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〔只因〕志向专一会使意气转移，意气专一又会使志向摇摆，〔有如〕摔倒和奔跑，只是体气上的运动，但也会影响内心的跳动。"

〔公孙丑问：〕"敢冒昧求教，老夫子有什么特长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我善于剖析言辞，我也长于修炼我的浩然之气。"

〔公孙丑说：〕"敢冒昧请教，什么叫做浩然之气？"

〔孟子〕说：很难讲清楚。这种气，最伟大，最刚强，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妨害它，就会充满天地之间。这种气，要跟义和道相配合；如果没有它，就会缺乏力量。这是积累了正义才产生的，不是凭偶然的正义之举所能获取的。〔如果〕干了内心愧疚的事，气就会失去力量。所以我说，告子根本不懂义，因为他把义看成是心外的东西。一定要培养它，而不中辍停止，心中不要忘记它，不能〔违反规律强制他〕帮助它生长。不要像宋国人那样〔蠢笨〕：宋国有个人担心他的庄稼不长而去拔高它，〔累得〕气喘

吁吁地回家，对他家里人说：‘今天真把我累坏了，可我帮助庄稼苗长高了！’他的儿子跑〔到地里〕去一看，庄稼苗都枯槁了。天下不帮助禾苗生长的人太少了，认为〔培育工作〕徒劳无益而放弃努力的人，就是种田不除草的懒人；〔违反规律〕助苗长高的人，就是把禾苗拔高的人。——这不仅白费力气没有益处，倒反损害了禾苗。”

〔公孙丑问：〕“怎样去剖析言辞呢？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偏颇的言辞能剖析它的片面因素，放荡的言辞能剖析它的沉溺因素，邪辟的言辞能剖析它的狡辩因素，躲闪的言辞能剖析它的理屈因素。〔这些言辞〕从心里产生，对发令施政很有危害；用它来处理政务，会把国家大事搞糟。如果圣人再诞生出现，也必定会赞许我的这番话。”

〔公孙丑说：〕“宰我和子贡很有口才，冉牛、闵子和颜渊善于论述道德修养，孔子兼有这些特长，〔可他还〕说，‘我在辞令方面，总觉笨嘴拙舌。’那末，您夫子称得起是圣人了吗？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嘻！你说到哪儿去了？从前子贡问孔子说：‘夫子称得起是圣人了吗？’孔子回答说：‘圣人，我达不到，我只不过学习不会厌烦，教人不觉厌倦而已。’子贡说：“学习不厌烦，是智；教人不疲倦，是仁。又有仁又有智，夫子已经是圣人了。’圣人，连孔夫子都不敢自居，你的话扯到哪里去了呢？”

〔公孙丑说：〕“我从前听说过，子夏、子游、子张都各有圣人〔孔子〕的一部分优点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大体接近于圣人而在某些方面稍差，请问您属于哪一种人？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暂且抛开这个话题吧？”

〔子孙丑〕说：“伯夷、伊尹这两个人怎么样？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并不相同。不是他〔理想〕的君主就不去侍奉，不是他〔理想〕的百姓就不去召唤；局势稳定才肯做官，社会动乱就要隐退——伯夷是这样。什么样的君主都可以侍奉，什么样的百姓都可以召唤，局势稳定可以做官，社会动乱也可以做官——伊

尹就是这样。该做官就做官，该隐退就隐退，该留任就留任，该迅速果断就迅速果断——孔子就是这样。这些都是古代的圣人，我都不能够办到。至于我的个人愿望，还是要学习孔子。”

〔公孙丑问〕:“伯夷和伊尹，难道跟孔子不能平举并列吗？”

〔孟子〕说:“不能！自从有人类开始，没有比得上孔子的。”

〔公孙丑问〕:“那么，他们之间有相同之点吗？”

〔孟子〕答:“有！〔如果〕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而以他们为君王，又都能够让诸侯来朝拜，统一了天下。〔如果要他们〕干一件不义的事，杀一个无罪的人，从而夺得天下，他们都不肯去做，这就是相同之处。”

〔公孙丑〕问:“敢请教，他们的不同之处又在哪里呢？”

〔孟子〕说:“宰我、子贡和有若三人，智慧足以了解圣人，〔即便他们〕再卑劣也不至过分偏袒他们所爱好的人。〔其中〕宰我说:‘在我个人看来，孔夫子比尧和舜贤能得多！’子贡说:‘看到〔一个国家的〕礼仪，便能推知它的政治，听到它的音乐，便能想见它的德教。从百代之后去评判百代以来的君王等级，没有人能违背他〔的德教〕。自从有人类以来，没有谁比得上孔夫子。’有若说:‘难道仅仅人类是这样〔有高下之分〕吗？麒麟对于一般走兽，凤凰对于一般飞禽，泰山对于一般土堆，河海对于一般溪流，都属于同类。圣人对于一般平民，也都属于同类。但却突出于他的同类，超过了他们的群侣。自从有人类以来，没有比孔子更有威望盛名的人。’”

3·3 孟子曰:“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国；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——汤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。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赡①也；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，如七十子②之服孔子也。诗云:‘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

无思不服。③'此之谓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赡(shàn扇)——充足。

②七十子——七十个弟子。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："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，盖三千焉；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。"

③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思不服——是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之什·文王有声》篇第六章（全篇共八章）中的句子。思：助词，无意义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凭借武力假托仁义的人可称霸诸侯，称霸必须依靠国力的强大；凭借道德施行仁义的人可称王治天下，称王不一定要依仗国力强大——〔例如〕商汤只用方圆七十里，周文王只用方圆百里〔的土地，就使人心归服〕。凭武力征服人，决不是心里服气，而是因为〔抵抗的〕力量不够；以道德说服人，才会出自内心地甘愿服从，就像七十多位弟子顺服孔夫子那样。《诗经》上说："来自西部，来自东部，来自南部，来自北部，全都归服。"说的正是这个意思。"

3·4 孟子曰："仁则荣，不仁则辱；今恶辱而居不仁，是犹恶显而居下也。如恶之，莫如贵德而尊士，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；国家闲暇①，及是时，明其政刑②。虽大国，必畏之矣。诗云：'迨天之未阴雨，彻彼桑土③，绸缪牖户④。今此下民，或敢侮予？'孔子曰：'为此诗者，其知道乎！能治其国家，谁敢侮之？'今国家闲暇，及是时，般乐怠敖⑤，是自求祸也。福祸无不自己求之者。诗云：'永言配命，自

求多福⑥。'太甲⑦曰：'天作孽，犹可违⑧；自作孽，不可活⑨。'此之谓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闲暇——指国家安定，无内乱，无邻国之虞。

②明其政刑——修明政治法律。刑：常规；法制。

③彻彼桑土——土（dù肚），根。全句大意为，揭下桑树根上的皮。这几句引自《诗经·豳风·鸱鸮》篇第二章（全篇共四章）。又，《诗》中"今此下民"一句，朱熹集注本为"今女（汝）下民"。

④绸缪牖户——绸(chóu仇)缪(móu谋)，缠绵；缠结。牖（yǒu友），窗子；通气处。户：门户；出入处。

⑤般乐怠敖——般（pán盘），意同"乐"。怠(dài代)，懒惰。敖：同遨（áo熬）.出游。

⑥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——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之什·文王》篇第六章（全篇共七章）中的句子。意思是：永远跟天命相配合，自己追求更多的幸福。言，助词，无意义。

⑦太甲——《尚书》的篇名，今文、古文都未传。现传《太甲》篇是梅赜伪古文。

⑧天作孽，犹可违——孽(niè涅)，灾祸、罪过。违，避。天降的灾祸还可以躲避。

⑨自作孽，不可活——自己造的罪，逃避不了。活，生存。《礼记·缁衣》引文"活"作"逭"，逭(huàn患)，逃避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〔当权者如果〕实行仁政就很光彩，不行仁政就是耻辱；当前〔他们〕对耻辱很厌恨，却处在不仁的境地，这就好比对潮湿讨厌而又处于低洼的地势一样。如果真是对耻辱很厌恨，最好的办法是重视道德修养并尊敬士人，使贤者有官位，能者有职务，国家局势稳定，趁此时机修明政治法典，那么，即便是强大的邻国，也肯定会畏惧它。《诗经》上说：'趁天没阴雨没注，揭

下桑皮来修补，修好窗缝糊门户。桑树下面那些人，谁敢把我来欺负？'孔子说：'作这篇诗的人，道理懂得深刻啊！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，谁还敢欺负他呢？'当前国家局势稳定，在这个时候，只顾享乐、清闲、安逸、游玩，就是自找祸害。无论是祸还是福，没有不是自己找的。《诗经》上还说：'要永远跟天意相符，才能找到更多的幸福，'《尚书·太甲》篇中也说：'天降的祸，还可以躲；自造的孽，可逃不脱。'正是讲的这个意思。"

3·5 孟子曰："尊贤使能，俊杰①在位，则天下之士皆悦，而愿立于其朝矣；市，廛而不征②，法而不廛③，则天下之商皆悦，而愿藏于其市矣；关，讥而不征④，则天下之旅⑤皆悦，而愿出于其路矣；耕者，助而不税⑥，则天下之农皆悦，而愿耕于其野矣；廛，无夫里之布⑦，则天下之民皆悦，而愿为之氓⑧矣。信能行此五者，则邻国之民仰⑨之若父母矣。率其子弟，攻其父母，自有⑩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。如此，则无敌于天下。无敌于天下者，天吏⑪也。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俊杰——才德出众的人。

②廛而不征——廛(chán蝉)，市中储藏或堆积货物的栈(zhàn战)房。征，征税。货物储藏在栈房中不征税。

③法而不廛——按规定收购而不让它积压。法：法律、法令。

④讥而不征——只稽查而不征税。讥，检查；查看。

⑤天下之旅——来自四面八方的旅客。

⑥助而不税——只助耕公田不再征税。

⑦夫里之布——额外的雇役钱和地税。布，钱。布有夫布、里布之分，“凡无职者出夫布”。“凡宅不毛者有里布”，指“有宅不种桑麻，或荒其地，或为台榭游观，则使之出里布”，相当于所谓地税。里：古代的一种居民组织，以二十五户人家为一里。

⑧氓（méng蒙）——外来的百姓。

⑨仰——仰望；仰慕。

⑩自有——朱熹集注本无“有”字。

⑪天吏——吏，治人者。按原文理解，“无敌于天下”的吏叫“天吏”。吕氏注释为“奉行天命”之吏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尊敬贤者重用能者，杰出人物都有官职，那就会让天下的士都感到高兴，愿意在这样的朝廷服务。在集市上，堆积货物于栈房而不征税，使法〔收购滞销货〕不使存货积压，那就会让天下的商人都感到高兴，愿意把货物在这样的市场存放。在关卡，只稽查而不征税，那就会使天下的旅客都感到高兴，愿意在这样的道路上往来。对种庄稼人，〔按井田制〕只助耕公田而不征税，那就会使天下的农夫都感到高兴，愿意在这样的田野耕作。在居民聚集区，没有额外的夫役钱和土地税，那就会使天下的百姓都感到高兴，愿意当这里的侨居户。——果真做到这五点，那就会使邻国的百姓象对父母一样地仰望它。〔邻国之君妄想攻伐它，就像〕率领子弟攻伐自己的父母，从有人类至今，〔这种妄想〕还没有能够得逞的。像这样，便能使天下无敌。天下无敌的人，可谓“天吏”。做到这步而不能统一天下的，从来还没有过。”

3·6 孟子曰：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

下可运之掌上。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①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②之心——非所以内交③于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誉④于乡党朋友也，非恶其声而然也。由是观之，无恻隐之心，非人也；无羞恶之心，非人也；无辞让之心，非人也；无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体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。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，自贼者也，谓其君不能者，贼其君者也。凡有四端于我者，知皆扩而充之矣，若火之始然⑤，泉之始达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乍——忽然。

②怵惕恻隐——怵(chù触)惕(tì替)，恐惧；害怕。恻(cè测)隐，悲痛；同情。

③内交——结交。内(nà那)，同“纳”。

④要誉——要(yāo腰)，求；取。博取名誉。

⑤然——同“燃”。烧；点燃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人们都有同情别人的心理。先王由于有同情别人的心理，这才发展为有同情别人的治国之政。凭这种同情人的心理去施行同情别人的政治，治理天下就〔容易得〕像在手掌上运转东西一样。我之所以认为人们都有同情别人的心理，〔依据是〕现在有人突然发现一个幼儿要跌到井里，谁都会有惊恐同情的心理——既不是要跟孩子的父母攀亲结交，也不是为了在街坊邻里亲

朋好友面前博得称誉，更不是厌恶那孩子的惊呼哭嚷之声才这样。从这种现象考察，〔一个人〕要是没有同情之心，就不配做人；没有羞耻之心，就不配做人；缺乏谦让之心，就不配做人；缺乏分辨是非之心，也不配做人。〔具有〕同情之心，是仁的开端；有羞耻之心，是义的开端；有谦让之心，是礼的开端；有是非之心，是智的开端。人，具有这四种开端，就好比有手脚四肢一样。有了这四种开端而自己觉得无能为力，是自暴自弃的人；认为他的君主无能为力，是暴弃君主的人。所有自身具备这四种开端的人们，如果懂得要将它们发扬光大，就像刚刚点燃的火，像刚刚喷涌的泉水。如果能够充分发扬它，便足以使四海安定；如果不发扬它，就连赡养父母的能力也不够。”

3·7 孟子曰：“矢人岂不仁于函人①哉？矢人唯恐不伤人，函人唯恐伤人。巫②匠③亦然。故术不可不慎也。孔子曰：‘里仁为美，择不处仁，焉得智④？夫仁，天之尊爵也，人之安宅也。莫之御而不仁，是不智也。不仁、不智，无体、无义，人役也。人役而耻为役，由⑤弓人而耻为弓，矢人而耻为矢也。如耻之，莫如为仁。仁者如射：射者正己而后发；发而不中，不怨胜己者，反求诸己而已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函人——制造铠甲的人。函，铠甲。

②巫（wū乌）——以装神弄鬼替人祈祷为职业的人。治病的医生在古代亦称巫。也有“巫医”之合称。

③匠——泛指手工业劳动者，这里是专指木工。孟子在这里把巫、匠并举，是由于这两种职业与人的生死密切相关。朱熹集注释为：“巫者为

人祈祝，利人之生；匠者作为棺椁，利人之死。”可参考。

④里仁为美，择不处仁，焉得智——孔子这段话，见《论语·里仁》篇第一章（参见本书《论语》部分4·1）。处（chǔ忤），居住。

⑤由——同“犹”，好像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制造箭的人难道比制造铠甲的人要残忍不仁吗？造箭者就怕箭没有杀伤人的力量，制铠甲者却怕箭伤害了人。〔凭祈祷法术治病的〕巫医和〔制作棺椁的〕木匠也是如此〔巫就怕病人不愈，匠就怕病人不死〕。所以，从事什么职业手艺，不可不谨慎〔挑选〕。孔夫子说过：，要居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才理想，选择那没有仁德的地方居住，怎么能够算聪明呢？’仁，是上天最尊贵的等级，是人间安逸的住所。没有任何阻力，却不讲仁德，这就很不明智。不仁、不智，无礼、无义〔的人只能〕被人驱使。被人驱使而以充当奴役为耻，就好像造弓者以制弓为耻，造箭者以制箭为耻一样。与其为此而耻，不如好好修仁。修仁者好比射箭，射箭人先端正姿势而后放箭，放出而没射中，不去埋怨胜过自己的人，只是转过来反躬自责罢了。”

3·8 孟子曰：“子路，人告之以有过，则喜。禹①闻善言，则拜。大舜有②大焉，善与人同③，舍己从人，乐取于人以为善。自耕稼、陶、渔以至为帝④，无非取于人者。取诸人以为善，是与⑤人为善者也。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禹——传说中古代部落联盟首领，夏朝开国的国君。姒姓，名文命，亦称大禹、夏禹、戎禹。鲧的儿子。曾奉舜的命令治理洪水，因治水

有功，被选为舜的继承人。

②有——同“又”。

③善与人同——朱熹注:“善与人同，公天下之善而不为私也。”指善举都跟大家相同。

④自耕稼、陶、渔以至为帝——从种庄稼、制瓦器、当渔夫到成为天子，指舜的经历。据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载:“舜耕历山，历山之人皆让畔；渔雷泽，雷泽之人皆让居；陶河滨，河滨器皆不苦窳（yǔ羽，粗劣的意思）。一年所居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。”

⑤与——朱熹注：“与，犹许也，助也。”即赞许、帮助之意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:“子路，别人把他的过错告诉他，他就很高兴；禹，听到有教益的话，他就拜服；伟大的舜，就更为突出，在行善方面，完全跟别人相同，〔总是〕能放弃自己的〔成见〕而接受别人的〔意见〕，能愉快地吸取别人的优点而行善。从他种庄稼、制陶器、捕捞鱼一直到当上天子，没有一项〔优点〕不是从别人那里吸取的。吸收他人之长而行善，这就是赞许别人共同行善呀！所以，对君子说来，首要的一条，就是要赞许别人一起行善。”

3·9 孟子曰:“伯夷，非其君，不事；非其友，不友。不立于恶人之朝，不与恶人言；立于恶人之朝，与恶人言，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。推恶恶之心，思与乡人立，其冠不正，望望然①去之，若将浼②焉。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，不受也。不受也者，是亦不屑就已。柳下惠③不羞汙君，不卑小官；进不隐贤④，必以其道；遗佚⑤而不怨，阨穷而不悯⑥。故曰，‘尔为尔，我为我，虽袒裼裸裎⑦于我侧，尔焉能浼我哉？’故由由然⑧与之偕而不自

失焉，援⑨而止之而止。援而止之而止者，是亦不屑去已。”孟子曰：“伯夷隘，柳下惠不恭。隘与不恭，君子不由⑩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望望然——去而不顾的样子。

②浼（měi美）——污染；沾染。

③柳下惠——春秋时鲁国大夫展无骇的儿子，名获，字禽，因食邑柳下，谥号惠，被称为柳下惠（一说是家有大柳，树惠德，因以柳下惠为号。公元前634年（鲁僖公二十六年），齐攻鲁，他曾派人到齐劝说撤兵。

④进不隐贤——入朝做官并不隐藏自己的才能。一说“不隐贤”是见贤人而不隐蔽。

⑤遗佚——佚（yì役），通“逸”，隐；失。指不被任用。

⑥阨穷而不悯——阨（è饿），穷困；遭灾。悯（mǐn敏），忧愁。全句大意是，面临穷困而不发愁。

⑦袒裼裸裎——袒裼（tǎnxī坦西），脱去上衣。裸裎（luǒchéng蠃呈），赤身露体。

⑧由由然——高兴自得的样子。

⑨援——引；牵；拉；拽。

⑩由——行；做；干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伯夷，如果不是他所理想的君主，他就不肯侍奉；不是他理想的友人，他也不肯结识。不在恶人的朝廷做官，不跟坏人交谈，〔如果〕在恶人的朝廷做官，跟坏人交谈，就好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坐在泥路上或炭灰上。如把这种讨厌恶人恶事的心推广，便会联想到跟乡下人站在一起，那人歪戴着帽子，便只好愤然不回头地走开，像是将被脏东西污染一样。因此，诸侯中虽然有人用动听的言辞来招聘他，他却不肯接受。不接受的原因，就是不愿意接触他们。然而柳下惠并不觉得侍奉恶君是耻辱，不

因自己官职小而自觉卑下；入朝做官时不隐匿自己的才干，必定按自己的主张行事；被冷落遗弃也不怨恨，处于困境并不发愁。所以他说：‘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即便你在我身边一丝不挂赤裸裸，也休想迷惑污染我！’所以他能够兴高采烈地跟〔形形色色的〕人们在一起，而不致失去常态。〔要是〕拉着他让他留下，他便留下。被拉着让留就留，也不过因为他不必离开罢了。”孟子又说：“伯夷心胸狭窄，柳下惠有失庄严，君子可不该仿效他们行事。”

公孙丑下

（凡十四章）

4·1 孟子曰："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①。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②，环而攻之而不胜。夫环而攻之，必有得天时者矣；然而不胜者，是天时不如地利也。城非不高也，池非不深也，兵革③非不坚利也，米粟非不多也，委而去④之，是地利不如人和也。故曰：域⑤民不以封疆之界，固国不以山谿⑥之险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。得道⑦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至，亲戚畔⑧之；多助之至，天下顺之。以天下之所顺，攻亲戚之所畔；故君子有不战，战必胜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——据《荀子·王霸篇》所说："农夫朴力而寡能，则上不失天时，下不失地利，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。"天时是指农时，地利是指土壤肥沃，人和是指分工。孟子在这里谈的是战争攻守问题，天时是指时机、气候、地利是指山川险要、城池坚固，人和指人心齐、得民心之类有利于攻守的好条件。

②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——内城叫"城"，外城叫"郭"。内外城郭比例一般是三里之城，五里之郭，或是五里之城，七里之郭。

③兵革——兵，戈、矛、刀、箭一类武器，用以进攻。革，皮革所制

（亦有金属制品）甲胄之类护身器，用以防御。

④委而去——委，放弃。去，离开；逃走。

⑤域——界限。

⑥谿（xī希）——同“溪”。

⑦得道——得到治国之道（指施行仁政）。

⑧畔（pàn叛）——同“叛”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有利的好时机不如有利的地理环境；有利的地理环境，不如人们的齐心协力。〔例如〕一个方圆三里的内城，七里的外城，〔敌人〕四面围攻它而不能取胜。在围攻的过程中，一定会有与天时相合的战机，却没能获胜，这就是因为把握天时不如占有地利啊！〔又如〕城墙并非不高，护城河也并非不深，进攻和防御的武器并非不锐利不牢固，粮草也并非不充足，但〔兵临城下〕却弃城逃遁，这是因为地理形势好不如人心团结。因此说：不能专靠划定疆界来约制百姓定居，不能只凭山河的险要来巩固边防，不能依仗武器的锋利来威胁天下。坚持仁政便能得多方面的帮助，远离仁政便很少有人帮助。帮助者少到极点，就会众叛亲离！帮助者多到极点，普天之下都会归附他。用天下归附的力量去攻打那众叛亲离者，因之，仁德之君不战则已，一战必能取胜。”

4·2 孟子将朝王①，王使人来曰：“寡人如②就见者也，有寒疾，不可以风。朝，将视朝③，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？”

对曰：“不幸而有疾，不能造④朝。”

明日，出吊于东郭氏⑤。公孙丑曰：“昔者辞以病，今日吊，或者不可乎？”

曰："昔者疾，今日愈，如之何不吊？"

王使人问疾，医来。

孟仲子⑥对曰："昔者有王命，有采薪之忧⑦，不能造朝。今病小愈，趋造于朝，我不识能至否乎？"

使数人要于路⑧，曰："请必无归，而造于朝！"

不得已而之景丑氏⑨宿焉。

景子曰："内则父子，外则君臣，人之大伦也。父子主恩，君臣主敬。丑见王之敬子也，未见所以敬王也。"

曰："恶！是何言也！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，岂以仁义为不美也？其心曰，'是何足与言仁义也'云尔，则不敬莫大乎是。我非尧舜之道，不敢以陈于王前，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。"

景子曰："否，非此之谓也。礼曰，'父召，无诺⑩；君命召，不俟驾⑪。'固将朝也，闻王命而遂不果，宜⑫与夫礼若不相似然。"

曰："岂谓是与？曾子曰：'晋楚之富，不可及也；彼以其富，我以吾仁；彼以其爵，我以吾义，吾何慊⑬乎哉？'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？是或一道也。天下有达尊三：爵一，齿一，德一。朝廷莫如爵，乡党莫如齿，辅世长民莫如德。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？故将大有为之君，必有所不召之臣；欲有谋焉，则就之。其尊德乐道，不如是，不足与有为也。故汤之于伊尹，学焉而后臣之，故不劳而王；桓公之于管仲，学焉而后臣之，故不劳而霸。今天下地醜⑭德齐，莫能相尚，无他，好臣其所教，而不好臣其所受教。汤之于伊尹，桓公之于管仲，则不敢召。管仲且犹不

可召，而况不为管仲者乎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王——指齐王。

②如——应当；理解。

③朝，将视朝——〔如果你〕来朝见，〔我〕将临朝〔接见你〕。一说，第一字“朝”读为zhāo（音招），意思是：早晨，将临朝。

④造——到……去。

⑤东郭氏——齐国的大夫。

⑥孟仲子——据赵岐注，是孟子的从昆弟，曾经向孟子学习。

⑦采薪之忧——因病而不能去打柴。自称有病的代词。

⑧要于路——要(yāo腰)，遮拦；截住。在路上拦截。

⑨景丑氏——齐国的大夫。

⑩父召，无诺——诺(nuò懦)，答应的声音，表示同意。这一句，存在不同解释，一种注释为：父亲召唤，“无诺而不至”，也就是召而必至。另一种解释是：“父命呼，唯而不诺”，即父命召唤时，“唯”一声起立而不说“诺”，等等。

⑪君命召，不俟驾——君主召唤，等不及驾好车马就应该立即动身。俟(sì似)，等候。

⑫宜——这里相当于“殆”，大概；恐怕。

⑬慊(qiàn欠)——憾；恨；不满。

⑭醜(chǒu丑)——类似；相近。”醜”字已简化为“丑”，但古汉字中有并非简化的“丑”字，地支之一，即子丑寅卯的丑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将去朝见〔齐〕王，王正好派人〔转告〕说：“寡人理当去访问你，但因患感冒，怕风吹。如果你能来朝，〔我〕可以临朝〔接见〕，不知能让我见到你吗？”

〔孟子〕回答说：“不巧我也有病，不能到朝廷去〔见王〕。”

第二天，〔孟子〕到东郭大夫家里吊丧。公孙丑说：“昨天你托辞

有病，今天却去吊丧，恐怕不太妥当吧！？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昨天有病，今天痊愈了，为什么不去吊丧呢？”

〔齐〕王派人来探病，医生也同来。

孟仲子〔搪塞〕说：“昨天齐王下令召见，因为身染微疾，不能到朝廷拜见。今天病情稍有好转，已经到朝廷去了，我不知他能不能到达？”

〔孟仲子〕立即派好几个人分头到各路口拦截〔孟子〕，说：“千万不要回家，〔直接〕到朝廷去！”

〔孟子〕无可奈何，只好躲在景丑家中住宿。

景丑说：“家里有父子，家外有君臣，这是人与人之间头等重要的关系。父子间以慈恩为本，君臣间以恭敬为本。但我只看到王对你的尊重，可没看见你怎样敬爱王。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嘿！看你说到哪里去了。齐国人中，没有谁用仁义之理向王提出建议，难道是认为仁义不好吗？他们心里想：‘这个君主哪配谈论仁义呢？’如此而已。真正的不恭敬其实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了。至于我，如不是尧舜之道就不敢在君王面前谈论，所以齐国人中谁也比不上我对王的尊敬。”

景丑说：“不！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。《礼经》上说：‘父亲召唤，立即悄声而起；君主召见，连准备车马都等不及。’〔而您〕本来准备去朝见〔齐王〕，但听到王召见，反而取消了原先要朝见的计划，好像跟礼经所说的不相符吧！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难道您真是这样看吗？曾子说过：‘晋、楚两国的富有，不容易赶上呀，他有他的富，我有我的仁；他有他的爵，我有我的义，我〔比起他来〕缺欠什么呢？’这些话如果不在理，曾子为什么要说它呢？这里面或许蕴含着一定的道理吧？天下有三样东西被认为最尊贵：一个是爵位，一个是寿命，一个是道德。在朝廷中，首要的是爵位；在乡里中，首要的是高寿；在辅佐君主统领百姓方面，首要的是道德。哪能够热衷于其中的一点（爵位）而轻视另外两点（年寿、道德）呢？——所以，大有成就的

国君，一定有召唤不动的臣子，国君想商量什么大事就亲自去访问臣子。要注重道德、乐施仁政，如不这样，就值不得跟他一道有所成就。所以，商汤对于伊尹，是先向他学习再以他为臣子，就能不费劲地获取天下，桓公对于管仲，也是先向他学习再以他为臣子，就能不费劲地称霸天下。如今，天下〔诸侯国〕大小相等，风气大体相似，彼此间谁也压不倒谁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只是因为他们总喜欢要听话的人为臣子，却不喜欢以能教导他的人为臣子。商汤对于伊尹，桓公对于管仲，就不敢召唤。〔试想〕连管仲那样的人尚且召唤不动，更何况〔要召见〕不屑于当管仲那一类的人呢？”

4·3 陈臻①问曰：“前日于齐，王馈兼金②一百③，而不受；于宋，馈七十镒而受；于薛④，馈五十镒而受。前日之不受是，则今日之受非也；今日之受是，则前日之不受非也。夫子必居一于此矣。”

孟子曰：“皆是也。当在宋也，予将有远行，行者必以赆⑤；辞曰：‘馈赆’予何为不受？当在薛也，予有戒心；辞曰：‘闻戒，故为兵馈之。’予何为不受？若于齐，则未有处也⑥无处而馈之，是货之⑦也。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陈臻(zhēn珍)——人名，孟子的弟子。

②兼金——好金。赵岐注，以“其价兼倍于常者，故谓之兼金。”

③一百——一百镒，数字后省略量词“镒”，古代每镒为二十两。

④薛——地名，在今山东滕县东南。

⑤赆(jìn尽)——给远行者赠送的路费或礼物。

⑥来有处——没有接受礼物的理由。

⑦货之——以财物贿赂收买。货，财货。这里当动词用。

【译文】

陈臻问道："前些日子在齐国，齐王送您好金一百镒，您没接受。〔而后〕在宋国，送您七十镒您便接受了。又到了薛国，送您五十镒也接受了。如果以前不受礼是正确的，那末，后来受礼就错了；如果今天的接受礼物正确，那末，过去拒收礼物就错了。反正您在〔处理〕这些事中必须认定一个〔是非〕标准。"

孟子说："我都做得对啊！在宋国时，我准备远行，对远游者〔有〕一定要送路费〔的规矩〕，人家说是'赠送盘费'，我哪能不受？在薛国的时候，我有〔防止遇险的〕戒备之心，人家说是'传闻防险，特赠送一点购置兵器〔以自卫〕之费。'我怎能不接受？而在齐国，就没有接受礼物的理由，这是对我的贿赂收买，难道君子竟能够用财货收买吗？"

4·4 孟子之平陆①，谓其大夫②曰："子之持戟之士③，一日而三失伍④，则去之⑤否乎？"

曰："不待三。"

"然则之子失伍也亦多矣。凶年饥岁，子之民，老羸⑥转于沟壑，壮者散而之四方者，几千人矣。"

曰："此非距心⑦之所得为也。"

曰："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，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。求牧与刍而不得，则反诸其人乎？抑亦立而视其死与？"

曰："此则距心之罪也。"

他日，见于王曰："王之为都⑧者，臣知五人焉。知其罪者，惟孔距心。"为王诵⑨之。

王曰："此则寡人之罪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平陆——在今山东汶水县北，当时是齐国边境的邑。

②大夫——赵岐注："大夫，治邑大夫也。"指的是邑宰。

③持戟之士——手执武器的人；战士。戟(jǐ己)，古代兵器，长杆头上附有月牙状的利刃。

④失伍——失职；擅离职守。伍，行列；班次。失伍，即不在班次，离开队伍。

⑤去之——革除他；罢免他。

⑥羸(léi雷)——身体瘦弱。

⑦距心——人名，即这段对话中的人物，平陆的邑宰(文中称他"大夫")。姓孔，名距心。

⑧都——即指邑，如平陆就是邑。一般说，都和邑的区别是都大、邑小，但有时也以有无先君宗庙区分，有先君宗庙的叫都，没有的叫邑。

⑨诵——讲述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到平陆邑，对它的地方长官〔孔距心〕说："如果你的守卫战士在一天内三次失职，你开除他们吗？"

〔距心〕回答道："不消等三次〔即可革职〕。"

〔孟子〕说："那么，你自己失职的次数也够多了。遇灾荒的年头，你的百姓们，年老体弱者死在山沟里，年轻力壮者逃散四方。几乎有千把人了。"

〔距心〕答："这不是我孔距心的能力所能处理好的啊！"

〔孟子〕说："现在〔如果〕有人接受别人的牛羊而替人家放牧饲养，那就一定要设法为牛羊开辟牧场和草源，〔如果〕牧场和草料

都得不到，是把牛羊退还给原主呢？还是呆呆地看着它们都死亡呢？”

〔距心〕答：“这是我距心的罪过。”

过了一些时候，〔孟子〕朝见〔齐〕王说：“王的地方官，我认识五个。承认自身有罪过的人，只有孔距心。”〔随即〕对齐王讲述了有关的情况。

〔齐〕王说：“这也是我的罪过啊！”

4·5 孟子谓蚳蛙① 曰：“子之辞灵丘② 而请士师③ ，似也，为其可以言也。今既数月矣，未可以言与？”

蚳蛙谏于王而不用，致为臣而去④ 。齐人曰：“所以为蚳蛙则善矣；所以自为，则吾不知也。”

公都子⑤ 以告。

曰：“吾闻之也：有官守者，不得其职则去；有言责者，不得其言则去。我无官守，我无言责也，则吾进退，岂不绰绰然⑥ 有余裕哉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蚳(chí)蛙——人名，齐国的大夫。

②灵丘——地名，齐国边境的邑。一说在今山东聊城，一说在滕县附近。

③士师——官名，掌禁令、狱讼、刑罚，古代为法官的通称。

④谏于王而不用，致为臣而去——向君王进谏不被采纳，便辞职而去。赵岐注：“三谏不用，致仕而去。”

⑤公都子——孟子的弟子。

⑥绰绰然——绰(chuò)龌，宽裕的样子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对蚳蛙说："你辞去灵丘邑宰职位而去当士师，似乎做得很对，因为可以向王进谏。现在〔您任新职〕已有好几个月，还不能进言吗？"

蚳蛙向王进谏而不被采纳，便辞职而去。

齐国便有人说："〔孟子〕为蚳蛙出的主意挺不错，〔但蚳蛙〕自己的打算，我可不知道。"

公都子把情况转告了孟子。

〔孟子〕说："我曾听说过：有官职的人，〔如〕不能尽其职责便可辞去；有进言责任的人，〔如〕进谏无效便可辞去。我既没有官职，又没有进谏之责，那么，我的行动进退，岂不是从容自如大有活动的余地吗？"

4·6 孟子为卿于齐，出吊于滕①，王使 盖大夫王驩②为辅行③。王驩朝暮见，反齐、滕之路，未尝与之言行事也。

公孙丑曰："齐卿之位，不为小矣；齐、滕之路，不为近矣，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，何也？"

曰："夫既或治之，予何言哉？"

【注释】

①出吊于滕——到滕国去吊丧。指滕文公之丧。

②盖大夫王驩——盖(gě舸)，齐国邑名，故城在今山东沂水县西北。王驩(huān欢)，齐王宠信的嬖臣。

③辅行——副使。指跟孟子到滕吊丧的副使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在齐国当卿相，奉命去滕国吊丧。〔齐〕王派蓋邑大夫王

驩为副使同往。王驩〔跟孟子〕从早到晚在一起，往返于齐、滕两国途中，〔孟子〕不曾跟他交谈过公事。

公孙丑说："齐卿的官位，可不算小，齐、滕之间的路程，也不算近；但往还途中未曾跟他谈过公事，这是为什么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有关的事他一个人擅自包办了，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"

4·7 孟子自齐葬于鲁①，反于齐，止于嬴②。

充虞③请曰："前日不知虞之不肖，使虞敦匠事④。严⑤，虞不敢请。今愿窃有请也：木若从⑥美然。"

曰："古者棺椁无度⑦，中古⑧棺七寸，椁称之。自天子达于庶人，非直为观美也，然后尽于人心。不得，不可以为悦；无财，不可以为悦。得之为有财，古之人皆用之，吾何为独不然？且比⑨化者⑩无使土亲肤，于人心独无恡⑪乎？吾闻之：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。"

【注释】

①自齐葬于鲁——从齐到鲁去安葬。据赵岐注："孟子仕于齐，丧母，归葬于鲁。"

②嬴——地名。故城在今山东省中南部莱芜县西北。

③充虞——孟子的弟子。

④敦匠事——敦，治；管。管理有关木工〔制棺椁〕的事。

⑤严——这里有"急"、"忙"之意。

⑥从——太。

⑦棺椁无度——指内棺外椁的厚薄没有规定固定的尺寸。

⑧中古——指周公制礼前后。

⑨比——为了。

⑩化者——死者。

⑪恔(xiào笑)——快;快慰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从齐国到鲁国去安葬〔他母亲〕，又返回齐国，在嬴县停留。

充虞请问说："前时承您不嫌弃我这蠢才，让我经管棺椁的事。当时很忙，不敢求教。现在〔有个问题〕想请教：棺木似乎太讲究了吧！"

〔孟子〕回答说："在上古时代，内棺外椁没有固定的规格。到了中古，才规定内棺厚七寸，外椁能跟它相称。上从天子下至百姓，并不仅仅是为〔讲究棺椁〕美观，而是这样才能尽到孝子的心意。〔如〕不能用上等木料，当然会不高兴；没钱去买，也会不高兴。能弄到〔好木材〕而又有钱买，古代的人都这样做了，为什么单单我不能这样呢？况且，为了不使死者的尸体沾上泥土，在孝子心里不是感到欢慰无憾吗？我曾听说，君子不因天下而在父母身上节省〔用于送葬的〕费用。"

4·8 沈同① 以其私问曰："燕可伐与？"

孟子曰："可；子哙② 不得与人燕，子之③ 不得受燕于子哙。有仕于此，而子悦之，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；夫士也，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，则可乎？——何以异于是？"

齐人伐燕。

或问曰："劝齐伐燕，有诸？"

曰："未也；沈同问'燕可伐与'，吾应之曰，'可'，彼然

而伐之也。彼如曰，‘孰可以伐之？’则将应之曰，‘为天吏，则可以伐之。’今有杀人者，或问之曰，‘人可杀与？’则将应之曰，‘可。’彼如曰，‘孰可以杀之？’则将应之曰：‘为士师，则可以杀之。’今以燕伐燕，何为劝之哉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沈同——齐国的大臣。

②子哙——燕国的国君。

③子之——哙的相国。参见本书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第十、十一章。

【译文】

沈同凭私人身分问〔孟子〕道：“燕国可以攻伐吗？”

孟子答：“可以！〔燕王〕子哙不该把燕国〔轻率〕交给别人，〔他的相国〕子之，也不该从子哙手中接受燕国。假如有一个人，你喜欢他，而瞒着王私自把你的俸禄爵位转让给他；可这个人呢？也没有君王任命便把你的俸禄爵位悄悄地接下来，能行吗？——〔燕国发生的事〕跟这个例子有什么不同呢？”

齐国便去讨伐燕国。

有人问〔孟子〕说：“〔听说您〕曾劝说齐国讨伐燕国，果真有这回事吗？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没有！沈同〔私下〕问我，‘燕国可以攻伐吗？’我回答说，‘可以！’他们就这样去攻伐它。如果他〔当时〕再问，‘谁可以攻伐它？’那我将会回答说，‘只有天吏才能攻伐它。’〔这就好比〕眼下有个杀人犯，有问人道，‘犯人该杀吗？’我将回答说，‘该杀！’如果那人接着问，‘该谁去杀他呢？’我将答道，‘只有法官才有权杀他。’如今以〔残暴程度〕跟燕国一样的齐国去讨伐燕国，我凭什么会去劝说他呢？”

4·9 燕人畔①。王曰："吾甚惭于孟子②。"

陈贾③曰："王无患焉。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？"

王曰："恶！是何言也！"

曰："周公使管叔监殷④，管叔以殷畔⑤；知而使之，是不仁也；不知而使之，是不智也。仁智，周公未之尽也，而况于王乎？贾请见而解之？"

见孟子，问曰："周公何人也。"

曰："古圣人也。"

曰："使管叔监殷，管叔以殷畔也，有诸？"

曰："然。"

曰："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？"

曰："不知也。"

"然则圣人且有过与？"

曰："周公，弟也；管叔，兄也。周公之过，不亦宜乎？且古之君子，过则改之；今之君子，过则顺之。古之君子，其过也，如日月之食⑥，民皆见之；及其更也，民皆仰之。今之君子，岂徒顺之，又从为之辞。"

【注释】

①燕人畔——畔，通"叛"。指燕国人起来反抗齐国。这是公元前311年发生的历史事件。齐国攻破燕国，燕王子哙死，相国子之亡。赵国召燕公子职于韩，送入燕，立为燕王，即燕昭王（公元前311—前279年在位，共三十三年）。因燕人已立昭王，反对齐宣王吞并，故齐国视为"畔"（叛）"。

②吾甚惭于孟子——惭，通"惭"，即惭愧。我在孟子面前十分惭愧。指齐宣王攻破燕国时，孟子曾建议齐王快下令遣返老小浮虏；停止掠夺燕国宝器；跟齐人商量选立燕王而后撤离燕国，但齐王不听，终于激起燕人反抗。参见本书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第十一章。

③陈贾——齐国大夫。

④周公使管叔监殷——周公派管叔监督殷国。指周武王灭商后，把商的旧都封给纣的儿子武庚，并以殷都以东为卫，由武王弟管叔监督；殷都以西为鄘，由武王弟蔡叔监督；殷都以北为邶，由武王弟霍叔监督，总称三监。管叔，一作关叔。

⑤管叔以殷畔——管叔又跟殷〔的遗民〕一起叛乱。指周武王死后，其子姬诵继位，即周成王。成王年幼，由周公旦摄政。管叔和蔡叔扬言周公专权有野心，不利于成王，就跟商纣之子武庚一起叛乱。叛乱被周公旦定，管叔被杀，一说是自杀。

⑥日月之食——即日蚀月蚀。

【译文】

燕国人反抗。〔齐宣〕王说："我感到在孟子跟前十分惭愧。"

陈贾说："王不必难过。你自己觉得要跟周公相比，谁更具有仁和智？"

〔齐〕王说："嘿！话扯到哪儿去了〔谁敢跟周公相提并论呢〕？"

〔陈贾〕说："周公派管叔去监督殷国，管叔却带领殷人叛乱；〔如果周公早已〕料到却仍然任命他，这就是不仁；如果是没料到才任命他，这就是不智，仁和智，周公都没有完全达到，何况是您呢？我请求去会见〔孟子〕并向他作解释工作。"

〔陈贾〕见到孟子，便问道："周公是个什么样的人？"

〔孟子〕答："是位古代的圣人。"

〔陈贾〕说："〔他〕曾派管叔监督殷国，管叔却率领殷人叛乱，有这么回事儿吗？"

〔孟子〕答："有！"

〔陈贾〕问："周公是预料到他将会叛乱还要任命他吗？"

〔孟子〕答："没预料到。"

〔陈贾说：〕"那么，连圣人也有错误罗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周公是弟弟，管叔是哥哥。周公的过错，不是很近情理吗？〔兄弟之间岂能相互猜忌怀疑呢？〕况且，古代的君子，

有过错就改正；如今的君子，有了过错却让其放任发展。古代的君子，他的过错，就像日蚀月蚀一样，百姓们都能看到它；等到他改正错误时，百姓们都抬头仰望着它。今天的君子，何止是听其放任发展，而且还会编一套言辞来粉饰过错呢！”

4·10 孟子致为臣而归①。王就见孟子，曰：“前日愿见而不可得，得侍同朝，甚喜；今又弃寡人而归，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？”

对曰：“不敢请耳，固所愿也。”

他日，王谓时子②曰：“我欲中国③而授孟子室，养弟子以万钟④，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⑤。子盍为我言之！”

时子因陈子⑥而以告孟子，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。

孟子曰：“然，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？如使予欲富，辞十万而受万，是为欲富乎？季孙⑦曰：‘异哉子叔疑⑧！使己为政，不用，则亦已矣，又使其子弟为卿。人亦孰不欲富贵？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⑨焉。’古之为市也，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，其司者治之耳。有贱丈夫⑩焉，必求龙断而登之，以左右望，而罔市利。人皆以为贱，故从而征之。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致为臣而归——辞去官职而回乡。致，多指离职辞官而归故里。致为臣，在这里是指孟子“辞齐卿”之职。

②时子——齐国的臣子。

③中国——“当国之中”，即国都城中，指临淄城。中，是介词。

④万钟——钟，古代量器。齐国量器有豆、区、釜、钟四种。每豆有四升，每区有四斗，每釜有四区，每钟有十釜。万钟，为六万四千石(古代之石)。

⑤矜式——据朱熹注："矜，敬也；式，法也。"敬重；效法。

⑥陈子——孟子的弟子，名陈臻。

⑦季孙——赵岐注为孟子的弟子，朱熹说"不知何时人"。

⑧子叔疑——人名。注释同注⑦。

⑨龙断——即"垄断"。原意是高而不相连属的土墩子，后逐渐引申为把持、独占。

⑩丈夫——对成年男子(二十岁)的通称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辞去〔齐国的〕官职要回乡，〔齐〕王访问会见了孟子，说："从前巴望见到你而不可能；后来能够在一起共事，很感到高兴；现在你抛开我回去，不知今后还能重逢吗？"

〔孟子〕回答道："〔只是〕不敢请求罢了，这本来正是我所希望的。"

过了些日子，〔齐〕王对时子说："我想在都城中拨一所住房给孟子，以万钟食粮供养他的学生，使大夫们和众百姓都能效法，你为何不替我去〔找孟子〕谈谈？"

时子便转托陈子把这话告诉孟子，陈子便把时子的话如实转达孟子。

孟子说："咦！那时子哪里知道这事做不得，如果我贪图富有，拒绝了十万钟俸禄却接受一万钟赏赐，这难道是贪图富有吗？季孙说过，'子叔疑这人真叫怪，自己想当官，没被任用，倒也罢了，又要让自己的子弟当卿大夫。一般人谁不想富贵呢？他却偏偏要在富贵之中搞个人垄断。'古代的人做买卖，是用自己所占有的东西去交换自己所缺乏的东西，〔这一类事〕由有关部门负责管理罢了。有个卑贱的成年男子，一定要找个高地攀登上去，左巡右望，企图把所有买卖的赚益网捞无遗。人们都认为他卑鄙，所

以向他抽税。向商人征税，就是从这卑鄙的男子开始啊！”

4·11孟子去齐①，宿于昼②。有欲为王留行者，坐而言③不应，隐几④而卧。

客不悦曰：“弟子齐宿⑤而后敢言，夫子卧而不听，请勿复敢见矣。”

曰：“坐！我明语子。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，则不能安子思⑥；泄柳、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，则不能安其身⑦。子为长者⑧虑，而不及子思；子绝长者乎？长者绝子乎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孟子去齐——孟子离开齐国。这是在燕人反抗齐国，齐宣王感到惭愧（参见《公孙丑下》第九章）之后的事，这时，孟子决计离齐。

②昼——齐国西南部的近邑，在山东临淄西南。孟子从齐返邹，必经此邑。

③坐而言——赵岐注，指“危坐而言”。危坐，严肃地端坐。

④隐几——伏着靠几。隐，凭；伏；趴。

⑤齐宿——齐，同“斋”。朱熹注：“齐宿，齐戒越宿也。”即前一天斋戒。

⑥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，则不能安子思——鲁缪（亦作“穆”）公，名显，在位三十三年。子思，名孔伋，孔子之孙。全句内容，指鲁缪公尊重子思，常使人在子思身边伺候致意，使子思安心，愿意留在鲁国；如无人伺候致意，就不能让子思安心。

⑦泄柳、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，则不能安其身——泄柳，鲁缪公时贤人，亦称子柳。申详，孔子的学生子张之子，子游的女婿。据朱熹注，全句大意为：鲁缪公尊重泄柳和申详两人虽比不上尊重子思，但他俩“义不苟容”，如果没有贤者在左右维护君王，自身就会感到不安。

⑧长者——年老的人。这里是孟子自称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离开齐国，在昼邑歇宿。有个想替〔齐〕王挽留〔孟子〕的人，严肃地端坐着〔跟孟子〕谈话，〔孟子〕不理睬，只趴在几上打瞌睡。

那人很不高兴地说："我是先一天斋戒而后才敢跟您交谈的，您却打瞌睡不肯听，今后也不敢再求见您了。"

〔孟子〕说："请坐下来吧！让我坦率地告诉你。从前，鲁缪公要是没有人在子思身边〔侍奉问安〕，就不能让子思安心；泄柳和申详两人，要是没有人在缪公左右〔侍奉问安〕，那就不能使自己安心。你替我这个上岁数的老人考虑，而没想到子思〔之被缪公尊敬〕。究竟是你跟我这老头过不去呢？还是我这老头跟你过不去呢？"

4·12 孟子去齐。尹士① 语人曰："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，则是不明也；识其不可，然且至，则是干泽② 也。千里而见王，不遇故去，三宿而后出昼，是何濡滞③ 也？士则兹不悦④ 。"

高子⑤ 以告。

曰："夫尹士恶知予哉？千里而见王，是予所欲也；不遇故去，岂乎所欲哉？予不得已也。予三宿而出昼，于予心犹以为速，王庶几改之！王如改诸则必反予。夫出昼，而王不予追也，予然后浩然⑥ 有归志。予虽然，岂舍王哉、王由⑦ 足用⑧ 为善；王如用予，则岂徒齐民安，天下之

民举安。王庶几改之！予日望之！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？谏于其君而不受，则怒，悻悻然⑨见⑩于其面，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？”

尹士闻之，曰：“士诚小人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尹士——齐国人。

②干泽——干，追求。泽，恩泽利禄。

③濡滞——迟缓。

④兹不悦——兹，此；这。不喜欢这个。

⑤高子——孟子的弟子，齐国人。

⑥浩然——朱熹注：“如水之流不可止也。”

⑦由——同“犹”，还；尚。

⑧足用——足以。

⑨悻悻然——悻(xìng幸)然，怨恨，恼怒的样子，器量狭小的表现。

⑩见(xiàn现)——同“现“，即出现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离开齐国，尹士告诉人说：“不知道〔齐〕王成不了商汤和周武王〔那样的圣君〕，这是〔孟子的〕糊涂；如果知道他不行还要到〔齐国〕来，这便是贪求富贵。不远千里而来见王，搞得不和谐而去，歇了三夜才离开昼邑，这是何等缓慢啊！我尹士对此很不舒服。”

高子〔把这番话〕转告孟子。

〔孟子〕说：“这尹士怎能了解我呢？不远千里来见王，是我的愿望；不和谐而去，难道我希望这样吗？我是实在万不得已呀！我住了三天才离开昼邑，心里还觉得太急促。〔我以为〕王也许会改变主意。王要是改变主意，一定会召回我。而我离开昼邑，王并没有召回我，我这才断然决定去而不返的意念。即便如此，我

难道肯抛弃王吗？〔齐〕王也还可以好好干一番事业，王如果任用我，那就不仅可以使齐国百姓安居乐业，而且能使天下之民都得到太平安定。〔齐〕王也许会改变主意，我每天都这样盼望着。我难道会象那种〔目光短浅的〕小人吗？〔像这种人〕因对王进谏不被采纳便火冒三丈、怒形于色吗？辞官离去，就该走得疲惫不堪才肯歇宿吗？"

尹士听了〔这番话〕，说："我尹某真是个小人啊！"

4.13 孟子去齐，充虞路问曰："夫子若有不豫①色然。前日虞闻诸夫子曰：'君子不怨天，不尤人②。'"

曰："彼一时，此一时也。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其间必有名世者③。由周而来，七百有余岁矣④。以其数，则过矣；以其时考之，则可矣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；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？吾何为不豫哉？"

【注释】

①豫（yù浴）——愉快；欢悦，快乐。

②不怨天，不尤人——不抱怨天，不责怪人。孔子的话，见本书《论语·宪问》篇。

③名世者——朱熹注为："谓其人德业闻望，可名于一世者，为之辅佐。"即指道德修养声望闻名于世的人。近人杨伯峻疑"名世"即"命世"，指辅助"王者"之臣而言，"名"与"命"古本通用。

④七百有余岁矣——已有七百多年了。孟子离开齐国，在公元前312年（周赧王三年己酉，齐宣王八年），上距周武王已有七百二十多年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离开齐国，充虞在路上问〔他〕说："看样子您好象有些不

痛快。以前我曾经听到您讲过,“君子不该抱怨天,不该责怪人。’”

〔孟子〕说:“当时是当时,现在是现在。〔历史上〕每过五百年,必定有圣君兴起,其中还必定有声望很高的辅佐者。从周〔武王〕至今,已有七百多年了。算年头,已经超过〔五百年了〕;按时势〔需要〕而论,也该是可以有作为之时。〔只是〕老天还不想让天下太平,如果要使天下太平,面临今天这样的形势,除开我以外,还会有谁?我为什么不痛快呢?”

4.14 孟子去齐,居休①。公孙丑问曰:“仕而不受禄,古之道乎?”

曰:”非也;于崇②,吾得见王,退而有去志,不欲变,故不受也。继而有师命③,不可以请。久于齐,非我志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休——地名。故城在今山东滕县北十五里处,距孟子家约百里。

②崇——地名,今无可考。

③师命——师旅之命,指发生战争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离开齐国,住在休地。公孙丑问道:“做官而不受俸禄,跟古之道相符吗?”

〔孟子〕答:“不!我在崇地见到〔齐〕王,回来就产生辞官的念头,因为不想改变〔这意念〕,所以不接受〔俸禄〕。不久便发生战争,不能够申请离开。长期留在齐国,并不是我的宿愿。”

滕文公上

（凡五章）

5·1 滕文公为世子①，将之楚，过宋②而见孟子。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称尧舜。

世子自楚反，复见孟子。孟子曰："世子疑吾言乎？夫道一而已矣。成覸③谓齐景公曰：'彼，丈夫也；我，丈夫也；吾何畏彼哉？'颜渊曰：'舜，何人也？予，何人也？有为者亦若是。'公明仪④曰：'文王，我师也；周公岂欺我哉？'今滕，绝长补短，将五十里也，犹可以为善国。书曰：'若药不瞑眩⑤，厥疾不瘳⑥。'"

【注释】

①世子——太子。

②过宋——经过宋国。当时宋的国都因受韩、魏所逼，已从商邱迁彭城（今江苏省徐州市），滕国在徐州之北，要到楚国，必南行经宋。

③成覸（gàn赣）——人名，齐国的勇士。

④公明仪——人名。复姓公明，名仪，鲁国贤人，曾子的弟子。

⑤瞑眩（míng xuàn明绚）——眼睛昏花看不清楚。

⑥瘳（chōu抽）——病愈。

【译文】

滕文公还是太子的时候，准备去楚国，途经宋国而会见孟子。

孟子在谈论性善〔的理论〕，话题必定提到尧和舜。

太子从楚国返回，再度会见孟子。孟子说："太子对我的话有怀疑吧？〔天下的〕道理总是一致的。成覸对齐景公说过，'他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我也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我为什么害怕他呢？'颜渊说过，'舜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也是什么样的人，一切有作为的人也都应该象他那样。'公明仪说：'周文王是我的老师——周公〔说的这句话很确切〕哪能骗我呢？'今天的滕国〔疆土〕，截长补短，方圆将近五十里，还可以治理成一个好国家。《书经》上说：'药物要是不让病患者头昏眼花，疾病也就不可能治好。'"

5·2 滕定公①薨②，世子谓然友③曰："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，于心终不忘。今也不幸至于大故④，吾欲使子问于孟子，然后行事。"

然友之邹问于孟子。

孟子曰："不亦善乎！亲丧，固所自尽也⑤。曾子曰：'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，可谓孝矣⑥。'诸侯之礼，吾未之学也；虽然，吾尝闻之矣。三年之丧⑦，齐疏之服⑧，饘粥之食⑨，自天子达于庶人，三代共之。"

然友反命，定为三年之丧。父兄百官皆不欲，曰："吾宗国⑩鲁先君莫之行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，至于子之身而反之，不可。且志⑪曰：'丧祭从先祖。'曰，'吾有所受之也⑫。'"

谓然友曰："吾他日未尝学问，好驰马试剑。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，恐其不能尽于大事，子为我问孟子！"

然友复之邹问孟子。

孟子曰："然；不可以他求者也。孔子曰：'君薨，听于冢宰⑬，歠⑭粥，面深墨，即位而哭，百官有司莫敢不哀，先之也。'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矣。君子之德，风也；小人之德，草也。草尚之风，必偃⑮。是在世子。"

然友反命

世子曰："然；是诚在我。"

五月居庐⑯，未有命戒。百官族人可，谓曰知⑰。及至葬，四方来观之，颜色之戚，哭泣之哀，吊者大悦。

【注释】

①滕定公——滕文公之父。

②薨(hōng轰)——死。古代称侯王死叫"薨"；唐代以后用称二品以上官员死。

③然友——人名。赵岐注："世子之傅"。

④大故——重大的事故，指恶逆之事、大丧、凶灾之类。

⑤亲丧，固所自尽也——对待父母的丧事，本来就该竭尽全力。据朱熹注，"父母之丧，因人子之心所自尽者。盖悲哀之情，痛疾之意，非自外出，宜乎文公于此有所不能自已也。"

⑥生，事之以礼……可谓孝矣——这几句所引曾子的话，本是孔子告樊迟语，参见本书《论语、为政篇》第五节。

⑦三年之丧——指古代子女对父母，臣对君，要守孝三年之礼。

⑧齐疏之服——用粗布制作的、缝衣边的丧服。齐（zī资），衣服缝边。古代丧服叫做"衰"（cuī催），不缝衣边的叫"斩衰"，缝衣边的叫"齐衰"。疏，粗，指粗布。

⑨飦粥之食——飦（zhàn毡），同"糂"，厚粥；糜粥。粥，稀饭；稀粥。朱熹注："丧礼，三日始食粥，既葬乃疏食，此古今贵贱通行之礼也。"

⑩宗国——周朝讲究宗法，鲁国、滕国的始封祖都是周文王之子，周公又封于鲁，所以后来的姬姓诸国便以鲁为宗国。

⑪《志》——一种文体类别，记事的书或文章都可叫"志"，但文中所引"丧祭从先祖"之句，弄不清引自何书。

⑫吾有所受之也——我应沿袭承受〔而不随意改动〕它。朱熹注："以为所以如北者，盖为上世以来，有所传受；虽或不同，不可改也。"

⑬冢宰——官名。《周礼·天官》载："乃立天官冢宰，使帅（率）其属而掌邦治，以佐王均邦国。"后世以"冢宰"为"宰相"。冢（zhǒng肿），大。宰，辅佐君王治理国家的高级长官。

⑭歠（chùo啜）——饮；喝。

⑮偃（yào演）——倒下。

⑯五月居庐——居住在丧庐中五个月。按古代丧礼，天子七月而葬，诸侯五月而葬，大夫三月而葬。未葬前，孝子居住在丧庐中，一般称为凶庐，以土砖砌成，不用柱、楣，以草为屏，不加修饰。这种凶庐也叫"梁闇（ān安）"、"谅闇"或"谅阴"，指帝王居丧，或高级官员居丧。在规定的守孝期内，孝子都居住在这里。

⑰谓曰知——朱熹注，连同上一字"可"，说，"可谓曰知，疑有阙误。或曰：'皆谓世子之知礼也。'"断句及译文采杨伯峻说。

【译文】

滕定公死了，太子跟〔师傅〕然友说："以前孟子曾经在宋国跟我交谈过，心里一直没有忘记。今日不幸遭遇大丧，我想派你去求教孟子，然后再举办丧事。"

然友到了邹国，求教孟子。

孟子说："〔你来询问〕不是很好吗？对待父母的丧事，本来就该竭尽全力。曾子说过，'〔父母〕活着，要按礼去侍奉；父母死亡，要按礼去安葬，按礼去祭祀，便可以算尽到孝道了。'〔至于〕诸侯的丧礼，我可没有学过，但我曾经听说过。为期三年的丧礼，穿粗布缝边的孝服，进厚粥稀饭一类饮食，上自天子下至百姓，〔在夏、商、周〕三个朝代都是这个共同的规矩。"

然友回国复命，〔太子〕便决定行三年的丧礼。〔但滕国的〕父老百官都不愿意，说："我们的祖宗国鲁国的前辈君主就没有这样行丧礼，我们〔滕国的〕先辈君王也没有这样行丧礼，到了您这一代却改变了它，这可不行啊！况且《志》上说过：'丧葬祭祀必须遵

从祖先之法'，说'我等应该沿袭承继它。'"

〔太子〕对然友说："我经常没有研究过什么学问，只喜欢跑马试剑。现在父老百官对我不满意，恐怕我不能尽力把大丧之礼办好，请你再替我去向孟子求教。"

然友又到邹国去求教孟子。

孟子说："对啊！不能够苛求别人呀！孔子说过，'君王去世，〔政务〕听凭宰相处理，〔太子〕喝粥，脸色深黑，临位而痛哭流涕，百官群僚没有人敢不悲恸，因为〔太子〕亲自带头啊！居上位的人喜欢什么，下面的人肯定会更加喜欢。君子的德好比风，小人的德有如草。草，必然是依随风向而倒。这件事〔完全〕在于太子。"

然友归国复命。

太子说："对啊！这的确取决于我。"

〔于是，太子便〕住在丧庐中五个月，不发布命令禁令。百官和族人都赞许，认为〔这样做〕是懂得丧礼。等到举行葬礼之日，四面八方的人前来观礼，〔太子〕面部表情的悲凄，哭泣声容的沉痛，使吊唁的人们特别满意。

5·3 滕文公问为国。

孟子曰："民事不可缓也。诗云：'昼尔于茅，宵尔索绹；亟其乘屋，其始播百谷①。'民之为道也，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无恒产者无恒心。苟无恒心，放辟邪侈，无不为已。及陷乎罪，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，取于民有制。阳虎②曰：'为富不仁矣，为仁不富矣。'

"夏后氏五十而贡，殷人七十而助，周人百亩而彻，其实皆什一也。彻者，彻③也；助者，藉④也。龙子⑤曰：

'治地莫善于助，莫不善于贡。'贡者，挍⑥数岁之中以为常。乐岁，粒米狼戾⑦，多取之而不为虐，则寡取之；凶年，粪其田而不足，则必取盈焉。为民父母，使民盻盻然⑧，将终发勤动，不得以养其父母，又称⑨贷而益之，使老稚转乎沟壑，恶在其为民父母也？夫世禄，滕固行之矣。诗云：'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⑩。'惟助为有公田。由此观之，虽周亦助也。

"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。庠者，养也；校者，教也；序者，射也。夏曰校，殷曰序，周曰庠；学则三代共之，皆所以明人伦也。人伦明于上，小民亲于下。有王者起，必来取法，是为王者师也。

"诗云：'周虽旧邦，其命惟新⑪。'文王之谓也。子力行之，亦以新子之国！"

使毕战⑫问井地。

孟子曰："子之君将行仁政，选择而使子，子必勉之！夫仁政，必自经界⑬始。经界不正，井地不钧⑭，谷禄不平，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。经界既正，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。

"夫滕，壤地褊小，将为⑮君子焉，将为野人焉。无君子，莫治野人；无野人，莫养君子。请野九一而助，国中什一使自赋。卿以下必有圭田⑯，圭田五十亩；余夫二十五亩。死徙无出乡，乡田同井，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，则百姓亲睦。方里而井，井九百亩，其中为公田。八家皆私百亩，同养公田；公事毕，然后敢治私事，所以别野人也。此其大略也；若夫润泽之，则在君与子

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昼尔于茅……播百谷——这是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篇》第七章(全篇共八章)中的诗句。于茅,前去割草。索绹,搓绳子。亟,急。乘,治;修。

②阳虎——鲁国正卿季氏的家臣,又名阳货,曾一度挟持季氏而专鲁国的国政,后因失败而流亡。此人曾与孔子同时。

③彻——通;均。郑玄注:“周法什一而税谓之彻;彻,通也,为天下之通法也。”

④藉——借:凭借。

⑤龙子——古代贤人。

⑥挍——同“校”(jiào叫),比较。

⑦狼戾(lì利)——狼藉,纵横散乱、数量多。

⑧盻盻(xì系)然——赵岐注:“勤苦不休息之貌。”朱熹注:“盻,恨视也。”即怒目而视的样子。

⑨称——举。

⑩雨我公田,遂及我私——引自《诗经·小雅·北山之什·大田篇》第三章(全篇共四章)。雨(yù育),动词,下雨;落雨。全句大意是:雨先落在我们的公田,然后再落到我的私田。

⑪周虽旧邦,其命惟新——引自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之什·文王篇》第一章(全篇共七章)。全句大意是:周虽然是个古老国家,它的命运、前景却是兴盛的。

⑫毕战——人名,滕国的臣子。

⑬经界——古代井田的界划丈量。经,即界划丈量。界,指田沟之类的界限。朱熹注:“经界,谓治地分田,经划其沟涂封植之界也。”

⑭不钧——不均。“钧”与“均”通。

⑮为——赵岐注:“为,有也。”朱熹注这一句为:“言滕地虽小,然其间亦必有为君子而仕者,亦必有为野人而耕者。”

⑯圭田——圭(guī规),洁。圭田,供祭祀用的田。孔颖达《正义》云“圭,洁也。士以洁白而升,则与以圭田,使供祭祀;若以不洁白而黜,则收其田里,故士无田则不祭。有田以表其洁,无田以罚其不洁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滕文公询问有关治理国家的问题。

孟子说："百姓的事是刻不容缓的。《诗经》上说：'白天外出打柴草，夜晚搓绳干通宵，抓紧时间补漏房，春播耕种更疲劳。'百姓的一般概况是：有固定产业的人才有安分守己之心，无固定产业的人就没有安分守己之心。如果没有安分守己之心，就会放荡任性，胡行乱为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等到陷入罪恶中，然后惩办判刑，这是陷害百姓，哪里有行仁道者执政而可以陷害百姓〔之理〕呢？因此，贤明的君主必须认真严谨，节省俭约，谦逊有礼，平易近人，对百姓征税应有一定的制度。阳虎曾说过：'想发财就不能讲究仁爱；想仁爱就发不了财。'

"〔以前三代的税收是：〕夏朝每五十亩地行'贡'法，商朝每七十亩地行'助'法，周朝每一百亩地行'彻'法，实际上税收都是十分抽一。'彻'是通盘考虑贯彻的意思；'助'是借助劳人种公田的意思。龙子说：'田税以助法为最好，而贡法最不好。'所谓'贡，'是参照几年中的收成取一个固定数〔为征税标准〕。在丰收年，谷物遍地堆积，多征收一些也不算苛虐，但实际并不多收；在灾荒年，〔收成连〕肥田灌溉的肥用都凑不足，也必须征满赋税定额。号称百姓父母的当权者，让百姓怒目而视，一年到头的辛勤劳动，就连养活父母都无能为力，还要到处借贷来补足赋税，致使老弱妇孺抛尸于山沟之中，怎能配称为百姓的父母官呢？〔大官们〕享有世代承袭的俸禄，滕国本来早已实行了〔可百姓却无所有〕。《诗经》中说'雨点呵先往公田里下，再在私田里浇洒！'只有行'助'法才有公田，从这篇〔反映周代情况的〕诗看来，包括周朝也在实进'助'法。

"要开办庠、序、学、校〔一类教育机构〕以教育人们。庠，意思是培养；校，意思是教导；序，意思是习射。〔地方教育机构〕，夏朝叫'校'，商朝叫'序'，周朝叫'庠'；〔中央教育机构，〕三朝都共称为'学'，全是用以阐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标准。这些道德

标准，上面的诸侯卿大夫都懂得了，下层的百姓就会亲密无间。〔如果〕有贤明的圣王兴起，一定会来效法，这样，便可以做圣君的老师了。

“《诗经》中说：‘周虽然是一个古老之国，但它的国运正朝气蓬勃。’这是称誉周文王的诗句。你努力振兴吧！也让你的国家朝气蓬勃。”

〔滕文公〕派毕战问〔孟子〕关于井田制的问题。

孟子说：“你的君王将要施行仁政，特意选派你来，你一定要努力干。至于施行仁政，一定要从划定田界入手。田界划得不正确，井田分得不均匀，作俸禄的田租也不会公平，因此，残暴的君王、贪官污吏一定会搞乱划好的田界。只有田界划得正确，分配民田，制定官俸，才能够不费劲地确定。

“滕国，土地狭小，可也得有〔入仕的〕官员，有〔耕田的〕农夫。没有官员，就没有人管理劳动的农夫；没有农夫，就没有人养活做官的君子。请〔考虑〕在郊野用九分抽一的‘助’法，在城市用十分抽一的‘贡’法。公卿以下官员必得有祭祀用的圭田，圭田每户五十亩，如有多余的劳动力，再各给二十五亩，不管是埋葬或搬家，都不离开本乡范围。同一井田的邻居，出入往来，相互友爱；守卫防盗。彼此帮助；染疾患病，相互照应，那么，百姓之间就能团结和睦。每一方里面积划成一个井田区，每井共九百亩，正当中的〔那一百亩〕是公有田，〔外围〕八家各分私田一百亩，大家共同耕种公田。公田耕作完毕，然后再去办理各自的私事，这就是〔官员〕跟农夫之间的差别所在。——这只是个大概轮廓，至于如何使它安排调整得更健全完善，那就看君王跟你〔的才能发挥得怎样〕了。”

5·4 有为神农之言①，者许行②，自楚之滕，踵③门而告文公曰："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，愿受一廛而为氓④。

文公与之处。

其徒数十人，皆衣褐、捆屦、织席以为食⑤。

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⑥，负耒耜而自宋之滕，曰："闻君行圣人之政，是亦圣人也，愿为圣人氓。"

陈相见许行而大悦，尽弃其学而学焉。

陈相见孟子，道许行之言曰："滕君则诚贤君也；虽然，未闻道也。贤者与民并耕而食，饔飧⑦而治。今也滕有仓廪府库，则是厉⑧民而以自养也，恶得贤？"

孟子曰："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？"

曰："然"。

"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？"

曰："否！许子衣褐。"

"许子冠乎？"

曰："冠。"

曰："奚冠？"

曰："冠素。"

曰："自织之与？"

曰："否；以粟易之。"

曰："许子奚为不自织？"

曰："害于耕。"

曰："许子以釜甑爨，以铁耕乎⑨？"

曰："然。"

"自为之与？"

曰："否！以粟易之。"

"以粟易械器者，不为厉治治；陶治亦以其械器易粟者，岂为厉农夫哉？且许子何不为陶治，舍[10]皆取诸其宫中[11]而用之？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？何许子之不惮烦？"

曰："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。"

"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？有大人[12]之事，有小人之事。且一人之身，而百工之所为备，如必自为而后用之，是率天下而路[13]也。故曰，或劳心，或劳力；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；治于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于人，天下之通义也。

"当尧之时，天下犹未平，洪水横流，泛滥于天下，草木畅茂，禽兽繁殖，五谷不登，禽兽偪[14]人，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。尧独忧之，举舜而敷[15]治焉。舜使益掌火，益烈山泽而焚之，禽兽逃匿。禹疏九河[16]，瀹济漯而注诸海，决汝汉，排淮泗而注之江[17]，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。当是时也，禹八年于外，三过其门而不入，虽欲耕'得乎？

"后稷[18]教民稼穑[19]，树艺五谷[20]；五谷熟而民人育。人之有道也，饱食、暖衣、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。圣人有忧之，使契[21]为司徒，教以人伦，——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放勋[22]曰：'劳之来之[23]，匡之直之，辅之翼之，使自得之，又从而振德之。'圣人之忧民如此，而暇耕乎？

"尧以不得舜为己忧，舜以不得禹皋陶[24]为己忧。夫

以百亩之不易㉕为己忧者，农夫也。分人以财谓之惠，教人以善谓之忠，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。是故以天下与人易，为天下得人难。孔子曰：‘大哉尧之为君！惟天为大，惟尧则之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！君哉舜也！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㉖！’尧舜之治天下，岂无所用其心哉？亦不用于耕耳。

“吾闻用夏变夷者，未闻变于夷者也。陈良，楚产也，悦周公、仲尼之道，北学于中国。北方之学者，未能或之先也。彼所谓豪杰之士也。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，师死而遂倍㉗之！昔者孔子没，三年之外，门人治任㉘将归，入揖于子贡，相向而哭，皆失声，然后归。子贡反，筑室于场，独居三年，然后归。他日，子夏、子张、子游以有若似圣人，欲以所事孔子事之，强曾子。曾子曰：‘不可；江汉以濯之，秋阳㉙以暴㉚之，皜皜㉛乎不可尚已。’今也南蛮鴂㉜舌之人，非先王之道，子倍子之师而学之，亦异于曾子矣。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㉝，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。鲁颂曰：“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㉞。’周公方且膺之，子是之学，亦为不善变矣。”

“从许子之道，则市贾不贰㉟，国中无伪，虽使五尺之童㊱适市，莫之或欺。布帛长短同，则贾相若；麻缕丝絮轻重同，则贾相若；五谷多寡同，则贾相若；屦大小同，则贾相若。”

曰：“夫物之不齐，物之情也；或相倍蓰㊲，或相什百，或相千万。子比㊳而同之，是乱天下也。巨屦小屦同贾，人岂为之哉？从许子之道，相率而为伪㊴者也，恶能治国

家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神农之言——神农氏的学说。神农，上古传说中的人物。常与伏羲氏、燧人氏并举而称之为“三皇”。相传上古之民过采集渔猎生活，神农氏用木料制作耒、耜等农具，教民从事农业生产。又传他曾尝百草，发现药材，教人治病。一说神农氏即炎帝（姜姓部族首领，号烈山氏）。春秋战国时期，诸子多托古代圣贤以自重，当时重视农业的学派便标榜自己奉行神农之言。

②许行——农家代表人物之一。生平不详。一说名许犯，是墨子的弟子禽滑釐的学生。

③踵（zhǒng肿）——至；到。

④愿受一廛而为氓——希望得到一所住房而成为〔滕国〕百姓。廛，居住之所。氓，居住郊野的百姓。段玉裁《说文注》：“自他旧往之民则谓之氓，故字从民亡。”

⑤衣褐、捆屦、组席以为食——靠穿粗布衣、编麻鞋、织草席谋生活。衣（yì仪），动词，穿。褐（hè贺），粗布短衣。捆，编制并以木棰敲打使之平整牢固。屦（jù句），草鞋。

⑥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——陈良，楚国的儒士。梁启超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认为陈良就是《韩非子·显学篇》中的仲良氏之儒。陈相、陈辛，都是陈良的门徒弟子。

⑦饔飧——饔（yōng拥），早餐。飧（sūn），晚餐。此句中作动词用，即做熟两餐。

⑧厉——病。

⑨以釜甑爨，以铁耕乎——是用锅和甑做饭，用铁器耕种吗？釜（fǔ府），金属制的锅。甑（zèng蹭），古代做饭用的瓦器，现代称蒸饭用的木制桶状器皿。爨（cuàn篡），烧火做饭。

⑩舍——相当于今日方言“啥”，即什么东西、一切东西、所有什物之类。

⑪宫中——指家中。古代住宅无论贵贱都叫“宫”，秦汉以后才专指帝王所居者为宫。

⑫大人——指有地位、有权势者，与后文“小人”（劳动者、卑贱者）相对而言。近似“君子”的含义。

⑬是率天下而路——这是带领天下人走奔波劳碌不安宁的路。率，引导。路，朱熹注为，“谓奔走道路，无时休息也。”

⑭偪——同“逼”。

⑮敷——遍；布。

⑯疏九河——疏通九条河道。相传古代黄河自孟津以北，分九条河道。据《尔雅·释水》，九河名称是：徒骇、太史、马颊、覆釜、胡苏，简絜、钩盘和鬲津。据传今河北省的河间、天津市及山东省的惠民地区，都属九河故道。

⑰瀹济、漯而注诸海，决汝、汉、排淮、泗而注之江——瀹（yuè月），疏导。漯（tà榻），水名。全句意思是：疏导了济水（源于河南济源西，东流至山东）、漯水（在山东省朝城县境）而引它流入大海，开凿汝水（在河南）、汉水（源出陕西），排除淮河（由河南经安徽入江苏）、泗水（源出山东）的壅塞之处而让它们流入长江。

⑱后稷——相传为周朝的始祖，姓姬，名弃。

⑲稼穑——稼，耕种。穑（sè瑟），收割。

⑳五谷——稻、黍、稷、麦、菽之合称。

㉑契（xiè泻）——人名，相传是殷朝的祖先，姓子。帝尧时任司徒（主管教化的官）。

㉒放勋——尧的称号。放是大，勋是功劳。原来是史官赞誉之词，渐成为尧的称号。

㉓劳之来之——劳、来，都读为去声。劝勉；慰劳。

㉔皋陶（gāo yáo高摇）——又作“咎繇”，人名，相传为虞舜时的司法官。

㉕易——治。

㉖大哉尧之为君……有天下而不与焉——这几句话可能引自《论语·泰伯篇》第18、19两章，文字上有些出入。荡荡乎，广远无边的样子。名称赞；形容。与（yù玉），相干。

㉗倍——背；背叛。

㉘治任——准备行李。治，整顿；收拾。任，负担，指担于肩者、载于车者。

㉙秋阳——秋天的太阳。周历七、八月，实为夏历五、六月。秋阳实际是夏天的太阳。

㉚暴——同“曝”，晒。

㉛皜皜（hào hào浩浩）——光明洁白的样子。

㉜鴂(jué决)——伯劳鸟。这句中的“鴂舌”是指说话快而难懂，象鸟语一样。含有轻视、讥笑之意。

㉝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——转引自《诗经·小雅·鹿鸣之什·伐木篇》第一章(全篇共三章)。这一章开头是:“伐木丁丁，鸟鸣嘤嘤。出自幽谷，迁于乔木。”大意是：伐木之声叮叮响，群鸟唧唧喳喳嚷。从那暗谷中飞出，筑窠在高大树上。

㉞戎狄之膺，荆舒是惩——《诗经·鲁颂·閟(bì闭)宫篇》第五章(全篇共九章)中的句子。戎、狄：当时北方的异族。荆、舒：当时南方的异族。膺(yīng莺)，击退；打击。惩，制止；抵御。

㉟市贾不贰——市场上的价格一致。贾，通“价”。不贰，没有两样；全一样。

㊱五尺之童——指个子不高的孩子。古代尺短，五尺只有现在的三尺多。

㊲倍蓰——倍，一倍。蓰(xǐ喜)，五倍。后文中的什、百、千、万，都是指相差的倍数。

㊳比——次。

㊴相率而为伪——伙同在一起弄虚作假。

【译文】

有一个奉行神农氏学说、名叫许行的人，从楚国到滕国，登门拜见滕文公，说:“我这个远地来的人听说王施行仁政，希望能得到个歇身的住所，当你的百姓。”

文王便拨给他住房。

他的几十个门徒，都穿着粗麻织成的短服、靠打麻鞋、织草席谋生。

陈良的门徒陈相和他弟弟陈辛，扛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，说:“听说王行圣人之政，您也是圣人了，〔我们都〕甘愿做圣人的百姓。”

陈相见到许行，非常高兴，完全抛弃了他原来〔从陈良那儿〕所学的东西，而向许行学习。

陈相见到孟子，转述许行的话说："滕王确实是个贤明的君王，尽管这样，还是不懂得〔治国的〕道理。贤明的君王应该跟百姓一道耕种而维持生活，自己动手做饭又管理国事。目前，滕国有储粮仓和财物库，这是损害了百姓来养肥自己，怎能算是贤君呢？"

孟子问："许先生一定是亲手种了庄稼才吃饭吗？"

〔陈〕说："是这样！"

〔孟〕问："许先生一定是亲手织布后才穿衣服吗？"

〔陈〕答："不是！许先生只穿粗布衣。"

〔孟〕问："许先生戴帽子吗？"

〔陈〕答："戴！"

〔孟〕问："戴什么样的帽子？"

〔陈〕答："戴白丝绸帽。"

〔孟〕问："是自己亲手织的吗？"

〔陈〕答："不是！是用粮食交换的。"

〔孟〕问："许先生为什么不亲自织呢？"

〔陈〕答："因为对种庄稼有妨碍。"

〔孟〕问："许先生用锅、甑煮饭，用铁农具耕地吗？"

〔陈〕答："是的。"

〔孟〕问："是亲自制作的吗？"

〔陈〕答："不是！是用粮食交换的。"

〔孟说：〕"用粮食交换炊具农具的人，不算是对瓦匠铁匠有损害；瓦匠铁匠也用自己所制的器具交换粮食，难道算是对农夫有损害吗？而且，许先生为什么不亲自烧窑、炼铁，〔以保证〕什么东西都从自己家里取用呢？为什么要这样繁琐地跟各种工匠进行交易？为什么许先生这样不嫌麻烦呢？"

〔陈〕说："各种工匠的业务，本来就不可能既要耕种又要制作

〔器械〕啊！”

〔孟说：〕“那么，难道治理天下却偏偏能既耕地又管政务吗？——大官有大官的事干，小民有小民的事干。况且，一个人身上〔所需的生活资料〕须靠各种工匠的产品才算齐备，如果〔什么东西〕都必须自制而后自用，那就等于率领天下的人走劳累不堪的路。所以说，有的人做脑力劳动，有的人做体力劳动；脑力劳动者统治别人；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；被统治者供养别人，统治者受人供养。这是普天之下通行的道理。

“在尧的时代，天下还不安宁，滔滔大水横溢猛流，天下泛滥成灾，野草树林茂密丛生，野禽猛兽繁殖成群，五谷却没有好收成，禽兽在威胁人类安全，兽蹄鸟迹的印痕到处都是，全国随地可见。尧为此感到担忧，便选派舜担负治理之责。舜派伯益掌管火政，伯益便点燃烈火烧毁山林泽沼地带，使禽兽逃散隐匿。禹又疏通了九条河道，疏导了济水、漯水而引它流入大海；开凿汝水、汉水，排除淮河、泗水的壅塞之处，让它们流入长江，然后中原地区才得以〔耕作灌溉〕维持生活。在这种时势下，禹在外治水八年，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进屋，〔试想〕即便他想种庄稼，办得到吗？

“后稷教给百姓耕种收获，栽培五谷，五谷成熟了可使百姓受养育。人类的处世，〔如果〕吃饱、穿暖、住得舒服而缺乏教养，那就跟禽兽差不多。圣人为此感到忧虑，便委派契担任管教育的司徒官，用伦理道德教育人们，〔懂得〕父子间有血缘之亲，君臣间有尊卑之礼。夫妇间有内外之别，老少间有长幼之序，朋友间有真诚之信。尧曾经说过：‘要慰劳他们、安抚他们，开导他们、纠正他们，辅助他们、保护他们，使他们各得其所，再进一步对他们施以赈济和恩惠。’圣人就这样为百姓考虑担忧，哪有闲暇去种庄稼呢？

“尧因为得不到舜〔这样的人〕而独自发愁，舜因为得不到禹和皋陶〔这样的人〕而独自发愁，为百亩之田没种好而独自发愁的

人，是农夫。把钱财分给别人叫恩惠，把为善之道教给别人叫忠厚，为天下物色到贤才叫仁爱。所以说，把天下让给别人容易，为天下选荐贤才却很困难。孔子说过：'了不起啊，尧这样的圣君！只有天最伟大，只有尧能效法天。〔尧的胸怀〕广阔深远啊，人们不知该怎样称赞他！舜真不愧是个好君主啊！多么崇高伟大呀，虽然拥有天下〔而不以此为荣耀〕，好象与自己无关。'尧和舜治理天下，难道是不尽心竭力吗？只不过没有用在种庄稼上罢了。

"我只听说过用中原〔先进的教化〕去改变那蛮夷〔落后的风俗〕，却没听说反而被蛮夷所改变。陈良，本来是在楚国土生土长的，他喜爱周公、孔子的学说，从南而北到中原学习。北方的学习者还没有能超过他的，他真称得起是豪杰之士了。你们兄弟向他学习了几十年，老师一死，竟然背叛了他。从前孔夫子死了，门徒们〔坚持守墓〕三年之后才收拾行装准备回家，去子贡那里作揖告别，彼此相对而痛哭，都泣不成声，然后才归家。子贡又回到墓旁，在墓前的祭场搭建住棚，独自守墓三年，然后才肯回家。过了些时候，子夏、子张、子游认为有若跟孔子相貌近似，便想用过去敬事孔子的礼节来敬事他，还勉强曾子〔同意〕。曾子说：'不行！〔就象那〕用江、汉的水冲洗过，用夏天的太阳曝晒过，光明洁白得无法比拟，〔谁能跟孔子相比呢？〕'现在〔许行这个〕南方蛮子、怪腔怪调的人，指责先辈圣王的学说，你竟然背叛你的老师而向他学习，这跟曾子的态度相差多远啊！我〔从《诗经》上〕听说过'〔小鸟〕飞离那幽暗的深谷，搬到高大的树上居住'，却没听说过离开高大树木而飞进幽暗山谷〔歇宿〕的事。《鲁颂》中说：'要把戎狄打倒，要对荆舒声讨！'〔这一类国家〕是周公所要讨伐的，你却要向他学习，也算是越变越不好啊！"

〔陈〕说："〔如果〕听从许先生的学说，就会做到市场上的物价没有两个价，国内没有欺诈行为，即便是让年幼儿童去买东西，也没人欺骗他。棉布丝绸长短相同，价钱一样；麻线丝棉轻重相同，价钱一样；五谷多寡相同，价钱一样；鞋子大小相同，价钱

也一样。”

〔孟〕说:“各种东西〔品种质量规格〕不一样，这是实际情况。有的〔价钱〕相差一倍、五倍，有的相差十倍、百倍，有的相差千倍、万倍。你要把它们〔的价格〕拉平找齐，那是扰乱天下〔市场〕的行为。〔制作〕粗糙的鞋和精致的鞋都卖同样的价钱，人们难道愿意这样干吗？听从了许先生的主张，人们都纷纷伙同起来弄虚作假，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呢？”

5·5 墨者夷之①因徐辟②而求见孟子。孟子曰:“吾固愿见，今吾尚病，病愈，我且往见，夷子不来③！”

他日，又求见孟子。孟子曰:“吾今则可以见矣。不直，则道不见④；我且直之。吾闻夷子墨者，墨之治丧也，以薄为其道也；夷子思以易天下，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；然而夷子葬其亲厚，则是以所贱事亲也。”

徐子以告夷子。

夷子曰:“儒者之道，古之人若保赤子⑤，此言何谓也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，施由亲始。”

徐子以告孟子。

孟子曰:“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？彼有取尔也。赤子匍匐将入井，非赤子之罪也。且天之生物也，使之一本，而夷子二本故也。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，其亲死，则举而委之于壑。他日过之，狐狸食之，蝇蚋姑嘬之⑥。其颡有泚⑦，睨而不视。夫泚也，非为人泚，中心达于面目，盖归反虆梩⑧而掩之。掩之诚是也，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，亦必有道矣。”

徐子以告夷子。夷子怃然为间⑨曰："命⑩之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墨者夷之——信奉墨子学说、名叫夷之的人。

②徐辟——孟子的弟子

③夷子不来——不，勿；毋；不必。一说，这四个字是记其事实，不是孟子的话。指夷子听说孟子有病，所以没有来。

④见——同"现"。

⑤古之人若保赤子——古代的人爱护百姓象爱护婴儿。见《尚书·康诰》："若保赤子，惟民见康义。"

⑥蝇蚋姑嘬之——苍蝇蚊子一类小虫在吮吸它。蚋(ruì锐)，蚊子一类的昆虫，头小，色黑，胸背隆起，吸人畜的血液。姑，语助词，且。一说"姑"应作"盬"(gǔ古)，吸饮；咀嚼。亦有人认为"蚋姑"二字相连，指的是蝼蛄，一种对农作物有害的昆虫，褐色，有翅，前脚很强，能掘地，咬食农作物的根。嘬，叮；咬。

⑦其颡有泚——他额头上有汗。颡(sǎng嗓)，额；脑门子。泚(cǐ此)，出汗的样子。焦循《正义》解为"其颡有疵，谓头额病，犹云疾首也。"

⑧蘠梩——蘠(léi雷)，盛土的笼。梩(lí梨)或(sì似)，锹、锸一类铲土的工具。

⑨怃然为间——怅惘地停顿了一会。抚(wǔ武)，蒿然若有所失。间、间歇；一会儿。

⑩命——教。朱熹注："命，犹教也，言孟子已教我矣。"

【译文】

墨家学说的信奉者夷之，通过徐辟的关系求见孟子。孟子说："我本来愿意相见，但我现在有病，等病好了，我争取去看他，夷先生就不必来了吧！"

过了一些时候，又要求会见孟子。孟子说："我现在可以会见了。〔如果〕不直话直说，真理就不能显现。我就照直说吧！我听说夷先生是墨子的信徒，墨家办理丧事，以简单为原则；夷先生

想以此变革天下〔的风俗〕，可能是认为不这样做就不足为贵；然而夷先生安葬自己的父母却相当讲究，那就是用他所蔑视的礼节来对待他的父母吧！”

徐辟把它转告给夷子。

夷子说：“儒家的学说认为，古代君王〔爱护百姓〕象爱护婴儿，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？我认为人类之爱没有等级差别，要施行应该从父母开始。”

徐子将它转告给孟子。

孟子说：“夷先生真的认为人们爱自己的侄子会跟爱邻居的婴儿一样吗？他只不过根据这一点罢了：婴儿在地上爬行快要摔到井里，这决不是婴儿自己的罪过。而且，天生万物，只有一个根本，而夷先生偏认为是两个根本。大既在上古时代曾经有过不安葬父母的人，父母一死，便把尸体抛掷山沟。隔些日子路过那里，〔见到〕狐狸吃它，苍蝇蚊子吮吸它，不禁额头冒汗，斜眼瞟望而不敢正视。这汗水，不是流给别人看的，而是内心〔愧悔溢于言表〕禁不住从面部显示出来的。也许他会回家取来铲泥盛土的工具来掩埋尸体。掩埋它的确是对的，那么，孝子仁人埋葬他们的父母，也必然是有道理的。”

徐子把它转告了夷子。夷子茫然地迟疑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我算领教了。”

滕文公下

（凡十章）

6·1 陈代[1]曰："不见诸侯，宜若小然；今一见之，大则以王，小则以霸。且志曰，'枉尺而直寻'，宜若可为也。"

孟子曰："昔齐景公田，招虞人以旌[2]不至，将杀之。志士不忘在沟壑，勇士不忘丧其元。孔子奚取焉？取非其招不往也。如不待其招而往，何哉？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。如以利，则枉寻直尺而利，亦可为与？昔者赵简子[3]使王良[4]与嬖奚[5]乘，终日而不获一禽。嬖奚反命曰：'天下之贱工也。'或以告王良。良曰：'请复之。'强而后可，一朝而获十禽。嬖奚反命曰：'天下之良工也。'简子曰：'我使掌与女乘。'谓王良。良不可，曰：'吾为之范我驰驱[6]，终日不获一；为之诡遇[7]，一朝而获十。诗云："不失其驰，舍矢如破[8]。"我不贯[9]与小人乘，请辞。'御者且羞与射者比；比而得禽兽，虽若丘陵，弗为也。如枉道而从彼，何也？且子过矣：枉己者，未有能直人者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陈代——孟子的弟子。

②招虞人以旌——用羽毛装饰的旌旗召唤守苑囿的官吏。虞人：守

苑囿（猎场）之吏。旌(jīng京)，饰以羽毛的旗子。古代君王有所召唤，须有相当信物为凭，如召唤大夫用旌，召唤士用弓，召唤虞人只能用皮冠。

③赵简子——晋国大夫，名赵鞅。

④王良——春秋末年知名的善御者，先秦两汉古籍中常称之为“邮无恤”。

⑤嬖奚——名字叫奚的一个受宠的小臣。

⑥范我驰驱——按照规矩法度去驾车奔驰。范：规范。据《谷梁传》所载，驾御田猎车，尘土飞扬不能出轨道，马蹄须相应合拍。

⑦诡遇——不依法驾御。

⑧不失其驰，舍矢如破——《诗经·小雅·彤弓之什·车攻篇》第六章（全篇共八章）中的句子，意思是：不违反规矩驾车，箭一放出就能射中目标。

⑨贯——同“惯”，习惯。

【译文】

陈代说：“不会见诸侯，好象是受小节束缚。现在会见他们，大，可以推行王道；小，可以成就霸业。《志》上说：‘屈缩一尺而伸展八尺’，〔小节上不妨受点委屈，以求得更大的施展，〕好象还值得干它一番。”

孟子说：“从前齐景公田猎，用有羽毛装饰的旌旗召唤那管理苑囿猎场的官吏，召唤不来，便准备杀掉他。〔但〕胸有大志的人并不怕〔死去〕弃尸山沟，勇敢的人不怕丢失了脑袋。孔夫子赞许他哪一点呢？就是赞许他决不肯接受那种不对头的召唤〔方式〕。如果〔我们〕不等诸侯的招请便前往，那是为什么呢？而且所谓‘屈缩一尺而伸展八尺’，是从谋利的观点而言。如果只讲求利，那么，屈缩有八尺，伸展才一尺而能谋利，也可以干它一番吗？从前，赵简子命令〔善御者〕王良为他宠幸的小臣奚驾车出猎，整天都没打到一只鸟。宠臣奚回报说，‘〔王良〕是天下最笨拙的驾车人。’有人把它转告王良。王良说：‘请再驾一次车吧！’奚〔犹豫再

三才〕勉强同意，一个早晨便捕获了十只鸟。奚回报说：‘〔王良〕是天下最高明的驾车人。’赵简子说：‘我就让他专门为你驾车好了。’〔便将这个决定〕通知王良，王良不肯接受，说：‘我替他按照规矩法度驾车驱驰，整天都一无所获；而替他违反法则驾车，一个早晨便能捕获十只。《诗经》中说：“不违反规矩驾车奔跑，箭一放出就射中目标。”我不习惯替小人驾车，我请求辞掉这个差使。’一个驾车人尚且能把跟违法的射猎者合作看成羞耻，这种合作即便使猎获的禽兽堆积如山丘，也是不该干的。如果〔我们〕忍屈含辱而追随他们〔那些诸侯〕，又何必呢？你是〔想〕错了，自身不正的人，是从来不可能使别人正直的。”

6·2 景春①曰：“公孙衍②、张仪③岂不诚大丈夫哉？一怒而诸侯惧，安居而天下熄。”

孟子曰：“是焉得为大丈夫乎？子未学礼乎？丈夫之冠也，父命之；女子之嫁也，母命之④往送之门，戒之曰：‘往之女家，必敬必戒，无违夫子！’以顺为正者，妾妇之道也。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⑤；得志，与民由之；不得志，独行其道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景春——人名。与孟子同时人。

②公孙衍——人名，即魏国人犀首，著名的说客。

③张仪——（？～前310年），战国时纵横家代表人物。魏国贵族的后代。公元前328年（秦惠文君十年），任秦相。执政时迫使魏国献上郡，帮助秦惠文君称王，游说各国服从秦国，瓦解齐、楚联盟，夺取楚国

汉中地，使秦更强大。秦武王即位后，他入魏为魏相，不久便死去。

④丈夫之冠也，父命之：女子之嫁也，母命之——男子成年(二十岁)行加冠礼，父亲给以训导；女子出嫁，由母亲训导。这里所述的礼仪与有关礼仪的文献资料所载有些出入。

⑤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——朱熹对这几句的注释为："广居，仁也；正位，礼也；大道，义也。"可供参考。

【译文】

景春说："公孙衍和张仪，难道不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呢？〔他们〕一发怒，可以使诸侯提心吊胆；冷静下来，可以使天下太平安宁。"

孟子说："这怎能算得了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呢？你没学过礼吗？男子行冠礼，由父亲训导；女子出嫁，由母亲训诫，送她到门口，告戒说：'到了你〔婆〕家，一定要恭敬、谨慎，不要违背丈夫。'以顺从为宗旨，这是妇女的准则。〔男子理当〕住在天下广大的住宅（仁）里，站在天下正确的位置（礼）中，前进在天下光明的道路（义）上。得志时，跟百姓一起沿着正道走；不得志时，能独自坚持原则。〔要做到〕富贵不致迷惑腐化，贫贱不致动摇改志，威武不致屈服变节。只有这样的人，才称得起是男子汉大丈夫。"

6·3 周霄①问曰："古之君子仕乎？"

孟子曰："仕。传曰：'孔子三月无君，则皇皇②如也，出疆必载质。'公明仪曰：'古之人三月无君，则吊。'"

"三月无君则吊，不以急乎？"

曰："士之失位也，犹诸侯之失国家也。礼曰：'诸侯耕助以供粢盛③；夫人蚕缫，以为衣服④。牺牲不成，粢

盛不絜，衣服不备⑤，不敢以祭。惟士无田，则亦不祭。'牲杀、器皿、衣服不备，不敢以祭，则不敢以宴，亦不足吊乎？"

"出疆必载质，何也？"

曰："士之仕也，犹农夫之耕也；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？"

曰："晋国亦仕国也，未尝闻仕如此其急。仕如此其急也，君子之难仕，何也？"

曰："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，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；父母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不待父母之命、媒妁⑥之言，钻穴隙相窥，踰墙相从，则父母国人皆贱之。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，又恶不由其道。不由其道而往者，与钻穴隙之类也⑦。"

【注释】

①周霄——魏国人。

②三月无君，则皇皇如也，出疆必载质——三个月没有君王（的任命），就会大失所望，离开国境一定得带上（送领国君王）的见面礼。皇皇朱熹注为"如有求而弗得之意。"质，同贽(zhì)或挚，初相见时用以表示诚意的礼物。

③粢盛(zīchéng资成)——古时盛在祭器内以供祭祀的谷物（包括黍、稷、稻、粮、麦、菽之类）。

④夫人蚕缫(sāo骚)，以为衣服——诸侯的妻子亲自养蚕抽丝，供给祭祀穿用的衣服。一说，孟子所引《礼》的句子到这一句为止，下文"牺牲不成"起，不是引文而是孟子申述之言。

⑤牺牲不成，粢盛不絜，衣服不备——用以祭祀的牲畜不肥壮，谷物不洁净，祭服不齐备。

⑥媒妁(méishò梅朔)——介绍婚姻的人。《说文》："媒，谋也，谋合二姓。妁，酌也，斟酌二姓也。"

⑦与钻穴隙之类也——跟钻洞寻缝的人一个样。一说，句首的“与”字应为上句句尾，是语气词。

【译文】

周霄问道：‘古代君子当官吗？”

孟子说：“当官！《传》上说：‘孔夫子〔如果〕三个月不被君主任用，便会大失所望，离开〔这〕国境，定要装载着〔送邻国君主的〕见面礼。’公明仪说：‘古代人〔如果〕三个月不被君主任用，就要去安慰他。’”

〔周霄说〕：“三个月不被君子任用便慰问，不是有点过急吗？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士失掉官职，就好比诸侯失掉国家。《礼》上说：‘诸侯亲耕以供祭祀的谷物，〔他们的〕夫人亲自养蚕以供祭祀的祀的衣服。〔祭祀用的〕牲畜不肥壮，粮食不干净，祭服不齐备，就不敢用来祭祀。如果士没有〔祭〕田，也不能行祭礼。’牲畜、器皿、祭服之类不齐备，不敢行祭礼，就不能举行宴会，这也不该慰问吗？”

〔周问〕：“出国境必带见面礼，是为什么呢？”

〔孟子〕答：“士当官，好比农夫耕种；难道农夫因为要出国境就可舍弃农具吗？”

〔周霄〕说：“晋国也是个君子游宦做官的国家，未曾听说过求官职这样迫切，求官这样急，君子却怕求官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男孩出生〔父母〕都愿给他找妻室，女孩出生都愿替她找婆家，父母的心情，都是共通的。〔如果〕不等父母的许可，媒人的转述，〔自己私下〕透过门缝窗孔互相眉来眼去，翻越墙头去相随，那么，父母和群众都会瞧不起他们。古代的人并非不想做官，只是厌恶〔有失礼义〕不择手段的求官，正像〔男女〕从门缝窗孔〔偷情〕那样。”

6·4 彭更①问曰："后车数十乘，从者数百人，以传食②于诸侯，不以泰乎？"

孟子曰："非其道，则一簞食不可受于人；如其道，则舜受尧之天下，不以为泰——子以为泰乎？"

曰："否；士无事而食，不可也。"

曰："子不通功易事，以羡补不足③，则农有余粟，女有余布；子如通之，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。于此有人焉，入则孝，出则悌，守先王之道，以待④后之学者，而不得食于子；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？"

曰："梓匠轮舆，其志将以求食也；君子之为道也，其志亦将以求食与？"

曰："子何以其志为哉？其有功于子，可食而食之矣。且子食志乎？食功乎？"

曰："食志。"

曰："有人于此，毁瓦画墁⑤，其志将以求食也，则子食之乎？"

曰："否"

曰："然则子非食志也，食功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彭更——人名。孟子的弟子。

②传食——转食。

③以羡补不足——用多余的调济不够的。羡，多；馀。

④待——等待。亦有人释为"持"，指扶持后来的学者。

⑤毁瓦画墁——毁坏屋瓦、乱画粉刷的墙。墁(màn曼)，墙壁的粉饰。

【译文】

彭更问："跟随的车几十辆，跟随的有几百人，轮流吃遍诸侯国，不是太过分了吗？"

孟子说："如不合道理，那么，连一筐食品也不能接受人家的；如合道理，那么，舜接受尧的天下，也不过分——难道你觉得过分吗？"

〔彭更〕说："不！〔但〕士人不干事就白吃饭，可不成啊！"

〔孟子〕说："你〔如果〕不交流成果互换产品，用多余补充缺欠，便会让农夫有余粮，妇女有余布〔而无所用〕。你如果能使它们流通，那么，木匠，制车工都能从你那里谋生。如这儿有个人，在家孝敬父母，外出敬尊长，坚守古代圣王之道，以此扶持后来的学者，却不能从你那里谋食，那你为什么只重视木匠、制车工而轻视仁义的人呢？"

〔彭更〕说："木匠制车工，他们的意图就是为谋食；君子追求道，他们的意图也是为谋食吗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你凭什么要追查意图？他们对你有贡献，可以管饭，就以饭食招待他们。你究竟是按意图给食呢？还是按贡献给食？"

〔彭更〕答："按意图给食！"

〔孟子〕说："〔如果〕有人在这里毁坏屋瓦乱画粉墙，他的意图是谋食，你给他吃的吗？"

〔彭更〕说："不给！"

〔孟子〕说："那么你可并不是按意图给食，而是按贡献给食啊！"

6·5 万章①问曰："宋，小国也；今将行王政，齐楚恶而伐之②，则如之何？"

孟子曰："汤居亳③，与葛④为邻，葛伯放而不祀。汤使人问之曰：'何为不祀？'曰：'无以供牺牲也。'汤使遗之牛羊。葛伯食之，又不以祀。汤又使人问之曰：'何为不祀？'曰：'无以供粢盛也。'汤使亳众为之耕，老弱馈食。葛伯率其民，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。不授杀之。有童子以黍肉饷，杀而夺之。书曰：'葛伯仇饷。'此之谓也。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，四海之内皆曰：'非富天下也，为匹夫匹妇复雠也。''汤始征，自葛载⑤，'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。东面而征，西夷怨；南面而征，北狄怨，曰：'奚为后我？'民之望之，若大旱之望雨也。归市者弗止，芸者不变，诛其君，吊其民，如时雨降。民大悦。书曰：'徯我后，后来其无罚！'有攸不惟臣⑥，东征，绥厥士女，篚厥玄黄⑦，绍我周王见休⑧，惟臣附于大邑周。'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，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；救民于水火之中，取其残而已矣。太誓曰：'我武惟扬，侵于之疆⑨，则取于残，杀伐用张，于汤有光。不行王政云尔；苟行王政，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，欲以为君；齐楚虽大，何畏焉？"

【注释】

①万章——孟子的弟子。

②今将行王政，齐、楚恶而伐之——〔宋〕要实行仁者，齐、楚两国忌恨而攻伐它。孟子所说的是宋王偃，即宋康王，宋献王（？——前286年），战国时宋国国君，戴氏，名偃，剔成肝之弟。剔成肝逐杀宋桓侯（名璧兵），自立为宋君，不久，他就杀剔成肝而自立。曾灭亡滕国，夺取楚的淮北地。公元前318年，他自称为王。后发生内乱，又因宋国富庶，成为齐、秦、赵等大国兼并的目标，后为齐国所灭，他出奔魏国，死于魏国。孟子说他将行王政，据说是早期的事。

③汤居亳——商汤住在亳。亳（bó博），古都邑名，商汤的都城。有三

处:(1) 河南商丘县东南，相传即汤所居之地。又名南亳。(2) 河南商丘县北，相传诸侯拥戴汤为盟主于此，又名北亳。(3) 河南偃师县西，相传汤攻克夏时所居，又名西亳。灭夏后还都北亳。

④葛——古国名，嬴姓。故城在今河南宁陵县北。

⑤汤始征，自葛载——商汤早先的征伐，是从葛国开始。载，始。这一句疑为仍属于《尚书》，在本书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第十一章中引类似这一句的内容时，则是:"《书》曰:'汤一征，自葛始。'"如以十一章所引为据，这里至少也应是孟子对《尚书》语句的转述。

⑥有攸不惟臣——攸国不为臣；攸国不愿臣服。惟，为。攸，亦有人释为是助词，相当于"所"。今采用近人杨伯峻说，释为国名，据甲文和晚商金文，都有攸国国名。

⑦篚厥玄黄——把黑色、黄色的〔币帛丝绸〕放进他们的筐子里。篚(fěi匪)，筐，篮。这里是当动词用，即装进筐子。

⑧绍我周王见休——追随我周王觉得荣幸。绍，继续。亦可释为"介绍"，即介绍给周王相见。休，美。

⑨侵于之疆——攻占那于国的疆土。于，古国名。

【译文】

万章问道:"宋，是个小国，现在准备行仁政，齐、楚两个大国被激怒而要攻伐它，这该怎么办呢！"

孟子说:"商汤住在亳地，跟葛是邻国，葛伯放纵无道，不祭祀先祖。商汤派人质问他说:'为什么不祭先祖？'回答是:'没有作为祭品的牲畜。'汤派人把牛羊送给他，葛伯将牛羊吃了，也不用它来祭祀。汤又派人质问他说:'为什么不祭祀？'回答是:'没有作为祭物的谷粒。'汤派亳地的民众前去为他耕种，老弱者管送饭。葛伯却率领他的百姓拦截那些有酒菜好饭的人而抢夺它，对不肯交出〔饭菜〕的人进行杀害。有个孩子去送饭和肉，〔葛伯也〕杀害并抢夺他的东西。《书》上说:'葛伯仇视送饭人'，就是说的这件事。〔汤正是〕由于他杀了这个儿童才征伐他，天下人都说:'〔汤〕不是贪图天下而致富，是为普通的男女百姓报仇。'汤最早的征

伐，就是从葛国开始。'征伐十一次，而天下无敌。向东西征伐，西边的人就埋怨；向南面征伐，北边的人就埋怨，〔都纷纷〕说：'为什么要把征伐我们这里往后推？'百姓们盼望他，就象在大旱的年头盼雨水一样，〔作战时〕做买卖的没停止经营，耕种者也没有回避，杀掉那〔暴〕君安慰那百姓，好象及时雨从天而降，百姓们非常高兴。《书》上说：'盼望我们的王，王来了就能摆脱苦难。''攸国不肯臣服，〔周王〕从东征伐，使男女百姓安宁，把黑色、黄色的〔币帛〕装满筐，追随我周王实在光荣，只愿做大周国的臣民。'〔攸国的〕君子以满筐黑、黄色的〔币帛〕迎接〔周国的〕君子，小民用筐盛饭，壶装酒迎接它的小民。〔周王出征是〕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，而除掉残暴之君罢了。《泰誓》上说：'发扬我们的威武，攻伐于国的疆土，杀掉残暴的君主，把该死的都清除，功绩比汤更显著。'不行仁政也就算了，如果要行仁政，天下的人都会〔振奋地〕抬头盼望它，要拥立他做君主，尽管齐、楚再强大，又有什么可怕呢？"

6·6 孟子谓戴不胜①曰："子欲子之王之善与？我明告子。有楚大夫于此，欲其子之齐语也，则使齐人傅诸？使楚人傅诸？"

曰："使齐人傅之"。

曰："一齐人傅之，众楚人咻②之，虽日挞而求其齐也，不可得矣；引而置之庄岳③之间数年，虽日挞而求其楚，亦不可得矣。子谓薛居州④善士也，使之居于王所。在于王所者，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，王谁与为不善？在王所者，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，王谁与为善？一薛居州，独如宋王何？"

【注释】

①戴不胜——人名，宋国之臣。

②咻（xīu休）——喧哗。

③庄岳——齐国的街里之名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：庄，街名；岳，里名。

④薛居州——人名、宋国之臣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对戴不胜说："你想要你的君王向善吗？我可以坦率告诉你。〔比方〕有一位楚国的大夫在这里，想让他的儿子说齐国话，那么，是找齐国人教他呢，还是找楚国人教他？"

〔戴〕答道："找齐国人教他。"

〔孟子〕说："一个齐国人教他，但很多楚国人在干扰他，即便每天都鞭打并强逼他说齐国话，也很难办。〔如果〕把他领到〔齐国的街里〕庄岳居住几年，即便每天鞭打并强逼他说楚国话，同样很不好办。你认为薛居州是个好人，让他住在王宫中。〔如果〕住在王宫的人们，无论年龄大小地位高低都是薛居州〔式的好人〕，那么，君主是跟谁干出不好的事来呢？〔又如〕住在王宫的人们，年龄大小地位高低者都不是薛居州〔式的好人〕，那么，君王又是跟谁干出好事来呢？个把薛居州，又能把宋王怎么样呢？"

6·7 公孙丑问曰："不见诸侯何义？"

孟子曰："古者不为臣不见。段干木①踰垣而辟之，泄柳闭门而不内②，是皆已甚；迫，斯可以见矣。阳货欲见孔子③而恶无礼，大夫有赐于士，不得受于其家，则往拜其门。阳货瞰④孔子之亡也，而馈孔子蒸豚；孔子亦瞰其亡也，而往拜之。当是时，阳货先，岂得不见？曾子曰：

'胁肩谄笑，病于夏畦⑤。'子路曰：'未同而言，观其色赧赧然，非由之所知也。'由是观之，则君子之所养，可知已矣"。

【注释】

①段干木——人名，姓段，名干木。魏文侯时的贤者。

②泄柳闭门而不内——泄柳紧关门户而不肯接待。泄柳，人名，鲁缪（穆）公时贤者。内（nà纳），同"纳"，接纳。

③阳货欲见孔子——阳货，鲁国正卿季氏之宰（总管），又名阳虎。阳货见孔子事，参见本书《论语·阳货篇》第一章（即《论语》17·1）。

④瞰（kàn看）——同瞰，窥伺，探听。

⑤胁肩谄笑，病于夏畦——耸起肩膀，装出肉麻的笑脸，比夏天在菜地劳动还要累人。胁肩谄笑；比喻逢迎的丑态。畦（qī其或xī席），菜圃间划分的行列。这里是当动词用。

【译文】

公孙丑问："不〔主动〕拜见诸侯，究竟有什么用意？"

孟子说："在古代，不是臣属就不拜见。段干木跳过围墙而躲开了〔魏文侯的看望〕，泄柳紧闭大门而不肯接待〔来访的鲁穆公〕，这都有些过分；迫不得已，也还是可以相见的。阳货想让孔子来看望自己又不愿失礼〔去下令召见，便根据〕大夫如果对士有所赏赐，士当时没有在家亲自接受，便理当前往大夫之门拜谢〔的规矩〕，在探悉孔子外出之机，给孔子送去蒸熟的小猪，孔子也窥伺他外出之机，前往拜谢。在当时，阳货如果先去〔访问，孔子〕怎么会不去会见他呢？曾子说过：'耸着肩膀，装出肉麻的笑脸，这比夏天在菜园子里干活还要劳累。'子路也说过："跟人没共同之点还要勉强交谈，面部又呈现惭愧的神色，这种人是我所不敢领教〔看不起〕的。'从这里考察，君子是如何重视品德修养，就可一目了然。"

6·8 戴盈之①曰："什一，去关市之征，今兹②未能，请轻之，以待来年，然后已，何如？"

孟子曰："今有人日攘③其邻之鸡者，或告之曰：'是非君子之道。'曰：'请损之，月攘一鸡，以待来年，然后已。'——如知其非义，斯速已矣，何待来年？"

【注释】

①戴盈之——人名，宋国的大夫。

②兹——年。

③攘（ráng壤）——偷，盗。朱熹注："攘，物自来而取之也。"按此解释，在程度上与"偷、盗"又有所区别，是隐匿他人之物而据为已有。

【译文】

戴盈之说："抽税十分之一，免掉关卡集市的赋税，今年内办不到，请先减轻一点，等到明年再彻底实行，可以吗？"

孟子说："现在有人每天偷邻舍的一只鸡，有人正告他说：'这不是正派人应有的行为。'他回答道：'请先减少一点，每月只偷一只鸡，等到明年再彻底改过〔不偷〕吧！'如果〔真的〕懂得这〔行为〕不合理，就该立即停止，为什么偏要等待明年呢？"

6·9 公都子①曰："外人皆称夫子好辩，敢问何也？"

孟子曰："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乱。当尧之时，水逆行，泛滥于中国，蛇龙居之，民无所定；下者为巢，下者为营窟②。书曰：'洚水警余③。'洚水者，洪水也。使禹治之。禹掘地而注之海，驱蛇龙而放之菹④；水由地中行，江、淮、河、汉是也。险阻既远，

鸟兽之害人者消，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。

“尧舜既没。圣人之道衰，暴君代作，坏宫室以为汙池，民无所安息；弃田以为园囿，使民不得衣食。邪说暴行又作，园囿、汙池、沛泽多而禽兽至。及纣之身，天下又大乱。周公相武王诛纣，伐奄三年讨其君，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⑤，灭国者五十，驱虎、豹、犀、象而远之，天下大悦。书曰：‘丕显哉，文王谟！丕承者，武王烈！佑启我后人，咸以正无缺⑥。’

“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惧，作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；是故孔子曰：‘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！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！’

“圣王不作，诸侯放恣，处士⑦横议，杨朱⑧、墨翟⑨之言盈天下。天下之言不归杨，则归墨。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；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。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。公明仪曰：‘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；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，此率兽而食人也。’杨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，是邪说诬民，充塞仁义也。仁义充塞，则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。吾为此惧，闲⑩先圣之道，距杨墨，放淫辞，邪说者不得作。作于其心，害于其事；作于其事，害于其政。圣人复起，不易吾言矣。

“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，周公兼夷狄，驱猛兽而百姓宁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诗云：‘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，则莫我敢承⑪。’无父无君，是周公所膺也。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波行，放淫辞，以承三圣者；岂

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能言距杨墨者，圣人之徒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公都子——孟子的弟子。

②上者为营窟——住在高处的人就相连筑洞而居。营窟，围绕而居，按字面意思理解是挖洞建穴。

③洚水警余——洪水在警诫我们。洚（jiàng匠），大水泛滥。洚水，洪水。

④放之菹——驱赶它们到草泽中。菹（zū租），多水草的沼泽地带。

⑤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——把飞廉赶到海边而将他杀掉。飞廉，人名，又作蜚廉，商纣宠幸的臣子。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，蜚廉和他的儿子恶来，都以材木待奉殷纣，恶来有力，蜚廉善走。周武王伐纣时；杀死了恶来。当时蜚廉为纣去北方采石。因此，孟子这里说是驱杀飞廉，事实上有些出入。

⑥佑启我后人，咸以正无缺——帮助并启发我们后辈子孙，使大家都能完美无缺。赵岐注，这是《尚书》的逸篇。梅赜则列入伪古文之《君牙篇》。

⑦处士——不官于朝而居家者，即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。

⑧杨朱——战国初哲学家。先秦古籍中称他为杨子、阳子居或阳生。魏国人。相传他反对墨子“兼爱”说和儒家的伦理思想，主张“贵生”、“重己”，“全性葆真，不以物累形”，重视保存个人生命，反对别人侵夺自己，也反对侵夺别人。孟子说他“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”，并抨击他的“为我”的思想。关于杨朱的片断史料，散见于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书中，《列子》中有《杨朱篇》，未见得可靠。

⑨墨翟——（约前468——前376），春秋、战国之际思想家、政治家。墨家学派的创始人。相传为宋国人，后期住在鲁国。曾学习儒术，因不满其烦琐的“礼”，自立学说，聚徒讲学，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。他的“天志”、“明鬼”学说，不脱殷周传统的思想形成，但赋以“非命”和“兼爱”的内容，反对儒家的“天命”和“爱有差等”说；力主“兼相爱，交相利”，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别。他的“非政”思想，体现了当时人们反对掠夺战争的意向。他的“非乐”、“节用”，“节葬”等主张，是对当权贵族“繁饰礼乐”和奢侈享乐生活的抗议。墨子学说对当时思想界有很大影响，与儒家

并称“显学”。现存《墨子》五十三篇，是研究其学说的基本材料。

⑩闲——卫；捍卫。

⑪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，则莫我敢承——要把西戎北狄抵御，要给荆舒迎头痛击，就不会有谁敢与我为敌。膺（yīng英），抵御。惩，惩办；痛击。承，抵挡；抗拒。这是《诗经·鲁颂·閟宫篇》第五章（全篇共九章）中的句子。

【译文】

公都子说：“别人都认为您喜欢辩论，敢冒昧请问，是为什么？”

孟子说：“我哪里是喜欢辩论，我是万不得已（才这样）啊！这个世界已经存在很久了，〔总是〕一阵安定，一阵动荡。唐尧的时代，洪水漫溢，中原地区到处泛滥，蛇龙得以安居，人们却无处歇身；低下处的人在树上搭巢，居高处的人也相连筑洞。《尚书》说：‘洚水在警诫我们！’所谓‘洚水’，就是那无边无际的洪水。命令禹来治理它，禹挖了渠道而把水引向大海，把蛇和龙驱赶到水草的沼泽中，水沿着渠道流动，长江、淮河、黄河、汉水就是如此。危险阻塞既经排除，害人的鸟兽也消声匿迹了，然后，人们才能够在平原居住。

“尧、舜死了以后，圣人的政教逐渐衰落，残暴的君主陆续出现，〔他们〕毁坏了住宅当作深池，使百姓无处歇身；破坏庄稼地当作园林，使百姓吃、穿没有着落；荒诞的谬论，残暴的举动又得逞，随着园林深池，湖泊沼泽的增多，禽兽又纷纷涌来。到商纣执政时，天下又大动荡。周公辅佐武王。把纣王杀掉又征伐奄国，三年后声讨了奄的君主，把飞廉〔这个幸臣〕赶到海边并杀掉他，被消灭了五十个国家，把那些老虎、豹子、犀牛、大象驱逐到很远的地方，普天之下都拍手称快。《尚书》说：‘多么辉煌呀，文王的谋略！多么威武啊，武王的功烈！帮助和开导我们后辈子孙，使大家都能够完美无缺。’

“时势衰落，道义微弱，荒诞的谬论、残暴的举动又抬头，臣子杀死君主的事例也有，儿子杀死老子的事例也有。孔子震惊，著作了一部《春秋》。〔作〕《春秋》〔以褒善贬恶〕本来是天子的职责。所以孔子说：‘了解我的人，也许只是由于这部《春秋》的缘故，指责我的人，也可能是由于这部《春秋》的缘故。’

“〔从此〕圣明的君主不再出世，诸侯横行无忌，在野的政客乱发议论，杨朱、墨翟的学说流行天下，〔以致〕天下的言论不是杨朱派就是墨翟派。杨派提倡一切为自己，就是无视君王；墨派鼓吹普遍的爱，就是无视父亲。目无父辈，目无君主，简直是禽兽。公明仪说过：‘厨房有肥肉，棚厩有壮马，〔但〕百姓面黄饥瘦，郊野有饿死的尸体，这〔无异〕是率领野兽来吃人。’杨朱、墨翟的学说不排除，孔子的学说就不能发扬，这就是因为荒诞的谬论欺骗了百姓，阻塞了仁义的道路。仁义之路被堵塞，那就〔无异〕是率领野兽吃人，人与人也将互相吃。我因为这个而担忧，〔准备〕捍卫先圣的学说，反对杨朱、墨翟之说，抨击那些荒唐的言辞，使发表谬论者不能得逞。〔那些谬论〕发出于内心，危害了事业；危害了事业，就会危害到政治。〔即便是〕圣人再兴起，也不会否定我说的这番话。

“从前，禹制服了洪水而使天下平定；周公兼并了西夷、北狄，驱除了野兽，而使百姓安宁；孔子著成了《春秋》，才使叛乱之臣不孝之子害怕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要把西戎北狄抵御。要给荆舒迎头痛击，谁也不敢与我为敌。’那目无父辈、目无君主之辈，是周公所要打击的。我也准备纠正人们的认识，排除荒谬邪说，反对偏激的行为，斥责奸狡的言辞，以便继承〔夏禹、周公、孔子〕这三位圣人〔的事业〕，这怎么能说是喜欢辩论呢！我是万不得已〔才这样〕啊！〔只有〕能用言论来反对杨朱、墨翟的人，才〔不愧〕是圣人的门徒啊！”

6·10 匡章①曰："陈仲子②岂不诚廉士哉？居于陵③，三日不食，耳无闻，目无见也。井上有李，螬食实者过半矣④，匍匐往，将食之⑤；三咽，然后耳有闻，目有见"。

孟子曰："于齐国之士，吾必以仲子为巨擘⑥焉。虽然，仲子恶能廉？充仲子之操，则蚓而后可者也。夫蚓，上食槁壤，下饮黄泉。仲子所居之室，伯夷之所筑与？抑亦盗跖⑦之所筑与？所食之粟，伯夷之所树与？抑亦盗跖之所树与？是未可知也"。

曰："是何伤哉？彼身织屦，妻辟纑⑧，以易之也"。

曰："仲子，齐之世家也；兄戴，盖⑨禄万钟，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，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，辟兄离母，处于于陵。他日归，则有馈其兄生鹅者，己频颦⑩曰：'恶用是鶃鶃⑪者为哉？'他日，其母杀是鹅也，与之食之。其兄自外至，曰：'是鶃鶃之肉也。'出而哇⑫之。以母则不食，以妻则食之；以兄之室则弗居，以于陵则居之，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？若仲子者，蚓而后充其操者也"。

【注释】

①匡章——人名，齐国人，战国时齐将。齐威王时，曾率军击退秦的进攻。公元前314年（齐宣王六年），乘燕国内乱，率军攻破燕国。后二年在濮水之上抵御秦军，被打败。齐湣王即位，孟尝君为相，联合韩、魏攻楚，他率军在垂沙大败楚军，杀楚将唐昧。他的言行散见于《战国策·齐策·燕策》及《吕氏春秋·不屈》等篇中。

②陈仲子——齐国人，世被称为"田仲"、"陈仲"、"於陵仲子"。据《淮南子·泛论训》载："季襄、陈仲子立节抗行，不入洿君之朝，不食乱世之食，遂饿而死。"高诱注为孟子弟子，不足为信。

③於（wū乌）陵——地名，在今山东长山县南，距临淄约二百里。

④井上有李，螬食实者过半矣——井上有李子，已被金龟子的幼虫吃

了大部分。螬（cáo曹），即蛴螬，俗称“地蚕”、“大蚕”，是金龟子的幼虫。生在土壤里，吃农作物的根、茎、是害虫。

⑤将食之——取食了它。将，拿；取。

⑥巨擘（bò）——大指。

⑦盗跖——春秋末年奴隶起义领袖，名柳下跖，一说姓展，名跖。是柳下惠的兄弟。“盗”是诬称。据说是齐国和鲁国之间的柳下（今山东西部）人，有关他的记载，见《庄子·盗跖篇》。

⑧辟纑——赵岐注：“缉绩其麻曰辟，练其麻曰纑。”指绩麻练麻。（绩，缉；把麻析成缕连接起来。练，把丝麻或布帛煮得柔软洁白）。纑（lú卢），麻缕。

⑨蓋（gě舸）——地名，是陈戴的采邑。

⑩频颦（cù促）——朱熹注：“频与颦同，颦与蹙同。”皱眉蹙额，不愉快的样子。

⑪鴲鴲（yì）——鹅叫声。

⑫哇——吐。

【译文】

匡章说：“陈仲子难道不真是一个廉洁的人吗？〔他〕住在於陵，三天没有饮食，耳朵听不见，眼睛看不明。井上有李，金龟子的幼虫已蛀食大半〔他〕爬行过去，取来吃了。咬了三口，耳朵才有听觉，眼睛才有视觉。”

孟子说：“在齐国的人士中，我一定把仲子看待成〔指头中的〕大拇指，然而，仲子怎能算廉洁呢？要推广仲子的操守，那只有使人成为蚯蚓以后才能办到。蚯蚓，地面上吃干枯的泥土，地面下吮饮黄泉之水。〔这是多么廉洁！而〕仲子所住的房屋，是〔象〕伯夷〔那样廉洁的人〕所建造的呢，还是〔象〕柳下跖〔那样的强盗〕所建造的呢？〔仲子〕所吃的粮食，究竟是伯夷〔式的人〕耕种的呢？还是盗跖〔式的人〕所耕种的呢？这些还是没弄清楚的呀！”

〔匡章〕说：“那有什么妨碍呢？他亲手编织草鞋，他的妻子绩麻练麻，用这些去交换来的。”

〔孟子〕说："仲子，本是齐国的宗族世家。他的哥哥陈戴，在蓝这地方受用的俸禄高达万钟。他却认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义之禄，不肯吃它，认为他哥哥的房屋是不义之房，不肯住它。便回避哥哥，远离母亲，独自住在於陵。有一天他回家，碰到有人送给他哥哥一只鹅，他皱眉缩额，不高兴地说：'为什么要用这种鲵鲵叫唤的东西呢？'过了几天，他母亲把这只鹅宰了，把鹅肉给他吃。他哥哥〔正好〕从外面回来，说：'这就是那鲵鲵叫换的东西的肉呢！'他便跑出门口把肉呕出来。母亲的东西不吃，妻子的东西却吃；哥哥的房屋不居住，在於陵的房子倒可以住，这还能称得起是推广廉洁操守的典型吗？象仲子这样的人，只有先当蚯蚓然后才能成为推广〔无求于人而自给自足的廉洁〕操守的人啊！"

离 娄 上

（凡二十八章）

7·1 孟子曰："离娄①之明、公输子②之巧，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；师旷③之聪，不以六律④，不能正五音⑤；尧舜之道，不以仁政，不能平治天下。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，不可法于后世者，不行先王之道也。故曰，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诗云，'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⑥。'遵先王之法而过者，未之有也。圣人既竭目力焉，继之以规矩准绳，以为方圆平直，不可胜用也；既竭耳力焉，继之以六律正五音，不可胜用也；既竭心思焉。继之以不忍人之政，而仁覆天下矣。故曰，为高必因丘陵，为下必因川泽；为政不因先王之道，可谓智乎？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。不仁而在高位，是播其恶于众也。上无道揆⑦也，下无法守也，朝不信道，工不信度⑧，君子犯义，小人犯刑，国之所存者幸也。故曰，城郭不完，兵甲不多，非国之灾也；田野不辟，货财不聚，非国之害也。上无礼，下无学，贼民兴，丧无日矣。诗曰：'天之方蹶，无然泄泄⑨。'泄泄犹沓沓也。事君无义，进退无礼，言则非先王之道者，犹沓沓也。故曰，责难于君谓之恭，陈善闭邪⑩谓之敬，吾君不能谓之贼。"

【注释】

①离娄——人名，古之明目者。相传是黄帝时人，能在百步以外看到秋毫般细微的东西。

②公输子——人名，即公输班（班，亦被写成“般”、“盘”），鲁国人，所以又叫鲁班。古代著名的建筑工匠，约生活于鲁定公或哀公时。相传曾为楚惠王制作攻城的云梯，用以攻打宋国。又创造刨、钻等土木作工具。被旧时建筑工匠尊为祖师。有关他的材料，散见于《礼记·檀弓》、《战国策》和《墨子》等书中。

③师旷——春秋时代晋国的乐师，古代极有名的音乐家。字子野。目盲，善弹琴，辨别能力很强。晋平公（公元前557——前531年在位）铸大钟，众乐工听后都认为音律准确，独师旷不以为然。他的判断，后为师涓所证实。

④六律——指十二律中的六个阳律。十二律是中国古代律制，用三分损益法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音的一种律制。各律从低到高依次为：(1) 黄钟（2）大吕（3）太簇（4）夹钟（5）姑洗（6）仲吕（7）蕤宾（8）林钟（9）夷则（10）南吕（11）无射（12）应钟。相传黄帝时伶伦截竹为筒，以筒的长短分别声音的清浊高低，乐器之音便依此为准则。这十二律，分为阴、阳各六个，阳的叫“律”，阴的叫“吕”，合称“律吕”。在十二律中，按前列次序，单数为“律”，双数为“吕”。因此，六律是指：黄钟、太簇、姑洗（xiǎn显），蕤(ruí) 宾、夷则和无射(yì义)。其余六个为“吕”。

⑤五音——亦称五声，中国音阶名，即宫，商、角、徵（zhǐ止），羽五个音级。五音之中各相邻的两音间的音程，除角与徵、羽与宫（高八度的宫）之间为小三度外，其余均为大二度。这五个音级，相当于简谱中的1、2、3、5、6这五音。

⑥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——不犯过错，不要忘却，要遵循原有的规章。愆。(qiān迁)，过失。率：遵循。这是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之什·假乐篇》第二章（全篇共四章）中的诗句。

⑦揆（kuí逵）——度量；估量。朱熹注：“道揆，谓以义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。”

⑧度——朱熹注：“度，即法也。”指的是法度。近人杨伯峻认为类似《韩非子》中“宁信度，毋自信也”之“度”，指“尺码”而言。

⑨天之方蹶，无然泄泄——是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之什·板篇》第二章（全篇共八章）中的句子。朱熹集注《诗集传》卷十七："蹶，初也。泄泄，犹沓沓也，盖弛缓之意。"又，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"蹶，颠覆之意，泄泄，怠缓悦从之貌，言天欲颠覆周室，群臣无得泄泄然，不急救正之"。近人杨伯峻引《说文》"泄泄"作"呭呭"，又作"诣诣"，释为"多言也"，可供参考。

⑩陈善闭邪——朱熹注："开陈善道，以禁闭君主之邪心，惟恐其君陷于有过之地者，敬君之至也"。译文据此。杨伯峻释"闭邪"为"堵塞异端"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即便有离娄那样敏锐的视力，有公输班那样高超的技术，如果不使用圆规曲尺，也不能画出方形圆形；即便有师旷那样审音的听力，如果不借助六律，也不能校正五音；即便有尧、舜那样的治理之道，如果不施行仁政，也不能管好天下。现在〔的诸侯〕虽然有仁爱的愿望和仁爱的声望，但百姓并没感受到他的恩泽，〔他们的施政〕不值得后代效法，因为他们并没有遵循先王之道。因此说，光凭好的愿望还不足以治好天下，光凭好的办法也不一定能实践。《诗经》中说：'不可偏离呵不可遗忘，注意遵从原有的规章！'遵循先王的法则而产生错误，是从来没出现过的事。圣人既已竭尽眼力，又用圆规、曲尺、水准、绳墨、制造出方圆平直〔各种形状的器具〕，这些东西使用不尽；〔圣人〕既已竭尽听力，又用六律校正五音，〔使音阶〕享用无穷。〔圣人〕既已竭尽心力，又施行不坑害百姓的政治，而使仁爱遍及天下。因此说，筑高台一定要倚靠丘陵，挖深池一定要凭借沼泽，治理天下而不依据先王之道，算得上是明智吗？所以，只有仁者该占统治地位，不仁者如占有统治地位，就会传播他的罪恶给民众。在上的缺乏道德准则，在下的缺乏法规制度，朝廷不信道义，百姓不信法度，君子违背义理，小人触犯刑法，国家能生存就算太侥幸了。所以说，城墙不坚固，兵甲不充分，算不了国家的灾祸；

田野不垦辟，物资不富裕，算不了国家的患难，在上缺礼义，在下缺教养，作乱的人得势，国家的沦亡也就很快了。《诗经》中说："上天正要让〔周室〕颠覆，不要泄泄疏怠不去救扶'。"泄泄就是疏怠麻木。事君没有义，进退没有礼，说话便诋毁先王之道，这就叫做疏怠麻木。所以说，以难事〔仁政〕要求君主才称得起'恭'，向君主陈述善事而抑制其邪念才称得起'敬'，如认为君主不能〔行仁为善〕，这就叫'贼'"。

7·2 孟子曰："规矩，方员之至① 也；圣人，人伦之至① 也。欲为君，尽君道；欲为臣，尽臣道。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。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，不敬其君者也；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，贼其民者也。孔子曰：'其二，仁与不仁而已矣。'暴其民甚② 则身杀国亡；不甚，则身危国削，名之曰'幽'，'厉'③，虽孝子兹孙，百世不能改也。诗云：'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④。'此之谓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至——极。近人杨伯峻释为"标准"。译文从杨说。

②"道二"句——朱熹注："法尧舜，则尽君臣之道而仁矣，不法尧舜，则慢君贼民而不仁矣。二端之外，更无他道。"

③幽、厉——幽，昏暗乱常；厉，暴虐嗜杀，都是很坏的称号。周朝的幽王和厉王，就是因其所为而得此恶谥。

④"殷鉴不远……"——这是《诗经·大雅·荡篇》第八章（全篇共八章）中的最后两句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圆规和曲尺，是方圆的标准，圣人是为人的标准。

要当君主，须尽君主之道；要做臣子，须尽臣子之道，两者都仿效尧舜就成了。不用舜侍奉尧的态度去侍奉君主，就是对他的君主不恭敬；不用尧管理百姓的态度去治理百姓，便是坑害了他的百姓。孔子说：'〔治国之〕道有两种，仁和不仁罢了。'对百姓残暴苛刻太厉害，就会身死国亡；不太厉害，也会自身难保国力减弱，〔死后的谥号也只能恶〕名叫做'幽'，'厉'之类，即便有孝子慈孙，历百代也不能更改。《诗经》中说：'殷商可以借鉴的教训并不远，就是前一代的夏朝。'说的正是这个意思。"

7·3 孟子曰："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，其失天下也以不仁。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。天子不仁，不保四海；诸侯不仁，不保社稷；卿大夫不仁，不保宗庙①；士庶人不仁，不保四体。今恶死亡而乐不仁，是犹恶醉而强②酒。"

【注释】

①宗庙——这里指采邑（卿大夫先有采邑然后有宗庙）。

②恶醉而强酒——恶（wù务），怕，厌。强（qiǎng抢），勉强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〔夏、商、周〕三代能够得到天下是因为〔行〕仁〔政〕，它们丧失天下是因为不〔行〕仁政。〔诸侯〕国家的衰落与兴盛、生存和覆灭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天子不仁，就保不住天下；诸侯不仁，就保不住国家；卿大夫不仁，就保不住宗庙；士和百姓不仁，就保不全生命。现在〔有人〕害怕死亡而喜欢不仁，这就好象害怕醉倒却偏要勉强喝酒一样。"

7·4 孟子曰："爱人不亲，反其仁；治人不治；反其智；礼人不答，反其敬——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，其身正而天下归之。诗云：'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'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〔我〕爱别人而别人不亲近〔我〕，就该反问〔自己〕仁爱程度〔够不够〕；〔我〕管别人没有管好，就该反问智慧谋略〔足不足〕；〔我〕尊敬别人而没得到报答，就该反问恭敬之意〔诚不诚〕。——任何行为如没见效果，都应该多反问自己，自身做得端正，天下的人才会归服他。《诗经》中说："符合天意〔的周朝〕国运长久，幸福全靠自己寻求"。

7·5 孟子曰："人有恒言，皆曰，'天下国家。'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人们经常谈论，都这样说：'天下国家。'〔反映了〕天下的基础在于国，国的基础在于家，家的基础在于个人。

7·6 孟子曰："为政不难，不得罪于巨室①。巨室之所慕，一国慕之；一国之所慕，天下慕之；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。"

【注释】

①巨室——大家，指有影响的世臣大夫之家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从事政治并不难，不得罪那些世臣大夫就可以了。世臣大夫所仰慕的，一国都会仰慕，一国所仰慕的，天下都会仰慕，所以，德教就能大张旗鼓地风行于天下。

7·7 孟子曰："天下有道，小德役大德，小贤役大贤；天下无道，小役大，弱役强。斯二者，天也。顺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齐景公曰：'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，是绝物也。'涕出而女于吴①。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，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。如耻之，莫若师文王。师文王，大国五年，小国七年，必为政于天下矣。诗云：'商之孙子，其丽不亿。上帝既命，侯于周服。侯服于周，天命靡常。殷士肤敏，祼将于京②。'孔子曰：'仁不可为众也③。夫国君好仁，天下无敌。'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，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。诗云："谁能执热，逝不以濯④？'"

【注释】

①涕出而女于吴——流着泪把女儿嫁到吴国。女（nù），动词，意思是出嫁。指齐景公嫁其女给阖庐，送行到郊外哭别的情景。

②"高之孙子……祼将于京"——这是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篇》第四、第五两章（全篇共七章）中的诗句，诗意见译文。丽，数量。亿，古代数词，一亿等于十万。靡常，无常规；没有一定。映，美丽、漂亮。敏，聪慧机灵。祼（guàn灌），古代祭祀仪式，以酒灌地而迎神。将，助，助祭。

③"仁不可为众也"——这句话，赵岐注为"行仁者，天下之众不能当也。"朱熹注为："有仁者，则虽有十万之众，不能当之。"郑玄《笺》为："言众之不如德也。"译文参照杨伯峻译释。

④“谁能执热……”——是《诗经·大雅·荡之什·桑柔篇》第五章（全篇共十六章）中的句子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天下治理有道，小德的人受大德的人役使，小贤的人受大贤的人役使；天下治理无道，势力小的人受势力大的人役使，势弱的人受势强的人役使。这两种情况，都是决定于天意。顺从天意者生存，违背天意者灭亡。齐景公说过：‘既不能命令别人；又不接受别人命令，这就是自绝于物’。〔他只好〕流着泪把女儿嫁到吴国去。现在弱国以强国为师却以接受命令为羞耻，就好比徒弟以接受老师的命令为羞耻一般。如真认为是羞耻，那不如以文王为师。以文王为师，强国但需五年，弱国也只需七年，必定可以握有天下的治理权。《诗经》中说：‘殷商的子孙后裔，人数不止有万亿。上帝既然已授意，便向周朝行臣子之礼。都对周朝行臣礼，可见天意也会转移、殷商之士英俊伶俐，到镐京参加灌酒的祭仪。’孔夫子说：‘仁德的价值不能按人数多寡来衡量，君主要是喜好仁德，就可以天下无敌手。’现在，想天下无敌手而又不讲仁德，这就好象热得难熬的人不去洗澡一样。《诗经》中说：‘谁能因酷热而难熬，却偏偏不肯去洗澡？’”

7·8 孟子曰：“不仁者可与言哉？安其危而利其菑，乐其所以亡者。不仁而可与言，则何亡国败家之有？有孺子歌曰：‘沧浪①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②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’孔子曰：‘小子听之！清斯濯缨，浊斯濯足矣。自取之也。’夫人必自侮，然后人侮之；家必自毁，而后人毁之；国必自伐，而后人伐之。太甲曰：‘天作孽，犹可

违；自作孽，不可活②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沧浪——前人有释为水名（指汉水或汉水支流）、地名（在湖北均县北）或颜色（指青色，在竹曰“苍筤”，在水曰“沧浪”）多种解说，采用任何解释都不影响对原句的理解。

②“天作孽……”——在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第四章亦曾引这句话，可参照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难道可以跟不仁的人讨论问题吗？〔这些人〕见别人遇险而安坐不顾，在别人的灾难中捞取利益，把导致家破国亡的事当乐趣。如果可以跟不仁的人讨论问题，那怎么会出现家破国亡的事呢？曾经有个儿童歌唱说：‘沧浪的水多么清，可用来洗我的帽缨；沧浪的水多么浑浊，可用来洗我的脚。’孔子说：‘弟子们听好啊！水清就洗缨，水浑就洗脚。这是由水的本身决定啊！’因此，人们肯定是先有自招侮辱的行为，而后别人才侮辱他；家肯定是先有自己破败的原因，而后别人才搞垮它；国肯定是先有自取讨伐的缘由，而后别人才攻伐它。《尚书·太甲篇》说：‘上天造的孽，还可以回避；自己造的孽；只有落到死地。’说的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7·9 孟子曰：“桀纣之失天下也，失其民也；失其民者，失其心也。得天下有道：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；得其民有道：得其心，斯得民矣；德其心有道：所欲与之聚之，所恶勿施，尔也。民之归仁也，犹水之就下、兽之走圹①也。故为渊驱②鱼者，獭也，为丛驱爵③者，鹯④也；为汤武

驱民者，桀与纣也。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，则诸侯皆为之驱矣。虽欲无王，不可得已。今之欲王者，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⑤也。苟为不畜，终身不得。苟不志于仁，终身忧辱，以陷于死亡。诗云，'其何能淑，载胥及溺⑥。'此之谓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圹——同"旷"，指辽阔原野。

②驱——驱赶。

③爵——同"雀"。

④鹯(zhān毡)——一种猛禽。

⑤艾——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开黄色小花，可供灸病之用。赵岐注："艾可以为灸人病，乾久益善，故以为喻"。

⑥"其何能淑，载胥及溺"——《诗经·大雅·荡之什·桑柔篇》第五章（全篇共十六章）中的句子。淑，善。胥，互相、相与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夏桀和商纣的丧失天下，是因为失去百姓；他们失掉百姓，是失去民心。要获得天下的好办法是：赢得百姓，便能赢得天下；要赢得百姓的好办法是：得到民心，也就能得到百姓；要得到民心的好办法是：〔百姓〕所盼望的就给他们满足，所讨厌的不强加给他们，这就行了。百姓归附仁德，就好比水向低处流，兽往旷野跑一样。因此，替深池把鱼驱赶来的是水獭；替丛林把鸟雀驱赶来的是鹞鹰；替商汤、武王把百姓驱赶来的是夏桀和商纣。方今天下的君主如果有好仁的人，那么，别的诸侯就会替他驱赶来百姓。即便他不想统一天下，也会身不由己。而当前一些希望统一天下的人，就好象患病七年之久企图只用三年的陈艾就医治好那样。如果平常不重视积德，一辈子也达不到目的。如果不决心立志行仁政，就会一辈子经忧受辱，以至陷进死

亡的境地。《诗经》中说：‘怎么能够把事情妥善处理？只会相互拉扯落水被淹溺。’正是说的这个意思。”

7·10 孟子曰；“自暴① 者，不可与有言也；自弃者，不可与有为也。言非② 礼义，谓之自暴也；吾身不能居仁由义，谓之自弃也。仁，人之安宅也；义，人之正路也。旷安宅而弗居，舍正路而不由，哀哉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暴——害。

②非——毁坏，破坏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自己损害自己的人，不能跟他正经交谈；自己抛弃自己的人，不能跟他正经共事。口出破坏礼义之言，就叫做损害自己；自认为居心不仁，行动不义，就叫做抛弃自己。仁，是人类最心安的归宿，义，是人类最正确的途径。让心安的归宿处空闲而不去居住，把正确途径舍弃而不去行走，是很可悲的事情！”

7·11 孟子曰：“道在迩① 而求诸远，事在易而求诸难，人人亲其亲，长其长②，而天下平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迩——近。朱熹集注本写成“尔”，意思相通。

②亲其亲，长其长——两句中的第一个“亲”字和“长”字，是动词，后一个“亲”和“长”是名词，作宾语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道理在近处而偏向远处寻求，事情本来容易办到而偏要往难处碰。人人只要各自亲近自己的父母，尊敬自己的长辈，天下便能够太平。”

7·12 孟子曰：“居下位而不获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也。获于上有道，不信于友，弗获于上矣。信于友有道，事亲弗悦，弗信于友矣。悦亲有道，反身不诚，不悦于亲矣。诚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诚其身矣。是故诚者，天之道也；思诚者，人之道也。至诚而不动者，未之有也；不诚，未有能动者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职位低下而得不到上司的信任，就不能把百姓治理好，要得到上司的信任也有办法，〔即如果〕不能得到朋友的信任，也就不能得到上司的信任。要得到朋友的信任也有办法，〔即如果〕侍奉父母而不能博得父母的欢心，也就不能得到朋友的信任。要博得父母的欢心也有办法，〔即如果〕反躬自问而不诚心实意，也就不能博得父母的欢心。要有诚心实意的反躬态度也有办法，〔即如果〕不懂得什么是善，也就不能真正诚心实意。因此，诚，是上天本然之理；追求诚，是做人的当然之理。〔人如果〕特别诚实而不能使人感动，是不可能有的事；不诚实〔的人〕也不可能叫别人感动。

7·13 孟子曰："伯夷辟纣，居北海之滨①，闻文王作，兴②曰：'盍归乎来！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'太公辟纣，居东海之滨③，闻文王作，兴曰：'盍归乎来！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'二老者，天下之大老也，而归之，是天下之父归之也。天下之父归之，其子焉往？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，七年之内④必为政于天下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伯夷辟纣……——伯夷，商末孤竹国君的长子。孤竹古城约在今河北省东部、滦河流域之卢龙县南十二里。他所避纣而居的北海，据阎若璩《四书释地续》，当指今河北省昌黎县（滨临渤海，北依碣石山）一带。

②兴——兴起。赵岐注以"作兴"为一个词，朱熹以"作"字断句。

③太公辟纣……——太公，周代齐国的始祖。姜姓，吕氏，名望，一说字子牙。曾辅佐周文王、武王灭商有功，封于齐。他辟纣而居的东海，据阎若璩《四书释地续》，约在今山东省莒县东部。

④七年之内——七年，是指小国而言。孟子认为"师文王"而"必为政于天下"的年限是："大国五年，小国七年"。参见本篇第七章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伯夷避开商纣王，住在北海海边，听说周文王崛起，便说：'怎么不去皈服呢？我听说西伯（即文王）是善于安置老者的人啊！'姜太公避开商纣王，住在东海海边，听说周文王崛起，便说：'怎么不去皈服呢？我听说周文王是善于安置老者的人啊！'〔伯夷和太公〕这两位老者，是天下声望很高的老人，都皈服他，这就（无异于）天下所有的父老都皈服了他。既然天下的父老都皈服了，他们的儿子还要往何处去呢？诸侯之中〔如果〕有按照文王的政治行事的，在七年之内，就肯定具有治理天下的权力了。"

7·14 孟子曰："求也为季氏宰①，无能改于其德，而赋粟倍他日。孔子曰：'求非我徒也，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。'由此观之，君不行仁政而富之，皆弃于孔子者也，况于为之强战？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；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，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，罪不容于死。故善战者服上刑②，连诸侯③者次之，辟草莱、任土地④者次之。"

【注释】

①求也为季氏宰——求，人名，姓冉名求，字子有，孔子的学生。季氏，指季康子，鲁国卿相，于鲁哀公三年（公元前492年）开始执政。宰，家臣、总管。可参见本书《论语·先进篇》中的有关记述。

②服上刑——判以重刑。

③连诸侯——朱熹注："连结诸侯，如苏秦、张仪之类。"

④辟草莱、任土地——朱熹注："辟，开垦也。任土地，谓分土授民，使任耕稼之责，如李悝尽地力、商鞅开阡陌之类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冉求担任季康子的总管，不仅没能改变他的德操，倒反使税粮比往日增加一倍。孔子说："冉求，不能算我的学生，你们敲起战鼓去声讨他都可以。'从这里考察，君主不实行仁政，还要去帮他敛财致富的人，都是孔子所厌弃的，更何况是还要替他去卖力打仗的人呢？为掠夺地盘而战，杀死的人遍野；为掠夺城池而战，杀死的人满城都是，这就是带领土地吞吃人肉，即便判死刑也抵偿不了他们的罪过。因此，对好战者应该判重刑，对〔以连横合纵〕怂恿诸侯的人应该判次一等的刑罚，对开垦草莽〔强制百姓〕耕稼土地的人，应该判更低一等的刑罚。"

7·15 孟子曰："存① 乎人者，莫良于眸子。眸子不能掩其恶。胸中正，则眸子瞭② 焉；胸中不正，则眸子眊③ 焉。听其言也，观其眸子，人焉廋④ 哉？"

【注释】

①存——考察。

②瞭——光明、明亮。

③眊(mào帽)——蒙眬；目不明之貌。

④廋(sōu搜)——隐匿；躲藏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考察一个人，最好莫过于考察他的眼睛。因为眼睛掩盖不了他的丑恶。心地光明正大，眼睛就会明亮；心地不光明正大，眼睛就灰暗无神。听他讲话的时候，要考察他的眼睛，人的美与丑怎么能够隐匿起来呢？"

7·16 孟子曰："恭者不侮人，俭者不夺人。侮夺人之君，惟恐不顺焉，恶① 得为恭俭？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② 哉？"

【注释】

①恶(wū乌)——同"乌"，疑问词。怎么，哪里。

②为(wéi)——表现，做作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对人有礼貌的人不会侮辱人，自知节俭的人不会掠

夺人。侮辱人而且掠夺人的君王，深怕别人不顺从，怎么能够做到讲礼貌重节俭呢？礼貌和节俭难道能靠声音笑容〔装模作样地〕表现出来吗？”

7·17 淳于髡[1]曰：“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与？”

孟子曰：“礼也”。

曰：“嫂溺，则援之以手乎？”

曰：“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也；嫂溺，援之以手者，权[2]也。”

曰：“今天下溺矣，夫子之不援，何也？”

曰：“天下溺，援之以道；嫂溺，援之以手——子欲手援天下乎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淳于髡——人名，姓淳于，名髡(kūn昆)，齐国辩士，曾仕于齐威王、齐宣王和梁惠王等朝。

②权——衡量轻重以变通处理。朱熹注：“权，称锤也。称物轻重而往来以取中者也。权而得中，是乃礼也。”大意是说，权衡事物轻重而灵活处理，也算合乎礼制。

【译文】

淳于髡问道：“男女之间不亲手传递接受东西，这是礼的制约吗？”

孟子答道：“是礼的制约。”

〔淳于髡〕问：“如果嫂嫂落在水里，那么，能用手把她拉上岸吗？”

〔孟子〕答:“嫂嫂落水不去拉，简直是豺狼！男女之间不亲手接送东西，是守礼制；嫂嫂落水而动手去拉她，是〔紧急〕变通〔的手段〕啊！”

〔淳于髡〕问:“现在天下〔的人正象〕都落在水里，夫子不肯动手去拉他们上岸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〔孟子〕说:“天下〔的人〕掉在水里，要用“道”去援救他们，嫂嫂落在水里，才用手去拉她。你难道要我用手去拉天下〔的人〕吗？”

7·18 公孙丑曰:“君子之不教子，何也?”孟子曰:“势不行也，教者必以正；以正不行，继之以怒。继之以怒，则反夷矣①。‘夫子教我以正，夫子未出于正也。’则是父子相夷也。父子相夷，则恶矣。古者易②子而教之，父子之间不责善。责善则离，离则不祥莫大焉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夷——伤，指伤感情，伤和气。

②易——交换。

【译文】

公孙丑问:“君子不亲自教育儿子，为什么？”

孟子答:“〔因为〕情势行不通啊！教育者一定要用严正道理，严正道理没收效，紧接着怒气就产生；怒气一产生，倒反伤了感情。〔儿子也许会埋怨嘀咕:〕‘您拿严正道理教训我，您自身也没达到这严正道理〔的标准〕呀！’父子之间就伤了感情。父子伤了感情，那就很糟糕。古代就互相交换儿子进行教育，使父子之

间不致劝勉从善而互相责备。劝勉从善而互相责备，会导致隔阂分离。隔阂与分离的不良后果可相当严重啊！”

7·19 孟子曰：“事，孰为大？事亲为大；守，孰为大？守身为大。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，吾闻之矣；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，吾未之闻也。孰不为事？事亲，事之本也；孰不为守？守身，守之本也。曾子养曾皙①，必有酒肉；将彻②，必请所与，问有余，必曰，‘有。’曾皙死，曾元③养曾子，必有酒肉；将彻，不请所与；问有余，曰，‘亡④矣。’——将以复进也。此所谓养口体者也。若曾子，则可谓养志也。事亲若曾子者，可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曾皙——曾子（曾参）的父亲，名叫曾点，也是孔子的学生。

②彻——撤除。

④曾元——曾参之子，曾皙之孙。

④亡(wú吾)——同“无”，没有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侍奉，什么最重要？侍奉父母最重要。操守，什么最重要？自身操守最重要。自身不失去操守而能侍奉父母的人，我曾听人谈过；自身丧失操守而能侍养父母的人，我可没听说过。侍奉的事有谁做不到呢？侍奉父母，是最根本的；操守的事情有谁办不到呢？自身的操守，是最根本的。曾子侍奉〔他的父亲〕曾皙，一定备有酒肉；要撤除的时候，一定要请问把剩下的给谁。〔如果曾皙〕询问还有没有剩余，一定回答说：‘有！’曾皙死

后，〔儿子〕曾元奉养曾子，一定备有酒肉；要撤除时，就不请问剩下的给谁，〔如果曾子〕询问还有没有剩余，却回答说：'没有了。'准备〔下次〕再用〔剩余部分〕来进奉。这个只能叫做〔纯粉属于〕饷口养体。象曾子那样〔的态度〕，才能称得起〔对父亲〕顺心适意。侍养父母能够象曾子那样，就满可以了。"

7·20 孟子曰："人不足以适① 也，政不足与间② 也，唯大人为能格君子之非。君仁，莫不仁；君义，莫不义；君正，莫不正。一正君而国定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适(zhé辙)——同"谪"，谴责；责备。

②间——批评；评论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〔某些执政的〕小人值不得去谴责，〔他们的〕政治治理也值不得去批评，只有大人才能够去矫正君子的过错。君主仁，就没有不仁的人；君子义，就没有不义的人；君子正直，就没有不正直的人。一把君主〔的过错〕矫正了，国家也就安定了。"

7·21 孟子曰："有不虞① 之誉，有求全之毁。"

【注释】

①虞——预料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有预想不到的赞誉，也有过分苛求的诽谤。"

7·22 孟子曰："人之易① 其言也，无责耳矣② 。"

【注释】

①易——轻易；随便。

②无责耳矣——朱熹注："人之所以轻易其言者，以其未遭失言之责故耳。盖常人之情，无所惩于前，则无所警于后，非以为君子之学，必俟有责而后不敢易其言也。"俞樾《孟子平义》注："无责耳矣，乃言其不足责也。"译文以俞樾的解释为据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人轻易地把什么话都随便脱口而出，那就值不得责备了。"

7·23 孟子曰："人之患在好为人师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人们的通病，是喜欢做别人的老师。"

7·24 乐正子从于子敖① 之齐。

乐正子见孟子。孟子曰："子亦来见我乎？"

曰："先生何为出此言也？"

曰："子来几日矣？"

曰："昔者②。"

曰："昔者，则我出此言也，不亦宜乎？"

曰："舍馆③未定。"

曰："子闻之也，舍馆定，然后求见长者乎？"

曰："克有罪。"

【注释】

①子敖——人名，姓王名驩，字子敖。参见本书《孟子·离娄下》第27章。

②昔者——赵岐注："谓数日之间也。"朱熹注："前日也。"近人杨伯峻注："昨天"。译文据朱熹注。

③舍馆——客店；住所。

【译文】

乐正子跟随王子敖到达齐国。

乐正子去会见孟子。孟子问道："连你也来看望我吗？"

〔乐正子〕说："先生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呢？"

〔孟子〕问："你是哪一天到达的？"

〔乐正子〕答："前天。"

〔孟子〕说："前天？那么，我说出这样的话，不是正合适吗？"

〔乐正子〕说："住的地方还没找好。"

〔孟子〕说："你听说过吧？要等住所找好了，然后才求见长辈吗？"

〔乐正子〕说："这是我的过错！"

7·25 孟子谓乐正子曰："子之从于子敖来，徒餔啜① 也。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之餔啜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餔(bū逋)啜(chuò绰)——吃喝。朱熹注："餔，食也；啜，饮也。言其不择所从，但求食耳。此乃正其罪而切责之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对乐正子说："你追随王子敖来，只不过是为吃喝罢了。我没想到你学习古人之道竟然会是为了吃喝。"

7·26 孟子曰："不孝有三①，无后为大。舜不告而娶，为无后也。君子以为犹告也"。

【注释】

①不孝有三——据赵岐注，所谓"三不孝"，是指：(一) 阿意曲从，陷亲不义；(二) 家贫亲老，不为禄仕；(三) 不娶无子，绝先祖祀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不孝顺的情况有三种，其中以没有子孙为最大的不孝。舜没有事先禀告（父母）便娶妻，就是为了怕绝后，君子认为〔这〕就像禀告过一样。"

7·27 孟子曰："仁之实，事亲是也；义之实，从兄是也；智之实，知斯二者弗去是也；礼之实，节文① 斯二者是

也；乐之实，乐斯二者，乐则生矣；生则恶可已也，恶可已，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节文——朱熹注：“节文，谓品节文章。”赵岐注：“礼之实，节文事亲从兄。使不失其节而文其礼敬之容，故中心乐之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仁的实际内容是孝敬父母；义的实际内容是顺从兄长；智的实际内容是懂得这两点而不违背它；礼的实际内容是能不失其节地遵循这两点；乐的实际内容是喜欢这两点，乐趣就会产生。乐趣一产生就不可抑止，不可抑止，就会情不自禁地投足举手，手舞足蹈起来。”

7·28 孟子曰：“天下大悦而将归己，视天下悦而归己，犹草芥也，惟舜为然。不得乎亲，不可以为人；不顺乎亲，不可以为子。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① 厎豫② ，瞽瞍厎豫而天下化，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，此之谓大孝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瞽瞍——人名，舜的父亲。

②厎(zhǐ纸)豫——招致欢乐。朱熹引《尔雅》注：“厎，致也；豫，悦乐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天下的人都心悦诚服而归附自己，把天下心悦诚服

地归附自己看得象草芥一样〔轻微而无价值〕，只有舜才能如此。得不到父母的欢心，就不能做人；不顺从父母的心意，不能当儿子。舜竭尽全力侍奉父母而使〔他父亲〕瞽瞍得到欢乐，瞽瞍得到欢乐而使天下〔之人〕受感化，瞽瞍得到欢乐而给天下当父子的确立了〔伦常〕范例，这就叫做‘大孝’。”

离 娄 下

（凡三十三章）

8·1 孟子曰："舜生于诸冯①，迁于负夏②，卒于鸣条③，东夷之人也。文王生于岐周④卒于毕郢⑤，西夷之人也。地之相去也，千有余里；世之相后也，千有余岁。得志行乎中国，若合符节⑥，先圣后圣，其揆一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②③诸冯、负夏、鸣条——都是地名，从内容分析，在中国东部。但无可考，包括舜这个人物在内，都是历史传说。

④⑤岐周、毕郢——地名。岐周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部；毕郢，即毕（大地名）地之程（小地名），程，在今陕西咸阳县东部。

⑥符节——古代发示印信的两种物件，多以玉为之，亦有竹、角、铜之类，上面篆刻文字，剖为两半，信约双方彼此各执一半，两半合起来准确无误，即作为信物。

⑦揆(kuí逵)——道理，准则。赵岐注："揆，度也，言圣人之度量同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舜出生在诸冯，迁移到负夏，死亡在鸣条，是东方人。文王出生在岐周，死亡在毕郢，是西方人。两个地方的距离，相隔一千多里；时代的距离，相隔一千多年。〔而〕在中国实

现他们的志向，就像〔那各执一半的〕符节一样吻合，前代的圣君和后代的圣君，他们的道路都是一致的。”

8·2 子产①听郑国之政，以其乘舆②济人于溱洧③。孟子曰：“惠而不知为政。岁十一月④徒杠⑤成；十二月，舆梁⑥成，民未病涉也。君子平其政，行辟⑦人可也，焉得人人而济之？故为政者，每人而悦之，日亦不足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产——人名，春秋时郑国的贤大夫，名叫公孙侨。

②乘舆——指所乘坐的车子。

③溱(zhēn针)、洧(wěi委)——水名。溱，发源于河南密县东北圣水峪，东南会合洧水为双洎河，东流入贾鲁河。洧，发源于河南登封县东部阳城山，东流经密县与溱水会合。

④十一月——指周历，夏历为九月。下句中的十二月指夏历十月。朱熹注：“夏令曰九月除道，十月成梁。盖农功已毕，可用民力。”指秋收以后修桥梁可以抽出人力去完成。

⑤杠——段玉裁《说文注》：“凡独木者曰杠，骈木者曰桥，大而为陂陀者曰桥。”徒杠，指可通徒步行走的小桥。

⑥梁——指能通车马的大桥。

⑦辟——开〔辟〕；开道。亦有人释为避除，朱熹注：“辟，辟除也。……辟除行人，使之避己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产主持郑国的国政，用所乘的车子帮助他人渡过溱水和洧水。孟子〔评论〕说：“这是私恩小利，而不懂得政治。如能在十一月修成走人的桥，十二月修成走车的桥，百姓就不会再为渡河问题苦恼。君子如能搞好政治，他一外出，鸣锣开道也未尝不

可，哪用得着一个一个地帮助他们渡河呢？如果搞政治的人，要去对每一个人讨好，时间也不够用啊！”

8·3 孟子告齐宣王曰：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讎。”

王曰：“礼，为旧臣有服①，何如斯可为服矣？”

曰：“谏行言听，膏泽下于民；有故而去，则君使人导之出疆，又先于其所往；去三年不反，然后收其田里。此之谓三有礼焉。如此，则为之服矣。今也为臣，谏则不行，言则不听；膏泽不下于民；有故而去，则君搏执之，又极②之于其所往；去之日，遂收其田里。此之谓寇讎。寇讎，何服之有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为旧臣有服——指离职的臣子为原先的君主服孝。见《仪礼》；“以道去君而未绝者，服齐衰三月。”齐宣王在这里所指的就是这个礼制的规定。

②极——穷；困。这里是动词，意思是使其处境极端困难。朱熹注：“极，穷也。穷之于其所往之国”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告诉齐宣王说：“君主能把臣子当手足看待，臣子就会把君主当腹心看待；君主如把臣子当狗马看待，臣子就会把君主当普通人看待，君主若把臣子当尘土草芥看待，臣子就会把君主当仇敌看待。”

王说："按礼制，离了职的臣子还须对过去的君主服孝，应该怎样做才能让臣子为他服孝呢？"

孟子说："〔君主对臣子的〕劝告能够接受，建议能够听取。恩惠能够普施给下层百姓；有事故需要离开，君主能派人引导他们〔平安〕出国境，并且先派人到他们所要去的地方〔作好安排〕；离去三年不返回，才收回他们的土地房产；这叫做'三有礼'。做到这些，臣子才会为他服孝。现在当臣子，劝告不被接受，建议不被听取，恩惠施不到下层平民，有事故需要离去，君主就把他们捆绑治罪，在他们所去的地方制造重重困难，刚一离开之日，便没收他们的土地房产，这叫做"寇仇"。既视为仇敌，为什么还要服孝呢？"

8·4 孟子曰："无罪而杀士，则大夫可以去，无罪而戮民，则士可以徙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没有罪而随便杀士人，那么，大夫便可以远离而去；没有罪而随意屠戮百姓，那么，士人便可以搬到别处。"

8·5 孟子曰："君仁，莫不仁；君义，莫不义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君主行仁，就没有人不仁；君主行义，就没有人不义。"

8·6 孟子曰："非礼之礼，非义之义，大人弗为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实质上不是礼的'礼'，实质上不是义的'义'，有品德的人决不愿干。"

8·7 孟子曰："中也养不中，才也养不才①，故人乐有贤父兄也，如中也弃不中，才也弃不才，则贤不肖之相去，其间不能以寸②。"

【注释】

①中也养不中，才也养不才——朱熹注："无过不及之谓中，足以有为之谓才。养，谓涵育薰陶，俟其自化也。"大意是说，前者不去教化后者，就等于放任不管，听其自流。

②不能以寸——不能用分寸去量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品德修养好的人去教化品德修养不好的人，有才有能的人去教化无才无能的人。因此人们都很乐意能有贤能的父兄。如果品德修养好的人厌弃品德修养不好的人，有才有能的厌弃无才无能的人，那么，贤良者与很不象样者之间的差距，接近得没法用寸去核计。"

8·8 孟子曰："人有不为也，而后可以有为①。"

【注释】

①不为、有为——朱熹注引《程子》曰："有不为，知所择也。唯能有不为，是以可以有为；无所不为者，安能有所为邪？"这对理解《孟子》这一章有参考价值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一个人要有所不为，然后才能达到有所为。"

8·9 孟子曰："言人之不善，当如后患何？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散播他人的缺点，招来后患如何是好？"

8·10 孟子曰："仲尼不为已甚者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孔夫子（仲尼）不做〔办事〕太过火的人。"

8·11 孟子曰："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义所在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有品德修养的人，说话不一定守信用，办事也不一

定坚决彻底，只不过本着‘义’行事。”

8·12 孟子曰：“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① 者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赤子之心——除译文所释外，还有一种解释，把“大人”解为国君，“国君视民当如赤子，不失其民心之谓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有品德修养的人，是没有失掉天真纯洁的童心的人。”

8·13 孟子曰：“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，惟送死可以当大事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养活〔父母〕者还算不了大事情，只有〔给父母〕送终才能算大事情。”

8·14 孟子曰：“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，则居之安；居之安，则资之深；资之深，则取之左右逢其原，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君子求深造是凭好的方法，想自觉地有所得。自觉地有所得，就能掌握得牢固，能牢固掌握，就能积累深，积累深，就能运用自如，左右逢源，因此，君子要自觉地有所得。"

8·15 孟子曰："博学而详说之，将以反说约也①。"

【注释】

①将以反说约也——朱熹注："欲其融会贯通，有以反而说到至约之地耳。"指能够在博学基础上提炼精华要点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学习渊博而能详细解释它，进而达到扼要提炼的地步。"

8·16 孟子曰："以善服人者，未有能服人者也；以善养人，然后能服天下。天下不心服而王者，未之有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凭善使人服气，没有能使人服气的；凭善去感化人，才能使天下人信服。天下的人〔如果〕不心服却能使天下统一的事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。"

8·17 孟子曰："言无实不祥。不祥之实，蔽贤者当之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说话没有实际内容，是不好的。这种不好的后果，应由阻碍贤者的人担负责任。"

8·18 徐子[1]曰："仲尼亟称于水，曰：'水哉，水哉[2]！何取于水也？"

孟子曰："源泉混混[3]，不舍昼夜，盈科[4]而后进，放乎四海。有本者如是，是之取尔[5]。苟为无本，七八月之间雨集，沟浍皆盈；其涸也，可立而待也。故声闻[6]过情，君子耻之。"

【注释】

①徐子——姓徐，名辟。

②"水哉，水哉！"——孔子赞叹水的话，原句失传无可考。

③混混——涌出之貌。段玉裁注："混，古音读如衮，俗字作滚"。

④科——坎。

⑤是之取尔——取这个而已，"取是尔"的倒装句。

⑥声闻——名望；声威。

【译文】

徐子问道："孔夫子多次称赞水，说：'水啊，水啊！'他到底觉得水有什么可取之处呢？"

孟子答："有源的泉水滚滚奔涌，不分白天黑夜，把低洼之处灌满，又继续往前流，一直流向四海。有本源的都是这样，就取它的这个特点而已。如果没有本源，到七、八月间雨水多，大沟小渠都满了；但它们干枯也是很快的。因此声望名誉超过实际，君子认为是耻辱的事。"

8·19 孟子曰："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，庶民丢之，君子存之。舜明于庶物，察于人伦，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人跟禽兽之间的区别只差一点点，普通百姓抛弃它，君子却保存它。舜明白事物的规律，详察人类的常情，是从仁义出发行事，不是〔为美名而勉强〕施行仁义。"

8·20 孟子曰："禹恶旨酒而好善言。汤执中，立贤无方。文王视民如伤，望道而① 未之见。武王不泄迩，不忘远② 。周公思兼三王，以施四事；其有不合者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继日；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。"

【注释】

①而——据朱熹注，这个字读为"如"，含义亦同"如"，即好像。

②不泄迩，不忘远——据赵岐注："近(迩)谓朝臣，远谓诸侯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禹讨厌美酒而喜欢有益的话。汤坚持中正之道，举用贤能而不分类别。文王看待百姓有如受了损害，寻求正道好似未曾见到它（指不自满）。武王不轻慢身边的〔近臣〕，不遗忘四方的〔远臣〕。周公想具备〔夏、商、周〕三代君主之长，以施行〔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〕四人的事业，如果有不符合之处，抬头思索，晚上接着白天〔想〕，幸而想通了，〔高兴地〕坐着等天亮〔便去实践〕。"

8·21 孟子曰："王者之迹熄[1]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梼杌》，鲁之《春秋》[2]，一也：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。孔子曰：'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'"

【注释】

①王者之迹熄——朱熹注："谓平王东迁，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。"译文采用近人杨伯峻的解释。杨先生引《说文解字》、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等资料谓"迹"即"远"，"远"，古人遒人，以木铎记诗言。"古代"民间求诗，乡移于邑，邑移于国，国以闻于天子。故王者不出户牖，尽知天下"。

②《乘》、《梼杌》、《春秋》——晋、楚、鲁对史书之别称。《乘》，不详，赵岐以为"兴于日赋乘马之事，或曰，取记载当时行事而名之也"。《梼杌》，本恶兽名，古代因"以为凶人之号，取记恶垂戒之义也"。《春秋》，"记事者必表年以首事，年有四时，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"〔综引朱熹注〕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圣王采诗的盛事废除了，《诗》也没有了；《诗》没有了才会作《春秋》。晋国的《乘》，楚国的《梼杌》，鲁国的《春秋》，都是一致的：它们的记事不外齐恒公、晋文公，它们的文风则是史书的笔法。孔子说：'它〔褒贬〕的大义我孔丘已经私自采用了。'"

8·22 孟子曰："君子之泽五世而斩，小人之泽[1]五世而斩。予未得为孔子徒也，予私淑[2]诸人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泽——朱熹注："泽，犹言流风餘韵也。"

②淑——朱熹注:“淑，善也。李氏以为方言是也。”杨伯峻注,“淑”，借为“叔”,并引《说文》:“叔，取也。”译文采用杨注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:“君子的流风馀韵影响五代以后就中断了，小人的流风馀韵影响五代以后也中断了。我没能做孔夫子的学生，我是私下向别人吸取学习的。”

8·23 孟子曰:“可以取，可以无取，取伤廉；可以与，可以无与，与伤惠；可以死，可以无死，死伤勇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:“可以拿取，可以不拿取，拿取了会损害廉洁；可以施与，可以不施与，施与了会损害恩惠；可以死，可以不死，死了会损害勇武。”

8·24 逢蒙①学射于羿②，尽羿之道，思天下惟羿为愈己，于是杀羿。孟子曰:“是亦羿有罪焉。”

公明义曰:“宜若无罪焉。”

曰:“薄乎云尔，恶得无罪？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，卫使庾公之斯追之。子濯孺子曰:‘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执弓，吾死矣夫！’问其仆曰:‘追我者谁也？’其仆曰:,庾公之斯也。’曰:“吾生矣。’其仆曰:‘庾公之斯，卫之善射者也；夫子曰吾生，何谓也？’曰:‘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，尹

公之他学射于我。夫尹公之他，端人也，其取友必端矣。'庾公之斯至，曰：'夫子何为不执弓？'曰：'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执弓。'曰：'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，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。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。虽然，今日之事，君事也，我不敢废。'抽矢，扣轮，去其金，发乘矢而后反。"

【注释】

①逄（péng逢）蒙——又作蓬蒙，蠭蒙、蠭门、逄门。羿的学生和家众。后来帮助寒浞杀羿。

②羿——夏代诸侯国有穷国之君。

【译文】

〔古代〕 逄蒙向羿学射箭，完全学会了羿的箭技，寻思天下的人只有羿超过自己，就把羿杀死了。孟子说："这，也有羿的罪过。"

公明仪说："按说似乎不该有什么罪过。"

孟子说："罪过不大就是了，怎能认为一点罪也没有呢？郑国曾经派子濯孺子去侵犯卫国，卫国派庾公之斯去追击他。子濯孺子说：'我今天病情发作，拉不了弓，我不能逃生了。'问他的驾车人说：'是谁在追逐我？'驾车人答：'追你的是庾公之斯。'〔子濯孺子〕说：'我有活路啦！'驾车人道：'庾公之斯，是卫国知名的神箭手，您倒认为有活路，这是为什么？'〔子濯孺子〕说：'庾公之斯是跟尹公之他学的射法，而尹公之他却是跟我学的。尹公之他这个人，是个正派人，他所选择交往的人也一定很正派。'庾公之斯追到跟前，问：'您为什么不拉弓？'他说：'我今天病情发作，拉不了弓。'庾公之斯说：'我是向尹公之他学的射法，而尹公之他是向您学的，我不忍心用您传授的射法反过来伤害您。然而，今天的事是奉君王之命的公事，我不敢完全废弃不顾。'便抽出箭，在车轮

上猛砸，把箭头砸掉，发射了四箭，就转脸返回。”

8·25 孟子曰：“西子①蒙不洁，则人皆掩鼻而过之；虽有恶人，齐戒沐浴，则可以祀上帝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西子——指春秋时越国美女西施。这里是借指美人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西施〔美女〕身上染上脏东西，人们路过就会捂着鼻子；即便是相貌丑恶的人，只要斋戒沐浴，也可以祭祀上帝。”

8·26 孟子曰：“天下之言性也，则故而已矣。故者以利为本。所恶于智者，为其凿也。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，则无恶于智矣。禹之行水也，行其所无事也。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，则智亦大矣。天之高也，星辰之远也，苟求其故，千岁之日至①，可坐而致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日至——杨伯峻以“周正以冬至日为元日”，认为指的是“冬至”。译文用“节令”。以为既可推算冬至，其它节令亦可迎刃而解，逐一推算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天下人谈论人性，只要能论及其本来的状态就可以

了。本来的状态，以顺其自然之势为基础。〔人们〕之所以厌恶要小聪明，就因为它往往穿凿牵强。如果聪明人像夏禹治水那样，就不至于厌恶要小聪明者了。天那么高，星辰那么遥远，只要能寻求它本来的状态，以后一千年的节令〔包括冬至〕，也可以坐着推算出来。”

8·27 公行子有子之丧，右师往吊①。入门，有进而与右师言者，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。孟子不与右师言，右师不悦曰：“诸君子皆与驩言，孟子独不与驩言，是简驩也。”

孟子闻之，曰：“礼，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，不踰阶而相揖也。我欲行礼，子敖以我为简，不亦异乎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公行子有子之丧，右师往吊——公行子，齐国大夫。右师，指盖大夫王驩，字子敖。

【译文】

公行子的儿子死亡，右师去吊唁。一进门，就有人向前跟右师交谈，〔后来〕又有人凑近右师的席位跟他交谈。孟子没有跟右师交谈，右师很不愉快，说：“很多大夫都跟我谈话，只有孟子偏偏不理我，这是对我的怠慢。”

孟子听到后，说：“按规矩，在朝廷中，不该跨过席位相互谈话，也不应越过石阶来作揖。我是按礼制行事，子敖却认为我对他怠慢失礼。不是很奇怪吗？”

8·28 孟子曰："君子所以异于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礼存心。仁者爱人，有礼者敬人。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有人于此，其待我以横逆①，则君子必自反也：我必不仁也，必无礼也，此物奚宜至哉？其自反而仁矣，自反而有礼矣，其横逆由是也，君子必自反也，我必不忠。自反而忠矣，其横逆由是也，君子曰：'此亦妄人也已矣。如此，则与禽兽奚择②哉？于禽兽又何难③焉？'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，无一朝之患也。乃若所忧则有之：舜，人也；我，亦人也。舜为法于天下，可传于后世，我由未免为乡人也，是则可忧也。忧之如何？如舜而已矣。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。非仁无为也，非礼无行也。如有一朝之患，则君子不患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横逆——蛮横粗暴。

②择——选择，区别。

③难——朱熹注："又何难焉，言不足与之校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君子跟普通人的区别，就在于居心不一样。君子居心合乎仁，合乎礼。仁者爱别人，有礼者尊敬别人。爱别人者常常被人爱，敬别人者常常被人敬。〔倘若〕这里有个人，他对我粗暴蛮横，那么，君子必然会反躬自问：我肯定不仁，肯定无礼，要不，这种事怎么会来呢？他反躬自问而达到仁，反躬自问而尽到礼，那人仍然粗暴蛮横如初，君子必然再反躬自问：我肯定不忠吧！反躬自问而做到忠，那人粗暴蛮横照旧，君子就会认为：'这无非是个狂人而已，这种样子跟禽兽有什么差异呢？对于禽兽又何必计较责怪呢？'因此，君子有长期的忧虑，没有突然的苦

痛．这样的忧虑是有的：舜，是人，我也是人。舜为天下作了榜样，名传后代，而我还不免是个平庸的人，这才值得忧虑。忧虑该如何办？向舜学习就行了。至于君子所忧虑的事便消失了。不仁的事不要干，非礼的事不要做。万一有朝一日横祸飞来，君子也不会发愁。”

8·29 禹、稷当平世，三过其门而不入，孔子贤之。颜子当乱世，居于陋巷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；人不堪其忧，颜子不改其乐，孔子贤之①。孟子曰：“禹、稷、颜回同道②。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由已溺之也；稷思天下有饥者，由已饥之也，是以如是其急也。禹、稷、颜子易地则皆然。今有同室之人斗者，救之，虽被发缨冠而救之，可也；乡邻有斗者，被发缨冠而往救之，则惑也；虽闭户可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颜子当乱世……——参见本书《论语·雍也篇》。

②同道——共同遵行之道。朱熹注：“圣贤之道，进则救民，退则修己，其心一而已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禹、稷处在政治局面安稳的时代，三次路过家门都没进去，孔子赞美他俩。颜子处在乱世，住狭窄的小巷中，一筐饭，一瓢水，人们都受不了那种苦，颜子却一贯乐观，孔子赞誉他。孟子说：“禹、稷、颜回这三个人都有共同的美德。禹想到天下有遭水淹没的，就像是自己淹没了他们一般；稷想到天下有挨饿的，就像是自己使他们受饿一般，所以才那样急人之急。禹、稷、颜子如

互相交换一下位置处境，也都会有同样的表现。〔假设〕现在有同屋的人相搏斗，要去救他，即便是披头散发，帽缨紊乱去救急，也是应该的（这是指禹，稷而言）。如果是街坊邻里在搏斗，也披头散发、帽缨紊乱地去救急，那就算是糊涂人，即便是紧闭门户也是可以理解的（这是指颜回而言）。”

8·30 公都子曰：“匡章，通国皆称不孝焉，夫子与之游，又从而礼貌之，敢问何也？”

孟子曰：“世俗所谓不孝者五，惰其四支，不顾父母之养，一不孝也；博奕好饮酒，不顾父母之养，二不孝也；好货财，私妻子，不顾父母之养，三不孝也；从①耳目之欲，以为父母戮②，四不孝也；好勇斗很③，以危父母，五不孝也。章子有一于是乎？夫章子，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④。责善，朋友之道也；父子责善，贼恩之大者。夫章子，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？为得罪于父，不得近，出妻屏⑤子，终身不养焉。其设心以为不若是，是则罪之大者，是则章子已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从——同“纵”。

②戮——羞辱。但赵岐注为“杀戮”说：“不作极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”。译文用朱注“羞辱”说。

③很——同“狠”。

④父子责善不相遇——见《战国策·齐策》所载齐威王之言：“章子之启得罪其父，其父杀之，而埋马栈之下。吾使章子将也，勉之曰：‘夫子之强，全兵而还，必更葬将军之母。’对曰：‘臣非不能葬先妾也，臣之母

启得罪臣之父，臣之父未教而死。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，是欺死父也，故不敢。喻为人子而不欺死父，岂为人臣欺生君哉？"

⑤屏（bǐng丙）——排除、驱逐。

【译文】

公都子说："匡章，全国都议论他不孝，您却跟他往来，而且很尊敬他，请问这是为什么？"

孟子说："通常所谓不孝的现象有五种：四肢懒惰不勤，不管赡养父母，是一不孝；好下棋喝酒；不管赡养父母，是二不孝；贪吝钱财，偏爱妻室儿女，不管赡养父母，是三不孝；放纵耳目的欲望，使父母受羞辱，是四不孝；逞能勇好斗殴，连累父母，是五不孝。章子在这五种表现中有哪一种呢？章子只不过是父子之间以善相责而把关系搞僵了。以善相责，本是交友之道；父子间以善相责，最伤害感情。难道章子不想有夫妻母子团聚吗？只因得罪了父亲，被疏远而不能亲近，才抛妻撵子，终身得不到侍奉。他设想如果不这样处理，罪过会更大，章子的为人就是这样。"

8·31 曾子居武城①，有越寇②。或曰："寇至，盍去诸？"曰："无寓人于我室，毁伤其薪木。"寇退，则曰："修我墙屋，我将反。"寇退，曾子反。左右曰："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，寇至，则先去以为民望；寇退，则反，殆于不可。"沈犹行③尸："是非汝所知也。昔沈犹有负刍之祸④，从先生者七十人，未有与焉。"

子思⑤居于卫，有齐寇。或曰："寇至，盍去诸？"子思曰："如伋去，君谁与守？"

孟子曰："曾子、子思同道。曾子，师也，父兄也；子思，臣也，微也。曾子、子思易地则皆然。"

【注释】

①武城——故城在今山东省费县西南九十里。

②越寇——越王勾践建都之琅琊，在今山东省诸城县东南一百五十里处，与武城疆界犬牙交错，常有进犯事情发生。

③沈犹行——曾子的弟子，姓沈犹，名行。

④负刍之祸——负芻，人名。赵岐注："时有作乱者曰负芻，来攻沈犹氏。"朱熹注为背柴打草的人，亦可参考。

⑤子思——孔子的孙子。

【译文】

曾子住在武城，越国军队来侵犯。有人说："敌寇来了，为什么不避开呢？"曾子说："〔避开时〕别让他人住我的屋子，别破坏那些树木。"敌人撤退了，就说："把我的墙屋修理好，我将返回。"敌人退了，曾子返回了。左右的人说："〔人们平素〕对待您何等忠诚恭敬，敌人来了，您却匆忙避开为民立了坏榜样，敌人一退，就忙于返回，恐怕不太妥当吧！"沈犹行说："这不是你们所能了解的。从前我曾遭到负刍之祸，跟随先生的七十个人也全部躲避开了。"

子思住在卫国，遇齐国军队进犯。有人说："敌兵来了，为什么不走开呢？"子思说："如果我孔伋走了，君王跟谁一块共同守御呢？"

孟子说："曾子和子思的道路是一致的。曾子，是老师，是长辈；子思，是臣子，是下属。〔如果〕曾子和子思互换一下位置，〔他们的言行〕也会是这样的。

8·32 储子①曰："王使人瞯②夫子，果有以异于人乎？"孟子曰："何以异于人哉？尧舜与人同耳。"

【注释】

①储子——齐国人。

②瞯（jiàn件）——窃视，窥探。

【译文】

储子说："王派人来窥探您，您真是跟一般人不同吗？"孟子说："跟别人能有什么不同呢？尧、舜也跟一般人相同啊？"

8·33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，其良人①出，则必餍酒肉而后反。其妻问所与饮食者，则尽富贵也。其妻告其妾曰："良人出，则必餍酒肉而后反；问其与饮食者，尽富贵也，而未尝有显者来，吾将瞯良人之所之也。"

蚤起，施②从良人之所之，遍国中无与立谈者。卒之东郭墦间，之祭者，乞其余；不足，又顾而之他——此其为餍足之道也。

其妻归，告其妾，曰："良人者，所仰望而终身也，今若此——"与其妾讪其良人，而相泣于中庭，而良人未之知也，施施③从外来，骄其妻妾。

由君子观之，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，其妻妾不羞也，而不相泣者，几希矣。

【注释】

①良人——丈夫。意思近于"郎"。

②施（yǐ“以”或yì“异”）——古“斜”字。

③施施（shīshī）——高兴自得的样子。

【译文】

齐国有一个人，家有一妻一妾。丈夫每次出外，一定是酒足肉饱才回家。他妻子问他跟谁在一起吃喝，〔回答说〕全是些富贵体面的人。他妻子告诉他的妾说：“丈夫外出，必酒足肉饱而后归来，问他跟谁一起吃喝，全都是富贵体面的人，可是又从来没见过有什么显要人物来访，我打算偷偷地盯梢，看丈夫到底是去什么地方。”

次日清早起床，她便悄悄尾随丈夫所去的地方，遍城的人没有一个跟她丈夫站立交谈的。后来到了东郊的坟地里，他便走向祭扫坟墓者乞讨一点残酒剩菜，还没饱，又到处张望另去找乞讨的目标。这就是他能酒足肉饱的窍门。

他妻子回到家，告诉他的妾说：“丈夫，本是我们寄以希望并终身依靠的人，今天〔他原来〕竟会如此这般……”她与妾两人一起讥笑丈夫，在院子里相对哭泣，而丈夫还不知道〔他的秘密已被戳破〕，兴高彩烈地从外面归来，〔像往常一样〕对妻妾耍派头。

在君子眼里看来，某些人借以乞求升官发财的手段，能不使妻妾羞耻痛心而相哭者，恐怕很少有吧！

万章上

（凡九章）

9·1 万章问曰："舜往于田，号泣于旻天①，何为其号泣也？"

孟子曰："怨慕也。"

万章曰："'父母爱之，喜而不忘；父母恶之，劳而不怨②。'然则舜怨乎？"

曰："长息问于公明高③曰：'舜往于田，则吾既得闻命矣；号泣于旻天，于父母，则吾不知也。'公明高曰：'是非尔所知也。'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，为不若是恝④，我竭力耕田，共⑤为子职而已矣，父母之不我爱，于我何哉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⑥，百官牛羊仓廪备，以事舜于畎亩之中，天下之士多就之者，帝将胥⑦天下而迁之焉。为不顺于父母，如穷人无所归。天下之士悦之，人之所欲也，而不足以解忧；好色，人之所欲，妻帝之二女，而不足以解忧；富，人之所欲，富有天下，而不足以解忧；贵，人之所欲，贵为天子，而不足以解忧。人悦之、好色、富贵，无足以解忧者，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。人少，则慕父母；知好色，则慕少艾⑧；有妻子，则慕妻子；仕则慕君，不得于君则热中。大孝终身慕父母。五十而慕⑨者，予于大舜见之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旻（min民）天——天空。《说文·日部》："旻，秋天也。"

②父母爱之，喜而不忘；父母恶之，劳而不怨——据《礼记·祭义》，这几句话是曾子的话。万章可能是在引用曾子语。

③长息、公明高——人名。长息是公明高的弟子，公明高是曾子的弟子。

④恝（jiè介又jiá荚）——无忧无愁之貌；不在乎的样子。

⑤共——读为"恭"(gōng)。

⑥九男二女——九男，赵岐认为是《逸书》所载；二女，长名娥皇，次名女英。

⑦胥——皆；尽。

⑧少艾——指年轻美貌的人。亦作"幼艾"。

⑨五十而慕——指的是舜。朱熹注："舜摄政时，年五十也。五十而慕，则其终身慕可知矣。"

【译文】

万章问："舜到庄稼地里，仰望着天呼告哭泣，为什么这样呼告哭泣呢？"

孟子说："这是自怨〔遭父母厌恶〕而思慕的缘故。"

万章说："〔常听说〕'父母喜爱他，高兴而难忘；父母讨厌他，愁闷而不怨恨。'那么，舜怨恨父母吗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长息曾经问过公明高说：'舜到庄稼地里，我已经明白了；仰望着天呼告哭泣，这样对待父母，我却理解不了。'公明高说：'这不是你所能理解的。'公明高的意思是，孝子的心理，不该这样若无其事：我竭尽全力耕种庄稼，好好尽子女的责任就够了，父母不喜欢我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帝尧派他的孩子九男二女，跟百官带着牛、羊、粮食等，在田野上为舜效劳，天下的士人也纷纷前往，帝尧把天下全让给舜。〔舜〕由于没能使父母顺心就像穷途末路的人无所依归。天下的士人喜欢他，这是人所追求的欲望，却不能够解除忧愁；美貌姿色，是人所追求的欲望，他

娶了尧的两个女儿，却不能解除忧愁；财富，是人所追求的欲望，富到占有天下，却不能解除忧愁；尊贵，是人所追求的欲望，贵到身为天子，却不能解除忧愁。人们喜欢他、〔拥有〕美色，富贵，都不足以排愁解忧，只有让父母顺心才能够解忧。人在幼年时，仰慕父母；懂得追求女色，渴慕年轻美貌的姑娘；有了妻子，贪恋家室；入仕作官，讨好国君，得不到君王宠信，心里焦躁发热；只有最孝顺的人终身爱戴父母。到了五十岁还怀恋父母的人，我在圣人舜这里发现了。"

9·2 万章问曰："诗云，'娶妻如之何？必告父母①。'信斯言也，宜莫如舜。舜之不告而娶，何也？"

孟子曰："告则不得娶。男女居室，人之大伦也。如告，则发人之大伦，以怼②父母，是以不告也。"

万章曰："舜之不告而娶，则吾既得闻命矣；帝之妻舜而不告，何也？

曰："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。"

万章曰："父母使舜完廪，捐阶③，瞽瞍焚廪。使浚井，出，从而揜④之。象⑤曰：'谟盖都君咸我绩⑥，牛羊父母，仓廪父母，干戈朕，琴联，弤⑦朕，二嫂使治朕栖⑧。'象往入舜宫，舜在床琴。象曰：'郁陶⑨思君尔。'忸怩⑩。舜曰：'惟⑪兹臣庶，汝其于⑫予治。'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已与？"

曰："奚而不知也？象忧亦忧，象喜亦喜。"

曰："然则舜伪喜者与？"

曰："否；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，子产使校人⑬畜之池。校人烹之，反命曰：'始舍之，圉圉⑭焉；少则洋洋焉；

攸然而逝。'子产曰：'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'校人出，曰：'孰谓子产智？予既烹而食之，曰，得其所哉，得其所哉。'故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难罔以非其道。彼以爱兄之道来，故诚信而喜之，奚伪焉？"

【注释】

①"娶妻如之何，必告父母"——是《诗经·齐风·南山篇》第三章（全诗共四章）中的诗句。

②怼（duì队或zhuì坠）——怨恨。

③捐阶——撤掉梯子。

④揜（yǎn奄）——通"掩"，覆盖，堵塞。

⑤象——人名，舜同父异母之弟。

⑥谟盖都君咸我绩——谟，谋。盖，通"害"。都君，指舜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：舜"一年而所居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。"因而有"都君"之称。绩，功劳。

⑦弤（dǐ抵）——彫弓也。舜使用的弓名。

⑧栖——床。

⑨郁陶——思念的样子。

⑩忸怩——惭愧的状态。

⑪惟——思，浮泛之思。

⑫于——为；替；助。

⑬校人——管池沼的小吏。

⑭圉圉（yǔyǔ雨雨）——鱼在水中死气沉沉的样子。

【译文】

万章问道："《诗经》上说过，'该怎么娶媳妇？一定要禀告父母。'相信此话的人，按理说没有谁赶得上舜。然而，舜却没有事先禀告父母，竟娶了媳妇，这是什么道理？"

孟子说："禀告了就娶不成。男女间结婚，是人间的常理成规。如果事先禀告了，那么，这常理成规会受到阻碍'〔导将〕对

父母的怨恨，所以干脆不禀告。”

万章又问：“舜不禀告父母而娶妻，我已经听懂其中的缘由。帝〔尧〕把女儿嫁给舜，也不跟舜的父母打个招呼，又是什么道理呢？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尧也知道〔如果〕打了招呼，就嫁不成女儿了。”

万章说：“舜的父母命他去修缮粮仓，等舜爬上屋顶就抽掉梯子，〔他父亲〕瞽瞍还放火烧粮仓。〔后来又〕让舜去淘井，〔他不知舜已从井旁洞穴〕逃出，还用土把井堵死。〔舜的异母弟〕象说：‘谋害舜都是我的功绩，牛羊分给父母，仓廪分给父母，干戈归我，琴归我，弤弓归我，让两位嫂嫂替我收拾床铺。’象便走向舜的住宅，舜却安坐在床上弹琴。象说：‘您让我好思念啊！’但愧容满面，神色慌张。舜说：‘我心里想的是这些臣子和百姓’‘你替我管理吧！’我弄不清楚，舜究竟知道不知道象要谋杀他？”

孟子说：“怎能不知道呢？〔他的异母弟弟〕象发愁，他也发愁，象高兴，他也高兴。”

〔万章〕说：“那么，舜是假装成高兴的样子吗？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不！从前有人送了活鱼给郑国的子产，子产叫管池沼的小吏把鱼养在池塘里。这小吏却把它做熟吃了，却回报说：‘刚〔把鱼〕放进池塘里，半死半活的样子；不一会，神气洋洋地活跃起来；很快就悠然游往水深处而找不见了。’子产说：‘它找到好地方啊！它找到好地方啊！’小吏退出后，对人说：‘谁说子产很聪明呢？我已经把鱼弄熟吃进肚子里了，他还一个劲说，它找到好地方啊，它找到好地方啊。’——因此，对于君子，也可以想方设法以常情捉弄他，但却不能用违背道理的手腕蒙骗他。像装扮成敬兄爱兄的姿态，〔舜〕才真信不疑并喜欢他，怎么可能是假装的呢？”

9·3 万章问曰：“象日以杀舜为事，立为天子则放之，何

也?”

孟子曰:“封之也;或曰,放焉。”

万章曰:“舜流共工于幽州①,放驩兜于崇山②,杀三苗于三危③,殛鲧于羽山④,四罪而天下咸服,诛不仁也。象至不仁,封之有庳⑤。有庳之人奚罪焉?仁人固如是乎——在他人则诛之,在弟则封之?”

曰:“仁人之于弟也,不藏怒焉,不宿怨焉,亲爱之而已矣。亲之,欲其贵也;爱之,欲其富也。封之有庳,富贵之也。身为天下,弟为匹夫,可谓亲爱之乎?”

“敢问或曰放者,何谓也?”

曰:“象不得有为于其国,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,故谓之放。岂得暴彼民哉?虽然,欲常常而见之,故源源而来,‘不及贡,以政接于有庳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流共公于幽州——共工,水官名。幽州,约当今天北京密云县东北部。

②放驩兜于崇山——驩兜,尧、舜时大臣。崇山,在湖北崇阳县南部。

③杀三苗于三危——三苗,国名。三危,在甘肃敦煌县东南。

④殛鲧于羽山——鲧(gǔn滚),传说中夏禹的父亲。羽山,在江苏赣榆县境。

⑤有庳(bì币)——《水经注》引王隐之说,认为在湖南道县北,但距离舜都蒲阪三千多里,有太行山之阻,阎若璩认为此说有疑问。

【译文】

万章问道:“〔舜的异母兄弟〕象成天盘算谋杀舜的事,〔等舜被〕立为天子,仅仅是流放他,这是为什么?”

孟子说："实际是封他〔为诸侯〕，有人说是流放他。"

万章说："舜流放共工到幽州，发配驩兜到崇山，驱赶三苗到三危，诛杀鲧于羽山。处置四个罪犯使天下归服，这是惩办不仁者。而象是最不仁者，却封到有庳国，有庳国的百姓到底造了什么孽？难道仁人竟然可以这样处理大事情吗：对外人，严如惩处；对弟弟，却封赏国土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仁人对于弟弟，心里不藏怒，胸中不积怨，只能对他亲爱罢了。亲他，要他显贵；爱他，要他富足。封他到有庳，正是使他既富且贵。本身是天子，弟弟是平民，能够算亲爱吗？"

〔万章说：〕"敢再请教，有人说是流放，是什么意思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象不能够在他的国土上自行其是，天子派官吏治理他的国家，缴纳赋税，因此被认为是流放，象怎能够随心所欲对百姓暴虐？尽管这样，〔舜〕还想经常见到他，他也不断地前来〔都城〕。所谓'不一定要等朝贡，因政治需要而加强与有庳的联系'，指的就是这个意思。"

9·4 咸丘蒙[1]问曰："语云，'盛德之士，君不得而臣，父不得而子。'舜南面而立，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，瞽瞍亦北面而朝之。舜见瞽瞍，其容有蹙[2]。孔子曰：'于斯时也，天下殆哉，岌岌乎[3]！'不识此语诚然乎哉？"

孟子曰："否，此非君子之言，齐东野人之语也。尧老而舜摄也。尧典[4]曰，'二十有八载，放勋乃徂落，百姓如丧考妣，三年，四海遏密八音[5]。'孔子曰：'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。'舜既为天子矣，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，是二天子矣。"

咸丘蒙曰："舜之不臣尧，则吾既得闻命矣。诗云，'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⑥。'而舜既为天子矣，敢问瞽瞍之非臣，如何？"

曰："是诗也，非是之谓也；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。曰，'此莫非王事，我独贤劳⑦也。'故说诗者，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。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。如以辞而已矣，《云汉》之诗曰，'周余黎民，靡有孑遗。'信斯言也，是周无遗民也。孝子之至，莫大乎尊亲；尊亲之至，莫大乎以天下养。为天子父，尊之至也；以天下养，养之至也。诗曰，'永言孝思，孝思维则⑨。'此之谓也。书曰，'祗载见瞽瞍，夔夔齐栗；瞽瞍亦允若⑩。'是为父不得而子也？"

【注释】

①咸丘蒙——孟子的弟子。咸丘，本是鲁国的地名，以地为姓。

②蹙(cù促)——愁苦不安的样子。

③殆哉岌岌乎——殆(dài代)，危险。岌岌（jí及），山高貌，喻危险。"殆哉岌岌乎"是"岌岌乎殆哉"的倒装句。

④《尧典》——《尚书》篇名，亦称《帝典》。记载尧、舜禅让事迹，反映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一些历史概况。

⑤四海遏密八音——四海，指民间。遏，停止。密，通"谧"，安静、静业。八音，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（páo袍，葫芦的一种）、土、革、木所制乐器发出的声音。泛指音乐。

⑥'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……'——是《诗经·小雅·北山篇》第二章（全篇共六章）中的诗句。

⑦'此莫非王事，我独贤劳'——亦见《北山篇》，但原诗句子是"大夫不均，我从事独贤"，贤，当"劳"讲。

⑧周余黎民，靡有孑遗——是《诗经·大雅·云汉篇》第三章（全篇共八章）中的诗句。孑（jié杰），孤独。

⑨永言孝思，孝思维则——是《诗经·大雅·下武篇》第三章（全篇

共六章）中的诗句。

⑩“祗载……允若”——赵岐注为《尚书》逸篇，朱熹注：“《书，大禹谟》篇也。”祗，恭敬，载，事。夔夔（kuíkuí逵逵）齐栗，敬慎恐惧之貌。允，信也。若，顺也。允若，信而顺之也。

【译文】

咸丘蒙问道：“俗语说，‘道德修养最高的人，国君不能以他为臣，父亲不能以他为子。’舜南面而立当了天人，尧就带领诸侯向北面朝见他，〔连他父亲〕瞽瞍也向北面朝他。舜见到瞽瞍，神情惶惶不安。孔子说：‘在此时，天下可危险得不得了呀！’不知道此话果真如此吗？”

孟子说：“不！这不是君子口里说出来的话，而是齐东野人的话。是尧上了岁数而叫舜代理天子的。《尧典》上说，‘二十八年后，放勋（尧）死了，人们像死了父母一样服丧三年，四海之内停止了音乐。’孔子说：‘天上没有两个太阳，人间没有两个君主。’舜〔如真在尧死前〕已经当了天子，又带天下诸侯为尧服丧三年，就成为有两个〔同时的〕天子了。”

咸丘蒙说：“舜没把尧当臣子，我已向您领教明白了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天下所有的领土，没有一处不归君主；环绕四周的人群，全体都是王的臣属。’然而，尧既已成为天子，敢冒昧请问，瞽瞍竟不是他的臣民，为什么？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这篇《诗》，不是你所理解的这个含意，而是说作诗的人为王事勤劳，不能侍奉父母，诗中说，‘这些没一件不是王的任务，为什么却偏要我一人辛苦。’因此，解释诗的人，不能因文字损害语句，从语句屈解原作主旨，要按精神去追溯揣测主旨，才算真正理解。如果只一个劲抠字眼，那么〔例如〕《云汉》诗说，‘周朝剩余的平民，没有一个人生存。’相信这句话〔字面的意思〕，就是周朝连一个人也没能保存。孝子最大的孝，莫过于尊敬父母；尊敬父母的最高程度，莫过于以天下来奉养父母。〔瞽瞍〕身

为天子的父亲，尊贵到了顶点；〔舜〕以天下来奉养他，奉养达于顶点。《诗经》中还说：'孝道要永远提倡，孝道是天下的榜样。'正是这个意思。《书经》中说：'〔舜〕恭恭敬敬地见瞽瞍，态度谨慎手脚颤抖，瞽瞍也信顺安详不再别扭。'这怎能说是父亲不能以他为子呢？"

9·5 万章曰："尧以天下与舜，有诸？"

孟子曰："否；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。"

"然则舜有天下也，孰与之？"

曰："天与之。"

"天与之者，谆谆①然命之乎？"

曰："否；天下言，以行与事②示之而已矣。"

曰："以行与事示之者，如之何？"

曰："天子能荐人于天，不能使天与之天下；诸侯能荐人于天子，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；大夫能荐人于诸侯，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。昔者，尧荐舜于天，而天受之；暴③之于民，而民受之；故曰，天不言，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。"

曰："敢问荐之于天，而天受之；暴之于民，而民受之，如何？"

曰："使之主祭，而百神享之，是天受之；使之主事，而事治，百姓安之，是民受之也。天与之，人与之，故曰，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。舜相尧二十有八载，非人之所能为也，天也。尧崩，三年之丧毕，舜避尧之子于南河④之南，天下诸侯朝觐者，不之尧之子而之舜；讼狱者，不之尧之子而之舜；讴歌者，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，故曰，

天也。夫然后之中国，践天子位焉。而居尧之宫，逼尧之子，是篡也，非天与也。《太誓》曰，'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⑤，'此之谓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谆谆（zhūnzhūn）——朱熹注，"详语之貌"，即反复叮嘱之意。

②行与事——朱熹注："行之于身谓之行，措诸天下谓之事，言但因舜之行事，而示以与之之意耳。"译文据此，并将"行"释为品行，"事"释为表现。前者指自身修养，后者指社会实践。

③暴（pù瀑）——显露，公开。

④南河——舜避居处，为偃朱故城，在今山东濮县东二十五里。河在尧都之南，故称南河。

⑤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——朱熹注："自，从也。天无形，其视听皆从于民之视听，民之归舜如此，则天与之可知矣。"译文本此。

【译文】

万章问："尧把天下送给舜，有这回事情吗？"

孟子答："没有！天子不能把天下送人。"

〔万章问：〕"那么，舜得了天下，是谁送给他的呢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是天送给他的。"

〔万章问：〕"天送给他，是反复嘱咐他的吗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不！天没说话，不过是因为〔舜的〕品行和表现而示意送给他罢了。"

〔万章〕问："因品行和表现而示意送给他，是怎样一种情况呢？"

〔孟子〕答："天子能向天推荐人，不能迫使天把天下送人；诸侯能向天子推荐人，不能迫使天子把职位送诸侯；大夫能向诸侯推荐人，不能迫使诸侯把职位送大夫。从前，尧向天推荐舜，天接受了，向百姓公布了，百姓也接受了。因此说，天没说话，不过

是因为〔舜〕的品行和表现而示意送他给罢了。”

〔万章〕说：“敢请问，向天推荐，天接受了，向百姓公布了，百姓也接受了，是怎样一种状况呢？”

〔孟子〕答：“让他主持祭祀，百神都享用它，这就是天接受了；让他管理国事，政事治理好了，百姓满意他，这就是百姓接受了。天送给他，人送给他，所以说，天子不能把天下送人。舜辅助尧治天下二十八年，这不是人意能办到的，而是天意。尧死后，三年的丧事结束，舜为〔使〕尧之子〔继位〕而自己避居南河的南部，但天下朝见天子的诸侯，不朝尧之子而朝舜；打官司的人，不找尧之子而找舜；歌颂的人，不歌颂尧之子而歌颂舜，所以说，这是天意。〔正因为如此〕舜才回到都城，继天子之位。而〔如果是〕占据了尧的宫室，逼尧的儿子下台，这就叫篡位，而不是天意授予了。《泰誓》中说，‘天所视反映了民所视，天所听也符合民所听’，说的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9·6 万章问曰：“人有言，‘至于禹而德衰，不传于贤，而传于子。’有诸？”

孟子曰：“否，不然也；天与贤，则与贤，天与子，则与子。昔者，舜荐禹于天，十有七年，舜崩，三年之丧毕，禹避舜之子于阳城①，天下之民从之，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，禹荐益于天，七年，禹崩，三年之丧毕，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②。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③，曰，‘吾君之子也。’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，曰，‘吾君之子也。’丹朱④之不肖，舜之子亦不肖。舜之相尧、禹之相舜也，历年多，施泽于民久。启贤，能敬承继禹之道。益之相禹也，历年少，施泽于民未久。舜、禹、

益相去久远，其子之贤不肖，皆天也，非人之所能为也。莫之为而为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。匹夫而有天下者，德必若舜禹，而又有天子荐之者，故仲尼不有天下。继世以有天下，天之所废，必若桀纣者也，故益、伊尹、周公不有天下。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，汤崩，太丁未立，外丙二年，仲壬四年，太甲颠覆汤之典刑，伊尹放之于桐⑤，三年，太甲悔过，自怨自艾，于桐处仁迁义，三年，以听伊尹之训已也，复归于亳⑥。周公之不有天下，犹益之于夏、伊尹之于殷也。孔子曰，'唐虞禅，夏后殷周继，其义一也。'"

【注释】

①阳城——在河南登封县北。

②箕山之阴——箕山，在河南登封县东南。阴，山北。

③启——夏禹之子，古书中亦称"启"作"开"。

④丹朱——人名，名朱，封于丹。

⑤桐——地名，不详。阎若璩《释地又续》认为在山西荣河县。

⑥亳(bò博)——今河南偃师县西。

【译文】

万章问："听人说，'到了禹的时候道德衰微了，〔天下〕不是传给贤人而是传给儿子'，有这回事吗？"

孟子答："不对！不是这样。天意要授给贤者就传给贤者，天意要授给儿子就传给儿子。从前，舜向天推荐禹，过了十七年，舜死了，三年丧礼结束，禹为〔使〕舜之子〔继位〕而避居阳城，但天下之民跟随他，就象尧死后大家都不跟尧之子而跟舜那样。禹向天推荐益，七年后禹死了，三年丧礼结束，益又为〔使〕禹之子〔继位〕而避居箕山的北部。但朝见的人和打官司的人都不趋向益

而奔向启，说：‘是我们的君主之子啊！’歌颂的人，不歌颂益而歌颂启，说，‘是我们的君主之子啊！’〔尧的儿子〕丹朱不争气，舜的儿子也不争气。〔何况〕舜辅助尧，禹辅助舜，年代长，对百姓的恩惠也久！启，很贤明，能恭敬地继承禹的治理之道。益辅助禹，年头短，对百姓的恩惠也不久。舜、禹、益之间相距岁月的长短，他们的儿子之贤明与不争气，都是天意所定，不是人力所能及的。没有想到要这样做竟做到了，这是天意；没有想达到的目标却达到了，这是命运。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竟得到天下者，道德一定得象舜和禹那样，还要加上天子的推荐才行，因此孔子〔虽是圣贤〕得不到天下。世代连续传有天下的，天所要废除的，一定得象夏桀、商纣之类，因此，益、伊尹、周公〔虽是圣贤〕也没得到天下。伊尹辅助汤统一天下，汤死了，太丁没立就死了，外丙继位两年，仲壬在位四年，太甲破坏了汤的典章法律，伊尹把他流放到桐邑。过了三年，太甲认罪，怨恨自己，悔过自新，在铜邑按仁义行事，三年以后，能听从伊尹批评、教训自己，又回到亳都当天子。周公没得到天下，就象益在夏朝，伊尹在殷朝那样。孔子说，‘唐（尧）虞（舜）让贤，夏、商、周三代子孙世袭，道理都是同样的。”

9·7 万章问曰：“人有言，‘伊尹以割烹要汤，’有诸？”

孟子曰“否，不然；伊尹耕于有莘① 之野，而乐尧舜之道焉。非其义也，非其道也，禄之以天下，弗顾也；系马千驷，弗视也。非其义也，非其道也，一介② 不以与人，一介不以取诸人。汤使人以币聘之，嚣嚣③ 然曰：‘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？我岂若处畎亩之中，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？’汤三使往聘之，既而幡然改曰：‘与④ 我处畎亩之

中，由是以乐尧舜之道，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？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？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？天之生此民也，使先知觉后知，使先觉觉后觉也。予，天民之先觉者也；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。非予觉之，而谁也？'思天下之民，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，若已推而内⑤之沟中。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，故就汤而说⑥之以伐夏救民。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，沉辱己以正天下者乎？圣人之行不同也，或远，或近；或去，或不去；归洁其身而已矣。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，未闻以割烹也。《伊训》曰：'天诛造攻自牧宫，朕载自亳⑦。'"

【注释】

①有莘——古国名。在今河南省陈留县东北。

②一介——同"一芥"，一点点。

③嚣嚣然——不在心，不动情的样子。朱熹注："无欲自得之貌。"

④与——与其。

⑤内——同"纳"。

⑥说（shuì税）——游说、说服。

⑦"天诛造攻自牧宫，朕载自亳"——《尚书》逸篇《伊训》中的话。造，始。牧宫，汤的祖庙，汤为牧伯，称祖庙为"牧宫"。朕，我，这是伊尹的自称。

【译文】

万章问道："有人说，'伊尹曾借切肉烹调〔的技术扮为厨师〕去求商汤'，有这件事吗？"

孟子说："没有！情况不是这样。伊尹在莘国的郊野耕种，而欣赏喜爱尧、舜之道。〔如果〕不合乎义，不合乎道，〔即便〕把天下所有财富作为俸禄给他，他也不回头看一眼；〔即便〕把四千匹良马系在那里，他连看都不看。〔如果〕不合乎义，不合乎道，他一丝

一毫也不给别人，也不向别人索取一丝一毫。汤曾派人用厚礼聘请他，他漫不经心地说：'我凭什么要接受汤的聘礼呢？怎能比得上我安于田野之中，在此以尧、舜之道为乐趣呢？'汤多次派人聘请他，他不久便改变原先的态度说：'我与其安于田野耕作之中，以尧、舜之道为乐趣，倒不如去促使当代君主成为尧、舜一样的君主，倒不如去使当代的百姓成为尧、舜时代那样的百姓呢，我为什么不让我自己亲眼见到它〔从理想变为现实〕呢？上天生育这些人类，就是要让先知启发后知，让先觉带动后觉，我自己是百姓中的先觉者，我准备用这〔尧、舜之〕道去启发带动这些人，我要不去启发引导他们，还有谁去呢？'〔伊尹〕想到天下的百姓，普通的男子和妇女，如果没受到尧、舜的恩泽感化，便好像自己亲手把他们推倒并坠入深沟之中。他就是这样地自己挑起天下的重担，因此便到汤身边说服他，去讨伐夏（桀）而拯救百姓。我没听说过，自身屈曲而能够指教别人的〔事例〕，更何况是先使自身受侮辱而能够指教天下的呢？圣人的行为各自不同，有的远避〔国君〕，有的亲近〔君主〕；有的离去〔不仕〕，有的在朝〔作官〕；归根结蒂，要保持自身清白无染罢了。我只听说他是请求汤实行尧、舜之道，没听说过什么切肉烹调的事。《伊训》中说：'天的惩罚，起初是在夏桀宫室，是咎由自取，我自己，只是从殷都亳邑开始起步而已。'"

9·8 万章问曰："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①，于齐主侍人瘠环②，有诸乎？"

孟子曰："否，不然也；好事者为之也。于卫主颜雠由③。弥子④之妻与子路之妻，兄弟也。弥子谓子路曰：'孔子主我，卫卿可得也。'子路以告。孔子曰：'有命。'孔

子进以礼，退以义，得之不得曰‘有命’。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，是无义无命也。孔子不悦于鲁卫，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⑤，微服⑥而过宋。是时孔子当厄，主司城贞子⑦，为陈侯周⑧臣。吾闻观近臣⑨，以其所为主；观远臣⑩，以其所主。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，何以为孔子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主痈疽——主，动词，“以……为主人”之意，相当于“住……的家里”。痈疽，亦作“雍渠、雍钼、雍睢”等，按《史记》孔子世家》说，是卫灵公宠幸的宦官。

②侍人瘠坏——侍人，即寺人、奄人，指宦官。瘠环，人名。

③颜雠由——人名，亦作颜浊邹。

④弥子——卫灵公的宠臣弥子瑕。

⑤遭宋恒……杀之——指孔子去曹国途经宋国，与弟子习礼于大树下。宋司马桓魋（tuí颓）要杀他。要（yāo腰），拦截。

⑥微服——〔为保密而〕改换了平日的衣服装扮。

⑦司马贞子——陈国人。

⑧陈侯周——人名。赵岐注：“陈怀公子也，为楚所灭，故无谥，但曰陈侯周。”

⑨近臣——在朝之臣。

⑩远臣——远方来仕之臣。

【译文】

万章问道：“有人说，孔夫子在卫国，住在〔卫灵公宠幸的宦官〕痈疽家里，在齐国，住在宦官瘠环家里，这些事是真的吗？”

孟子说：“不对，情况不是这样，这是造谣生事者散布的。〔孔子〕在卫国，住在颜雠由家中。弥子瑕的妻子跟子路的妻子是姊妹。弥子瑕对子路说，‘孔子住在我家中，可以得到卫国卿相的职位。’子路把这番话转告〔孔子〕。孔子说：‘听命运安排吧！’孔子依

礼而进，依义而退，无论得与失都说，'听命运安排呢？'〔如果您真是〕住在痈疽和宦官瘠环的家里，那就是无视礼义、不顾命运了。孔子在鲁国和卫国很不顺心，碰到宋国的司马桓魋预谋要拦截他并杀害他，只好化装悄悄离开宋国。这时孔子处境很困难，住在司城贞子家中，做了陈侯周的臣子。我听说过，考察在朝的近臣，看他所往来的客人；考察外来的远臣，看他所寄住的主人。假使孔子真是住在痈疽和宦者瘠环的家中，怎么还能算〔威望卓著的〕孔夫子呢？"

9·9 万章问曰："或曰，'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①。'信乎？"

孟子曰："否，不然；好事者为之也。百里奚，虞人也。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②。宫之奇谏，百里奚不谏。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，年已七十矣：曾③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为汙也，可谓智乎？不可谏而不谏，可谓不智乎？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，不可谓不智也。时举于秦，知穆公之可与有行④也而相之，可谓不智乎？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，可传于后世，不贤而能之乎？自鬻以成其君，乡党自好者不为，而谓贤者之乎？"

【注释】

①百里奚自鬻……——故事散见于战国至西汉文献资料中。百里奚，虞国人。号"五羖大夫"，因此被认为与卖价得五羊皮之说有关。

②虢（guó国）——周代国名。

③曾——竟然；居然。

④有行——有抱负、有作为。

【译文】

万章问道："有人说，'百里奚把自己卖给秦国饲养牲畜的人，得到五张羊皮，去跟人家牧放牛，借此来求秦穆公。'这件事可信吗？"

孟子说："不对！不是这样，这是造谣生事者散布的。百里奚，是虞国人。晋国人用垂棘的璧玉和屈地所产的良马，去向虞国借路，以便攻伐虢国。〔虞国大臣〕宫之奇劝阻〔虞公不要借路〕，而百里奚并不劝阻。他知道虞公这人是不可劝阻的，便离开虞地到了秦国，这时已经七十岁了，竟然不知道借助牧放牛的手段去求秦穆公是一种卑劣的行为？这能够算明智吗？〔明知〕不可谏阻就干脆不谏阻，又能够说是不明智吗？预知虞公将要被消灭而事先便远离，不能认为是不明智吧！当时他被秦国举用，知道秦穆公是个有作为的人而辅助他，能够认为不明智吗？辅助秦国，使它的君主〔穆公〕扬名于天下，并且流传于后代，不是贤明的人能办得到吗？卖掉自身去成全君主，连一般乡党中清白的人都不肯〔这样屈身辱己〕，怎么能说贤者倒肯这样干呢？"

万章下

（凡九章）

10·1 孟子曰："伯夷，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恶声。非其君，不事；非其民，不使。治则进，乱则退。横政之所出，横民之所止，不忍居也。思与乡人处，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。当纣之时，居北海之滨，以待天下之清也。故闻伯夷之风者，顽①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"

"伊尹曰：'何事非君？何使非民？'治亦进，乱亦进，曰：'天之生斯民也，使先知觉后知，使先觉觉后觉。予，天民之先觉者也。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。'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与尧舜之泽者，若已推而内之沟中——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。"

"柳下惠不羞汙君，不辞小官。进不隐贤，必以其道。遗佚而不怨，厄穷而不悯。与乡人处，由由然不忍去也。'尔为尔，我为我，虽袒裼裸裎于我侧，尔焉能浼我哉？'故闻柳下惠之风者，鄙②夫宽，薄夫敦。"

"孔子之去齐，接淅③而行；去鲁，曰，'迟迟吾行也，去父母国之道也。'可以速而速，可以久而久，可以处而处，可以仕而仕，孔子也。"

孟子曰："伯夷，圣之清者也；伊尹，圣之任者也；柳

下惠，圣之和者也；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孔子之谓集大成。集大成也者，金声而玉振之④也。金声也者，始条理也；玉振之也者，终条理也。始条理者，智之事也；终条理者，圣之事也。智，譬则巧也；圣，譬则力也。由⑤射于百步之外也，其至，尔力也；其中⑥，非尔力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顽夫——毛奇龄《四书賸言》认为"顽"字"古皆是'贪'字"，作贪婪不知足解。赵岐注这一句亦为"顽贪之夫更思廉絜"。

②鄙——心胸狭窄。

③接淅——捞起水中正在淘的米。朱熹注："接，犹承也"；淅，渍米水也。渍米将炊，而欲去之速，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，不及炊也。"

④金声而玉振——金声，镈钟发出的声音。玉振，玉磬收束的余韵。朱熹注："先击镈钟以宣其声，俟其既阕，而后击特磬以收其韵。宣以始之，收以终之，二者之间，脉络贯通，无所不备，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，犹孔子之知无不尽，而德无不全也。"可供参考。

⑤由——用"犹"，好象。

⑥中（zhòng众）——动词，射中目标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伯夷，眼不看坏颜色，耳不听坏声音，不是可托的君主，不肯侍奉；不是可信的百姓，不肯使用；政局清明，就积极进取，政局混乱，就告退隐居。行暴政之国，住暴民之所，他都不忍心安居。想象着跟鄙俗的人相处，就像穿着朝衣戴上礼帽坐在泥途或炭灰上。当商纣的时代，住在北海之滨，等待天下清明太平。因此，听到伯夷的德操的人们，贪财横暴之徒廉洁了，怯懦的人也立了坚强的意志。"

伊尹说：'哪个国君不可侍奉？哪个百姓不可支使？'〔弄得〕政局清明也做官，政局混乱也做官。还说，'天生育这些人，就是让

先知启发后知，让先觉带领后觉。我，是天生之民中的先觉者，我将用这〔尧、舜的〕道来引导这些人。'想象着天下的百姓，普通的男子和妇女，如果没受到尧、舜的恩泽感化，便好象自己亲手推倒他们并使他们坠入深沟之中。他就是这样地以天下的重担为己任。

柳下惠并不以侍奉坏的国君为羞辱，也不嫌官小而辞退。在朝中不隐藏自己的才能，一定按其道办事。遭到遗弃不怨恨，面临困境不发愁。跟鄙俗的人相处，兴致勃勃不忍离开，〔认为〕'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即使你在我身旁赤身裸体，你哪能污染我呢？'因此，听到柳下惠德操的人们，心胸狭窄的人开阔了，浅薄轻浮的人也敦厚起来了。

"孔子离开齐国，没等淘完米，捞起湿米粒便出发；离开鲁国时却说：'慢慢地走吧！这可是离开自己的祖国应有的态度啊！'该迅速就迅速，该延缓就延缓，该告退就告退，该做官就做官——这才是孔子！"

孟子又说："伯夷，是圣人中清高的人；伊尹是圣人中负责的人，柳下惠是圣人中平易的人，孔子是圣人中识时务的人。孔子称得起是集大成者，所谓集大成，〔就如奏乐〕先发出金钟之声然后以玉磬声结束〔那样〕。金声，是节奏旋律的开始，玉振，是节奏旋律的终结。旋律的开始，是智的体现，旋律的终结，是圣的体现。智，犹如技巧；圣，犹如力量。这就好比在百步之外学射击，能射到〔百步外〕靠你的力气；能射中〔目标〕，却不光是凭你的力气。"

10.2 北宫锜[1]问曰："周室班[2]爵禄也，如之何？"

孟子曰："其详不可得闻也，诸侯恶其害己也，而皆去其籍；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。天子一位，公一位，侯一

位，伯一位，子、男同一位，凡五等也。君一位，卿一位，大夫一位，上士一位，中士一位，下士一位，凡六等。天子之制，地方千里，公侯皆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、男五十里，凡四等。不能③五十里，不达于天子，附于诸侯，曰附庸。天子之卿受地视④侯，大夫受地视伯，元士受地视子、男。大国地方百里，君十卿禄，卿禄四大夫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，禄足以代其耕也。次国地方七十里，君十卿禄，卿禄三大夫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，禄足以代其耕也。小国地方五十里，君十卿禄，卿禄二大夫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，禄足以代其耕也。耕者之收获，一夫百亩；百亩之粪，上农夫食九人，上次食八人，中食七人，中次食六人，下食五人。庶人在官者，其禄以是为差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北宫锜——卫国人。

②班——等列，等级。

③不能——不足，不够。

④视——比。

【译文】

北宫锜问道：“周朝制定的官爵和俸禄的等级，是怎样的？”

孟子说：“详细情况不可能听到了，诸侯都讨厌它不利于自己，把有关的档案文献销毁了。但我也曾听到那个大致梗概。天子是一级，公一级，侯一级，伯一级，子和男是同一级，共分五

级。君是一级，卿一级，大夫一级，上士一级，中士一级，下士一级，共分六级。天子管理的土地纵横各一千里，公和侯都是各一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和男各五十里，共分四级。土地不足五十里之国，不能与天子直接联系，只能附属于诸侯，叫做‘附庸’。天子之卿所受的封地跟侯一样，大夫所受封地跟伯一样，元士的封地跟子和男一样。土地纵横各一百里的国家，国君俸禄是卿的十倍，卿禄是大夫的四倍，大夫是上士的二倍，上士是中士的二倍，中士是下士的二倍，下士的俸禄跟庶民中的当官差者相同，所得俸禄足以抵偿耕种的收入。中等国家土地方七十里，国君俸禄是卿的十倍，卿是大夫的三倍，大夫是上士的二倍，上士是中士的二倍，中士是下士的二倍，下士跟庶民中当官差者俸禄相等，俸禄足以抵偿耕种的收入。小国家土地方五十里，国君俸禄是卿的十倍，卿是大夫的两倍，大夫是上士的二倍，上士是中士的二倍，中士是下士的二倍，下士跟庶民中当官差者同等，俸禄也足以抵偿耕种的收入。耕种者的收获，一夫〔一妇〕分田百亩。百亩田地的施肥，上等农夫可养活九人，稍次一点养活八人，中等〔农夫〕养活七人，稍次养六人，下等的养五人。庶民中当官差的人，俸禄也参照这个分等级。”

10·3 万章问曰：“敢问友。”

孟子曰：“不挟①长，不挟贵，不挟兄弟而友。友也者，友其德也，不可以有挟也。孟献子，百乘之家也，有友五人②焉：乐正裘，牧仲③，其三人，则予忘之矣。献子之与此五人者友也，无献子之家者也。此五人者，亦有献子之家，则不与之友矣。非惟百乘之家为然也，虽小国之君亦有之。费④惠公曰：‘吾于子思，则师之矣；吾于颜

般⑤，则友之矣；王顺、长息⑥则事我者也。'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，虽大国之君亦有之。晋平公之于亥唐⑦也，入云则入，坐云则坐，食云则食；虽蔬食菜羹，未尝不饱，盖不敢不饱也。然终于此而已矣。弗与共天位也，弗与治天职也，弗与食天禄也，士之尊贤者也，非王公之尊贤也。舜尚⑧见帝，帝馆甥于贰室⑨，亦飨舜，迭为宾主，是天子而友匹夫也。用⑩下敬上，谓之贵贵；用上敬下，谓之尊贤。贵贵尊贤，其义一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挟——倚仗。

②③孟献子……友五人——孟献子，鲁国的大夫，名叫仲孙蔑（？——前554）。五友人中的乐正裘、牧仲两人，在《汉书古今人表》中，与孟献子俱列于第四等。

④费——春秋时小国，旧址在今山东鱼台西南费亭。

⑤⑥颜般、王顺、长息——人名。颜般、亦作颜敢。王顺，亦作王慎。这些人在《汉书古今人表》中亦同列第四等。

⑦亥唐——晋国人。晋平公时，朝多贤臣，但亥唐"独不官，隐于旁巷"，平公曾对他"致礼与相见而请事"。

⑧尚——同"上"。

⑨贰宫——副宫。招待的宫邸。

⑩用——以。

【译文】

万章问道："敢请问交朋友的问题。"

孟子说："不倚仗岁数大，不倚仗地位尊，不凭仗兄弟的富贵而去交友。交朋友，是因品德而交，不能有任何倚仗的因素。孟献子，是有车马百乘的大夫，他有五个朋友，〔其中两人是〕乐正裘、牧仲，另外三人的名字我忘了。献子跟这五人相交，没有

〔摆出〕自己是献子大夫的架势。这五个朋友,〔如果〕也有对方是献子大夫的观点，就不会跟他交友了。不仅车马百乘的大夫如此，即便是小国之君也有朋友。费惠公说:'〔我的朋友中〕我对于子思，看成是老师；对于颜般，是当作朋友；王顺、长息'却是侍奉我的人。'不仅小国之君如此，即便是大国之君也交朋友。晋平公跟亥唐之间的关系是,〔亥唐〕叫他进去便进来，叫他坐下就坐下，叫他吃饭便吃饭，纵然是粗饭菜汤，没一次不吃饱喝足，因为〔交情深〕不敢不吃饱。然而他也就只能做到这一步罢了，毕竟没跟〔亥唐〕一起共列官位，没共治国事，没共享俸禄。这只是士人对贤者的尊敬，不是王公对贤者的尊敬。舜拜见帝（尧),帝招待这女婿在副官中，也请他吃饭，相互间是客人和主人的关系，这是天子跟普通人交友的例子。以职位低的人尊敬地位高的人，叫做尊崇贵人；以地位高的人尊敬职位低的人，叫做尊重贤者。尊崇贵人和尊敬贤者，都是同样的道理。"

10·4 万章问曰:"敢问交际① 何心也?"

孟子曰:"恭也。"

曰:"'却之却之为不恭',何哉?"

曰:"尊者赐之，曰,'其所取之者义乎，不义乎?'而后受之，以是为不恭，故弗却也。"

曰:"请无以辞却之，以心却之。曰,'其取诸民之不义也',而以他辞无受，不可乎?"

曰:"其交也以道，其接也以礼，斯孔子受之矣。"

万章曰:"今有御② 人于国门之外者，其交也以道，其馈也以礼，斯可受御与?"

曰:"不可，康诰曰:'杀越人于货，闵不畏死，凡民罔

不谳③。'是不待教而诛者也。殷受夏，周受殷，所不辞也；于今为烈，如之何其受之？"

曰："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，犹御也。苟善其礼际矣，斯君子受之，敢问何说也？"

曰："子以为有王者作，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？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？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，充类至义④之尽也。孔子之仕于鲁也，鲁人猎较⑤，孔子亦猎较。猎较犹可，而沉受其赐乎？"

曰："然则孔子之仕也，非事道与？

曰："事道也。"

"事道奚猎较也？"

曰："孔子先簿正祭器⑥，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。"

曰："奚不去也？"

曰："为之兆⑦也。兆足以行矣，而不行，而后去，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。孔子有见行可之仕，有际可之仕，有公养之仕⑧。于季桓子，见行可之仕也；于卫灵公，际可之仕也；于卫孝公⑨，公养之仕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交际——朱熹注："谓人以礼仪币帛相交接也。"

②御——朱熹注："御，止也。止人而杀之，且夺其货也。"即拦路抢劫。

③谳（duì对）——同"憝"，憎恶、怨恨。

④充类至义——充类，即充其类，推广到极点。至义，极其义.提高到道理上〔认识〕。

⑤猎较——抢夺猎物。赵岐注："猎较者，田猎相较夺禽兽，得之以祭，时俗所尚，以为吉祥。"

⑥簿正祭器——朱熹引徐氏云："先以簿书正其祭器，使有定数，而

不以四方难继之物实之。本器有常数，实有常品，则其本正矣。彼猎较者，将久而自废矣。”

⑦兆——始。

⑧有际可之仕，有公养之仕——朱熹注：“际可，接遇以礼也。公养，国君养贤之礼也。”

⑨卫孝公——疑为出公辄。《春秋》、《史记》无卫孝公的记载。

【译文】

万章问道：“敢请问交际时，应该留心什么？”

孟子答：“应该留心恭敬。”

〔万章〕说：“〔常听说〕‘左一次右一次拒绝〔礼物〕是不恭敬’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尊者所赐的东西，应先考虑一番，‘他所取的礼品合乎义呢还是不合义？’然后再接受。认为这是不恭敬的，所以不要拒绝。”

〔万章〕说：“口头上不婉辞拒绝，只是心里拒绝它，想：‘这是掠夺百姓的不义之财呀！’而找别的借口拒绝不收，难道不行吗？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他按规矩跟人交往，按礼节跟人接触，这样，连孔子都可以接受礼物的。”

〔万章〕说：“〔假若〕现在有一个人在都城的郊野抢劫他人财物，他也按规矩跟人交往，按礼节给人送礼，这种赃物也能接受吗？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不可以！《康诰》说：‘杀人掠物，蛮撞不怕死，没有人不切齿痛恨的。’这种人是用不着〔白费力气〕教育便可以处死刑的。〔这刑律〕殷继承夏，周承接殷，一直没变更。现在类似现象更严重了。〔这礼物〕怎么能够接受呢？”

〔万章〕说：“现在的诸侯向民间掠取，好象拦路抢劫。如果把交际的礼节搞好，君子也接受它，敢问这又是什么讲头？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你认为如果圣王兴起，将会把现今的诸侯也通通

诛杀呢？还是经过教育仍不改悔再去诛杀？所谓不属自己所有而巧取豪夺就叫做抢劫的观点，是一种引申到原则高度的尖锐看法。孔子在鲁国做官时，鲁人抢夺猎物，孔子也一样抢猎物。抢夺猎物都可以，更何况是接受赠礼呢？”

〔万章〕说：“这么说，孔子做官，就不是以行道为事了吗？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是以行道为事！”

〔万章〕说：“以行道为事，怎能抢夺猎物？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〔因为〕孔子首先用文书规定为祭祀器物，不用四方的食物供祭祀之用〔实质上等于宣布以抢夺的猎物祭祀无效，便会刹住抢夺猎物之风〕。”

〔万章〕问：“〔孔子〕为什么不辞官而远走呢？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他想先试试，试验表明能行得通，〔国君却〕不肯行，然后再远走，因此孔子未曾在一个国家停留满三年。孔子有时是因为道可行而做官，有时因受特殊礼遇而做官，有时因国君养贤而做官。对季桓子，是道可行才做官；对卫灵公，是受优待才做官；对卫孝公，是因敬养贤者才做官。”

10·5 孟子曰：“仕非为贫也，而有时乎为贫；娶妻非为养也，而有时乎为养。为贫者，辞尊居卑，辞富居贫。辞尊居卑，辞富居贫，恶乎宜乎？抱关击柝①，孔子尝为委吏②矣，曰，‘会计当而已矣。’尝为乘田③矣，曰，‘牛羊茁壮长而已矣。’位卑而言高，罪也；立乎人之本朝，而道不行，耻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抱关击柝——抱关，守门小卒。击柝，夜行打更。柝（tuò托），指打更用的梆子。

②委吏——管仓廪的小吏。

③乘田——管苑囿的小吏，负责六畜的饲料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做官不是因为贫穷，而有时也因为贫穷；娶妻不是为了孝养，而有时也为孝养。因为贫穷而做官，就该辞高官，居低位，拒厚禄，领薄俸。辞高官，居低位，拒厚禄，领薄俸，怎么安置才适宜呢？当个守门小卒，打更小吏吧。孔子曾经做过管仓库的小吏，说，'收支数字核实了'。他也做过管牲畜的小吏，说，'牛羊长得壮实极了'。位职低微而高谈阔论国事，是罪过；身在朝廷做官，而治国之道不能实行，是耻辱。"

10·6 万章曰："士之不托诸侯，何也？"

孟子曰："不敢也。诸侯失国，而后托于诸侯，礼也；士之托于诸侯，非礼也。"

万章曰："君馈之粟，则受之乎？"

曰："受之。"

"受之何义也？"

曰："君之于氓也，固周之①。"

曰："周之则受，赐之则不受，何也？"

曰："不敢也。"

曰："敢问其不敢何也？"

曰："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。无常职而赐于上者，以为不恭也。"

曰："君馈之，则受之，不识可常继乎？"

曰："缪公之于子思也，亟问，亟馈鼎肉②。子思不

悦。子卒也，摽③使者出诸大门之外，北面稽首再拜④而不受，曰：'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。'盖自是台⑤无馈也。悦贤不能举，又不能养也，可谓悦贤乎？"

曰："敢问国君欲养君子，如何斯可谓养矣？"

曰："以君命将⑥之，再拜稽首而受。其后廪人继粟，庖人继肉，不以君命将之。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⑦亟拜也，非养君子之道也。尧之于舜也，使其子九男事之，二女女焉，百官牛羊仓廪备，以养舜于畎亩之中，后举而加⑧诸上位，故曰，王公之尊贤者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君之于氓也，固周之——氓，来自他国之民。固，本来。周，周济。

②鼎肉——朱熹注："鼎肉，熟肉也"。郑玄注："鼎肉，谓牲体已解，可升于鼎。"按此理解，则是生肉。

③摽（biào鏢）——赵岐注："麾也"。

④稽首而拜——稽首，古代跪拜礼节，跪下，拱手至地，头也至地。

⑤台——杨树达《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》："台当读为始。"意思也当"始"理解。朱熹注："台，贱官，主使令者。"系援引赵岐注。译文采杨树达说。

⑥将——送。

⑦仆仆尔——赵岐注："烦猥貌。"

⑧加——同"居"。

【译文】

万章问道："士不投靠诸侯生活，这是为什么？"

孟子说："是不敢这样啊！诸侯失去了自己的国家，而后投奔他国寄托于人，合乎礼制；士寄托于诸侯，不合礼制。"

万章说："君子如果馈送粟粒给他，能接受吗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可以接受。"

〔万章〕问："接受又是什么道理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君主对来自他国之民，本来可以周济他。"

〔万章〕问："周济就接受，赐与就不接受，为什么？"

〔孟子〕答："不敢接受。"

〔万章〕问："请问为什么不敢接受？"

〔孟子〕答："守门打更的人都有固定职务，可受上面的给养。没有固定职务而接受上面的赏赐，被认为不恭敬。"

〔万章〕问："君主馈送，便接受，不知能经常这样吗？"

〔孟子〕答："鲁缪公对子思，屡次问候，屡次送熟肉，子思很不舒服。终于，把使者赶出大门外，向北面叩头作揖而拒绝馈送，说：'我这才领悟君主是把我当狗马豢养。'大概从这次开始才停止馈送。喜爱贤人而不重用，又不能给以优遇，这能叫做喜爱贤者吗？"

〔万章〕说："请问国君要对君子优遇，怎样才能算〔妥善的〕优遇呢？"

〔孟子〕答："先以君主之命馈送他，他作揖叩头而接受。然后管仓人常送粮食，掌膳者常送肉食，不再用君主之命的名义馈送他。子思认为送块熟肉自己就得没完没了作揖叩拜，不是优遇君子的好办法。尧对于舜，使自己的九个儿子照料他，把两个女儿嫁给他，各种官吏，和牛羊、仓库样样齐备，使舜在田野中受优待，后来又提升他担任很高的职位，因此说，这才是王公敬贤的榜样。"

10·7 万章曰："敢问不见诸侯，何义也？"

孟子曰："在国曰市井之臣，在野曰草莽之臣，皆谓庶人。庶人不传质① 为臣，不敢见于诸侯，礼也。"

万章曰："庶人，召之役，则往役；君欲见之，召之，则不往见之，何也？"

曰："往役，义也；往见，不义也。且君之欲见之也，何为也哉？"

曰："为其多闻也，为其贤也。"

曰："为其多闻也，则天子不召师，而况诸侯乎？为其贤也，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。缪公亟见于子思，曰：'古千乘之国以友士，何如？'子思不悦，曰：'古之人有言曰，事之云乎，岂曰友之云乎？'子思之不悦也，岂不曰，'以位，则子，君也；我，臣也；何敢与君友也？以德，则子事我者也，奚可以与我友？'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，而况可召与？齐景公田，招虞人以旌，不至，将杀之。志士不忘在沟壑，勇士不忘丧其元。孔子奚取焉？取非其招不往也。"

曰："敢问招虞人何以？"

曰："以皮冠②，庶人以旃③，士以旗，大夫以旌。以大夫之招招虞人，虞人死不敢往；以士之招招庶人，庶人岂敢往哉？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？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，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。夫义，路也；礼，门也。惟君子能由是路，出入是门也。诗云，'周道如底，其直如矢；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视④。'"

万章曰："孔子，君命召，不俟驾而行；然则孔子非与？"

曰："孔子当仕有官职，而以其官召之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传质——传送礼物。质，同“贽”，初次相见所致送的礼物。庶人送礼用鹜（鸭子）。

②皮冠——加在礼冠之上的皮帽子，打猎时用来御寒，并御风雨。

③旃（zhān沾）——用帛制的曲柄旗。

④“周道如底……小人所视”——是《诗经·小雅·大东篇》第一章（全篇共七章）中的诗句。底，同“厎”、“砥”，磨刀石。视，效学。

【译文】

万章问道：“敢请教，不谒见诸侯，有什么道理？”

孟子答道：“在城里叫做市井之臣，在郊野叫做草莽之臣，都指的是普通百姓。百姓不送见面礼而为臣，不敢谒见诸侯，是合乎礼制的。”

万章问：“百姓，派他服役，便去服役，国君要见他，召他却不去拜见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去服役，是义务；去拜见，则不应该。况且君王想见他，为的是什么？”

〔万章〕说：“为的是他见闻广，为的是他品德高。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〔如果〕为了见闻广，那么天子还不能召唤老师，何况诸侯呢？〔如果〕为了品德高，那我也没听说过想会见贤人便随便召唤的。鲁缪公几次会见子思，说：‘古代有兵车千辆的国君与士人交友，情况怎样？’子思很不愉快，说：‘古人的话是说，国君以士为师，怎么说是同士交友呢？’子思不愉快，岂不是〔等于〕说，‘讲地位，你是君，我是臣，哪敢跟你交友？论道德，那你是求教于我，怎可以跟我交友呢？”千辆兵车的国君要求跟他交友都办不到，何况是召唤呢？齐景公田猎，用旌旗召唤管猎场的人，召不来，将要杀他。有志之士不怕弃尸在山沟，有勇之夫不怕脑袋被砍。孔子为什么肯定他呢？肯定他〔面临〕非礼的召唤竟敢抵制不去。”

〔万章〕问："请问该用什么方式招来管猎场的呢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用皮帽。招百姓用旃，招士人用旂，招大夫用旌。用召唤大夫的旗帜招管猎场的人，他死也不敢去；用召唤士人的旗帜招普通百姓，百姓怎敢去呢？更何况用召唤不贤者的礼节去招贤人呢？想会见贤人而不按规矩，就好比要人家进来却紧闭着大门一样。义，是大路；礼，是大门。只有君子能走这大路，能出入这大门。《诗经》中说："大路平坦像磨刀石，像箭秆那样笔直；君人所留下的脚趾，是小人仿效的标志'。"

万章问道："孔子，闻国君召唤之命，等不及驾好车马便忙着赶路，这么说，孔子做得不对吧？"

〔孟子〕答道："孔子在朝廷任官职，〔国君〕是因他担任职务才召唤他的。"

10·8 孟子谓万章曰："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，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，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。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，又尚① 论古之人。颂② 其诗，读③ 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。是尚友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对万章说："一乡的优秀之士跟另一乡的优秀之士交友，一国的优秀之士跟另一国的优秀之士交友，天下的优秀之士跟天下的优秀之士交友。认为跟天下优秀之士交友还不够，又上溯谈论古代人物，吟诵他们的诗，研习他们的书，不知道他的为人，行吗？因此要探讨他所处的时代。这就是跟古人交了朋友。"

10·9 齐宣王问卿。孟子曰："王何卿之问也？"

王曰："卿不同乎？"

曰："不同；有贵戚之卿，有异姓之卿。"

王曰："请问贵戚之卿。"

曰："君有大过则谏；反覆之而不听，则易位。"

王勃然变乎色。

曰："王勿异也。王问臣，臣不敢不以正① 对。"

王色定，然后请问异姓之卿。

曰："君有过则谏，反覆之而不听，则去。"

【注释】

①正——诚，实。郑玄注《论语·述而篇》中"正唯弟子不能学也"句云："鲁读'正'为'诚'。"杨伯峻肯定这一解释。译文本此。

【译文】

齐宣王问有关公卿的问题。孟子说："您问的是哪一类公卿？"

王说："公卿还有区别吗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有区别。有王室宗族的公卿，还有非王族的异姓公卿。"

王说："请问王室宗族之公卿。"

〔孟子〕说："国君有重大过失就劝阻，多次劝阻不肯接受，就另立国君。"

〔齐宣〕王的脸色突然起了变化。

〔孟子〕说："王不要见怪。王既然向我提问，身为臣子的我，不敢不实话实说。"

王的脸色平静下来，又接着问非王族的异姓公卿。

〔孟子〕说："君主有过失便劝阻，多次劝阻不肯接受，〔自己〕就辞职离去。"

告子上

（凡二十章）

11·1 告子曰："性，犹杞柳[1]也，义，犹桮棬[2]也；以人性为仁义，犹以杞柳为桮棬。"

孟子曰："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？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，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？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，必子之言夫！"

【注释】

①杞（qǐ启）柳——解释不一，赵岐注："杞柳，桤柳也，一曰桤木。"孙奭疏："杞，枸杞也；柳，少杨也。"

②桮棬——杯，同"杯"。棬（guān圈），曲木制成的盂。杯棬，据焦循正义引卢辩注："'杯、盘、盌、盆、盏之总名也。'盖杯为总名，其未雕未饰时，名其质为棬，因而杯器之不雕不饰者，即通名为棬也。"可供参考。

【译文】

告子说："人性就像杞柳，义理就像桮棬；用人性去行仁义，就像用杞柳制成桮棬。

孟子说："您能够顺着杞柳的本性制成桮棬吗？还是要毁伤杞柳之后才能制成桮棬？如果要毁伤杞柳才能用来制成桮棬，那

么，是不是也要毁伤人性才能实行仁义呢？带着天下的人去践踏仁义，一定符合您的高见啊！”

11·2 告子曰：“性犹湍[1]水也，决诸东方则东流，决诸西方则西流。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，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。”

孟子曰：“水信[2]无分于东西，无分于上下乎？人性之善也，犹水之就下也。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。今夫水，搏而躍之，可使过颡；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。是岂水之性哉？其势则然也。人之可使为不善，其性亦犹是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湍（tuān）——急流的水。

②信——诚；真。

【译文】

告子说：“人性好比急流的水，缺口在东就往东流，缺口在西便往西流。人性不分什么善与不善，就好比水东流西流无定性一样。”

孟子说：“水真是没有东流西流的定向，难道也没有向上、向下的倾向吗？人性的善良，好比水性向下流一样。人没有不善良的，水没有不往下流的。不过水是这样，拍打它可以溅得很高，高过额头；用戽斗汲它可以倒流，甚至引上高山。这哪是水的本性呢？是情势使它变成这样的。人可以被怂恿干坏事，本性的起变化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”

11·3 告子曰："生之谓性①。"

孟子曰："生之谓性也，犹白之谓白与？"曰："然"。

"白羽之白也，犹白雪之白；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？"

曰："然。"

"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，牛之性犹人之性与？"

【注释】

①生之谓性——天生的素质叫本性。

【译文】

告子说："天生的本色叫做性。"

孟子说："天生的本色叫做性，就像白颜色叫做白色吗？"

〔告子〕答："是！"

〔孟子说〕"白羽毛的白，就像白雪的白，白雪的白，就像白玉的白吗？"

〔告子〕答："是！"

〔孟子说〕"这么说，难道狗性就象牛性，牛性就象人性吗？"

11·4 告子曰："食色，性也。仁，内也，非外也；义，外也，非内也。"

孟子曰："何以谓仁内义外也？"

曰："彼长而我长之，非有长于我也；犹彼白而我白之，从其白于外也，故谓之外也。"

曰："异于①白马之白也，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；不

识长马之长也，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？且谓长者义乎？长之者义乎？”

曰：“吾弟则爱之，秦人之弟则不爱也，是以我为悦者也，故谓之内，长楚人之长，亦长吾之长，是以长为悦者也，故谓之外也。”

曰：“耆②秦人之炙，无以异于耆吾炙，夫物则亦有然者也，然则耆炙亦有外与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异于——朱熹注引张氏云“上‘异于’二字疑衍”，认为是衍文（不该有的字句）。又引李氏云“或有阙文焉”，认为可能有脱字漏句。

②耆——同“嗜”。

【译文】

告子说：“饮食男女，这是人的本性。仁，是内在品质，不是外在表现；义，是外在表现，不是内在品质。”

孟子说：“根据什么会认为仁是内涵而义是外表呢？”

〔告子〕说：“他岁数大我才尊敬他，尊敬之心不是我原先固有的；正像某件白色之物，我认为它是白的，这是外物的白使我产生白的印象，所以说是外在因素。

〔孟子〕说：“白马的白，也许跟白人的白没有什么不同，不知道对老马的怜悯和对老人的尊敬，是否也没有什么不同？请问你是说老者具有仁义呢，还是说敬老的人具有仁义？”

〔告子〕说：“是我的弟弟，我便爱他；秦国人的弟弟，我就不爱。是跟我有关系才这样喜欢，因此说〔仁〕是内在的。尊敬楚国的长者，也尊敬自己的长者，都是因为年长的关系才喜欢这样，因此说〔义〕是在外的。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喜欢吃秦国人烧的肉，跟喜欢吃自己烧的肉没有

什么不同，其他各种事物都是这样，难道喜欢吃烧肉的心也是外在的吗？”

11·5 孟季子①问公都子曰：“何以谓义内也？”

曰：“行吾敬，故谓之内也。”

“乡人长于伯兄一岁，则谁敬？”

曰：“敬兄。”

“酌则谁先？”

曰：“先酌乡人。”

“所敬在此，所长在彼，果在外，非由内也。”

公都子不能答，以告孟子。

孟子曰：“敬叔父乎？敬弟乎？彼将曰，‘敬叔父。’曰，‘弟为尸②，则谁敬？’彼将曰，‘敬弟。’子曰，‘恶在其敬叔父也？’彼将曰，‘在位故也。’子亦曰，‘在位故也。庸敬在兄，斯须之敬在乡人。’”

季子闻之，曰：“敬叔父则敬，敬弟则敬，果在外，非由内也。”

公都子曰：“冬日则饮汤，夏日则饮水，然则饮食亦在外也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孟季子——人名，情况不详。有人认为是季任。委任，是任国（在今山东济宁）国君之弟。曾留守任国，代理国政。

②尸——古代祭祀仪式中受祭的代理人。

【译文】

孟季子问公都子说："根据什么说义是内在的东西呢？"

〔公都子〕答："恭敬出自我内心，因此认为是内在的。"

〔孟季子〕问："本乡有人比大哥长一岁，该恭敬谁？"

〔公都子〕答："恭敬哥哥。"

〔孟季子〕问："饮酒时先给谁斟酒？"

〔公都子〕答："先给本乡人斟酒？"

〔孟季子〕说："你心里恭敬的是这〔大哥〕，而〔斟酒时〕却先敬别人，可见〔义〕是外在的，不是出自内心的。"

公都子答不上来，便告诉孟子。

孟子说："恭敬叔父呢？还是恭敬弟弟？〔对这个问题〕他会说，'恭敬叔父。'你就说，'弟弟当了受祭的代理人，那该敬谁呢？'他将说，'敬弟弟。'那你就说，'为什么又说要敬叔父呢？'他将说，'这是因为所处地位〔变化了〕的缘故。'你也可以说，'是因为所处地位的缘故啊，平常该恭敬哥哥，临时场合就该恭敬这同乡人。'"

孟季子听到这番话，说："敬叔父也好，敬弟弟也好，是外在〔因素决定〕的，不是内心〔发出〕的。"

公都子说："冬天喝热水，夏天喝凉水，那么，饮食也是外在的吗？"

11·6 公都子曰："告子曰：'性无善无不善也。'或曰：'性可以为善，可以为不善；是故文武兴，则民好善；幽厉兴，则民好暴。'或曰：'有性善，有性不善；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；以瞽瞍为父而有舜；以纣为兄之子，且以为君，而有微子启、王子比干。'今曰'性善'，然则彼皆非与？"

孟子曰："乃若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，乃所谓善也。若夫为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恻隐之心，仁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也；恭敬之人，礼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故曰，'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。'或相倍蓰②而无算者，不能尽其才者也。诗曰，'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则。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③。'孔子曰：'为此诗者，其知道乎！故有物必有则；民之秉彝也，故好是懿德。'"

【注释】

①铄（shuò硕）——熔化金属。朱熹注："铄，以火销金之名，自外以至内也。"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·补遗》云："铄又为效，《孟子》'非由外铄我也'，按授也。"译文据此说，译为"赋以"。

②蓰（xǐ洗）——五倍。

③"天生蒸民……好是懿德"——是《诗经·大雅·蒸民篇》第一章（全篇共八章）中的开头四句。蒸民，众民。则.法则。秉，执。彝，常。好（hào耗），喜爱。懿，美。

【译文】

公都子说："告子认为，'人性无所谓善良，不善良。'有人说，'人性可以使它善良，也可使它不善良，因此，周文王、周武王在位，百姓便倾向善良；而周幽王、周厉王在位，百姓便趋于横暴。'还有人说，'有些人性善，有些则性不善，因此，在〔圣人〕尧为君主时，有〔坏兄弟〕像；瞽瞍这样〔坏〕的父亲却有〔好儿子〕舜；商纣那样〔暴虐无道〕的侄儿，并且做了国君，却有微子启、王子比干〔这样的好叔叔〕。您现在讲人性善，那么，上面所举这些人都错了吗？"

孟子说："人的素质，可以使它做到善良，这是我所说的人性善。至于有些人不善良，不归罪于他的素质。同情之心，人人都有；羞耻之心，人人都有；恭敬之心，人人都有；是非之心，人人都有。同情心，是仁；羞耻心，是义；恭敬心，是礼；是非心，是智。仁、义、礼、智，不是外在因素赋以我的，是我自己固有的，只是未曾思索探求罢了。因此说，'探求便可得到它，舍弃便会失掉它。'人们之间有相差一倍、五倍以至无数倍的情况，正是没能尽量发挥他们的本性〔造成差异〕的缘故。《诗经》中说过：'上天生育了人类，每件事都有法规，人们掌握了规律，追求道德修养的美。'孔子说：'这篇诗的作者，对道理悟得透！因为每件事物都有法则规律，百姓们掌握了这法则，所以喜欢良好的美德。'"

11·7 孟子曰："富岁，子弟多赖①；凶岁，子弟多暴，非天之降才尔殊也，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。今夫麰麦②，播种而耰③之，其地同，树之时又同，浡然而生，至于日至④之时，皆熟矣。虽有不同，则地有肥硗⑤，雨露之养、人事之不齐也。故凡同类者，举相似也，何独至于人而疑之？圣人，与我同类者。故龙子曰：'不知足而为屦，我知其不为蒉也。'屦之相似，天下之足同也。口之于味，有同耆也；易牙⑥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。如使口之于味也，其性与人殊，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，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？至于味，天下期于易牙，是天下之口相似也。惟耳亦然。至于声，天下期于师旷⑦，是天下之耳相似也。惟目亦然。至于子都⑧，天下莫不知其姣

也。不知子都之姣者，无目者也。故曰，口之于味也，有同耆焉；耳之于声也，有同听焉；目之于色也，有同美焉。

至于心，独无所同然乎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？谓理也，义也。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。故理义之悦我心，犹刍豢⑨之悦我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赖——有二说：㊀依赖、凭籍。朱熹注：“赖，籍也，丰年衣食饶足，故有所赖籍而为善。”㊁通“懒”，即懒惰。阮元云：“‘富岁子弟多赖，赖即懒。”译文用朱熹之说。

②麰(móu谋)麦——大麦。

③耰（yōu忧）——古代弄碎土块使田地平坦的农具，此处是当动词用。

④日至——夏至。

⑤硗（qiāo敲）——土地瘦瘠，不肥沃。

⑥易牙——齐恒公的宠臣，雍（地名）人，名巫，称雍巫，字易牙。朱熹注：“易牙，古之知味者，言易牙所调之味，天下皆以为美也。”

⑦师旷——人名。朱熹注：“师旷，能审音者也，言师旷所知之音，则天下皆以为美也。”

⑧子都——《诗经·郑风·山有扶苏》：“不见子部，乃见狂且。”《毛传》云：“子都，世之美好者也。”朱熹注：“子都，古之美人也。”

⑨刍豢——泛指家畜。朱熹注：“草食曰刍，牛羊是也；谷食曰豢，犬豕是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丰收年，子弟多半有依赖〔而为善〕；灾荒年，子弟多半强暴〔而为恶〕。这不是天生的本质不同，是外在环境使他们心灵腐蚀。以大麦而论，播种粒而耪土地，土壤相同，种植时间相同，便会蓬勃生长，到了夏至时都会成熟。即便有不差距，也

只是因为土壤有肥有瘠，以及雨露多少，人力勤惰不一样形成的。因此，所有同类之物，大都情况近似，为什么一谈到人，就偏偏产生怀疑呢？圣人，也跟我们同类。因此，龙子说：'不看清脚而去编草鞋，我相信决不致编成草篮子。'草鞋相似，因为天下人的脚大致一样。口的味觉，有相同的嗜好；易牙早就弄清了口味的嗜好。假如口的味觉，人与人不相同，就像狗、马的口味跟我们人类大不相同那样，为什么天下的人还要随着易牙的口味呢？谈到味，天下的人都期望达到易牙的〔调味〕水平，这反映了天下人的味觉大体相似。耳的听觉也这样。谈到声音，天下的人都期望达到师旷〔审音〕的水平，这反映了天下人的听觉大体相似。眼的视觉也这样。谈起〔古代美人〕子都，天下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他的美貌。感觉不到子都漂亮的，是没有眼睛的人。因此说，口对于味道，有相同的嗜好，耳对于声音，有相同的听觉，眼对于颜色，有相同的美感。谈到心，难道偏偏就不相同吗？心的相同点在哪里？在于理，在于义，圣人早已发现我们心灵上相同的地方。因此，理义可以使我心里欢快，就好比家畜的肉使我暖口、增加食欲一样。"

11·8 孟子曰："牛山①之木尝美矣，以其郊于大国也，斧斤伐之，可以为美乎？是其日夜之所息，雨露之所润，非无萌蘖之生焉，牛羊又从而牧之，是以若彼濯濯②也。人见其濯濯也，以为未尝有材焉，此岂山之性也哉？虽存乎人者，岂无仁义之心哉？其所以放其良心者，亦犹斧斤之于木也，旦旦而伐之，可以为美乎？其日夜之所息，平旦之气，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，则其旦昼③之所为，有梏亡④之矣。梏之反覆，则其夜气不足以存；夜气

不足以存，则其违禽兽不远矣。人见其禽兽也，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，是岂人之情也哉？故苟得其养，无物不长；苟失其养，无物不消。孔子曰：'操则存，舍则亡；出入无时，莫知其乡。'惟心之谓与？"

【注释】

①牛山——在齐国都城临淄县南部。

②濯（zhuó酌）濯——无草木之貌。

③旦昼——焦循《正义》："旦昼，犹云明日"。

④梏亡——梏(gù固)，拘禁；束缚。梏亡，因受束缚而消亡。

⑤乡——通"向"，即所向，趋向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牛山的树木曾经茂美一时，因为它长在大都市的郊野，总遭到斧子的砍伐，怎能〔保持其〕茂美呢？它们在日夜生长，受雨露滋润，并非不长新枝嫩芽，只是因为紧接着就是牧牛放羊，因此也像那样光秃秃的。人们见到它光秃秃的景象，还以为它不曾长过成材的树木，难道这是山的本性吗？在一些人身上，难道不存在仁义之心吗？他们之所以失去善良之心，是由于也像斧子对待树木那样，天天砍伐它，怎能茂美呢？他们白天黑夜所发出的〔善心〕，清晨的朝气，他们的爱憎与一般人也有一点相近。然而第二天的所作所为，又因受束缚而丧失了。多次地束缚，就会使他夜间〔产生的善良〕的气息不能保存，夜间的〔善良的〕气息不能保存，便跟禽兽相距不远了。人们但见他那近似禽兽的方面，以为他根本未曾有过善良的素质，这难道是这些人的本质特征吗？因此，如果受到培育，就没有不生长的事物；如果失去培育，也没有不消亡的事物。孔子说：'抓紧就能发展，放弃就会消亡；出入要没有一定的时候，也就不知它会趋向何处。'这是针对人心而发的议论吧？"

11·9 孟子曰："无或①乎王之不智也。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，一日暴②之，十日寒之，未有能生者也。吾见亦罕矣，吾退而寒之者至矣，吾如有萌焉何哉？今夫弈③之为数④，小数也；不专心致志，则不得也。弈秋，通国之善弈者也。使弈秋诲二人弈，其一人专心致志，惟弈秋之为听。一人虽听之，一心以为有鸿鹄⑤将至，思援弓缴⑥而射之，虽与之俱学，弗若之矣，为是其智若弗与？曰：非然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或——通"惑"。

②暴——同"曝"(pù瀑)，晒。

③弈——围棋。

④数——技巧，技术。

⑤鸿鹄(hú胡)——天鹅。

⑥缴（zhuó琢）——系在箭上的绳，借代箭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君王的不明智，并不奇怪。即便是天下最容易成活、生长的植物，晒它一天，冻它十天，也不能够成长。我拜会〔王〕的次数太少，我退居在家便对他特别冷淡，我对他的〔善良之心的〕萌发有什么好办法呢〔就如〕下棋的技巧，本是一种小技术，不专心致志地学，也学不到家。弈秋是全国下棋的能手。使弈秋教两个人下棋，其中一人能专心致志地学，只听弈秋的话。另一个人虽然也在听讲，心里却以为天鹅将要飞来，想着拉开弓箭去射击它，虽然也跟那人一起学习，却比不上那个人，是因为他的聪明比不上他人吗？回答很明确：决不是如此！"

11·10 孟子曰："鱼，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生亦我所欲，所欲有甚于生者，故不为苟得也；死亦我所恶，所恶有甚于死者，故患有所不辟也。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，则凡可以得生者，何不用也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，则凡可以辟患者，何不为也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，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，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，所恶有甚于死者。非独贤者有是心也，人皆有之，贤者能勿丧耳。一箪食，一豆①羹，得之则生，弗得则死，嘑尔②而与之，行道之人弗受；蹴尔③而与之，乞人不屑也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。万钟于我何加焉？为宫室之美、妻妾之奉、所识穷乏者得我与？乡④为身死而不受，今为宫室之美为之；乡为身死而不受，今为妻妾之奉为之；乡为身死而不受，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，是亦不可以已乎？此之谓失其本心。"

【注释】

①豆——古代食器。形似高足盘，或有盖。用以盛食物或羹汤。

②嘑（hù户）尔——赵岐注："嘑尔，犹呼尔，咄啐之貌也。"即喝叱唾骂。

③蹴（cù促）尔——以脚践踏。

④乡——向来，一向，平素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鱼是我所喜欢的，熊掌也是我所喜欢的，假若两者不能同时有，便舍弃鱼而选择熊掌。生命是我所喜欢的，义也是

我所喜欢的，假若两者不能同时有，便舍弃生命而选择义。生命虽是我所喜欢的，但我所喜欢的还有超过生命的东西，因此，我不去做苟且偷生的事。死亡虽是我所厌恶的，但我所厌恶的还有超过死亡的东西，因此，有的祸患就不躲避。假使人们所喜欢的东西没超过生命，那么，所有求生的手段哪能不使用呢？假使人们所讨厌的东西没有超过死亡，那么，所有避祸的方法哪能不照办呢？如此行事就能生存，〔高尚的人〕不肯使用；如此行事就能避祸，〔高尚的人〕不肯照办，因而可知有比生命更可贵的东西，也有比死亡更可憎的东西。不仅仅是贤者才有这种想法，〔其实〕人人都有，只不过贤人保持不灭罢了。一筐饭，一碗汤，得到它就能生存，失掉它就死亡，呵叱唾骂的施舍，连旅途中挨饿的也不愿接受；践踏过再给人，连乞丐也不肯一顾它。万钟的厚禄分不清是否合乎礼仪便轻易接受，这万钟厚禄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难道是为住宅的豪华，妻妾的陪侍，以及相识的穷困者对自己的感激吗？平素宁肯死亡而不接受者，现在有享有住宅的豪华而承受了；平素宁肯死亡而不接受者，现有为得到妻妾的陪侍而承受了；平素宁肯死亡而不接受者，现在为博取穷困者对自己感恩戴德(的虚荣)而接受了。——这些不是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吗？这就叫做失去了他的本性。”

11·11 孟子曰：“仁，人心也；义，人路也。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人有鸡犬放，则知求之；有放心而不知求。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仁，是人的心灵，义，是人的途径。舍弃途径而不走，失去〔善良的〕心灵而不懂得去寻求，多么可悲！人有鸡和狗

走失了，还懂得去找；有〔善良〕心灵丢失了，却不懂得去找。学问之道没有别的，把那丢失的〔善〕心找回来就够了。”

11·12 孟子曰：“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①，非疾痛害事也，如有能信之者，则不远秦楚之路，为指之不若人也。指不若人，则知恶之；心不若人，则不知恶，此之谓不知类②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信——伸直。

②不知类——朱熹注：“言其不知轻重之等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现在有人把无名指弯曲而伸不直，不疼痛，也不妨碍工作。如果有人能使它伸直，那就〔前往医治〕连走向秦国、楚国的路也不觉得远，只因手指头比不上他人的缘故。〔小小〕指头不如人，倒自知厌烦；而心灵不如别人，却不知厌烦，这就叫轻重倒置，不识大局。”

11·13 孟子曰：“拱把① 之桐梓，人苟欲生之，皆知所以养之者。至于身，而不知所以养之者，岂爱身不若桐梓哉？弗思甚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拱把——赵岐注：“拱，合两手也。把，以一手把之地。”即一小掐

(qiā)，比喻细小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仅有一两把粗的桐树、梓树，人们如果要它成长，都懂得应该怎样培养它。至于自身的修养，却不知道该怎样培养，难道爱护自身竟比不上爱护桐树、梓树吗？不会思考问题多么严重啊！"

11·14 孟子曰："人之于身也，兼所爱。兼所爱，则兼所养也。无尺寸之肤不爱焉，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。所以考其善不善者，岂有他哉？于己取之而已矣，体有贵贱，有小大。无以小害大，无以贱害贵①。养其小者为小人，养其大者为大人。今有场师，舍其梧檟②，养其樲棘③，则为贱场师焉。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，而不知也，则为狼疾④人也。饮食之人，则人贱之矣，为其养小以失大也。饮食之人无有失也，则口腹岂适⑤为尺寸之肤哉？"

【注释】

①无以小害大，无以贱害贵——所谓大小贵贱，朱熹认为："贱而小者，口腹也；贵而大者，心志也。"

②梧、檟——梧，梧桐。檟(jiǎ假)，木名。一指楸树，常同松树并种于墓前；一指苦荼。陆羽《茶经·一之源》："其名一曰荼，二曰檟，三曰蔎，四曰茗，五曰荈。"

③樲棘——樲(èn二)，酸枣。《尔雅·释木》："樲，酸枣。"郭璞注："树小实酢，《孟子》曰'养其酸枣。'"今本作'樲棘'者，是'樲枣'之误，见郝懿行《尔雅义疏》。一说樲棘，是酸枣和荆刺两种植物。

④狼疾——同"狼藉"，昏乱，糊涂。焦循《巫义》："狼藉犹纷错，害而

不知，此医之昏愤瞀乱者矣。”孔颖疏：“瞀乱而不知医治者也。”译文本此。

⑤适——通“啻”(chì翅)，仅仅，不过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人们对自身处处都爱护，处处都爱护，便处处都保养，没有一尺一寸的肌肤不爱护备至，没有一尺一寸的肌肤不加意保养。考察他〔保养〕好不好，哪有别的方法，就看他侧重〔肌体〕哪一部分而已。身体各部分有主有次，有小有大。不要顾小而害大，顾次要而害主要。保养只着眼于小处者是小人，保养着眼于大处者是大人。眼下有一位园艺师，舍弃他的梧桐、椿树，却护养他的酸枣、荆棘，那就是个很愚蠢的园艺师，只顾护养他的一个手指。竟失去他的肩膀脊背，自己却认识不到，那简直是个糊涂的庸人。只讲究吃喝的人，受到人们的鄙轻，因为他贪小而失大啊！〔假使〕贪吃喝的人并没有失去什么〔重要的〕东西，那么，难道吃喝竟然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胃那一尺一寸的肌体吗？”

11·15 公都子问曰：“钧① 是人也，或为大人，或为小人，何也？”

孟子曰：“从其大体为大人，从其小体为小人。”

曰：“钧是人也，或从其大体，或从其小体，何也？”

曰：“耳目之官不思，而蔽由物。物交物，则引之而已矣。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此② 天之所与我者。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不能夺也。此为大人而已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钧——同“均”。均等，同样。

②此——这。朱熹注："旧本多作'比'，而赵岐注亦以'比方'释之。今本多作'此'……"。似以"此"为顺适。

【译文】

公都子问道："同样是人，有人高尚，有人卑劣，这是为什么？"

孟子说："满足重要器官需要的是高尚者，满足次要器官需要的是卑劣者。"

〔公都子〕又问："同样是人，有人满足重要器官的需要，有人满足次要器官的需要，这又是为什么？"

〔孟子〕答道："耳朵、眼睛一类器官不会思考，常被事物蒙蔽。此物一接触外物，就全被勾引迷惑罢了。心这个器官专管思考，思考便能有所收获，不思考便一无所获。这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器官，先发挥这重要器官的作用，那么次要器官就不能喧宾夺主占上风。这样，便可成为高尚的人。"

11·16 孟子曰："有天爵者，有人爵者。仁义忠信，乐善不倦，此天爵也；公卿大夫，此人爵也。古之人修其天爵，而人爵从之。今之人修其天爵，以要人爵；既得人爵，而弃其天爵，则惑之甚者也，终亦必亡而已矣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有天然的爵位等级，也有社会的爵位等级。仁、义、忠、信，乐于行善而不疲倦，这是天然的等级；公卿大夫，这是社会的爵位等级。古代的人着重修养那天然的等级，而社会的等级也会紧跟而来。现在的人修养那天然等级，用来追求社会等级，一旦得到了社会等级，竟抛弃天然等级，那就是糊涂到了极

点，结果将必然会把一切葬送掉。”

11·17 孟子曰：“欲贵者，人之同心也。人人有贵于己者，弗思耳矣①。人之所贵者，非良贵也。赵孟②之所贵，赵孟能贱之。诗云：‘既醉以酒，既饱以德③。’言饱乎仁义也，所以不愿④人之膏粱之味也；令闻广誉施于身，所以不愿人之文绣⑤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弗思耳矣——朱熹注本无“矣”字，《十三经注疏》有“矣”字。

②赵孟——晋国正卿赵盾，字孟。赵衰之子。晋襄公七年(公元前621年)，任中军元帅。掌握国权，晋灵公十四年(前607年)，避灵公杀害出走，未出境，其族人赵穿杀死灵公。赵盾又拥立晋成公，继续执政。赵盾的子孙亦称赵孟。

③既醉以酒，既饱以德——是《诗经·大雅·既醉篇》第一章)全篇共八章)中的开头两句。

④愿——羡慕。

⑤文绣——古代具有爵位等级的人所穿的有文绣之服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盼望尊贵，是人们的共同心愿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可贵之处，只是不善于思索罢了。别人所授与的尊贵，不是真正的尊贵。赵孟所尊贵的，赵孟亦能使他卑贱。《诗经》中说：‘美酒已经陶醉，道德已经俱备。’是说已足够仁义的品德，也就不羡慕别人有肥肉细粱的美味。众所称誉的名望已到达自己身上，也就不羡慕别人那一身高贵的锦衣绣裳了。”

11·18 孟子曰："仁之胜不仁也，犹水胜火。今之为仁者，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；不熄，则谓之水不胜火，此又与① 于不仁之甚者也，亦终必亡而已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与——朱熹注："与，犹助也。……有以深助于不仁者也。"译文据此。杨伯峻注："与，同也。"本此，亦可理解为"这就跟不仁到极点的人相同"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仁能战胜不仁，就好比水能胜火。方今行仁的人，就好比用一杯水去抢救一车着了火的柴木；火扑不灭，便说水不能战胜火，这就是助长了那些不仁到了极点的人，结果必然会把这点〔小小的仁〕也葬送掉。"

11·19 孟子曰："五穀者，种之美者也；苟为不熟，不如荑稗① 。夫仁，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荑稗——荑(tí题)，亦通"稊"，稗子一类的草。实如小米。稗(bài败)，稗子，长于稻田或低湿处，形状象稻，可作家畜饲料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五谷，是谷类中的好品种，如果不成熟，还不如稊米、稗子之类。仁，也要讲究它的成熟才行。"

11·20 孟子曰："羿之教人射，必志於彀①；学者亦必志於彀。大匠诲人必以规矩，学者亦必以规矩。"

【注释】

①必志于彀(gòu够)——朱熹注："志，犹期也；彀，弓满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羿教人射箭，一定要强调把弓拉满，学射的人也必定希望把弓拉满。高明的木匠教人一定要以规矩为依据，学木工的人也必定以规矩为依据。"

告子下

（凡十六章）

12·1 任[1]人有问屋庐子[2]曰："礼与食孰重？"

曰："礼重。"

"色与礼孰重？"

曰："礼重。"

曰："以礼食，则饥而死；不以礼食，则得食，必与礼乎？亲迎[3]，则不得妻；不亲迎，则得妻，必亲迎乎？"

屋庐子不能对，明日之邹[4]以告孟子。

孟子曰："于答是也，何有？不揣其本，而齐其末，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[5]。金重于羽者，岂谓一钩金[6]与一舆羽之谓哉？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，奚翅[7]食重？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，奚翅色重？往应之曰：'绻[8]兄之臂而夺之食，则得食；不绻，则不得食，则将绻之乎？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[9]，则得妻；不搂，则不得妻；则将搂之乎？'"

【注释】

①任——古国名，在今山东济宁市。

②屋庐子——名连，孟子的弟子。

③亲迎——古代婚姻制度，新郎亲迎新妇。

④邹——今山东邹县东南。

⑤岑楼——朱熹注："楼之高锐似山者。"

⑥一钩金——钩，钩带。朱熹注："钩，带钩也。金本重而带钩小，故轻。"

⑦翅——同"啻"(chì翅)，止。

⑧纾(zhèn诊)——扭转，弯曲。

⑨处子——处女。

【译文】

有一个任国人问屋庐子说："礼和食，哪个重要？"

〔屋庐子〕答："礼重要。"

〔任国人又问〕："美色和礼，哪个重要？"

〔屋庐子〕答："礼重要。"

〔任国人〕说："按照礼制去求食，就会饿死；不按照礼制去求食，就会得到吃的东西，必须按照礼制才行吗？遵守亲迎的礼仪，就得不到妻子；不遵守亲迎的礼仪，就能得到妻子，必须遵守亲迎的礼仪吗？"

屋庐子答不上来，第二天便到邹国，把情况告诉孟子。

孟子说："解答这个问题，有什么困难呢？如果不去揣测基地是否高低一致，而只注意比较它的顶端，一寸那么厚的木块〔放置在高处〕，也可以使它高过于尖角的高楼。金，本来就比羽毛重，难道能说一小钩金会比一大车羽毛还重吗？拿吃的重要与礼的轻细相比较，何止是食更重要？拿婚姻的重要与礼的轻细相比较，何止是娶妻更重要？〔你〕去回答他说：'把哥哥的胳臂扭伤而去抢夺他的食物，便可以得到食品；不去扭伤，就得不到食品，准备去扭伤吗？跨过东邻的墙去搂抱他家的少女，就可得到妻室；不去搂抱就得不到妻子，难道也准备去搂抱吗？"

12·2　曹交[1]问曰："人皆可以为尧舜，有诸？"

孟子曰："然。"

"交闻文王十尺，汤九尺，今交九尺四寸以长，食粟而已，如何则可？"

曰："奚有于是？亦为之而已矣。有人于此，力不能胜一匹雏[2]，则为无力人矣；今曰举百钧，则为有力人矣。然则举乌获[3]之任，是亦为乌获而已矣。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？弗为耳。徐行后长者谓之弟，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。夫徐行者，岂人所不能哉？所不为也。尧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子服尧之服，诵尧之言，行尧之行，是尧而已矣。子服桀之服，诵桀桀言，行桀之行，是桀而已矣。"

曰："交得见于邹君，可以假馆，愿留而受业于门。"

曰："夫道若大路然，岂难知哉？人病不求耳。子归而求之，有馀师。"

【注释】

①曹交——赵岐注"曹君之弟"，名交。

②一匹雏——一只小鸡。

③乌获——赵岐注："乌获，古之有力人也，能举移千钧。"

【译文】

曹交问："人人都可以成尧、舜，有此说法吗？"

孟子说："有！"

〔曹交问：〕"我听说文王身高十尺，汤高九尺，我到在高九尺四寸多，只会吃饭而已，怎样才成呢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这有什么关系呢，有行动就够了。如有人在此，连拿一只鸡都不能胜任，算是没有力气的人；如能举重三千

斤，便是很有力气的人。那么，能举乌获所能举的重量，也可以算乌获了。人怎么能够为不能胜任而发愁呢？没去干就是了。在长者后面慢慢走叫做悌；抢在长者前快步走叫不悌。慢慢走，难道是人办不到的事吗？没那样做就是了。尧、舜之道，不外是孝悌罢了。你穿上尧的衣服，口诵尧的话，仿效尧的作法，便成了尧。你穿上桀的衣服，口诵桀的话，仿照桀的行动，便成了桀。”

〔曹交〕说：“我要去拜见邹君，要一个借住的馆舍，愿留下当您的门徒。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道理就像大路，难道费解吗？就怕不肯去探求。你回去自己探索吧！老师处处都有啊！”

12·3 公孙丑问曰：“高子①曰：《小弁》②，小人之诗也。”

孟子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

曰：“怨。”

曰：“固哉，高叟之为诗也！有人于此，越人关弓而射之，则已谈笑而道之；无他，疏之也。其兄关弓而射之，则已垂涕泣而道之；无他，戚③之也。小弁之怨，亲亲也。亲亲，仁也。固矣夫，高叟之为诗也！”

曰：“《凯风》④何以不怨？”

曰：“《凯风》，亲之过小者也；《小弁》，亲之过大者也。亲之过大而不怨，是愈疏也；亲之过小而怨，是不可矶⑤也。愈疏，不孝也；不可矶，亦不孝也。孔子曰：‘舜其至孝矣，五十而慕。’”

【注释】

①高子——齐国人。

②《小弁》——《诗经·小雅》中的篇名。朱熹注："周幽王娶申后，生太子宜臼；又得褒姒，生伯服，而黜申后、废宜臼，于是宜臼之傅为作此诗，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。"全篇共八章，每章八句。

③戚——亲。

④《凯风》——《诗经·邶风》中的篇名。朱熹注："卫有七子之母，不能安其室，七子作此以自责也。"全篇共四章，每章四句，充满自责慰母之辞。

⑤矶(jī机)——激动。朱熹注："不可矶，言微激之而遽怒也。"

【译文】

公孙丑问道："高子说：'《小弁》，是小人作的诗'……。"

孟子说："凭什么这样说？"

〔公孙丑〕说："〔因为诗中〕有怨。"

〔孟子〕说："真固执啊！高老先生这样解诗。这里有个人，如果越国人张弓射他，他自己可谈笑自若地讲述它，不为别的，只因〔越人〕跟他疏远；如果是他哥哥张弓射他，他自己会啼哭抽噎地讲述它，不为别的，只因〔哥哥〕是亲人。《小弁》的怨恨，正是亲近亲人。亲近亲人，是仁的表现。真固执啊？高老先生这样解释诗。"

〔公孙丑〕说："《凯风》这篇诗为什么没有怨恨之情呢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《凯风》，是因母亲的过错小；《小弁》，却因父亲的过失大。父母过错大而不怨，这表示更疏远；父母过错小而怨，这反映被激怒了。更疏远，是不孝；激怒了，也是不孝。孔子说：'舜该算最孝的人了吧，五十岁还怀恋〔父母〕。'"

12·4 宋牼①将之楚，孟子遇于石丘②，曰："先生将何

之?”

曰:“吾闻秦楚构兵，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。楚王不悦，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。二王我将有所遇焉。”

曰:“轲也请无问其详，愿闻其指。说之将何如?”

曰:“我将言其不利也。”

曰:“先生之志则大矣，先生之号③则不可。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，秦楚之王悦于利，以罢三军之师，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。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，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，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，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终去仁义，怀利以相接，然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，秦楚之王悦于仁义，而罢三军之师，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。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，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，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，是君臣、父子，兄弟去利，怀仁义以相接也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何必曰利?”

【注释】

①宋牼——宋国人。《韩非子·显学篇》作宋荣，是战国时著名学者。

②石丘——地名。

③号——观点，看法。

【译文】

宋牼准备到楚国去，孟子在石丘碰到他，孟子问道:“先生要到哪里去?”

〔宋牼〕说:“我听说秦、楚两国交兵，准备去见楚王，劝说他罢兵。如楚王不爱听，我准备去见秦王，劝说他罢兵。在两国君王中，我也许会找到意见相合者吧!”

〔孟子〕说："我孟轲不想仔细打听，只想听个要领，你准备怎样劝说吧？"

〔宋牼〕说："我打算指出〔交兵〕的不利。"

〔孟子〕说："先生的志向很远大，但先生的观点却欠妥。先生用利去劝说秦、楚两国君王，秦、楚之王由于喜欢利，便停止三军的战争活动，这是使三军官兵愿意罢兵而贪利。当臣属者用利的观点事君王，做儿子者用利的观点事父亲，当弟弟者用利的观点事兄长，这就是导致君臣、父子、兄弟之间尽抛仁义，而用利的观点相接待。这样国家要不亡，是不可能的。〔如果〕先生用仁义去劝说秦、楚二王，秦王、楚王由于喜爱仁义，而停止三军军事行动，这是使三军官兵愿意罢兵而喜爱仁义。当臣属者用仁义观点事君王，做儿子者用仁义观点事父亲，当弟弟者用仁义观点事兄长，便可导致君臣、父子、兄弟之间以仁义的观点相接待。这样，国家要不兴旺，也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非讲利不可呢？"

12·5 孟子居邹，季任为任处守，以币交，受之而不报。处于平陆①，储子为相，以币交，受之而不报，他日，由邹之任，见季子；由平陆之齐，不见储子。屋庐子喜曰："连得间矣。"问曰："夫子之任，见季子；之齐，不见储子，为其为相与？"

曰："非也；书曰：'享多仪②，仪不及物曰不享，惟不役志于享。'为其不成享也。"

屋庐子悦。或问之。屋庐子曰："季子不得之邹，储子得之平陆。"

【注释】

①平陆——据阎若璩《释地续》："平陆为今汶上县，去齐都临淄凡六

百里……”

②“享多仪……志于享”——见《尚书·洛诰篇》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住在邹国时，季任留守任国代理国政，送厚礼〔跟孟子〕交友，〔孟子〕收了礼而不回报。〔孟子〕住在平陆时，储子任〔齐国〕卿相，送厚礼〔跟孟子〕交友，〔孟子〕也是收了礼而不回报。后来，他从邹国到任国，拜会季子；从平陆到齐国，却不拜会储子。屋庐子高兴地说：“我可找到〔孟子的〕漏洞了。”便问道：“夫子到任国，拜会季子；到齐国，不见储子，就因为储子仅仅是卿相吗？”

〔孟子〕答道：“不是！《尚书》中说：‘享献之礼多仪节，仪节不够，礼物再多也只能认为没有贡献，因为享献人的心意没用在享献上。’缘由就在于他没完成享献啊！”

屋庐子很高兴，有人问他。他说：“季子〔因肩负国政〕不能〔擅离任国〕亲自到邹国，储子〔分明可以外出〕能亲自到平陆〔却不肯去〕呀！”

12·6 淳于髡曰：“先名实者，为人也；后名实者，自为也①。夫子在三卿②之中，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，仁者固如此乎？”

孟子曰：“居下位，不以贤事不肖者，伯夷也；五就汤，五就桀者，伊尹也；不恶汙君，不辞小官者，柳下惠也。三子者不同道，其趋一也。一者何也？曰，仁也。君子亦仁而已矣，何必同？”

曰：“鲁缪公之时，公仪子③为政，子柳④子思为臣，

鲁之削也滋甚；若是乎，贤者之无益于国也！”

曰：“虞不用百里奚而亡，秦穆公用之而霸。不用贤则亡，削何可得与？”

曰：“昔者王豹⑤处于淇，而河西⑥善讴；緜驹处于高唐⑦，而齐右⑧善歌；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⑨而变国俗。有诸内，必形诸外。为其事而无其功者，髡未尝睹之也。是故无贤者也；有则髡必识之。”

曰：“孔子为鲁司寇，不用，从而祭，燔肉不至，不税冕而行⑩。不知者以为为肉也，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。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⑪，不欲为苟去。君子之所为，众人固不识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先名实……自为也——朱熹注：“名，声誉也；实，事功也。言以名实为先，而为之者，是有志于救民者也，以名实为后，而不为者，是欲独善其身者也。

②三卿——一指上卿、亚卿、下卿；一指相、将、客卿。

③公仪子——鲁国博士，名公孙休。

④子柳——人名，即泄柳。

⑤王豹——卫国人，善讴。

⑥河西——黄河之西，在卫国境内。

⑦緜驹处于高唐——緜驹，齐国人，善歌。高唐，故城在山东禹城县西南。

⑧齐右——齐国的西部。

⑨华周、杞梁之妻善哭其夫——朱熹注：“华周、杞梁，二人皆齐臣，战死于莒，其妻哭之哀，国俗化之皆善哭。”

⑩不税冕而行——税(tuò脱)，通“脱”。赵岐注：孔子“反归其舍，未及税解祭之相而行，出适他国。”没有脱下祭祀的冕便匆匆离去。

⑪欲以微罪行——承担一点罪名而远去。朱熹注：“盖圣人于父母之

国，不欲显其君相之失，又不欲为无故而苟去。”

【译文】

淳于髡说：“注重名誉功业者，是为济世救民；轻视名誉功业者，是为独善其身。夫子是三卿之一，名誉功业还没有上辅君下济民便离开，难道仁人本来是这样的吗？”

孟子说：“职位卑微的人，不以贤人的身份侍养不成器的人，这是伯夷；五次跑去汤那里，又五次跑去桀那里，这是伊尹；不讨厌昏庸的君王，不拒绝担任低级小官，这是柳下惠。——这三个人不同道，但方向一致。这一致是什么吧？是仁。君子只要行仁也就足够了，为什么必须强求一个样子呢？”

〔淳于髡〕说：“鲁缪公时，公仪子主持国政，泄柳和子思也在朝廷做臣子，鲁国的衰落却很严重，贤人对国家毫无补益竟然到如此境地！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虞国不用百里奚，以致覆灭，‘秦穆公用了他，得以称霸。不用贤人会导致沦亡，即便求其勉强存在也不可能。”

〔淳于髡〕说：“从前王豹住在淇水畔，河西的人都善于唱歌；緜驹住在高唐，齐国西部地区也都擅长歌唱；华周、杞梁的妻子很会痛哭她们的丈夫，从而改变了国家风俗。内涵的因素，必然表现于外在形式。干某件事而不奏功效，我还不曾见到过，因此〔当今恐怕是〕不存在贤人；如果有，我一定认得出来。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孔子任鲁国司寇官，不被信任，跟人去祭祀，祭肉也没送来，未及脱下祭冕便匆促离开。不了解孔子的人误认为他是为了争祭肉，了解孔子的人认为他是因〔鲁国〕失礼〔才离去〕。至于孔子本人，却是想承担一点罪责而远行，不想随便就走。君子的行动，本来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。”

12·7 孟子曰："五霸[1]者，三王[2]之罪人也；今之诸侯，五霸之罪人也；今之大夫，今之诸侯之罪人也。天子适诸侯曰巡狩，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。春省耕而補不足，秋省敛而助不给。入其疆，土地辟，田野治，养老尊贤，俊傑在位，则有庆；庆以地。入其疆，土地荒芜，遗老失贤，掊克[3]在位，则有让。一不朝，则贬其爵；再不朝，则削其地；三不朝，则六师移之。是故天子讨而不伐，诸侯伐而不讨。五霸者，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，故曰，五霸者，三王之罪人也。五霸，桓公为盛。葵丘[4]之会，诸侯束牲[5]载书[6]而不歃血[7]。初命曰，诛不孝，无易树子，无以妾为妻。再命曰，尊贤育才，以彰有德。三命曰，敬老慈幼，无忘宾旅。四命曰，士无世官，官事无摄，取士必得[8]，无专杀大夫。五命曰，无曲防[9]，无遏籴，无有封而不告[10]。曰，凡我同盟之人，既盟之后，言归于好。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，故曰，今之诸侯，五霸之罪人也。长[11]君之恶其罪小，逢君之恶其罪大。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，故曰，今之大夫，今之诸侯之罪人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五霸——指春秋时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。对五霸存在多种说法。一说是齐桓公、晋文公、楚庄王、吴王阖闾、越王勾践。一说是齐桓公、宋襄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楚庄王。一说是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，楚庄王、吴王阖闾。孟子所指五霸，其中必须包括秦穆公、齐桓公在内，因此，后两说都有可能。

②三王——指夏、商、周三朝的禹、汤、文王和武王。

③掊(pǒu抔)克——聚敛

④葵丘——春秋时宋国地名，在今河南考城县东。

⑤束牲——赵岐注："束缚其牲"。古代定盟常用牺牲，或杀，或不杀。

⑥载书——古代的盟约。这是个动宾词组，载是动词，书是宾语，指盟辞。据《谷梁传·僖公九年》："葵丘之盟，陈牲而不杀，读书，加于牲上。"

⑦歃血——歃（shà霎），用嘴吸吮。古代盟会时，嘴唇涂上牲畜的血，表示诚意，叫歃血。

⑧取士必得——赵岐注："取士必得贤，立之无方也。"得，指得贤。

⑨曲防——遍筑堤防。近人杨伯峻注：曲，有"无不"、"遍"之义。防，即堤。

⑩无有封而不告——赵岐注："无以私恩擅有所封赏而不告盟主也。"

⑪长——助长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五霸，是三王的有罪之人，现在的诸侯，又是五霸的有罪之人；现在的大夫，又是现在的诸侯的有罪之人。天子巡行诸侯的国家叫巡狩，诸侯朝见天子叫述职。〔天子〕春天考察耕种而补助困难的人，秋天考察收获而救济歉收的人。到了某国疆域，〔如果〕土地已开垦，田野也已耕作，赡养老人，尊敬贤者，出类拔萃的人在朝廷，就给予赏赐，赏赐用土地。到了某国疆域，〔如果〕土地荒废，遗弃老人，不举贤能，搜刮掠夺的人在朝廷，就给予处罚。〔诸侯〕一次不朝，便降低爵位；两次不朝，便削减土地；三次不朝，就兴师问罪。因此，天子用武力是讨，不是伐；诸侯则是伐，不是讨。五霸，是胁迫一部分诸侯去攻伐另外一部分诸侯，因此说，五霸，是三王的有罪之人。五霸之中，齐桓公势力最大。在葵丘地方的盟会，捆绑牺牲，把盟约放在它身上，没有歃血。盟约第一条，诛不孝的人，不废立太子，不把妾当妻。盟约第二条，尊敬贤者，培养人才，表彰有品德的人。盟约第三条，敬事老人，疼爱幼儿，不轻慢宾客旅人。盟约第四条，士人的官职不世袭，公职不兼摄，选拔士人要合格，不要专横杀戮大夫。盟约第五条，不可遍处筑堤，不得制止〔邻国〕购粮食，不得有所封赏而不报告。还宣誓：凡是参与盟会的人，盟约订立

以后，恢复平素的友好安定。今天的诸侯都违反这五条禁令，因此说，今天的诸侯是五霸的有罪之人。助长君王的罪行，罪过还较小，迎合君王的恶行，罪过就大了。今天的大夫，都去迎合君王的恶行，因此说，今天的大夫又是今天的诸侯的有罪之人。

12·8 鲁欲使慎子① 为将军。孟子曰："不教民而用之，谓之殃民。殃民者，不容于尧舜之世。一战胜齐，遂有南阳②，然且不可——"

慎子勃然不悦曰："此则滑厘所不识也。"

曰："吾明告子。天子之地方千里；不千里，不足以待诸侯。诸侯之地方百里；不百里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。周公之封于鲁，为方百里也；地非不足，而俭③ 于百里。太公之封于齐也，亦为方百里也；地非不足也，而俭于百里。今鲁方百里者五，子以为有王者作，则鲁在所损乎，在所益乎？徒取诸彼以与此，然且仁者不为，况于杀人以求之乎！君子之事君也，务引其君以当道，志于仁而已。"

【注释】

①慎子——焦循《正义》疑慎子即慎到。赵岐注："慎子，善用兵者。"朱熹注："慎子，鲁臣。""滑釐，慎子名"。

②南阳——指泰山西南，汶水之北的汶阳，春秋时为齐、鲁所争之地。

③俭——少。

【译文】

鲁国想让慎子做将军。孟子说："不教化百姓而用他们打仗，

这叫坑害百姓，坑害百姓的人，在舜尧时代不被容许。即便只打一战就击败齐国，得了南阳，这样也还不能……”

慎子脸色突变，很不高兴地说：“这是我所理解不了的。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我把实话明白告诉你吧！天子的土地纵横千里，不够一千里，就不够接待诸侯。诸侯的土地纵横百里，不够一百里，就不够奉守宗庙的礼制。周公被封在鲁国，应是纵横百里，土地不是不够，但数量略少百里。太公被封在齐国，也应是纵横百里，土地不是不够，但数量也略少于百里。现在鲁国的土地是纵横百里的五倍，你以为有贤明之君兴起，是会使鲁国的领土有所缩减呢？还是会使它扩张呢？即便不耗费兵力去把从彼国取得的给予此国，仁人都不屑一干，何况是用战争屠杀去掠夺呢？君子侍奉君王，务必要把君王引向正轨，立志行仁就够了。’”

12·9 孟子曰：“今之事君者皆① 曰，‘我能为君辟土地，充府库。’今之所谓良臣，古之所谓民贼也。君不乡道②，不志于仁，而求富之，是富桀也。‘我能为君约与国，战必克。’今之所谓良臣，古之所谓民贼也。君不乡道，不志于仁，而求为之强战，是辅桀也。由今之道，无变今之俗，虽与之天下，不能一朝居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皆——都。朱熹注本无“皆”字。

②乡道——向往道德。乡，同“向”，向往，追求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当今侍奉国君的人都说：‘我能为国君扩张土地，充

实府库。'现在所谓好臣子，正是古代所称为民贼的人。国君不向往道德，不立志行仁，而想使他富有财宝，这等于使夏桀富有财宝。〔还说：〕'我能为国君邀约盟国，每战必胜。'现在所谓好臣子，正是古代所称为民贼的人，国君不向往道德，不立志行仁，却想替他竭力打仗，这等于辅助夏桀。沿着此路走下去，而不改变当代恶风劣俗，即便把整个天下都归他，他连一天也不能安居。"

12·10 白圭① 曰："吾欲二十而取一，何如？"

孟子曰："子之道，貉② 道也。万室之国，一人陶，则可乎？"

曰："不可，器不足用也。"

曰："夫貉，五穀不生，惟黍生之；无城郭、宫室、宗庙、祭祀之礼，无诸侯币帛饔飧③，无百官有司，故二十取一而足也。今居中国，去人伦，无君子，如之何其可也？陶以寡，且不可以为国，况无君子乎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，大貉小貉也④；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，大桀小桀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白圭——朱熹注："白圭，名丹，周人也。欲更税法，二十分而取其一分。林氏曰，'按《史记》，白圭能薄饮食，忍嗜欲，与童仆同苦乐。乐观时变，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，与此居积致富。其为此论，盖欲以其术施之国家也。'"

②貉(mò陌)——又作"貊"，古代北方少数民族。朱熹注："貉，北方夷狄之国名也。"

③饔飧（yōng、sūn庸孙）——朱熹注："饔飧，以饮食馈客之礼也。"

按本意，饔，指熟食，早饭；飧，指晚饭。

【译文】

白圭说："我准备〔定税率〕二十抽一，行吗？"

孟子说："你的办法，是貉的办法。有万户的国家，只有一个人制瓦器，可以吗？"

〔白圭〕说："不可以，瓦器供不应求啊！"

〔孟子〕说："貉这个国家，五谷不能生长，只能长糜子，没有城郭、房舍、祖庙，祭祀这一类的礼节，没有诸侯国间互送礼物、宴饮之类的联系，没有衙署等各种机构和官吏，因此二十抽一〔的税率〕就是够了。今天立足于中原之国，取消社会伦常，不设衙署官吏，怎么行呢？制瓦器太少，尚且供不上一国之用，何况没有贤臣君子呢。想〔使税率〕比尧，舜还轻的，是大貉小貉；想比尧、舜重的，是大桀小桀。"

12·11 白圭曰："丹之治水①也愈于禹。"

孟子曰："子过矣。禹之治水，水之道也，是故禹以四海为壑②。今吾子以邻国为壑。水逆行谓之洚③水——洚水者，洪水也——仁人之所恶也。吾子过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丹之治水——白圭（名丹）治水的办法，《韩非子·喻志篇》云："白圭之行堤也，塞其穴，是以无水难。"侧重于筑堤防。

②壑——沟壑。朱熹注："壑，受水处也。"

③洚（jiàng酱）——大水泛滥。

【译文】

白圭说："我（白丹）治水患赛过大禹。"

孟子说："你搞错了。夏禹治水患，是适应水性规律的，因此禹使四海为受水之所。如今你老兄却把邻国变成受水之处。水逆流而行，叫做洚水。——洚水就是洪水——这是一切行仁者所憎恨的。你搞错了。"

12·12 孟子曰："君子不亮①，恶乎执②？"

【注释】

①亮——同"谅"，诚信。

②恶（wū乌）——疑问词。怎，哪，岂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君子〔如〕不讲诚实信用，怎能坚持操守呢？"

12·13 鲁欲使乐正子①为政。孟子曰："吾闻之，喜而不寐。"

公孙丑曰："乐正子强乎？"

曰："否。"

"有知虑乎？"

曰："否。"

"多闻识乎？"

曰："否。"

"然则奚为喜而不寐？"

曰："其为人也好善。"

"好善足乎?"

曰:"好善优于天下，而况鲁国乎？夫苟好善，则四海之内皆将轻② 千里而来告之以善；夫苟不好善，则人将曰，'訑訑③，'予既已知之矣。'訑訑之声音颜色距④ 人于千里之外。士止于千里之外，则谗谄面谀⑤ 之人至矣，好谗谄面谀之人居，国欲治，可得乎?"

【注释】

①乐正子——名乐正克。

②轻——朱熹注:"轻，易也，言不以千里为难也。"

③訑訑（yí yí夷夷）——自满的样子，这里是摹拟自以为是的表情。

④距——通"拒"，拒绝。

⑤谗谄面谀——谗（chán蝉），说陷害人的坏话。谄（chǎn产），巴结，奉承，谀（yú鱼），讨好逢迎。

【译文】

鲁国准备让乐正子治理国政。孟子说:"我听到这消息，高兴得不能入睡。"

公孙丑问:"乐正子很能干坚强吗?"

〔孟子〕答:"不!"

〔公孙丑〕问:"有智慧有远见吗?"

〔孟子〕答:"不!"

〔公孙丑问:〕"见识广吗?"

〔孟子〕说:"不!"

〔公孙丑问:〕"那你何至于高兴得不能入睡呢?"

〔孟子〕答:"只因他的为人喜欢听取有益的话。"

〔公孙丑:〕问"喜欢听取有益的话就够了吗?"

〔孟子〕答道:"喜欢听取有益的话就足以治天下，何止是治理

鲁国呢？如果喜欢听有益的话，普天之下的人都会不远千里而来向他提出有益之言；如果不喜欢听有益的话，人们就会〔扮演他的神态〕说：'哦，哦！我很早就都知道了！'这'哦，哦'的语调和脸色就会把别人拒绝于千里以外，士人在千里以外止步不来，那么，溜须拍马，谗媚奉迎的人就会前来，跟这些谗媚奉迎的人接触共处，国家要想治理好，能够办到吗？"

12·14 陈子[1]曰："古之君子何如则仕？"

孟子曰："所就三，所去三。迎之致敬以有礼；言，将行其言也，则就之。礼貌未衰，言弗行也，则去之。其次，虽未行其言也，迎之致敬以有礼，则就之。礼貌衰，则去之。其下，朝不食，夕不食，饥饿不能出门户，君闻之，曰，'吾大者不能行其道，又不能从其言也，使饥饿于我土地，吾耻之。'周之，亦可受也，免死而已矣[2]"。

【注释】

①陈子——人名。赵岐认为就是指陈臻。

②所述三种情况，据朱熹注，第一种，"所谓见行可之仕，若孔子于季桓子是也，受女乐而不朝，则去之矣。"第二种，"所谓际可之仕，若孔子于卫灵公是也，故与公游于囿，公仰视蜚雁而后去之。"第三种，"所谓公养之仕也……其曰免死而已，则其所受亦有节矣。"可供参考。

【译文】

陈子问："古代的君子在什么情况下才做官？"

孟子说："做官的情况有三种，辞官的情况也有三种。恭敬有礼地来迎接，表示将要实行他的主张，就接受官职。礼貌上虽然没减少，但没按主张实行，就辞官而去。其次是：虽没实行他

的主张，但恭敬有礼地迎接，便接受官职。礼貌上减少了，便辞官。最下等的是：早晨没有饭吃，晚上没有饭吃，饿得不能出家门，国君听到了，说：'我从大处讲不能实行他的主张，又不能听从他的话，使他在我的国土上挨饿，我很不光彩。'于是救济他，这也可以接受，不过是免于饿死罢了。"

12·15 孟子曰："舜发于畎亩之中①，传说举于版筑之间②，胶鬲举于鱼盐之中③，管夷吾举于士④，孙叔敖举于海⑤，百里奚举于市⑥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⑦益其所不能。人恒过，然后能改；困于心，衡于虑⑧而后作；徵于色，发于声，而后喻。入则无法家拂士，出则无敌国外患者⑨，国恒亡。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舜发于畎亩之中——舜曾经在历山耕种庄稼而兴旺。参见本书《万章上》第一章。

②傅说举于版筑之间——傅说（yuè 悦）因筑墙劳动而被举用。据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："武丁夜梦得圣人，名曰说。以梦所见，视群臣百吏皆非也，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，得说于傅险中。……武丁曰：'是也。'得而与之语，果圣人，举以为相。殷国大治。故遂以傅险姓之，号曰傅说。"版筑，筑墙，用两版相夹，填土于版中，以杵筑之。

③胶鬲举于鱼盐之中——胶鬲从鱼盐行业中被举用。朱熹注："胶鬲遭乱 鬻贩鱼盐，文王举之。"

④管夷吾举于士——管夷吾从狱官之手被举用。管夷吾（?——前645年），即管仲，春秋初期政治家。由鲍叔牙推荐，被齐桓公任命为卿，帮助

桓公以“尊王攘夷”相号召，使之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，士。狱官之长。

⑤孙叔敖举于海——孙叔敖从海滨被举用。朱熹注：“孙叔敖隐处海滨，楚庄王举之为令尹”。孙叔敖，春秋时楚国期思（今河南固始）人。曾在期思地区征发民工排除积水，又在雩娄（今河南商城）兴办灌溉，受楚庄王重视，任令令尹。

⑥百里奚举于市——百里奚从交易场所受举用。百里奚（徯），春秋时秦国大夫。原为虞大夫，虞亡时被晋俘去，作为陪嫁之臣送入秦国。后来出走至楚国，为楚人所执，又被秦穆公以五张牡黑羊皮赎回，用为大夫，称为五羖大夫。

⑦曾——同“增”。

⑧衡于虑——思想被阻塞。赵岐注：“衡，横也。横塞其虑于胸臆之中。”

⑨入则……出则……——赵岐注：“入，谓国内也；出，谓国外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舜从耕田种地中振兴起来，傅说从筑墙填土中被举用，胶鬲从鱼盐行业中被举用，管夷吾从狱官手下被举用，孙叔敖从海滨被举用，百里奚从交易场所被举用。〔于此可见〕天准备把重任降给某个人，必定是首先使他的意志受折磨，使他的筋骨受劳累，使他的身体肠胃忍饥挨饿，使他全身困乏，使他的行为为总是遭受干扰麻烦，这就可以震撼他的心灵，磨练他的性格，使他增长才干弥补不足。人经常有过错，才能够改正；心绪纷繁，胸臆横塞才能够愤发而起，有所作为；表现在脸色上，流露于谈吐中，而后才会被人了解。〔一个国家如果〕内部缺乏执法的臣属和辅佐的谋士，外部没有敌对的邻国和侵袭的忧虑，国家往往容易衰亡。这样，才能够懂得忧虑患难可促使人生存，安逸享乐便会导致灭亡〔的道理〕。”

12·16 孟子曰："教亦多术矣，予不屑之教诲也者，是亦教诲之而已矣①。"

【注释】

①予不屑……而已矣——朱熹注："屑，洁也。不以其人为洁而拒绝之，所谓不屑之教诲也。其人若能感此，退自修省，则是亦我教诲之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教育也有多种多样的方式，我不肯对他进行教诲〔让他羞退自惭而愤发〕，这也算是一种教育的方式。"

尽心上

（凡四十六章）

13·1 孟子曰："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知其性，则知天矣。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殀寿不贰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〔人〕能够尽到心力〔去行善〕，就懂得人的本性。懂得人的本性，也就懂得天命。能保存人的〔善〕心，培养人的本性，便可用以对待天命。无论短命长寿都态度如一，修养身心以待天命，这就可用以安身立命。"

13·2 孟子曰："莫非命也，顺受其正；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。尽其道而死者，正命也；桎梏死者，非正命①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正命——赵岐注："命有三名：行善得善曰受命，行善得恶曰遭命，行恶得恶曰随命。唯顺受命为受其正也已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〔吉凶祸福〕没有一样不是命运，要顺应承受它的正命。因此懂得命运的人不站在倾斜将塌的危墙下。尽力行道而死的人，承受的就是正命；犯罪受刑而死的人，受的就不是正命。”

13·3 孟子曰：“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，是求有益于得也，求在我者也。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，是求无益于得也，求在外者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探索才能得到，放弃便会失掉，这是有益于收获的探索，因为探索在于我自身之中，探索有方法，得失却听从命运，这是无益于收获的探索，因为探索在于我自身之外。”

13·4 孟子曰：“万物皆备于我矣。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。强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万事我都具备了。反躬自问而觉得诚实无欺，就有莫大的快慰。按推己及人的恕道尽力而为，去追求仁德之道，就最近不过。”

13·5 孟子曰："行之而不著焉，习矣而不察焉，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，众① 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众——孙奭疏："非君子者也，是则为凡众者也。"凡众：平庸者。朱熹注为"多"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只行动而不明白究里；已经习惯了却不察原因，一辈子在走却不认识路的人，是平庸的人。"

13·6 孟子曰："人不可以无耻，无耻之① 耻，无耻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无耻之耻，无耻矣——赵岐注："人能耻己之无所耻，是能改行从善之人，终身无复有耻辱之累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人不能够没有羞耻，从没有羞耻到懂得羞耻，才能够无羞耻。"

13·7 孟子曰："耻之于人大矣，为机变之巧者，无所用耻焉。不耻不若人，何若人有？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羞耻对于人至关紧要，以奸诈多变为得计的人，没地方用得上羞耻。不因比不上他人而羞耻，怎么能赶上他人呢？"

13·8 孟子曰："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；古之贤士何独不然！乐其道而忘人之势，故王公不致敬尽礼，则不得及见之。见且由不得及，而况得而臣之乎？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古代贤明的国君喜欢行善而忘记自己的权势；古代的贤士何尝也不是如此呢？乐于行自己之道而忘记别人的权势，因此王公〔如〕不向他恭敬致礼，就不能多次和他相见。连见面尚且不可多得，何况要他作臣属呢？"

13·9 孟子谓宋勾践① 曰："子好游② 乎？吾语子游。人知之，亦嚣嚣③；人不知，亦嚣嚣。"

曰："何知斯可以嚣嚣矣？"

曰："尊德乐义，则可以嚣嚣矣。故士穷不失义，达不离道。穷不失义，故士得己焉；达不离道，故民不失望焉。古之人，得志，泽加于民；不得志，修身见于世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"

【注释】

①宋勾践——人名。姓宋，名勾践。

②游——游说。

③囂囂——赵岐注:“自得无欲之貌”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对宋勾践说:“你喜欢到处游说吗?我跟你谈游说的事情。人家理解你,要安详自若,人家不理解你,也要安详自若。”

〔宋勾践〕说:“怎样才能够安详自若呢?”

〔孟子〕说:“讲究德,喜欢义,便可以安详自若。因此,士人穷困而不失掉义,得意而不离开道。穷困不失义,士人因此自得其乐;得意不离道,平民因此不致失望。古代的人,得意时,恩惠遍及百姓;不得意时,修养自身以显于世。穷困时独善自身,得志时兼善天下。”

13·10 孟子曰:“待文王而后兴者,凡民也。若夫豪杰之士,虽无文王犹兴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:“要等待文王〔兴起〕后才振奋的人,是平庸的人。至于杰出能干的人才,即便没有文王也能振奋。”

13·11 孟子曰:“附之以韩魏之家①,如其自视欿然②,则过人远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韩魏之家——指春秋时晋国的韩、魏两家大臣。

②欿然——欿(kǎn砍),视盈若虚的样子,即不自满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用〔晋卿中〕韩、魏两家大臣〔的资财〕增益他，如果他并不自满，这就远远超出了一般的人。"

13·12 孟子曰："以佚道使民，虽劳不怨。以生道杀民，虽死不怨杀者①。"

【注释】

①以生道杀民……不怨杀者——朱熹注引程子曰："以生道杀民，谓本欲生之地，除害去恶之类是也。盖不得已而为其所当为，则虽弗民之欲，而民不怨。"赵岐注："谓杀大辟之罪者以坐杀人故也，杀此罪人者，其意欲生民也。故虽伏罪而死，不怨杀者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为谋求造福而役使百姓，百姓纵然劳累也不怨恨；为谋求生存而处死百姓，百姓即便被处死也不怨恨施刑人。"

13·13 孟子曰："霸者之民驩虞①如也，王者之民皞皞②如也。杀之而不怨，利之而不庸③，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。夫君子所过者化，所存者神，上下与天地同流，岂曰小补之哉？"

【注释】

①驩虞——欢娱。

②皞皞（hào hào浩浩）——广大自得之貌。

③庸——功劳。这里是动词，酬功，酬谢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霸主的百姓〔但知〕欢乐，仁君的百姓爽朗开阔。处死他而不怨恨，优惠他而不酬谢，百姓一天天向好的方面发展，也不知是谁使他们这样。圣君所到之处使人感化，所停之处神妙深邃，上与天、下与地协调运转，怎能说只是小有补益呢？"

13·14 孟子曰："仁言不如仁声①之入人深也，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。善政，民畏之；善教，民爱之②。善政得民财，善教得民心。"

【注释】

①仁言、仁声——朱熹引程子曰："仁言，谓以仁厚之言加于民；仁声，谓仁闻，谓有仁之实而为众所称道者也。"译文据此。又赵岐注："仁声，乐声雅颂也。"供参考。

②畏之、爱之——赵岐注："畏之，不逋怠，故赋役举而财聚于一家也；爱之，乐风化而上下亲，故欢心可得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仁德的言语不如仁德的声望那样深入人心，善良的政治不如善良的教育获得民心。善良的政治，百姓害怕它；善良的教育，百姓喜欢它。善良的政治赢得百姓的财富，善良的教育赢得百姓的心意。"

13·15 孟子曰："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；所不虑而

知者，其良知也[1]。孩提之童[2]无不知爱其亲者，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亲亲，仁也；敬长，义也，无他，达之天下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良能、良知——朱熹注:“良者，本然之善也。程子曰:‘良知良能，皆无所由，乃出于天，不系于人，’”本此，良，可理解为本能的，天然的。

②孩提之童——婴儿。赵岐注:“孩提，二三岁之间的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:“人未经学习而能办到的，这是良能；不用思考而能知道的，这是良知。襁褓中的婴儿没有不喜欢父母的，等到长大了，没有不懂得恭敬兄长的。爱父母，是仁；敬兄长，是义，没有别的，要使它〔仁义〕广泛施于天下。”

13·16 孟子曰:“舜之居深山之中，与木石居，与鹿豕游，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；及其闻一善言，见一善行，若决江河，沛然莫之能御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:“舜住在深山中的时候，跟木、石为邻，跟鹿，猪交往，他跟深山中的普通人之间的差异很小很小。等到他听到一句好话，看见一件好事，〔从中获得的力量〕就像决了口的江河，水势澎湃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。”

13·17 孟子曰："无为其所不为，无欲其所不欲，如此而已矣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不要干不该干的事，不要那不该要之物，做到这步就够了。"

13·18 孟子曰："人之有德、慧、术、知①者，恒存乎疢疾②。独孤臣孽子③，其操心也危④，其虑患也深，故达⑤。"

【注释】

①德、慧、术、知——朱熹注为"德慧，术知"两个概念。说："德慧者，德之慧；术知者，术之知"。赵岐则注为是"德行、智慧、道术、才智"四个概念。

②疢（chèn衬）疾——灾患。

③孤臣孽子——孤臣，被疏远的臣属；孽子，地位卑贱的非嫡妻所生的庶子。是与"近臣、嫡子"相对而言。

④危——不安。

⑤达——朱熹注："达，谓达于事理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人之所以具备品德、智慧、本领、知识，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常想到灾患。只有远臣庶子，他们心里发愁的是危难，考虑的祸患深远，因此能通晓事理。"

13·19 孟子曰："有事君人者，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；有安社稷臣者，以安社稷为悦者也；有天民者，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；有大人者，正己而物正者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有〔一种〕侍奉君王的人，是侍奉这君王就专为讨好取宠的人；有〔一种〕安定国家的臣子，就是以安定国家为欢快的臣子；有〔一种〕天民，是能在天下行得通才去实行的人；有〔一种〕伟大的人，是先端正自己而后再端正外物的人。"

13·20 孟子曰："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不与存焉。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①，一乐也；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②于人，二乐也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三乐也。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不与存焉。"

【注释】

①无故——没有事故，没有祸患。

②怍（zuò坐）——惭愧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君子的乐趣有三种，而用仁德治天下的人不包括在内。父母都健在，兄弟无灾祸，这是第一种乐趣；上对天不惭愧，下对人不亏心，这是第二种乐趣；得到天下的优秀人才而给以教化培育，这是第三种乐趣。君子有〔以上这〕三种乐趣，而用仁德治天下的人不包括在内。"

13·21 孟子曰："广土众民，君子欲之，所乐不存焉；中天下而立，定四海之民，君子乐之，所性不存焉。君子所性，虽大行[1]不加焉，虽穷居不损焉，分定故也。君子所性，仁、义、礼、智根于心，其生色也睟然[2]，见于面，盎[3]于背，施于四体，四体不言而喻。"

【注释】

①大行——正确而重要的行为；远大理想抱负。《荀子·子道》："从道不从君，从义不从父，人之大行也。"

②睟（suì碎）然——颜色润泽貌。

③盎（àng）——显露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〔拥有〕辽阔的领土，众多的百姓，是君子所追求的，但〔真正的〕乐趣不在这里；执政于天下的中央，使四海的百姓安定，君子以此为乐趣，但本性不在这里。君子的本性，即便他的远大抱负不因此而增加，即便穷困隐居也不因此而减少，那是本分已定的缘故。君子的本性，仁、义、礼、智在他心中扎根，而外貌神色润泽和顺，流露于颜面，显现于肩背，甚至普遍反映于四肢，四肢〔的动作〕用不着说话便可以理解。"

13·22 孟子曰："伯夷辟纣，居北海之滨，闻文王作，兴曰：'盍归乎来，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'太公辟纣，居东海之滨，闻文王作，兴曰：'盍归乎来，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'天下有善养老，则仁人以为己归矣。五亩之宅，树墙下以桑，匹妇蚕之，则老者足以衣帛矣。五母鸡，二母彘，无

失其时，老者足以无失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匹夫耕之，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。所谓西伯善养老者，制其田里，教之树畜，导其妻子使养其老。五十非帛不暖，七十非肉不饱。不暖不饱，谓之冻馁。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，此之谓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伯夷远避纣王，住北海海滨，听到文王兴起的讯息，说：‘为什么不归附〔西伯〕呢？我听说西伯是善于赡养老者的人。’太公远避纣王，住在东海海滨，听到文王兴起的讯息，说：‘为什么不归附呢？我听说西伯是善于赡养老者的人。’天下有善于安置老者的人，那么仁人便把他视作自己的依靠。五亩地的房产，墙下种植桑树，妇女养蚕纺丝，老年人便可穿上丝绵了。五只母鸡，两头母猪，不耽误〔饲养〕时机，老年人便可以不缺肉食。百亩的土地，男子耕种它，八口之家足以吃饱。所谓西伯善于赡养老人，就因为他制定土地制度，提倡人们耕种畜牧，教导妻子奉养长辈。年到半百，没有丝绵就穿不暖；年到七十，没有肉食就吃不饱。穿不暖，吃不饱，就叫做受冻挨饿。文王的百姓中没有受冻挨饿的老年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13·23 孟子曰：“易其田畴①，薄其税敛，民可使富也。食之以时，用之以礼，财不可胜用也。民非水火不生活，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，无弗与者，至足矣②。圣人治天下，使有菽粟如水火。菽粟如水火，而民焉有不仁者乎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易其田畴——朱熹注:“易，治也。田畴，耕治之田也。”

②矣——意思同“也”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:“耕种好田地，减轻它的税收，便可使百姓富足。按时食用，依礼支配，财物是用不完的。百姓缺乏水和火就不能生活，黄昏半夜敲打别人的门户寻求水和火，没有不给的，因为〔水和火〕很充足。圣人治理天下，应该使粮食像水火这样充足。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，百姓哪有不仁爱的呢?”

13·24 孟子曰:“孔子登东山①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，故观于海者难为水，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。观水有术，必观其澜。日月有明，容光②必照焉。流水之为物也，不盈科不行；君子之志于道也，不成章③不达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东山——可能指山东蒙阳县南的蒙山。

②容光——缝隙。赵岐注:“容光，小郤也。”

③成章——形成一定的规模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:“孔子登上东山便觉得鲁国缩小了，登上泰山便觉得天下缩小了。因此，看过大海的人对于〔小〕水不易产生兴趣，在圣人门下学习过的人也很难对〔其它〕学说感兴趣。观赏水有讲究，必须观赏那滚滚波涛。太阳和月亮有耀眼的光辉，对小小缝

隙必能照射。流水在地面上流，不注满低洼之处就不往前流，君子立志行道，不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能通达。”

13·25 孟子曰：“鸡鸣而起，孳孳①为善者，舜之徒也；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利者，蹠②之徒也。欲知舜与蹠之分，无他，利与善之间③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孳孳（zīzī资）——同“孜孜”，勤勉不懈。

②蹠——亦作跖（zhí直），人名，相传为柳下惠之弟，“有从卒九千人，横行天下，侵暴诸侯，穴室枢户，驱人牛马，取人妇女”（《庄子·盗跖篇》）。是春秋战国之际奴隶起义领袖，被诬为“盗跖”。

③间（jiān谏）——区别，差异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晨鸡报晓便起来，孜孜不倦地行善者，是舜一类的人；晨鸡报晓便起来，孜孜不倦地谋利者，是〔柳下〕跖一类的人。要想知道舜和跖的区别，没有别的，只不过是利和善的差异罢了。”

13·26 孟子曰：“杨子取①为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。墨子兼爱，摩顶放踵②利天下，为之。子莫③执中。执中为近之。执中无权，犹执一也。所恶执一者，为其贼道也，举一而废百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杨子取为我——杨子，名朱。取，朱熹注："取者，仅足之意。取为我者，仅足于为我而已。"

②摩顶放踵——从头顶到脚跟摩伤。形容不畏劳苦，不顾体伤。放(fǎng仿)，到，至。

③子莫——战国时鲁人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杨朱仅仅满足于为自己，〔即便〕拔一根毫毛而有利于天下，他都不肯干。墨翟主张兼爱，〔即便是〕从头顶到脚跟都摩伤了〔只要〕对天下有利，他也肯干。子莫主张采取中间的态度。采取中间态度就比较好了。〔但〕中间态度不权衡轻重，不能灵活变通，就会固执拘泥于一点。之所以厌恶固执拘泥，就因为它对〔仁义之〕道有损害，只抓住一端而废弃了其余所有的部分。"

13·27 孟子曰："饥者甘食，渴者甘饮，是未得饮食之正也，饥渴害之也。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？人心亦皆有害。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，则不及人不为忧矣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饥饿者吃什么都美，干渴者喝什么都甜，这是没能尝到饮料、食品的正常味道，受了饥渴之害的缘故。难道只有口舌肠胃有饥渴之害吗？人心也有这种害。人〔要是〕能够不把这种饥渴之害发展为心害，那么，也就不会因赶不上别人而发愁了。"

13·28 孟子曰："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[1]。"

【注释】

①介——节操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柳下惠不因为做了大官而改变他的节操。"

13·29 孟子曰："有为者辟若掘井，掘井九轫[1]而不及泉，犹为弃井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轫——同仞，量词，古代以八尺或七尺为轫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做事情就好比掘井，掘井达到九轫那么深还没见泉水，还是个废井。"

13·30 孟子曰："尧舜，性之也；汤武，身之也；五霸，假之也。久假而不归，恶知其非有[1]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恶知其非有也——朱熹注："有，实有也。言窃其名以终身，而不自知其非真有。或曰，'盖叹世人莫辨其伪者'，亦通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尧和舜〔行仁义〕，是天然本性；商汤和周武王，是亲身体验实践；五霸，却是假借〔仁义之名〕行私。借久了不归还，怎能知道他不是真有呢？"

13·31 公孙丑曰："伊尹曰：'予不狎①于不顺，放太甲于桐②，民大悦。太甲贤，又反之，民大悦。'贤者之为人臣也，其君不贤，则固可放与？"

孟子曰："有伊尹之志，则可；无伊尹之志，则篡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狎（xiá霞）——亲近。朱熹注："狎，习见也。"因此，不狎，亦可译为"看不惯"。

②放太甲于桐——把太甲放逐到桐邑。参见本书《万章上》第六章。

【译文】

公孙丑说："伊尹说：'我不亲近背义不顺的人，放逐太甲到梧桐邑，百姓十分高兴。太甲变好了，又恢复王位，百姓十分高兴。'贤者作为臣子，君王不好，就可以放逐吗？"

孟子说："具有伊尹的抱负，就可以；没有伊尹的抱负，便是篡夺。"

13·32 公孙丑曰："《诗》曰：'不素餐兮'①。君子之不耕而食，何也？"

孟子曰："君子居是国也，其君用之，则安富尊荣；其

子弟从之，则孝悌忠信。‘不素餐兮’，孰大于是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不素餐兮——是《诗经·魏风·伐檀篇》第一章（全篇共三章）中的诗句。

【译文】

公孙丑说：“《诗经》中说：‘不能白吃饭啊！’君子却不种庄稼同样吃饭，为什么呢？”

孟子说：“君子住在这国家，它的君王任用他，就会安逸富有，尊贵荣耀；它的青年子弟追随他，就懂得孝亲、敬兄、忠心、信守。‘不能白吃饭啊！’还有比这更好的例子吗？”

13·33 王子垫① 问曰：“士何事？”

孟子曰：“尚志。”

曰：“何谓尚志？”

曰：“仁义而已矣。杀一无罪非仁也，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。居恶在？仁是也；路恶在？义是也。居仁由义，大人之事备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王子垫——齐王之子，名垫。

【译文】

王子垫问，“士干什么事？”

孟子说：“要使志行高尚。”

〔王子垫〕问："怎样才算志行高尚？"

〔孟子〕答："行仁义罢了。枉杀一个无罪者，是不仁；不属自己所有而妄取，是不义。居所在何处？仁就是；道路在哪里？义就是。居仁之所，行义之路，有远大志向者的事业就完备了。"

13·34 孟子曰："仲子①，不义与之齐国而弗受，人皆信之，是舍箪食豆羹之义也。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，奚可哉？"

【注释】

①仲子——指陈仲子，齐人。朱熹注："……齐人皆信其贤，然此但小廉耳。其避兄离母，不食君禄，无人道之大伦，罪莫大焉。岂可以小廉信其大节，而遂以为贤哉？"可供理解本章参考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陈仲子〔这个人〕，〔假设〕不合义理把齐国交给他，他也不会接受，人们都信任他。这〔也只〕是抛弃一筐饭一碗汤的义。人〔的过失〕没有再比不要父兄、君臣、上下更严重的了，因为他有小节便相信他的大节，怎么行呢？"

13·35 桃应①问曰："舜为天子，皋陶为士，瞽瞍杀人，则如之何？"

孟子曰："执之而已矣。"

"然则舜不禁与？"

曰："夫舜恶得而禁之？夫有所受之也。"

"然则舜如之何?"

曰:"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[2]也。窃负而逃,遵海滨而处,终身诉[3]然,乐而忘天下。"

【注释】

①桃应——孟子的弟子。

②蹝(xǐ洗)——通"屣",鞋子。

③诉(xīn心)——同"欣"。

【译文】

桃应问道:"舜当了天子,皋陶做法官,〔假设舜的父亲〕瞽瞍杀了人,那该怎么处理?"

孟子说:"拘捕他就是了。"

〔桃应〕问:"那样做,舜不阻止吗?"

〔孟子〕说:"舜怎么能阻止呢?〔拘捕他〕是有〔法律〕根据的。"

〔桃应〕问:"那么,舜该怎么办呢?"

〔孟子〕答:"舜把抛弃王位看得跟扔掉破鞋一样。〔他可以〕偷偷地背负着他父亲逃跑,沿海边住下,终身快乐逍遥,乐得完全忘掉当过天子的往事。"

13·36 孟子自范[1]之齐,望见齐王之子,喟然叹曰:"居移气,养移体,大哉居乎!夫非尽人之子与?"

孟子曰:"王子宫室、车马、衣服多与人同,而王子若彼者,其居使之然也;况居天下之广居[2]者乎?鲁君之宋,呼于垤泽之门[3]。守者曰:'此非吾君也,何其声之似我君也?'此无他,居相似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范——在今山东范县东南，是梁（魏）、齐之间的要道。

②广居——指仁。参见《滕文公下》第二章："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"。

③垤（dié蝶）泽之门——朱熹注："宋城门名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从范邑到齐都，老远就看见齐王的儿子，感叹地说："所处的地位使气度改变，所受的奉养使体质变化，环境位置的影响真大啊！难道他不也同样是人的儿子吗？"

孟子又说："王子的住宅、车马、衣服多半跟人相同。而王子却像那样，正是环境位置使他如此啊！何况是以'仁'（广居）为住所呢？鲁国国君到宋国，在宋国东南的垤泽门下高呼，宋国守门者说：'这不是我们的君王，为什么他的声音跟我们的君王那么相象呢？'这没有别的，只不过是环境地位相象罢了。"

13·37 孟子曰："食而弗爱，豕交之也；爱而不敬，兽畜之也。恭敬者，币之未将①者也。恭敬而无实，君子不可虚拘。"

【注释】

①将——送，奉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〔对人〕养活而没有爱〔的感情〕，跟养猪一样；爱而不恭敬，跟养狗、马之类一样。恭敬〔之意应产生〕在礼物还没致送之前。恭敬而缺乏实质，君子不该被虚假之礼所留。"

13·38 孟子曰："形色，天性也；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①。"

【注释】

①践形——中国古代哲学术语。本章内容，认为"形色(泛指人的身体，感觉，欲望等）原是人性的外部表现，只有圣人才能通过"形色"把这固定本性体现出来（即"践"），指圣人言行举止无不符合伦理道德标准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体形容貌，是天生的，只有圣人才能把这固有的本性体现出来。"

13·39 齐宣王欲短丧。公孙丑曰："为期之丧，犹愈于已乎？"

孟子曰："是犹或绞其兄之臂，子谓之姑徐徐云尔，亦教之孝悌而已矣。：

王子有其母死者，其傅为之请数日之丧。公孙丑曰："若此者何如也？"曰："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。虽加一日愈于已，谓夫莫之禁而弗为者也。"

【译文】

齐宣王想缩短守孝的日期。公孙丑说："守孝一年，难道不比完全不守孝要好吗？"

孟子说："这就好象有人扭他哥哥的胳膊，你却劝那人慢一点，轻一点。只教导他懂得孝父母、敬兄长就可以了。"

王子有死了母亲的，他的师傅替他请求守孝几个月。公孙丑

问："这一类情况该如何处理呢？"

孟子说："这是因为王子准备守完〔三年〕丧期而实现不了。即便多守孝一天也强过于不守。〔前面所说〕是针对没有人禁止他守孝却不肯去守的人而言的。"

13·40 孟子曰："君子之所以教者五：有如时雨化之者，有成德者，有达财① 者，有答问者，有私淑艾② 者。此五者③，君子之所以教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财——通"材"。

②私淑艾——私下获取。

③此五者——综合朱熹注，对这五种情况所举的例证是："如时雨化之者，若孔子之于颜、曾是也；成德，如孔子之于冉、闵；达财，如孔子之于由、赐；答问，若孔、孟之于、樊迟、万章也；私淑艾，若孔、孟之于陈亢、夷之是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君子用以教育人的方法有五种：有像及时雨那样灌溉的，有成全其品德的，有培训才能的，有解答疑难问题的，有才学影响使后人自学获益的。这五类，都属于君子教导人的方法。"

13·41 公孙丑曰："道则高矣，美矣，宜若登天然，似不可及也；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？"

孟子曰："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，羿不为拙射变其彀

率。君子引而不发，跃如也。中道而立，能者从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公孙丑说：“道，很高，也很美，就好比登天一样，似乎高不可攀，为什么不让它变成有达到目标的希望而每天孜孜不倦去攀它呢？”

孟子说：“高明的工匠不因笨拙的徒弟而改变或取消规矩，羿不因笨拙的射手而改变拉弓的标准。君子张满弓而不发箭，只做出要射的姿态。能〔不难不易地〕在恰到好处的中道站立〔指导别人〕，学习的人便能紧紧追随。”

13·42 孟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以道殉身；天下无道，以身殉道①；未闻以道殉乎人②者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以道殉身，以身殉道——朱熹注：“殉，如殉葬之殉，以死随物之名也。身出则道在必行，道屈则身在必退，以死相从而不离也。”

②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——赵岐注：“殉，从也。……不闻以正道从俗人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天下治理有道，可因施行道而不惜生命；天下治理无道，可以生命为道牺牲；没听说过牺牲道而屈从于俗人的。”

13·43 公都子曰：“滕更①之在门也，若在所礼，而不答，

问也?”

孟子曰:“挟② 贵而问，挟贤而问，挟长而问，挟有勋劳而问，挟故而问，皆所不答也。滕更有二焉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滕更——滕君之弟，曾向孟子求学。

②挟（xié协）——倚仗。朱熹注引尹氏云:“有所挟，则受道之心不专，所以不答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公都子问:“滕更在你门下的时候，好象应属于以礼对待的范畴之内，您却不搭理他，这是为什么?”

孟子说:“倚仗权势提问，倚仗贤能提问，倚仗年长提问，倚仗功勋提问，倚仗旧交情提问，〔这五方面〕我都一律不回答，滕更占了其中两个方面。”

13·44 孟子曰:“于不可已而已者，无所不已。于所厚者薄，无所不薄也。其进锐者，其退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:“把不可停止的事停止了，那就没有什么事不可停止；对该重视的人轻视，那就没有谁不可轻视；前进太激烈的人，退缩也很快。”

13·45 孟子曰:“君子之于物也，爱之而弗仁；于民也，

仁之而弗亲。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君子对于万物，爱惜它却不行仁；对于百姓，行仁却不亲爱。亲爱亲人进而仁爱百姓。仁爱百姓进而爱惜万物。”

13·46 孟子曰：“知者无不知也，当务之为急；仁者无不爱也，急亲贤之为务。尧、舜之知而不遍物，急先务也；尧、舜之仁不遍爱人，急亲贤也。不能三年之丧，而缌①小功②之察③；放饭流歠④，而问无齿决⑤，是之谓不知务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缌（sī思）——细麻布。指五种孝服中最轻的一种：缌麻，用熟布为孝服，为期三个月，如女婿为岳父母服孝用此服。

②小功——指五种孝服中次轻的一种，为期五个月，如外孙为外祖父母带孝用此服。〔按：其它三种为：“大功”，用熟麻布，为期九个月，为堂兄弟、未嫁堂姊妹，已嫁姑及姊妹带孝。已嫁女为伯叔父、兄弟等，亦用此服。“齐衰”（zī cuī资催），用粗麻布，比大功稍细，因缉边而称齐衰，服期一年，孙为祖父母，夫为妻用此服。为曾祖父母为五月，为高祖父母为三月。“斩衰”。五服中最重的一种，不缉边，使断处外露，以示无饰，故称斩衰，服期三年，凡子及未嫁女为父，承重孙为祖父，妻为夫，用此服。〕

③察——朱熹注：“致详也。”即仔细讲求。

④放饭流歠——大吃猛喝。朱熹注：“放饭，大饭；流歠，长歠。不敬之大者也。”歠（chuò绰），饮。

⑤齿决——用牙齿咬断。朱熹注，“齿决，啮断干肉，不敬之小者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智信本来没有不该知道的事，但总是急于当前的重要事情；仁者本来没有不爱的人，但总是急于首先亲近贤者。尧、舜的智慧不能遍知一切，因为他们急于当前的重要事；尧、舜的仁爱不能遍及一切人，因为他们急于亲近贤者。〔如果〕不能遵行三年的丧礼，而对于缌麻〔三月〕、小功〔五月〕却很详备；对饮食〔不礼貌地〕痛吃猛喝，却又考究不宜用齿咬断干肉，这就叫做不识时务。"

尽心下

（凡三十八章）

14·1 孟子曰："不仁哉梁惠王也！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，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。"

公孙丑问曰："何谓也？"

"梁惠王以土地之故，糜烂其民而战之，大败，将复之，恐不能胜，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，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梁惠王多么不仁啊！仁者把他所喜爱的普施于他所不喜爱的，不仁者却把他所不喜爱的也扩展到他所喜爱的。"

公孙丑问："这是什么意思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梁惠王由于〔掠夺〕土地的原因，〔不惜〕让百姓粉身碎骨去疆场作战，吃了大败仗，准备再战，又怕胜不了，因此驱使他所喜爱的子弟去送死，这就叫做把他所不喜爱的扩展到他所喜爱的。"

14·2 孟子曰："春秋无义战。彼善于此，则有之矣。征

者，上伐下也。敌国不相征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春秋时代没有正义的战争。但那个国家的君主比这个国家的君主稍好，倒是有的。征讨，意思是上级征伐下级，等级相同的国家不能互相征讨。”

14·3 孟子曰：“尽信《书》，则不如无《书》。吾于《武成》①，取二三策②而已矣。仁人无敌于天下，以至仁伐至不仁③，而何其血之流杵④也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《武成》——《尚书》的篇名。朱熹注：“武王伐讨；归而记事之书也。”现存《武成》篇是伪古文。

②策——竹简。

③以至仁伐至不仁——至仁，指周武王；至不仁，指商纣。朱熹注：“……然《书》本意，乃谓商人自相杀，非谓武王杀之也。”

④杵（chǔ楚）——舂米或捶衣的木棒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要是完全相信《书》，那还不如没有《书》。我对《武成》篇只不过取其中两、三竹简罢了。仁者在天下无敌，以最讲仁道的人去征伐最不仁道的人，怎能不使血多得把木槌都漂流起来呢？”

14·4 孟子曰：“有人曰，‘我善为陈①，我善为战。’大罪

也。国君好仁，天下无敌焉。南面而征，北狄怨；东面而征，西夷怨，曰："奚为后我？'武王之伐殷也，革车三百两，虎贲三千人。王曰：'无畏！宁尔也，非敌百姓也。'若崩厥角②稽首。征之为言正也，各欲正己也，焉用战？"

【注释】

①陈——列阵。朱熹注："制行伍曰陈，交兵曰战。"

②崩厥角——厥，同"蹶"，顿。角，额角。厥角，顿首。俞樾《古书疑义举例·倒句例》："当云厥角稽首若崩，今云若崩厥角稽首，亦倒句耳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有人讲，'我善于列阵势，我善于作战。'这是大犯罪！国君喜欢仁道，才能天下无敌。〔商汤〕向南方征讨，遭到北狄怨恨；向东方征讨，遭到西夷怨恨。说：'为什么不先来我这儿？'周武王讨伐殷商，调动兵车三百辆，勇士三千人。武王说：'不必害怕，〔我〕是来让你们安定的，不是来跟百姓为敌。'百姓便以额头触地叩拜起来，声响如山崩。征，意思是正，各自都想端正自身，哪里用得着战争呢？"

14·5 孟子曰："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，不能使人巧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木匠与制作车轮、车箱的人，能传授别人规矩的标准，却不能使人一定有高超的技术。"

14·6 孟子曰："舜之饭糗茹草① 也，若将终身焉；及其为天子也，被袗衣②，鼓琴，二女果③，若固有之。"

【注释】

①饭糗茹草——饭、茹，动词，吃。糗（qiǔ），干粮。

②袗衣——袗（zhēn真），通"珍"。赵岐注："袗，画也。画衣，黼黻（fǔ fú）绨绣也。"黼，礼服上绣的半黑半白的花纹。黻，礼服上绣的半青半黑的花纹。

③果——亦作"婐"，女侍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舜啃干粮吞野草的时候，好象要这样过一辈子。等他当了天子以后，穿着画衣，弹着琴，有〔美的〕两个女儿侍奉，又好象这些是本来就有的一样。"

14·7 孟子曰："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：杀人之父，人亦杀其父；杀人之兄，人亦杀其兄。然则非自杀之也，一间① 耳。"

【注释】

①一间（jiàn见）——相距很近。朱熹注："一间者，我往彼来，间一人耳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我现在算是懂得杀害别人亲属〔报复〕的严重性了：杀别人之父，别人也会杀死他的父亲；杀别人之兄，别人也会杀死他的兄长。那么，〔父兄〕即便不是被自己杀死的，但差别也很

接近了。”

14·8 孟子曰:“古之为关也，将以御暴；今之为关也，将以为暴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:“古代设置关卡，是准备用来抵抗残暴（进犯）;现在设置关卡，却是用来横征暴敛。”

14·9 孟子曰:“身不行道，不行于妻子；使人不以道，不能行于妻子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:“自身不依道行事，道对于妻子都行不通；使唤别人不合乎道，连妻子也使唤不了。”

14·10 孟子曰:“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①，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周于利……不能杀——周，足。朱熹注:“周，足也，言积之厚，则用有余。”杀，缺乏、困苦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财足利厚的人，灾荒之年不致困苦，积德深厚的人，世道混乱也不致迷惑。"

14·11 孟子曰："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，苟非其人，箪食豆羹见于色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喜好名望的人能把千乘兵车的国位让给别人，但如果不是好名的人，〔即便要他〕让一筐饭一碗汤，也会表现出不愉快的神情。"

14·12 孟子曰："不信仁贤，则国空虚；无礼义，则上下乱；无政事，则财用不足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〔如〕不亲信仁者贤者，国家就会空虚；不讲礼义，举国上下就会混乱；不搞好政治，财用就会贫乏。"

14·13 孟子曰："不仁而得国者，有之矣；不仁而得天下者，未之有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不实行仁道而得到国家，这种事倒曾有过；但不行仁道而得到天下，可未曾有过啊！"

14·14 孟子曰："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是故得乎丘民① 而为天子，得乎天子为诸侯，得乎诸侯为大夫。诸侯危社稷，则变置，牺牲既成，粢盛既絜，祭祀以时，然而旱干水溢，则变置社稷。"

【注释】

①丘明——朱熹注："丘民，田野之民。"近人杨伯峻注："丘，众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百姓最重要，土神谷神次要，君主较轻。因此，得到众百姓之心的做天子，得到天子之心的做诸侯，得到诸侯之心的做大夫。诸侯危害社稷国家，就另外改立。牺牲已经长成，祭物已经洁净，能按时祭祀，但仍发生旱灾涝灾，就另立土神谷神。"

14·15 孟子曰："圣人，百世之师也，伯夷、柳下惠是也。故闻伯夷之风者，顽夫廉，懦夫有立志；闻柳下惠之风者，薄夫敦，鄙夫宽。奋乎百世之上，百世之下，闻者莫不兴起也。非圣人而能若是乎？——而况于亲炙之者乎？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圣人是百代人的师表，伯夷、柳下惠正是这样的人。因此，听到伯夷品性的人，贪婪者廉洁了，懦弱的人也长了志气；听到柳下惠品性的人，刻薄者敦厚老实了，狭隘者宽宏大度了。百代以前发奋进取，百代以后听到的人无不感动振作。〔如果〕不是圣人，能有这样的影响吗？何况是那些亲身感受过薰陶的人呢。"

14·16 孟子曰："仁也者，人也①。合而言之，道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仁也者，人也——朱熹注："仁者，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。然仁，理也；人，物也。以仁之理，合于人之身而言之，乃所谓道者也。"可供参考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仁，就是人。仁与人合起来讲，都是道。"

14·17 孟子曰："孔子之去鲁，曰，'迟迟吾行也，去父母国之道也。'去齐，接淅而行——去他国之道也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孔子离开鲁国，说：'我们走慢一点吧！这可是离开祖国的感情态度啊！'离开齐国，捞起正在淘洗的湿米便（匆匆）启程，这是离开他国的感情态度。"

14·18 孟子曰："君子之戹于陈、蔡之间①，无上下之交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戹于陈·蔡——在陈、蔡被困事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记述为"在陈绝粮，从者病，莫能兴。"戹（è扼），"厄"的异体字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君子（指孔子）在陈国与蔡国之间被困，是由于跟〔两国〕君臣都没有什么交情。"

14·19 貉稽①曰："稽大不理②于口。"孟子曰："无伤也。士憎兹多口。诗云：'忧心悄悄，愠于群小③。'孔子也。'肆不殄厥愠，亦不殞厥问④。'文王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貉稽——人名，姓貉（mò莫），名稽。

②理——顺。不理于口，即不顺于口，朱熹注："理，顺也。"

③忧心悄悄，愠于群小——是《诗经·邶风·柏舟篇》第四章（全篇共五章）中的诗句。

④肆不殄厥愠，亦不殞其问——是《诗经·大雅·緜篇》第八章（全篇共九章）中的诗句。

【译文】

貉稽说："我被大家非议嘲弄。"

孟子说："不碍事。士人就讨厌这种议论纷纷。《诗经》中说：'忧愤郁积心头。小人视我如仇。'孔子正是这样。'不根绝他人的

怒气，也不损害自己的声誉。'周文王正是这样。"

14·20 孟子曰："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，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贤人是自己先弄明白了再去让别人明白，现在的人却是自己稀里糊涂便企图让人明白。"

14·21 孟子谓高子曰："山径之蹊①，间介然②用之而成路；为间③不用，则茅塞之矣。今茅塞子之心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山径之蹊——朱熹注："径，山路也；蹊，人行处也。"

②介然——畛界分明。

③为间——短时，为时不久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对高子说："山间的小道〔本来很窄〕，经常走它，畛界分明而变成了路；短期内没有走它，茅草就会堵塞。现在茅草也把你的心堵上了。"

14·22 高子曰："禹之声尚文王之声。"

孟子曰："何以言之？"

曰："以追蠡①。"

曰："是奚足哉？城门之轨，两马②之力与③？"

【注释】

①追蠡（duī 丁堆黎）——追，钟钮，是古钟悬挂之处。蠡，如虫啮而欲绝的样子。

②两马——指少量的马。朱熹注引丰氏云："两马，一车所架也。城中之途容九轨，车可散行；故其辙迹浅；城门唯容一车，车皆由之，故其辙迹深，盖日久车多所致，非一车两马之力能使之然也。言禹在文王前千余年，故钟久而纽绝；文王之钟，则未久而纽全，不可以此而议优劣也。"可供参考。

③……之力与——朱熹认为此章"文义本不可晓，旧说相承如此。"

【译文】

高子说："禹的音乐高于文王的音乐。"

孟子说："根据什么得出这个结论？"

〔高子〕说："根据〔禹所传的〕钟纽〔腐蚀快断这个迹象〕。"

〔孟子〕说："这怎么能作为充分证据呢？城门下的车辙〔那么深〕，难道只是一、二匹马的力量〔压出来的〕吗？"

14·23 齐饥。陈臻曰："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①，殆不可复。"

孟子曰："是为冯妇②也。晋人有冯妇者，善搏虎，卒为善士。则之野，有众逐虎。虎负嵎③，莫之敢撄④。望见冯妇，趋而迎之。冯妇攘臂下车。众皆悦之，其为士者笑之。"

【注释】

①发棠——发，指开仓廪。棠，地名，在今山东即墨县南。

②冯妇——男人名，姓冯，名妇。

③嵎（yú）——山势弯曲险阻处。一说通“隅”，指角落，偏僻之处。

④撄（yīng英）——迫近，触犯。

【译文】

齐国闹饥荒。陈臻说:“国内的人们都认为您会再一次请求〔齐王〕打开棠邑仓廪〔赈济灾民〕，大概不再这样做了吧!”

孟子说:“这就成了冯妇了。晋国有个叫冯妇的人，善于跟虎搏斗，后来成为〔不斗武的〕善人。一次他到野外，人们正在追逐老虎。虎背靠山势弯曲险阻之处，没有人敢迫近它。〔人们〕望见冯妇，便上前迎接他。冯妇挽起袖子伸臂走下车。人们都喜欢他，但士人却讥笑他。”

14·24 孟子曰:“口之于味也，目之于色也，耳之于声也，鼻之于臭也，四肢之于安佚也，性也，有命焉，君子不谓性也。仁之于父子也，义之于君臣也，礼之于宾主也，知之于贤者也，圣人之于天道也，命也，有性焉，君子不谓命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:“口舌对于美味，眼睛对于美色，耳朵对于音乐，鼻子对于芬香，手脚对于喜欢安逸，这都是天性，但得由命运决定〔能否得到它们〕，所以君子并不认为是〔必然的〕天性。仁对于父与子，义对于君与臣，礼对于宾与主，智慧对于贤者，圣人对于

天道，由命运决定，但也是〔必然的〕天性，所以君子不强调命运的因素。”

14·25 浩生不害①问曰：“乐正子何人也？”

孟子曰：“善人也，信人也。”

“何谓善？何谓信？”

曰：“可欲之谓善，有诸己之谓信，充实之谓美，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，大而化之之谓圣，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。乐正之，二之中，四之下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浩生不害——齐国人，姓浩生，名不害。

【译文】

浩生不害问：“乐正子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孟子说：“是好人，是老实人。”

〔浩生不害问〕：“什么叫好，什么叫老实？”

〔孟子〕答：“值得喜欢就叫‘好’，好处体现在他本身上叫‘老实’，好处充满全身叫‘美’，充满了而又散发光辉叫‘大’，大而能融化贯通叫‘圣’，圣而又高深莫测叫‘神’。乐正子〔的人品〕，在前两种〔善、信〕之中，在后四种（美、大、圣、神）之下。”

14·26 孟子曰：“逃墨必归于杨，逃杨必归于儒。归，斯受之而已矣。今之与杨、墨辩者，如追放豚，既入① 其

苙②，又从而招③之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②入其苙——入，纳入，关进。苙（lì立），关牲畜的栏圈。

③招——赵岐注：“招，羁（juàn绢）也。”缠绕，捆绑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脱离墨子派系必然趋向杨朱派系，脱离杨朱派系必定趋向儒家学派。〔既然〕趋向，这就接受算了。现今跟杨、墨两派辩论的人，好象追寻走失了的猪，已经关入猪圈了，还要〔用绳子〕绊住它的脚。”

14·27 孟子曰：“有布缕之征，粟米之征，力役之征。君子用其一，缓其二。用其二而民有殍，用其三而父子离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有收布帛的赋税，有收粮食的赋税，有征劳力的赋役。君子采用其中的一种，缓和另外两种。〔如果〕同时用两种，百姓便有饿死者，三种同时并行，那就连父子间也不能相顾了。”

14·28 孟子曰：“诸侯之宝三：土地，人民，政事。宝珠玉者，殃必及身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诸侯有三样宝：土地、人民和政治。把珍珠美玉看成宝贝的人，祸患一定会临头而来。"

14·29 盆成括①仕于齐，孟子曰："死矣盆成括！"

盆成括见杀，门人问曰："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？"

曰："其为人也小有才，未闻君子之大道也，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盆成括——人名。朱熹注："盆成，姓；括，名也。恃才妄作，所以取祸。"

【译文】

盆成括在齐国做官，孟子说："盆成括快死了。"

盆成括〔果然〕被杀，学生问："夫子怎么会知道他将被杀呢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他这人小有聪明，但不懂得君子奉行的大道，这就足以〔招致〕杀身〔之祸〕罢了。"

4·30 孟子之滕，馆于上宫①。有业屦②于牖上，馆人求之弗得。或问之曰："若是乎从者之廋③也？"

曰："子以是为窃屦来与？"

曰："殆非也。夫子之设科也，往者不追，来者不拒。苟以是心至，斯受之而已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上宫——有多种解释，楼；别宫名称；上等馆舍。

②业屦——未织完的草鞋。

③廋——原作“庾”(sōu搜)，隐匿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到达滕国，住在上宫。有一双未织完的草鞋放在窗台上不见了，馆里的人找不见它。有人问孟子说：“像这种情况，有可能是随从您的人藏起它来吗？”

〔孟子〕说：“你认为他们是为偷窃草鞋而来的吗？”

〔那人〕答：“恐怕不是。您开设课程，走了的不追查，来了的不拒绝。只要他们抱着〔学习〕心愿而来，〔不分良莠〕这就通通接受了。”

14·31 孟子曰：“人皆有所不忍，达之于其所忍，仁也；人皆有所不为，达之于其所为，义也。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胜用也；人能充无穿窬之心，而义不可胜用也；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①，无所往而不为义也。士未可以言而言，是以言铦②之也；可以言而不言，是以不言铦之也，是皆穿窬之类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无受尔汝之实——不受轻贱的实际言行。“尔、汝”是古代尊长对卑幼的称呼，平辈用“尔、汝”，含有轻视之意。

②铦（tiǎn舔）——探取、获取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人都会有不忍心干的事，把它扩展到忍心干的事上，就是仁；人都会有不肯干的事，把它扩展到肯干的事上，就是义。人能把不想害人的心理扩充，仁就用不完了；人能把不挖洞跳墙〔行窃〕的心理扩充，义也就用不尽；人能把不受轻贱的言行扩充，那就无论到何处都不会不行义。士人，不可同他谈论却去谈论，这是借谈论获取私利；可以谈论却不去谈论，这是借沉默获取私利，这些都属于挖洞跳墙的类型。"

14·32 孟子曰："言近而指远者，善言也；守约而施博者，善道也。君子之言也，不下带①而道存焉；君子之守，修其身而天下平。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——所求于人者重，而所以自任者轻。"

【注释】

①不下带——朱熹注："古人视不下于带，则带之上乃目前常见至近之处也。举目前之近事，而至理存焉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言词浅近而意义深远的，是善言；操守简要而影响广大的，是善道。君子的言词，讲平时常见的事，道却在其中；君子的操守，只是修自身而能使天下太平。人们的毛病是舍弃自己的田而去替别人的田除草——要求别人很重，自己担负的却很轻。"

14·33 孟子曰："尧舜，性者也；汤武，反之也。动容周旋中礼者，盛德之至也。哭死而哀，非为生者也。经德不回①，非以干禄也。言语必信，非以正行也。君子行法，以俟命而已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经德不回——朱熹注："经，常也；回，曲也。"赵岐注："经，行也。"杨伯峻注："回，同违"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尧、舜〔的行仁〕，是本性；汤、武，是〔经过修身而〕回复本性。行动、容貌合乎礼，是美德中最高的。痛惜死者而悲哀，不是给活着的人看的；守德而不违，并不是为了谋求官职俸禄。言语务求诚实，并非借此显示自己品行端正。君子按法度行事，以等待命运〔安排〕罢了。"

14·34 孟子曰："说大人，则藐之，勿视其巍巍然。堂高①数仞，榱题②数尺，我得志，弗为也。食前方丈，侍妾数百人，我得志，弗为也。般乐饮酒，驱骋田猎，后车千乘，我得志，弗为也。在彼者，皆我所不为也；在我者，皆古之制也。吾何畏彼哉？"

【注释】

①堂高——殿堂的基础。

②榱题——榱（cuī崔），屋檐屋桷的总称。榱题，也叫"出檐"，指屋檐的前端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向诸侯游说，要藐视他，不要理睬他那高高在上的傲气。堂高两三丈，屋檐才有几尺，〔如果〕我得志，不这样干。佳肴摆满了桌席，有几百个姬妾侍候，我得志，不这样干。饮酒欢乐，田野射猎，有千乘车尾随，我得志，不这样干。他所采取的，都是我所不干的；我所施行的，都按古代制度，我为什么要怕他呢？"

14·35 孟子曰："养心莫善于寡欲。其为人也寡欲，虽有不存焉者，寡矣；其为人也多欲，虽有存焉者，寡矣。"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"修养品性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减少欲望。他为人很少有欲望，即便〔善性〕有所失，也很少；他为人欲望很多，即便〔善性〕有以保留，也很少。"

14·36 曾皙嗜羊枣，而曾子不忍食羊枣。公孙丑问曰："脍炙与羊枣孰美？"

孟子曰："脍炙哉！"

公孙丑曰："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？"

曰："脍炙所同也，羊枣所独也。讳名①不讳姓，姓所同也，名所独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讳名——古代对父母君上的名字，不能用嘴说，用笔写，叫避讳。

【译文】

曾皙爱吃羊枣，而〔他儿子〕曾子不忍心吃羊枣。公孙丑问道："烤嫩肉和羊枣，哪一种好吃？"

孟子说："烤嫩肉。"

公孙丑问："那么，曾子为什么吃烤嫩肉而不吃羊枣呢？"

〔孟子〕答："烤嫩肉是人们都爱吃的，羊枣却是个别人爱吃的。这就跟〔对父母之名〕只避讳名却不避讳姓一样，〔因为〕姓是相同的，名却是独有的。"

14·37 万章问曰："孔子在陈曰：'盍归乎来！吾党之小子狂简，进取，不忘其初。'孔子在陈，何思鲁之狂士？"

孟子曰："孔子'不得中道而与之，必也狂狷①乎！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'。孔子岂不欲中道哉？不可必得，故思其次也。"

"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？"

曰："如琴张②、曾皙、牧皮③者，孔子之所谓狂矣。"

"何以谓之狂也？"

曰："其志嘐嘐④然，曰，'古之人，古之人。'夷⑤考其行，而不掩焉者也。狂者又不可得，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与之，是狷也，是又其次也。孔子曰：'过我门而不入我室，我不憾焉者，其惟乡原⑥乎！乡原，德之贼也。'"

曰："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？"

曰："'何以是嘐嘐也！言不顾行，行不顾言，则曰，古之人，古之人。行何为踽踽踽踽⑦？生斯世也，为斯世也，善斯可矣。'阉然⑧媚于世也者，是乡原也。"

万子曰："一乡皆称原人焉，无所往而不为原人，孔子以为德之贼，何哉？"

曰："非之无举也，刺之无刺也，同乎流俗，合乎汚世，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絜，众皆悦之，自以为是，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，故曰'德之贼'也。孔子曰：恶似而非者：恶莠⑨，恐其乱苗也；恶佞，恐其乱义也；恶紫口，恐其乱信也；恶郑声，恐其乱乐也，恶紫，恐其乱朱也；恶乡原，恐其乱德也。君子反经⑩而已矣。经正，则庶民兴；庶民兴，斯无邪慝⑪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狷——（juàn绢），"狷"的异体字。洁身自好。朱熹注："狷，作狷，有所不为者，知耻自好，不为不善之人也。"

②琴张——据朱熹注："琴张，名牢，字子张，子桑户死，琴张临其丧而歌，事见《庄子》，虽未必尽然，要必有近似者。"

③牧皮——人名。不详。

④嘐嘐（xiāo xiāo消消）——赵岐注："志大言大者也。"

⑤夷——赵岐、朱熹均注为："夷，平也。"亦有人认为是句首助词，无意义。

⑥乡原（yuàn愿）——亦称"乡愿"，指乡里中言行不符，伪善欺世的人。

⑦踽踽凉凉——踽（jǔ举），朱熹注："踽踽，独行不进之貌。凉凉，薄也，不见亲厚于人也。"

⑧阉然——阉，通"奄"。朱熹注："阉，如奄人之奄，闭藏之意也。"

⑨莠（yǒu友）——狗尾草，一年生草本植物，形状像谷子。

⑩反经——朱熹注："反，复也；经，常也，万世不易之常道也。"

⑪慝（tè特）——奸邪。邪念，

【译文】

万章问道："孔子在陈国时，说：'为什么不回去呢？我那些学生志大而狂放，有进取心，没有忘本。'孔子当时身在陈国，为什么思念鲁国的这些狂士？"

孟子说："孔子认为'找不着中行的人而跟他相交，那必定只能结交狂放不羁和洁身自好的人了。狂放不羁的人向前进取，洁身自好的人有所不为。'孔子怎么会不想结交中行的人呢？因为找不到，才想次一等的啊！"

〔万章〕问："请问，什么样的人才算狂放不羁之士呢？"

〔孟子〕答："例如琴张、曾皙、牧皮这一类型的人，就是孔子所指的狂放不羁之人。"

〔万章〕问："为什么说他们狂放呢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他们志向大口气也大，动不动就说：'古之人〔如何如何〕，古之人〔怎样怎样〕。'而考察他们的实际行动，跟嘴里讲的不相吻合，〔如果〕连这种狂放不羁之士都找不到，便想跟那些不肯干坏事的人相交，这就是那些洁身自好之士，又是〔不得已而找〕次一等的了。孔子说："从我家大门口经过而不进我屋里的人，我并不感到遗憾，这只是些伪善欺世的乡愿一类人物，乡愿，是破坏道德的人。"

〔万章〕问："怎么样的人才算是伪善欺世的乡愿呢？"

〔孟子〕答："〔乡愿批评狂放之士说〕，'为什么这样志向大、口气也大呢？言谈不顾行动，行动不顾言谈，就会说古之人〔如何如何，〕古之人〔怎样怎样〕，〔乡愿又讥笑洁身自好的狷者说，〕处事为什么如此孤独冷漠呢？生活在这个世界，为这个世界办事，相安无事就满可以了。'〔这一类〕低贱地献媚讨好于世俗的人，便是伪善欺世的乡愿。"

万章说："全乡的人都称他是好人，他所到的地方也处处表现为好人，孔子却说他是破坏道德的人，这是什么原因？"

〔孟子〕说："〔这一类人的特点是，〕要否定他，举不出什么大

过错；要责怪他，也无可指责，他总是迎合流俗，讨好污世，乍看起来为人好象忠厚老实，行动也好象清白无染，人们都很喜欢他，他自己也觉得挺不错，却不可与尧、舜之道混同一起，因此说是道德的破坏者。孔子说，很讨厌那种乍看相似实质根本不同的东西：讨厌那〔类似谷物的〕狗尾草，担心它会扰乱禾苗；讨厌巧言善辩不正派的人，担心它会搅乱了义；讨厌夸夸其谈说大话的人，担心它会混淆了信守；讨厌郑国〔低级庸俗〕的乐曲，担心它会污染了雅乐；讨厌紫颜色，担心它会弄混了正红色；讨厌伪善欺世的乡愿，正是担心它破坏了道德。君子〔能使一切〕回到〔万世不易的〕正常道路就完全可以了。正常道路恢复了，百姓就会兴奋振作，百姓一兴奋振作，这就可以杜绝邪恶坏念了。”

14·38 孟子曰：“由尧舜至于汤，五百有余岁；若禹、皋陶，则见而知之；若汤，则闻而知之。由汤至于文王，五百有余岁，若伊尹、莱朱①，则见而知之；若文王，则闻而知之，由文王至于孔子，五百有余岁，若太公望、散宜生②，则见而知之；若孔子，则闻而知之。由孔子而来至于今，百有余岁，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，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，然而无有乎尔，则亦无有乎尔③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莱朱——汤的贤臣。

②太公望、散宜生——据赵岐注：“太公望，吕尚也，号曰师尚父。散宜生，文王四臣之一。吕尚有勇谋而为将，散宜生有文德而为相，故以相配而言之也。”

③然而无有乎尔，则亦无有乎尔——据朱熹引述林氏曰：“孟子言孔

子至今时未远，邹、鲁相去又近，然而已无有见而知之者矣，则五百余岁之后，又岂复有闻而知之者乎?”朱熹对林氏之说，“不敢自谓已得其传”。但因此说尚能与前文承接贯通，译文采用此说，以供参考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:“从尧、舜直到商汤，有五百多年，像禹和皋陶这些人，是亲眼见过〔尧、舜之道〕而懂得的；像汤，却是听到〔尧、舜之道〕才懂得的。从商汤到周文王，又有五百多年，像伊尹、莱朱一类人，是眼见而懂得的；像周文王却是耳闻才懂得的。从周文王到孔子，也有五百多年，像太公吕望、散宜生这一类人，是眼见而懂得的；像孔夫子却是耳闻才懂得的。从孔子以来直到今天，有一百多年，离开圣人的时代像这样近，距离圣人的故乡又像这样短，但是，已经没有〔眼见而懂的〕那种后继者，恐怕也就不会再有〔耳听而懂得的〕那种后继者了吧!”